四庫全書

簡要

【集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五册

7121.5
.111
80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88

五百家注昌黎集

〔唐〕韓　愈撰　〔宋〕魏仲舉編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詩倫名氏 卷一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御製題宋版五百家注韓昌黎集

子厚退之昔並傳論文可擬以詩詮韓如杜也柳如李此則聖而彼則仙注五百家孰窺奧名為五百家注其實姓名可考者僅十有四十八家餘二百三十家逸其姓氏合計亦不能名史少於此耳而所採用之注更不能遍及又柳宗元集亦有五注所載姓氏亦有不盡實者垂千萬代獨鈎元學焉有志知難到難到猶然勵勉旃

五百家注昌黎集實宋槧之佳者柳子厚集雖亦五百家注版式行款標題並同而紙色墨香遜韓集遠甚且正集二十二卷以下至末皆闕又改目錄終以彌縫之更非完善第柳集注刊本今鮮存者亦覺片羽可珍惟當居韓之次耳附識題韓集詩之末并書柳集卷端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目録
卷一
賦
古詩
琴操
卷二
古詩
卷三
古詩
卷四
古詩
卷五
古詩
卷六
古詩
卷七
古詩
卷八
聯句
卷九
律詩
卷十
律詩
卷十一
雜文
卷十二
雜文
卷十三
雜文
卷十四
雜文

卷十五
書啟
卷十六
書
卷十七
書
卷十八
書
卷十九
書
序
卷二十
序
卷二十一
序
卷二十二
祭文
卷二十三
祭文
卷二十四
墓誌銘
卷二十五
墓誌銘
卷二十六
墓誌碑銘
卷二十七
碑銘
卷二十八
碑誌銘
卷二十九
誌銘
卷三十

誌銘碑
卷三十一
碑
卷三十二
碑誌銘
卷三十三
墓誌銘
卷三十四
墓誌銘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卷三十六
雜文
卷三十七
狀
卷三十八

表狀
卷三十九
表狀
卷四十
表狀

臣等謹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四十卷宋建安魏仲舉編書前題慶元六年刻於家塾蓋麻沙坊本也首列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一篇自唐燕山劉氏迄頴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添集註五十家補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補音二十家協家廣注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皆逸姓氏總計祇三百七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數而所云新添諸家實皆虛構名目以矜多炫博並非實有其書即一百四十八家中如皇甫湜孟郊張籍等皆同時倡和之人劉昫宋祁范祖

禹等亦僅撰述唐史均未嘗詮釋文集乃一
槩牽引闌入以誇其采摭之富未免勉强取
數此本與五百家注柳先生集均屬仲舉刊
行蓋當時書肆習尚如此然其間如洪興祖
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蔣璨任淵孫汝
聽韓醇劉崧祝充張敦頤嚴有翼方崧卿李
樗鄭耕老陳汝義劉安世謝無逸李朴周行
已蔡夢弼高元之陸九淵陸九齡郭忠孝郭
雍程至道許開周必大史彌大等考證音訓
著有專本者尚數十家其原書不盡流傳往
往賴此以獲見一二其蒐輯究為詳備不可
謂非韓集之功臣也朱彝尊稱此書向有宋
槧本在長洲文氏後歸李日華家正集之外
尚有外集十卷別集十卷附論語筆解十卷
今此本止四十卷而外別集不與焉蓋流傳
既久又多缺佚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昌黎集所收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

唐燕山劉氏名昫撰 舊書傳

蔣氏名係撰 舊書藝文贊

天水趙氏名德編集韓文 號文録有序

隴西李氏名漢字南紀 編集并序

李氏名翺字習之撰韓行狀祭 文與公以文字往來見集

安定皇甫氏名湜字持正撰韓神道碑祭 文與公以文字往來見集

張氏名籍字文昌撰韓祭詩 與公以文字往來見集

孟氏名郊字東野與公 唱和詩章見集

元氏名稹字微之與公 往來文字見集

白氏名居易字樂天與 公唱和詩章見集

令狐陶氏名澄校定 韓柳文集

宋河南宋氏名祁字子京撰新史 本傳餘議論見文集

廬陵歐陽氏名脩字永叔撰新史紀志表并 校韓文書集後餘議論見文集

徂徠石氏名介字守道議論 見唐鑑及辨謗文

陽翟孫氏名甫字之翰議 論見唐論斷

成都范氏名祖禹字淳甫 議論見唐鑑

橘林石氏名悉字敏若議論見唐史發 揮或以發揮為鄭少微作

建安王氏名崇字次山撰唐書訓 辨十卷及注唐文八卷

董氏名迫字彥遠撰韓行狀祭 跋韓柳文集

蜀人蘇氏名溥校正 韓柳文集

牢相李氏名紓集文 苑英華

姚氏名鉉字寶臣 集唐文粹

竇氏名珏撰唐 書音辨

涑水司馬氏名光字君實議論見資治 通鑑考異及文集等書

伊川程氏名頤字正叔 議論見文集

河東柳氏名開字仲塗撰韓雙鳥詩全 解并後序餘議論見文集

河南尹氏名洙字師魯 議論見文集

河南穆氏名修字伯長 校定韓文

臨川晏氏名殊字同叔校定韓文

呂氏名夏卿校正韓文并作後序

金陵王氏名安石字介甫議論見文集

眉山唐氏名庚字子西議論見魯國文集

眉山蘇氏名洵字明允議論見老泉文集

眉山蘇氏名軾字子瞻撰韓公潮州廟記并議論見東坡文集

南豐曾氏名鞏字子固議論見文集

蘇氏名過字叔黨議論見斜川文集

蘇氏名轍字子由議論見潁濱文集

眉山蘇氏名軾字子瞻撰韓公潮州廟記并議論見東坡文集

曾氏名鞏字子開議論見文集

淇水李氏名清臣字邦直議論見文集

莆陽鄭氏名厚字叔友議論見文集

汲郡呂氏名大防字微正韓文并撰年譜

豫章黃氏名庭堅字魯直議論見文集

宛丘張氏名耒字文潛議論見文集

淮海秦氏名觀字少游議論見文集

後山陳氏名師道字無已一字履常議論見文集

濟北晁氏名補之字無咎議論見文集及楚詞諸序

濟南李氏名廌字方叔議論見文集

臨漢魏氏名泰字道輔注

眉山唐氏名庚字子西議論見魯國文集

祖氏名無擇字擇之韓公袁州廟記

陳氏名長方字齊之議論見語録

鄒氏名浩字志完議論

謝氏名諤字昌國議論

尹氏名焞字彦明議論

孔氏名武仲字常父議論

扶風馬氏名存字子才議論見文集

蜀郡鄭氏名少微字明舉議論見文集

朱氏議論見秀水閒居録

張氏名舜民字芸叟議論見畫墁集

王氏名得臣議論見麈史

張氏名俞字少愚議論
沈氏名括字存中議論見筆談
東萊呂氏名本中字居仁議論
苕溪胡氏名仔字存議論見漁隱叢話
曾氏議論見墨間録
周氏見名少隱議論
洪氏見名芻字駒父議論見楚辭贅説
丹陽洪氏名興祖字慶善撰韓文年譜辨證
廣漢張氏名栻字敬夫議論見南軒文集
新安朱氏名熹字元晦議論見考異晦庵文集
廣漢張氏父議論名震字真
東萊呂氏名祖謙字伯恭議論見文集
永嘉陳氏名傅良字君舉議論見文集
盧陵楊氏名萬里字庭秀議論見文集
梅溪王氏名十朋字龜齡議論見文集
三山林氏名之奇字少穎議論見漢唐龜鑑

眉山程氏名敦厚字子山著韓柳意釋餘議論見金華文集
臨邛宋氏名遠孫字仲山議論見語録文集
橫浦張氏名九成字子韶議論見文集
歷陽張氏名孝祥字安國議論見文集
屏山劉氏名子翬字彦冲議論見輿論文集
永嘉葉氏名適字正則議論見唐鈔
眉山朱氏廷玉撰羅池廟碑全解
西山邵氏名博字公濟議論見文集
晁氏名公武字子正議論見文集
眉山劉氏名觀字中遠議論
眉山李氏名燾字仁甫議論
資中李氏名石字知幾議論見方舟集
眉山劉氏名奥字子有議論見橫舟集
洪川姜氏名如晦字彌明議論見月溪集
導江王氏名咨字夢得議論見雪齋集

李氏名繁字清叔議論

上舍陸氏名唐老字子壽議論

上舍黃氏名唐宇邕父議論

三山鄭氏名鑑字自明議論見進卷

蔣氏名璨字宣卿議論并解

三江任氏名淵字子淵議論并解

東蜀樊氏名汝霖字澤之著韓文公志及譜註

眉山孫氏名汝聽字良臣全解

眉山劉氏名崧字公輔全解

臨邛韓氏名醇字仲韶全解

文溪祝氏名充字廷實全解

新安張氏名敦頤撰音辯并後序

龜山楊氏名時字中立有語録行于世

丹陽葛氏名立方字常之撰韻語陽秋

海濱馬氏名永卿有語録

建安嚴氏名有翼字沖甫著韓文切證

莆陽方氏名崧卿著韓文舉正

武夷吳氏名棫字朝老撰協音古韻

莆陽顧氏名伯邛著詩協音

閩南鄭氏名樵字漢仲著毛詩協韻

三山李氏名樗字適仲校正昌黎集

莆陽鄭氏名耕老字谷叔校正昌黎集

簡齋陳氏名汝義字去非校正昌黎集

元城劉氏名安世字器之校正昌黎集

致堂胡氏名寅字明仲著讀史管見

安定胡氏名安國字康侯校正昌黎集

上蔡謝氏名良佐字顯道

梓溪陳氏名元裕字德寬

永嘉陳氏名鵬飛字少南

吳氏名縝著唐書糾繆

吳氏名曾字虎臣著唐書糾繆

謝氏名无逸校正昌黎集

肝江李氏名朴字先之
校正昌黎集
永嘉周氏名行已字恭叔
校正昌黎集
建安蔡氏名夢弼字傳卿
纂註昌黎集
句章高氏名元之字端叔
校證昌黎集
象山陸氏名九淵校
證昌黎集
陸氏名九齡校
證昌黎集
蔡氏名寬夫有
詩話集
濂溪周氏名惇頤字茂叔
校證昌黎集
橫渠張氏名載字子厚
校證昌黎集
兼山郭氏名忠孝字立之
校證昌黎集
白雲郭氏名雍字子和
校正韓文
雲谷蔡氏名元定
字季通
程氏名至道著
昌黎年譜
龍圖劉氏名煇重次
昌黎外集
雪川沈氏名瀛字壽議
論見竹齋集
孫氏名傳字伯野
跋韓柳文集

南徐許氏名開字仲啟
校正昌黎集
丞相周氏名必大註
昌黎集
鄭山史氏名彌大字方叔
校證昌黎集
建安魏氏名挹之字元履
校正韓柳文集
縉雲潘氏名緯著柳
文音辯
潁人王氏名銍字性之
著韓會傳
新添集註五十家
新添補註五十家
新添廣註五十家
新添釋事二十家
新添補音二十家
新添協音十家
新添正誤二十家
新添考異十家
新添皆逸姓氏
總計五百餘家

慶元六年建安魏仲舉刊於家塾

昌黎集所收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一

賦　古詩　琴操

宋　魏仲舉　編

感二鳥賦　并序

集註公年二十五登進士第時德宗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公二十八尚未得仕故是年正月二月三月連上宰相三書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不能用五月戊辰東歸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過有獻白烏白鸚鵡者感而賦之公進學解云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

其外矣今其詞賦見於集者四大抵多取騷意此篇蘇子美亦謂其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貶然進學解所云不虛矣

貞元十一年　洪慶善年譜曰按公以大歷三年生至今二十八歲序言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則是二十八歲矣又畫記云貞元甲戌余在京師云云明年出京師至河陽甲戌十年也則是十一年無疑作五年十五年者非　五月戊辰愈東歸孫曰東歸河陽　癸酉自潼關出關在華陰祝曰左氏以守桃林之塞注桃林在弘農縣東潼關○潼音同　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補注公羊桓九年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有不遇時之歎行見有籠白烏白鸚鵡而西去者　樊曰舊史德宗紀貞元十一年

六月河陽號於道號呼也獻白烏曰某土之守某官孫曰某土州名祝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曰守是也守音狩○一作某土之守臣某禮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使使者進於天子祝曰使者將命者也論語使者出○下使字疏吏切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補注莫敢正目謂不敢仰視也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孫曰公父仲卿最知名不識干戈未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其閒居祝曰閒暇也禮記孔子閒居音閑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一有下字與百十人偕進偕退曾不得名於薦書嚴有翼曰謂應博學宏辭科試也公三上宰相書云三上於吏部卒無成者是也齒下士于朝補注王制孟子皆曰下士祿足以代耕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烏也惟以羽毛之異羽上一有其字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得下一有皆字光耀如此可以人而不如烏乎樊曰禮記大學可以人而不如烏乎以字一本作為姚鉉本無此八字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補注累善猶衆善也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驚祝曰驚馳也楚辭歷廣漠兮馳驚選云化龍東驚音務觸白日之隆景韓曰選左太冲詩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孫曰言時盛暑也時返顧以流涕韓曰驟云忽反顧以流涕兮念西路之差永孫曰西路京師所在路一作洛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孫曰河色黃赤象川之流蓋濁也博物志云崑崙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東南流黃水入中國為河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韓曰禰衡鸚鵡賦云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惟進退之殊異孫曰進謂二鳥退謂已也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

嘉一作其何憙祝曰憙悅也前漢天子心獨憙○憙許吏切徒外飾焉是逞焉一作而字音骨亘十年以不居韓曰楚辭汩徂往而不歸亘一作恒以不居一作而下居蔡曰按公祭老成文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歐陽哀辭云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荅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詣州縣求舉然則公於貞元二年丙寅至十一年乙亥凡十年矣辱飽食其有數其一作兮況策名於薦書補注李陵贈蘇武詩不如及所好之為賢蔡曰好音去聲後可以意求之庸有謂余之非愚也庸寧昔

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補注書說命高宗夢得說史記高宗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求之野得於傅巖中孰左右者為之先孫曰鄠陽曰蟠木根柢輪囷奇離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一有容字信天同而神比蔡曰比毗至切輔也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韓曰騶云衆不可以戶說晉庾亮曰天下之人何可門到說一作曉秖以招尤而速累嚴有翼曰累力偽切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孫曰期謂欲立功名於世蔡曰書金縢篇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盍求配於古人蔡曰盍音闔何不也獨怊悵於無位祝曰楚辭悵而自悲注怊悵恨貌孫曰言有其志而無其位不能有為也○怊音超惟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樊曰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以謂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當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先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沓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兮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興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感二鳥賦蓋所謂發於羈旅草野者使其先榮而飽憂天下之心孰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 并序

樊曰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猶未得仕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辭以疾詳夫出處此賦不待講而明矣其句法步驟離騷往往相似補注晁無咎嘗取此賦於變騷而系之曰蓋愈自傷幼學既壯而弗獲思復其志以晉知已欲去未可云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韓曰晉拜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受命遂行公及劉宗經韋弘景實從之辟公為汴州觀察推官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東都留守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鄧惟恭李迺之亂辟公為其府推官詳見晉行狀中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樊曰負薪賤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又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注憂亦作疾孫曰公羊注云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負薪公病作此賦故云退休于

居怊怊之無解兮祝曰怊憂怊悵也增怊怊孫曰無解者無以自解也○怊音邑解一作辭獨長思而永歎祝曰永歎樊曰騷云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乎增傷○歎音難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補注既有知謂稍長也誠坎軻而艱難祝曰坎軻不平易貌喻不得志選坎軻長苦辛○軻枯我切坎或作轗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孫曰歲行十二年而一復大歷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蔡曰按唐地理志洞

庭在岳州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祝曰漫漫大水貌選歸海流漫漫○漫謨官切至曲江而乃息兮蔡曰唐地理志韶州治曲江縣逾南紀之連山韓曰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分南北紀韶在南紀之外焉孫曰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南紀猶言南方也逾南紀之連山謂盡南方之山言遠也補注南紀宇杜詩多用如南紀風濤壯南紀阻歸楫相國生南紀之類嗟日月其幾何兮孫曰言至韶未幾也攜孤嬖而北旋補注攜挈也孤謂孤兒嬖謂寡婦左氏傳云莒子殺其夫已為嬖婦孫曰謂會卒於韶州公從婢歸葬河陽○攜戶圭切嬖音鞞蔡曰旋以宣切還也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樊曰公遭值梁崇義李希烈朱泚之亂中原騷然乃避地江南孫曰公嘗居宣城○一作江南無之

幸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如梁州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祭婢鄭夫人云既克反墜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正謂此也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古一作詁窺前靈之逸迹兮靈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堪也音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韓曰騷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孫曰服亦佩也考古之及古人遠矣惟已可庶幾古人也忽忘身之貧賤兮忽忘身之士不○之一作而非是謂青紫其可拾韓曰夏侯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補註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視韓彭之豹變謂驁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公此語事本夏侯勝傳而意取劉孝標論自知者知人者知自知者明為明一作不明故吾之所以為惑也吾下一有志字擇吉日余西征兮韓曰騷云歷吉日乎吾將行亦既造夫京師孫曰京師在西故云西征公貞元二年自宣城至京師既一作冀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逕一作徑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孫曰言京師特名利之都會也補注史記張儀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此用其意

駔競乘時而射勢兮補注班彪曰乘時射利商人之功此借用其語以譏世也○一本作射利兮又一作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靖一作自將與彼而異宜孫曰彼謂乘時射勢之人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騖乎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韓曰楊雄長楊賦云并包書林上下古今劇秦美新云發祕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禮樂之場班固賓戲云真婆娑乎藝術之園翱翔乎籍之圃樊曰騷云朝騁騖乎江皐夕弭節乎北渚涼却步以圖前兮蔡曰却去家語儒行篇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前漢劉向傳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忽忘身之不肖兮樊曰騷云不逾遠寖近兮愈疏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

初韓曰騷云至今九年而不復 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補注貞元八年公登第 曾不補其遺餘遺一作遺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樊曰騷云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排國門而東出兮孫曰貞元十一年公東歸嗟余行之舒舒嗟一作慨 時憑高以迴顧兮涕泣下而交如蔡曰易大有卦厥孚交如 戾洛師而悵望兮孫曰戾止也詩我客戾止洛師洛陽也○戾音荔 聊浮遊以躊躇祝曰莊子聖人躊躇以興事注從容也韓曰騷云聊浮遊以逍遥○躊音疇躇 佳火龜以視兆兮一作火 求幽貞之所廬補注幽貞隱者易幽人貞吉廬寄也曹植節遊賦曰非吾人之所廬韓曰顏延年拜陵廟詩幼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樊曰騷云求榘矱之所同 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祝曰譽美稱也易括囊無咎無譽非夫子之詢美兮樊曰夫子謂董晉也詩詢美且都詢信也孫曰詩詢美且都詢信也 吾何為乎浚之都樊曰浚之都汴州也祝曰浚音峻蔡曰公貞元二年丙寅始自江南入京師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遇夏東歸秋至洛陽十三年丙子秋從董晉入汴州晉辟署試校書郎為汴宋濠潁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十年其猶初小人之懷惠兮蔡曰論語里仁篇 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固一作顧 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竟一作卒 時乘閒以獲進兮蔡曰乘閒下音閑暇也又居莧切空隙也楚辭九章篇願乘閒而自察 顏垂歡而愉愉仰威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韓曰騷云何芳之能祇又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樊曰騷云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嫉貪佞之涔濁兮祝曰說文涔濁水不流孟子數罟不入涔池○涔注胡切 曰吾其既勞而後食蔡曰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 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韓曰騷云證此言之不可聊 情怊悵以自失兮蔡曰楚辭七諫篇 心無歸而茫茫之者非一作 苟不內得其情怊悵而自悲 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韓曰孟子抱關擊柝注抱關擊柝監門之賤也祝曰阨與隘同音左氏所遇又阨一作厄 有肆志之陽陽補注詩君子陽陽注陽陽無所用其心也或曰當作揚揚言抱關擊柝之賤者猶揚揚自得如晏子之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也 伊尹之樂於畝畝兮補注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事見史記 伊尹之樂於畝畝兮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曰我豈若處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焉富貴之能當祝曰焉音於虔切 恐誓言之不固兮孫曰誓言即上所云嫉貪佞之涔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也樊曰騷云恐導言之不固 斯自誦以成章誦一作訟 往者不可復兮者下一有之字 冀來今之可望韓曰騷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祝曰望相望也詩萬民所望音忘

閔已賦

補注公嘗佐董晉于汴未幾晉薨尋佐張建封于徐建封又薨罷去居洛此其所以賦閔

已也其辭云恒未安而既危指此晁無咎嘗取此賦於續楚詞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顛自傷其不遇故云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俟之義以自堅其志終之於無悶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韓曰楚辭哀時命章云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遭時○一本無而字獨閔閔其昌已兮補注曰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成周曰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注云閔憂貌○一作悶悶憑文章以自宣昔孫曰易顏氏之庶幾兮其殆庶幾乎在隱約而平寬韓曰楚辭居處愁以隱約兮注謂隱身守約也補注選魏文帝典論云丈王幽而演易不以隱約而不務固哲人之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惡飲食乎陋巷兮孫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一本作回也不改其樂惡烏各切亦足以頤神而保年

細事兮夫子乃嗟嘆其賢孫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惡飲食乎陋巷兮又何苦不自得於艱難集註蘇內翰為膠西守孔宗翰作顏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曰子瞻論韓愈以在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子於人必於其小觀焉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粥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誌銘而受其金其戚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司馬蘇氏之論當矣雖然退之嘗荅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取此賦於續楚詞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顛自傷其不遇故云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俟之義以自堅其志終之於無悶云

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豈不知其可懷豈或作壹就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豈不知其可懷豈或作壹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孫曰汴徐二府皆遭亂以去故云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所宜所一作本惟否泰之相極兮惟字作憖者非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馬悲馬於虔切下一無兮字

別知賦送楊儀之

韓曰公以御史言旱飢得罪黜為連之陽山令連在唐屬湖南道時楊儀之以湖南支使

來公為此賦以別之集中又有序送焉蔡曰按唐書宰相世系儀之者楊凝之子時儀之伯父憑以御史中丞為湖南觀察使儀之為府中從事以使事至陽山公與之相見迨歸使府也作序送之又作此賦時貞元二十年也

余取友於天下蔡曰孟子離婁篇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將歲行之兩周孫曰周謂十二年蔡曰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南至貞元十九年癸未凡二十年矣故云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而既多趙本作伊紛擾而既多咸喜能而好修蔡曰好音去聲楚辭騷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余獨好修以為常汝何博謇而好修苟中情其好自修潔也好寧安顯而獨裕

顧阨窮而共愁寧作塞惟知心而難得斯百一而為貶百一或作一旦歲癸未而遷逐蔡曰貞元十九年歲在癸未公時年三十六歲以御史言事冬貶陽山令陽山州縣令侶蟲蛇於海陬祝曰陬隅也前漢吳芮壁東南陬○陬將侯切過夫人之來使蔡曰夫音扶語辭使去聲將命者唐曰儀之楊憑客憑時觀察湖南而儀之為支使連為湖南屬州陽山為連屬縣故來闢公館以羅羞索微言於亂志蔡曰前漢藝文志音義妙之言耳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考理何隱而不抽理一作情始參差以異序蔡曰參差上楚簪切下楚宜切又楚佳切不齊也卒瀾漫而同流祝曰瀾漫大水也上即肝切下莫半切瀾一作爛非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以迴軫祝曰軫車轅也詩五

蔡梁輈補注文意謂儀之訖事而反○輈張流切遂一作卒山磝磝其相軋祝曰爾雅山多小石曰磝孫曰磝山高貌五交切樹蓊蓊其相撝祝曰蓊蓊木茂也前漢觀衆木之蓊蔓撝絞也儀禮殤之經者不撝垂注不絞其帶之垂者補注杜詩古木龍從枝相撝○蓊音翁又烏孔切撝居由切雨浪浪其不止祝曰浪浪流貌楚辭霑余襟之浪浪並音琅雲浩浩其常浮補注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公此頗效其體○二其字趙本並作而知來者不可以數孫曰來者謂儀之蔡曰楚辭哀時命篇徠者不可與期韓曰淵明歸去來詞知來者之可追祝曰數頻也論語朋友數斯疎矣○數音朔者下一有之以字一作此哀去此以無由孫曰公自言何由可以去此

元和聖德詩并序

契曰篤宗新舊紀永貞元年八月即位其明年改元章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長武城使高崇文為左神策行營節度使討闢三月崇文克梓州及闢戰鹿頭栅敗之九月克成都十月朝享於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於郊丘還宮大赦天下此詩正與舊紀合憲宗平夏平江東平澤潞平蔡平淄青而平蜀平蔡之功尤卓卓在人耳目者以公此詩及平淮西碑學者爭誦之習且熟故也○補注穆伯長曰韓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柳雅章之類皆辭嚴

義偉制作如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筆墨間録云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如文也蔡曰憲宗元和元年夏六月公自陽山令召還權知國子博士冬十月會擒劉闢其明年春正月分教東都生乃賦是詩以獻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庚子憲宗即位壬寅貶右散騎常侍王伾為開州司馬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為諸州刺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戶誅流姦臣謂此也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韓全義入朝以其楊惠琳知留後牟相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騎

蹇不遜十一月以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以右驍騎將軍李演為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元和元年三月詔河東天德等軍合擊惠琳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以降此謂收夏也收蜀事見題注

徐積年之叛孫曰元和元年閏六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弟師道擅軍務久之而朝命不至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止之請輸兩稅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八月詔以師道為平盧留後此謂定青也貞元十六年五月徐帥張建封命杜佑討之不克元和元年惜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召惜為工部尚書此定徐也

海內怖駭祝曰怖駭單于怖駭○怖普故切駭侯楷切

不敢違越郊天告廟見題注

神靈歡喜風雨明晦蔡曰左氏傳昭公一年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

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韓曰順宗時朝羣臣於紫宸門○一本作殿陛下

親望穆穆之光孫曰禮記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穆穆威儀多貌況其職業況一作而

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補註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入為國子博士

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洪慶善辨證曰此序云不足以自效為解或以警為驚詩曰血人于牙或以解為辭警動百姓耳目或以人為人之類皆流俗妄改

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録揚子重黎篇太史遷曰實録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祚補注祚位也谷永傳曰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蔡曰尚書洪範篇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時雨若曰乂時暘若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孫曰踵繼也武迹也韓曰先是德宗建中間李希烈朱泚等反至是楊惠琳劉闢繼踵而起焉趙本近作其

皇帝曰嘻孫曰噫嘻歎辭○嘻許其切豈不在我負鄙為艱孫曰負恃邊鄙也

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孫曰五百人為旅十旅二萬五千人

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陴城上女墻祝曰左氏衛人登陴音脾

降幡夜

豎祝曰降伏也詩我心則降孫曰謂承金斬惠琳也豎立也○降戶江切 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韓曰傳言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輒裂食之其狠惡之狀如此 開庫啗士祝曰說文啗食也史記往往說秦將啗以利徒濫切又徒敢切 曰隨所取汝張汝弓補注詩吉日既張我弓既挾我矢 汝伐汝鼓孫曰春秋傳云伐鼓于社伐擊也補注詩采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一本伐作擊 汝為表書求我帥汝韓曰傳言闢守後務諷諸將徼旋節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讀一作續 出節少府補注唐百官志云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賜旌節以顓賞節以顓殺蔡曰按唐志少府監掌供百官儀物 朝發京師夕至其部孫曰闢既自為留後上初嗣位未能討是歲十二月以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孫曰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三川上不許 萬牛齕肴祝曰齕切

也莊子不敢食一齕肴與炙同廣韻引周書始燔肉為炙又禮記毋嘬炙○齕力轉切肴之夜切或曰即截字側吏切 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廣韻帕額首飾也補注實録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為軍容之服○帕音麥 有匪其兇匪怯也音脅 有餌其誘補注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詩匪其止共匪一作脅 其出穰穰祝曰詩降福穰穰注衆也如羊切 隊以萬數祝曰數計也周禮各數其閭之衆寡所矩切 遂劫東川遂據城阻孫曰上既不許闢三川元和元年正月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因陷梓州降李康 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孫曰初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元和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嚴礪同討闢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三月克之 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孫曰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徐辟其右辟毗亦切本亦作壁壁壘也 闢黨聚謀鹿頭是守孫曰六月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騎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韓曰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 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一作合 戰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嘉嘻一作 無汝煩苦荊并洎梁孫曰荊謂荊南節度使裴均并梁謂河東節度使嚴綬梁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也 在國門戶韓曰晉史西陵國之西門言其要害也 出師三千各選爾醜補注醜類也 四軍齊作孫曰四軍即崇文之殷其如阜祝曰詩殷其雷注殷轟聲也孫曰殷師也 殷其如阜安也詩如崗如阜釋名土山曰阜殷音隱殷其一作雷殷其殷趙作殷殷 或拔其角拔一作披 或脫其距祝曰距雞距史記投石超其呂切○距前漢齟者齒不止也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祝曰齟齬不相值也選或

齟齬而不安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孫曰壬午八月二十二日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孫曰九月崇文克成都闢與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自成都枷脰械手祝曰脰項也周禮大體短脰音豆婦女纍纍祝曰纍索也禮記纍纍乎端如貫珠纍力追切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韓曰新史闢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鄺定進擒之檻車送京師獻廟社徇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祝曰攣係也易有孚攣攣如力全切命而僂。傴於武切僂音縷牽頭曳足先斷腰脊次及其徒體骸撐拄韓曰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祝曰說文撐衺拄也拄從旁指也古樂府死人骸骨相撐。上抽庚切下冢庚切以砧斧婉婉弱子婉順也音宛赤立傴僂傴曲躬貌祝曰莊子一命而傴再命而僂音縷刀紛紜爭切膾脯樊曰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曰此特憲宗命崇文誅一劉闢爾其言闢棄城走爭切膾脯何其瑣屑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邪亦其少年所為文也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夸憲宗功烈固偉比文武則有間矣王荊公嘗論詩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為嚴威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

亦魯頌之謂歟。一本切字作扑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一作倉庾哀憐陣歿虜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匝宏溥祝曰周匝偏也選屯衛切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韓曰十月減劒南東西川山南西道今歲賦釋脅從將吏墓陣亡者廩其家五歲賜文武官勳爵天地中間莫不順序魏幽恒青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孫曰魏謂魏博節度幽謂幽州盧龍節度恒謂成德軍節度青謂淄青平盧節度徐謂武寧軍節度蔡謂彰義軍節度蔡曰按唐地理志魏州魏郡今大名府幽州范陽郡今燕山府鎮州常山郡今真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田季安幽則劉濞恒則王士真青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國也區外雜虜孫曰區外方外也雜虜夷狄也烜威赫德祝曰烜赫光明也詩赫兮烜兮。烜許遠切趙作怛威德報跋踖蹈舞補注跋踖恭敬貌論語踧踖如也詩曰威德足而蹈之蹈之謂舉手而舞身動手之舞之足也掉棄兵草掉擲也徒弔切私習簠簋孫曰簠簋禮器受斗二升內圓而外方以竹為之來請來覲孫曰請亦覲也漢時諸侯奉朝請是也十百其耦耦朋類也耦謂韓曰詩十千維耦趙作其數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孫曰謂當時藩鎮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各安爾位訓厥毗晦祝曰周禮不易之地家百晦與畝同正月元日初見宗祖元和二年詳見題注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饗新宮孫曰新宮順宗室一作饗于閟宮

視瞻梁桷桷楣也祝曰桷端連綿木名選椓桷緣邊孫曰說文云桷者楣也桷音呂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補注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下辛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於郊用牡孫曰是月辛卯有事于南郊牡牝牛也除于國南孫曰除治也周禮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鱗筍毛簨孫曰筍簨所以垂鐘磬也橫曰簨植曰簴飾以鱗屬植曰簴飾以贏屬祝曰周禮梓人為筍簴○筍思尹切亦作箕簴國許切又音巨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祝曰說文揭高舉也詩西柄之揭磊砢何○揭音渴又渠竭二音磊音壘砢音裸何魯可切獸盾騰挈孫曰盾以木為之而畫龍文相合載之以蔽馬祝曰用以蔽身詩龍盾之合挈說文云牽引也楚辭殽亂紛紛挈音苦結切又音契韓曰禮圜丘象天圜丘即圜壇舊儀南郊圜壇八陛於宮南七里天兵四羅韓曰長楊賦天兵四臨幽都先如注稱天者重其威也旗常坷娜孫曰周禮交龍為旗日月為常補注坷娜美貌曹植曰華容坷娜○上哥可切下即可切一作旂駕龍十二孫曰龍天子之駕馬十有二閑魚魚雅雅韓曰雅雅字見晉史劉拔傳洛中雅雅有三蝦魚魚字未詳要亦車駕整肅之意宵昇于丘韓曰圜丘也奠璧獻舜孫曰奠薦也舜夏后氏以酸商以舜周以爵衆樂驚作轟砉駢闐轟轟闐闐砉相擊也選磊砢孫曰融冶樂聲○轟呼宏切砉

音虎融冶祝曰轟砉車聲相砉融冶匈匈而相砉孫曰融冶樂聲○轟呼宏切砉音虎砉音忽相砉融冶樂聲○轟呼宏切砉音虎砉音忽相砉融冶樂聲也平聲丹鳳門大赦天下孫曰南郊禮畢是日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硎韓曰剗削也平聲滌濯剗硎韓詩勿剗勿敗

硤瓦石洗物祝曰選飛滂相硤○刻楚簡切硤初兩切又此兩切剡一作刺硤一作挾磨滅瑕垢磨滌續功臣嗣扱賢任考補注耆謂老成舊德之人書也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孩養無告仁滂施厚孫曰大赦賜文武官勳爵丈宣公二王後三恪公主諸王一子官高年粟帛羊酒加版授施字從去聲皇帝神聖通達先古一作今古一作古通今達古聽聰視明補注書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一作視聽聰明一似堯禹洪曰蓋取禮記魯直云退之丈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一似重有憂者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並包畜養無異細鉅異別異億載萬年孫曰十萬為億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孫曰盥濯以陶瓦之器言其儉也韓曰禮記器用陶匏斥遣浮華好此綈紵補注綈厚繒也漢文帝身衣弋綈紵布也○綈音題赦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于雀鼠耗于一作無耗億載萬年有富無窶韓曰詩終窶且貧窶亦貧也韋羽切○一作富有貧窶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去除也祝曰周禮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丘呂切盡逐羣姦靡有遺侶注已見上天錫皇帝龐臣碩輔博問遲觀以置左右補注商書置諸左右趙云作左右非上已有左右字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一作有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孫曰憲宗母昭憲皇太后王氏浹于

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孫曰臧主釋詁釋訓釋詁者釋古今之異辭訓者辨物之形貌訓詁即歌詩也也爾雅有甫韓曰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美宣王作公今為此詩亦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 并序

作為歌詩以配吉

韓曰按琴操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仙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為之詞者十事各注于下唐子西云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孫曰風俗通云凡琴曲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窮迫猶不失其操也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作

孫曰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遊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丘乎乃還孔叢子曰孔子既還乃為操曰翔翔于往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蔡之水兮唐曰狄水名古琴操云狄水深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一本作

狄水深兮一作秋之水兮作秋恐誤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嚙我足祝曰嚙噬也禮記毋嚙骨五結切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乎歸乎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

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作

韓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見古琴操孫曰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

其所遁遥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閣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蘭之猗猗孫曰猗猗蘭盛貌蔡曰班固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猗猗揚揚其香孫曰揚揚香之遠聞也不採而佩韓曰左傳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楚詞紉秋蘭以為佩佩言以之而為服飾也於蘭何傷補注文子曰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此公所謂不採而佩何傷於蘭之意也今天之旋其昌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韓曰貿交易也祝曰貿然來孫曰繁多貌貿音茂薺麥之茂孫曰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韓曰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極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子如不傷我不傷我之義觀薺麥之茂當雪霜之時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可也子如不傷我無自貶以見子之義觀薺麥之茂當雪霜之時而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可也君子之守補注君子居可傷之時而不易其所守亦猶薺麥之有也

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孫曰魯定公十四年齊選國中女子八十人以遺魯季桓子受之樂史記季氏受齊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時為大司寇遂行宿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季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季子曰孔子於是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山之蔽魯也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補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言龜山不能然也一作為雨龜之桥兮祝曰桥伐木之餘前漢三桥之起李巡曰槁木之餘○桥牙各切亦作蘗不中梁柱中丁仲切龜之大兮秖以奄魯奄謂覆也知將隳兮嗟歸余輔洪曰蓋言周公如有神其言魯將隳壞哀而憐之者莫余若也周公有鬼兮補注將隳許規切哀莫余伍孫曰蓋取左氏仲尼將隳三都○隳

使余歸輔其君也舊本皆同今本云周公有思兮嗟余歸輔恐非

越裳操周公作

集註越裳在文
周成王之時越
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髮言曰久矣天不迅
雷疾雨也海不
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於是乃來韓本注引後
漢南蠻志南
蠻非旦之
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補注孳萌
自周之先其艱其勤
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甚
治于田四海既均海一作方越裳是臣孫曰言豈有荒于門
而能治于田者乎故
必四海既均而
後越裳是臣也

拘幽操文王羑里作

羑里在河內湯陰縣亦作牖里祝曰紂文
王處莊子曰文王居羑里孫曰史記周文王
萬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虎譖之於紂曰將
不利於帝紂囚文王於羑里琴録曰文王見
拘羑里憂愁無聊援琴而鼓之號曰幽拘操
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
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
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兮羑

音
酉

目脥脥兮脥覆也音掩其凝其盲蔡曰盲眉耕切目無童子耳肅肅兮聽
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
為生孫曰皆言幽囚之際耳目無所聞見不知為死為生也嗚呼蔡曰嗚呼上如字下荒胡切嘆
辭也字或作烏虖或作於戲音義皆同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補注伊川
虖又作於戲音義皆同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
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
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
王因羑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
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
善我無令人
重自責也

岐山操周公為太王作

祝曰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詩居岐之陽
太王古公亶父也樊曰孟子太王居邠秋人
徙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云云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地也我將
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此
岐山操而曰周公為太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邠自我先公

蔡曰邠悲中
史記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以失其官而
鞠立卒子公劉立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之

邮同一作我邮于家伊我承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作阻險阻也謂我往獨處人莫余追一作莫余追無思我悲蔡曰按詩言我者皆追指古亶父即太王也周本紀慶節卒八世至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地與民皆怒欲戰古公曰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予不忍為乃去豳止於岐下豳人復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而邑居之民皆歌頌其德焉

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樊曰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芰荷而衣採樗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樂府古題解孫曰其詞曰朝履霜兮采其芳夕宿蘭兮蘭何香忽逢紛兮遭虐殃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曾參遭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尹吉甫之子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蔡曰前漢車千秋傳子弄父兵法罪當笞逐與兒何為兒在中野蔡曰野協音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野郊外也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蔡曰尹伯奇吉甫之長子也吉甫繼室生子曰伯封欲立之乃紿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君登樓觀之乃盲蜂領中顧伯奇曰蜂螫我為我掇之吉甫望見以妻之言為然乃放伯奇伯奇清朝履霜踐車自傷無罪見逐父子離別於是援琴而歌

雉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樊曰吳競樂府古題解云舊說齊宣王時木犢子所作也木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雄雌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能傳此曲若梁簡文帝晨光照妾機但詠雉而已孫曰崔豹古今注牧犢子齊宣王時人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雄雌雄相隨逐而飛乃作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嚴曰橫下孟切一無氣字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集注粥粥雉鳴聲又退懼貌記曰粥音祝粥若無能之六切或謂粥當作咮雞重言之杜詩誰話咮雞翁說文呼雞重言之咨我雖人曾不

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別鵠操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

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韓曰舊說商陵穆子所作也見吳兢樂府古題解孫曰崔豹古今注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穆子聞之乃援琴而歌為別鶴操亦曰別鵠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餐後遂為夫妻○鵠胡督切一本題云別鶴操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安可相隨飛安一作且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孫曰殘形操事出琴録其詳未聞曾子一作魯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孔甚也而頭不知蔡曰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

咸上天兮韓曰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注巫咸古神巫也當商中宗時降下張衡思玄賦枰巫咸使占夢

識者其誰

南山詩

樊曰按長安志終南山在東自藍田縣界石鱉谷以谷水與長安縣為界東西四十里禹貢曰終南惇物孔注終南山名詩曰終南何有毛注周之名山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注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漢書太一山又為終南山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則終南太一不得為一山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其山之別號爾雅曰終南山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又曰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内名福地東方朔曰終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其山多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取給萬姓所仰足也志所紀終南盡矣公所賦即此凡百有二韻元和初自江陵法曹召為國子博士作洪曰此詩似上林子虚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補注潛溪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吾聞京城南孫曰長安城南茲維羣山囿孫曰囿園圃言羣山聚此東西兩際海蔡曰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數百里

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蔡曰謂山海經地志既范昧非受授圖

辭試提挈掛一念萬漏孫曰圖集也不詳欲圖集其辭而試挈提之

又恐掛一漏萬也欲休諒不能粗叙所經觀補注觀見也詩亦既覯止言姑叙其粗徂古切略也常昇崇丘望孫曰崇丘高山戢戢見相湊孫曰登高山以望衆小山見其戢戢相輻湊也晴明出稜角補注公秋懷詩云南山見高稜○稜魯登切縷脉碎分繡孫曰縷絲脉也言衆山之狀相錯如繡蒸嵐相浮洞孫曰為嵐嵐山氣浮洞相渾合之狀補注韓曰杜詩風塵相浮洞淮南子曰未有天地之時鴻濛浮洞莫知其門○胡孔切鲁直作鴻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祝曰簸揚米也詩不可以簸揚簸音播又音跛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樊曰說文岫山穴也天宇浮修眉孫曰言遠山橫如修眉睞娟注修長也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補注趙飛燕外傳云合德為薄眉號遠山黛合德飛燕妹名○宇一作空濃緑畫新就孤撑有巉絶祝曰巉峻貌巉岩嶮也杜詩巉絶華岳赤補注南史劉孝標廣絶交論太行孟門豈云巉絶○巉仕檻仕衫二切海浴褰鵬噣補注已上摠叙南山大槩春陽潜沮洳祝曰沮洳音如孫曰沮洳陷濕地詩彼汾沮洳又一音茹去聲濯濯深吐秀一作吐深秀巖密雖崔崒崒山峻也祝曰史記隆崇崒崒韓曰杜詩高岳前崒崒○崒音律崒昨没切又慈邮切輭弱類含酎祝曰禮記天子飲酎用禮樂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輭與軟同而兖切酎音宙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孫曰言草木茂盛埋覆衆山也神靈日歊歊

覿偶晴晝緜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祝曰漚久漬也詩候切可以漚麻○漚烏侯切微瀾動水面踊躍躁猱狖祝曰猱猴屬詩無教猱升木狖鼠屬善旋一云獸名似猿楚詞猿狖雜處兮虎豹嗥奴刀切狖音柚躁一作踔驚呼惜破碎仰喜呼不踔○踔敕角切又匹候切補注已上言南山方隅連亘之所前仆祝曰說文仆倒也爾雅麈仆也注頓躓倒仆音敷尋經杜墅豬曰杜墅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安萬年縣東南韓曰舊史憲宗紀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樊川別墅即此也祝曰墅田廬也晉史園基賭別墅○墅神與切一本作社墅非笙蔽畢原陁祝曰笙塵也後漢益氣笙涌孫曰畢原周文武葬處在今咸陽縣西北或曰文王子封於畢此其地也○笙唐曰蒲陁切崎嶇上軒昂崎音祈嶇音區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補注謝惠連詩行行道轉遠又古詩行行重行行二字上夏良切下戶庚切或謂皆如字嶺陸煩互走祝曰走疾趍也孟子獸之走壙也音奏勃然思坼裂坼丑格切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蛾孫曰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蹋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睹手迹于華岳上而脚迹在首陽山下韓曰西京賦巨靈贔負高掌遠蹠焉曰列子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東無隴斷焉○夸苦瓜切遠賈期必售祝曰售賣物出手詩賈用不售○賈音古售承呪切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斡祝曰斡轉也楚辭斡維焉繫○斡烏括切又音管雷電怯呵詬祝曰詬怒也恥也罵也禮記以儒相詬病詬呼漏切攀緣脫手足注並見上蹭蹬抵積甃

那梁鎮曰淤者龍之所居韓曰南山有炭谷湫公下有題炭谷湫祠詩即謂此湫也○湫音秋凝湛閉陰曇洪曰曇畜產也公秋懷詩云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置即此也孫曰禮運龍以為畜謂湫中蛟也○獸音嗅亦作畜又一作獸樊曰作獸者非是魚蝦可俯掇丁括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樊曰其湫如鏡面葉落恐其汚即鳥銜去蓋其神物之靈韓曰貿易也音茂前年遭譴謫孫曰謂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探歷而視之遠朽壯復奏遠一作達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貿初從藍田入得邂逅補注詩曰邂逅相遇韓曰此言其出為陽山過藍田縣所經見也補注藍田縣名今在雍州有關顧眄勞頸脰補注脰項也公羊傳云絕其脰○脰音豆時天晦大雪唐曰公兩謫南方皆由藍關又皆遇冰雪其謫陽山以十二月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云商山

冬季月冰凍絕行輈其謫潮州雖以正月然亦過雪藍田驛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淚目苦瞶瞢祝曰瞢目不明莊子子適有瞢病注風眩冒亂○瞢音茂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推他回切顛蹶退且復祝曰顛仰倒也蹶失脚也莊子為顛為蹶注顛倒蹶敗復返也又也禮記言傴復問○顛音都年切蹶音厥復扶富切蒼黃忘遐睎祝曰睎視也楊子如不欲睎則已孫曰遐睎遠望忘遐睎言不能遠望也○睎音希所矚纔左右祝曰矚亦視也選西矚興遊歎○矚音燭杉篁咤蒲蘇祝曰咤噴也禮記無咤食陟駕切杲耀攢介胄祝曰攢聚也楚詞音纘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注補甸畼分叢攢立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皆無能與居者昨來逢清霽宿願忻所副

所一崢嶸崚嶒作始崢嶸山峻也馮衍曰觀壺日之崢嶸嶸音宏傞閃雜鼯鼬由注謂之飛生又曰鼬鼠注鼬似鼠赤黃色大尾啖鼠○鼯音吾鼬音又前低劃開闊祝曰錐刀曰劃前漢劃崇墉音畫又忽麥切瀾漫堆衆皺瀾蜀本碑皆作爛皺韓本作皺皺石墓也○皺平遘切或連若相從或驚雛或散若瓦解韓曰前漢匈奴傳其困敗瓦解雲散矣○解胡賣切或赴若輻湊韓曰選輻奏同奔言如車輻之輳車轂也輻一作輪或翮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佐或亂若抽筍或嵲若灶灸祝曰嵲山小而不安貌選嶕嶫屹嵲灼也○嵲五結切灸音疚或錯若繪畫或絲若篆籀祝曰絲繞也楚詞佩繽紛以絲轉韓曰史籀周宣王時太史名造大篆以故有籀文選云篆籀之則○絲音力少切或羅若星離補注選鮑明遠舞鶴賦忽星離而雲罷或蓊若雲音宙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貢育倫韓曰貢育孟奔力者祝曰揚子曰或曰貢育注夏育孟奔皆衛人○貢音奔賭勝勇前購孫曰購以財而求也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諠譁諠譁不能言也祝曰玉篇諠譁詁訹訹也詁訹言不正也上音闕下音耨或如帝王尊簉集朝賤幼雖親不褒狎雖遠不悖謬補注晁說之語案肴核分飣餖祝曰詩殽核維旅注殽豆實也核加籩也○肴何交切核音翮飣力定切餖字音豆又如遊九原孫曰禮記趙丈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九原晉卿大夫墓處墳墓包椰樞或纍若盆甕或揭若登豆孫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音揭又紇計切登豆一本作甑恒或覆若曝鱉或顙若寢獸顙一作頑寢一作寢或蜿若藏龍祝曰蝡蜿龍貌楚詞駕八龍之蜿蜿又曰龍屈兮蜿蟤○蜿一丸切或翼若搏鷙祝曰鷙鳥名山海經云景山多鷙黑色多力補注陸璣云鴟鳩鳩目上骨露幽人謂之鷙○鷙音至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洪曰友朋一作隨迎蓋不知先後之義妄改之

耳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祝曰方言先後猶娣姒補注先後導從也詩予曰有先後○先蘇見切後音侯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祝曰宿留有所須待也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武帝宿留海上○宿音秀留音霤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蔡曰左傳隱十年如舊昏媾注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流波瀾東注或偃然北首祝曰首嚮也楚詞登崑崙而北首音狩或如火燔煙燔燒也祝曰選耀華屋而燔洞房音僖孫曰與熹同一本作焰煙或若氣饋餾祝曰饋餾蒸飯為饋饋熟也注餐飯為餾上音分又扶文切下音溜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祝曰收獲也易井收勿幕音狩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補注彀張弓也或赤若禿鬝祝曰鬝頭瘡○鬝說文云鬢禿也孫曰鬝容八切又丘閥切或燻若柴槱祝曰槱積火以燎詩薪之槱之○槱余救切或如龜坼兆孫曰鑽龜之象謂之兆或如卦分繇韓曰繇占辭左傳姜氏問繇音宙或前橫若剥蔡曰易剥三坤下艮上彖曰剥或後斷若姤蔡曰姤三巽下乾上彖曰姤遇也延延離又屬孫曰屬續也之欲切夬夬叛還遘遘遇也喁喁魚口吳越春秋云天下喁喁魚之則闖然闖馬出門貌公羊開之則闖然注出頭貌○喁音顒闖丑禁切落落月經宿祝曰宿列星也莊子日月星宿音秀闖闖樹牆垣巘巘架庫廐祝曰巘山形如甗詩陟則在巘魚偃切參參削劒戟祝曰參參不齊貌詩參差荇菜○參楚簪切焕焕銜瑩琇祝曰瑩琇音營琇音秀敷敷花披蕚闖闖屋摧霤祝曰霤屋簷也又屋水流也禮記其祀中霤○闖音敫有所隱則也前漢姦有所隱則扭而寖廣女救切悠悠舒而安几几狂以狃祝曰狃習其經歷所見之狀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孫曰肖象也謂象營衛腠理腠音輳厥初孰開張僶俛誰勸侑祝曰僶俛猶俯仰也侑勸食一作俛仰創玆朴而巧勠力忍勞疢得非施斧斤無乃音宥僶俛周禮以樂侑食僶武盡切侑假詛呪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儗祝曰儗貨也前漢或作儗不償其儗費即就切莫一作豈嘗聞於祠官蔡曰史記高祖紀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封禪書高祖令長安置祠祝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芬芠降歆饗祝曰芬芠馨香氣也詩芣芠芬芬又芠芬孝祀孫曰歆饗謂神享之也芠蒲必切饗許兩切與喚同酳孫曰言作歌詩以贊助報酳之曲酳亦報也音又韓曰是詩凡百有二韻始摠叙四時之變次叙南山連亘之所止其末則叙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

集注曰果州謝真人上昇在州城西門外金泉山貞元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白晝輕舉

州人盡見時郡守李堅以狀聞且為之傳上賜詔褒諭有曰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元風益振至道彌彰今此郡石刻在焉公生平力主吾道斥佛老排異端故其詩意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孫曰見秦機事題注

不得秉杼機童騃無所識祝曰騃癡也前漢內實騃不曉政事騃語駭切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棄也捐注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凝心感魑魅補注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注魑山神獸形魅說文作彪云老物精也。魑抽知切魅明秘切。慌呼晃切惚呼骨切慌惚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五色先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踶詎敢前祝曰躑躅不進貌楚詞待天明兮立躑躅韓曰鮑照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言上直炙切下厨玉切煙茫茫八紘大孫曰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殥之外八紘九野之水注列子八紘之外有八紘祝曰八極也。紘音宏。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補注里胥里吏也郡守驚且觀補注郡守即李堅也觀一作歡驅車領官吏叱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屨同蛻蟬祝曰蛻去皮也楚詞濟江海兮蛻蟬韓曰選陶潛詩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紡一作蠶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詠眛者宜書紳孫曰語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也

秋懷詩十一首

樊曰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文選弗論

也獨於李郘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丈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丈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韓曰此詩多自感其趨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避語穿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菊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窻前兩好樹衆葉光蒹葭祝曰詩黍稷方華蒹葭丈選庭前有佳樹緑葉發華滋○蒹音兼擬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義和驅日月孫曰義和日月御也主運行日月韓曰當作驅白日廣雅云義和日御也又杜詩云義和鞭白日蔡曰按張揖廣雅日御曰義和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郭璞注云羲和帝俊之妻也生日者也淮南子爰止羲和爰息之樹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行丈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迴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疾急不可恃浮生每多塗每一作勸雖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白露下百草樊曰宋玉九辯云皇天平分四時分窮獨悲此廉秋白露既下百草分奄離披此梧楸蕭蘭共憔悴孫曰蕭蘭二草名以喻君子憔一作凋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孫曰青青衆草貌以喻小人補注後山詩牆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意本於此寒蟬暫寂寞蜾蠃鳴自恣韓曰楚詞九辯蟬寂寞而無聲又云蜾蠃蜂鳴此西堂皆宋玉悲秋之詞也運行無窮期棄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孫曰言君子不必見貴自歎傷之詞也

彼時何卒卒祝曰卒忽也孟子卒然問曰云音蒼沒切蔡曰前漢書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間顏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我志何曼曼祝曰曼長也音萬犀首空好飲樊曰犀首魏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尚能飯樊曰廉頗趙將以讒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與我坐須臾我三遷矢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歎一作勸歸還閱書史一作簡書文字浩千萬陳跡竟難尋難一作誰賤嗜非貴獻韓曰負日之暄而欲獻君食芹之美而欲進御貴賤固有差矣詩意大抵以其所嗜不與時偶焉馬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祝曰蜩大蟬也詩五月鳴蜩音條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無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祝曰即公南山詩因緣窺其湫炭谷湫也有蛟寒可畱祝曰畱魚網也莊子鈎餌網罟畱筍之知多音魯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啼秋樹高啼一作滴又一作泣蟲弔

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
修綆祝曰綆繩也左氏具綆缶注汲索韓曰荀子短綆不可以汲汲深井之泉音梗名浮猶有
恥浮過也韓曰禮記先王恥名之浮於行也味薄真自幸韓曰國語厚味腊毒庶幾遺
悔尤即此是幽屏韓曰幽屏隱僻之處祝曰選張衡曰雜揷幽屏必郢切○葛立方曰此
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照窗冏冏韓曰
冏冏窗牖明也孫曰秋月明貌孫綽曰冏冏秋月明○冏逢氏子有迷冏之疾天地四方
寒暑無不倒錯者若一作苦浮念劇含梗古杏切塵埃
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樊曰前漢吳王
濞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秋夜不可晨補注選陸士衡挽歌詩云大暮安可晨晨明也秋日苦易暗我無汲
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祝曰楚詞馮崑崙以瞰霧
露注瞰視也○瞰古濫切有琴具徽絃祝曰徽繩也前漢高張急徽韓
不具徽呼韋切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濫僞也韓
曰禮記古樂和正以廣新聲以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私能暫有如乘風船一
縱不可纜祝曰纜用以維舟謝
繫纜臨江樓音濫不如覷文字祝曰覷伺視也說文拘覷

未致密也補注後山詩云早年着眼覷文字蓋倣公語覷七慮切丹鉛事點勘韓曰選范
宰碑表人舊油素家懷鉛筆注汲郡古文雜記晉太康二年汲縣人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冢或言
曰王充論衡揚雄采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十弱翰齋素油
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輭豈必求廳餘所要石與顑顑小瘦也孫
顑石之儲晏如也祝曰覭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顑列子狀若顑頷都濫切韓曰顑通作儋蘭傳守儋石之祿
者闕御相之位補注魏書華歆清貧家無儋石之儲
儲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
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
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詩一作書編一
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作篇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錚若摧琅玕祝曰
逸論語云琤玉聲也楚耕士耕二切謂是夜氣滅韓曰陵陽子明經冬飲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
望舒實其圍孫曰淮南子月御曰望舒韓曰望舒使先驅實墜也公羊夜中星實如雨補
注張載曰望舒四五圍聞葉聲琤然誤謂望舒之實其圍也○實于敏切青冥無依倚飛轍
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沈瀾韓曰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沈瀾注涕流
貌也○沈音潘瀾音闌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祝曰跳躍也莊子東西跳梁韓

曰杜牧之詩日月兩跳丸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孫曰易不遠復無祇悔又曰迷復凶有災眚言迷而能復不計遠近也為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鬣各收聲孫曰羣鬣羣動也悠悠偃宵寂蠢蠢抱秋明祝曰蠢蠢進也美也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前漢兒生蠢蠢音尾

彊懷張不滿弱念缺易盈易一作已詰屈避語窄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蔡曰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棄千金之璧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為勇蔡曰禮記中庸

篇知恥近乎勇晏然誰汝令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一作陽陽爾生還不早補注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祝曰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好貌上音宛下力兗切

西風墊龍蛇韓曰易龍蛇之蟄以存身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葛立方曰此則似有不遇時之歎也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字表臣見集注王二十補闕名涯字廣津李十一拾遺名建字杓直李二十六員外名程字表臣見傳及諱行録此詩公自陽山令徙掾江陵而作

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追思也汗漫不省識祝曰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注汗漫無生形又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之也○汗音捍漫音幔怳如乘桴浮孫曰論語乘桴浮于海說文桴編木以渡○怳許往切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兵賦半已休兵一作征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斛粟掉臂莫肯酬補注掉振也揺也史記馮謹曰朝趨市者平旦則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所期物亡其中○掉徒弔切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死者佇立久咿嚘祝曰歎也選舍哀懷咿太玄經正厲嚘嚘補注嚘氣逆也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咿音伊嚘音憂佇立一作停馬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掛鈎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絶其喉下言畿甸內言一作陳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孫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閏中大飢人死相枕藉會公除監察御史上疏乞赦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宜停徵容至來年蠶麥麋得少存立執政惡之坐貶陽山

令疏見集中祝曰楚麥也孟子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楚麥播種而耨之○楚音牟

繆韓曰是年三月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綢直留切繆亡侯切詩綢繆束薪注猶纏綿也○繆

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唐曰遷炎洲謂貶陽山也舊史言公自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新史亦云上疏論宮市也唯皇甫持正神道碑大抵言京師旱飢未嘗言宮市今詩自序其得罪之由云關中旱飢先生列言天下根本專政者惡之出為陽山令正與詩意合持正當時從公遊者知公不以論宮市而出審矣

柳與劉孫曰時柳宗元劉禹錫皆為御史

子不宜兩將疑斷還不補注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貶以詩考之亦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耳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苕溪漁隱曰余閱洪慶善年譜然後知寬夫為誤年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民急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祝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兒不方鳩切

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

病妹臥牀褥孫曰謂女婿也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

頷頭祝曰頷點頭也後漢操之戶感切又五感切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慙羞

俛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雲士蔡曰史記伯夷傳非附青雲之士安能施於後世哉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輈輈車轅也

春風洞庭浪孫曰公祭張署文云夜宿南山同臥一席又洞庭漫汗粘天無壁南山即上言商山

也出沒驚孤舟逾嶺到所任樊曰以二十年春到陽山也低顏奉君侯孫曰君侯謂連州刺史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祝曰疣贅也附贅垂疣孫曰瘡結病也莊子疣言罪戾疣音尤遠地觸瘴異瘴作事吏民似猿猴生獰知忿很祝曰獰惡也李賀猛虎行孔孫哺子教得生獰很戾也書厥心疾很○獰尼耕切很下墾切知一作多辭舌紛嘲啁祝曰啁嘲鳥聲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馬此云嘲啁言不明也啁張留切

白日屋簷下雙鳴鬬鵰鶻祝曰鳥名火美長醜江東呼為鵰也鶻音骨鵰即鴣也孫曰訓狐也○鵰音休鶻音留有蛇類兩首新書孫叔敖殺兩頭蛇恐後人見兩頭蛇死矣有蟲群飛游蟲一作蠱窮冬教為兒出遊歸而不食母問之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矣

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集注曰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颶發日午至夜半止仆屋僵樹甚者颶一發或歲再三南粵志云風起人心恐懼或曰風來四面俱足耳審罵雜編云彼人云風未至三日不聞雞犬之聲如有所憂懼也房千里投荒雜錄云南方諸郡皆有颶風以其四面風俱至也公此詩有是句又縣齋有懷曰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灑吏詩颶風有時作贈元十八詩峽山逢颶風皆言其可畏也○颶音具

訇哮豗陵丘祝曰訇大聲選聲訇嗷其若振哮豗驚聲越絕書聲若哮虎孫曰風吼聲也○訇呼宏切哮虛交切

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補注瘳愈也書厥疾弗瘳

猜嫌動置毒對桉輒懷愁前日遇恩赦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二月

甲子大赦天下公量移江陵椽私心喜還憂補注集又有詩云伾文未猜意與此類果然又羈縶祝曰縶繫馬也詩縶之維之○縶陟立切不得歸鋤耰此府雄且大孫曰江陵膴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掾孫曰棲棲猶言皇皇微生畝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棲棲同何處事畢隈祝曰畢下也莊子子貢畢隈失色○隈將侯切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韓曰東漢楊賜為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禹稷三君耳士皐陶不在焉蓋否之也補注筆墨間録曰此等語可謂怨誹而不亂矣何況覲犴獄祝曰犴亦獄也漢書義曰鄉亭獄曰犴狴如毛祝曰爾雅云轄輕也音由小雅詠鹿鳴食萍貴呦呦孫曰詩宜岸宜獄犴與岸同敲榜發姦偷祝曰敲榜笞打也前漢榜笞諱故治字皆作理韓曰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注猶如毛祝曰爾雅西南之美者有嶲崙墟之璆琳琅玕馬注璆雖得赦宥常愁呦孫曰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萍也鹿得萍草則呦呦而相呼遺風邈不嗣豈憶常同禍孫曰詩抱衾與禍注云禍禍被也同禍者取詩同袍之義韓曰禍被也晉祖逖劉琨共被同寢樊曰公於三賢有同禍之舊故望之以鹿鳴之風也禍音嚎或作儔非是失志早衰換前期擬浮下音游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集注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孫曰八月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二人之罪如共工驩兜也補注首罪謂罪之魁者按律罪有首有從復聞顛夭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亡子存乎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嘻是已嚴有翼曰老萊子謂子思子曰子不見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雖柔終以不弊因疾舅又塞漸能等薰蕕祝曰薰香草蕕臭草左氏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孫曰喻不分善惡也○蕕夷周

豫也補注左思曰周章夷猶順宗內禪憲宗即位也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兜孫曰八月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二人之罪如共工驩兜也補注首罪謂罪之魁者按律罪有首有從昨者京使至嗣皇傳冕旒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順宗內禪憲宗即位也冕旒注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柔注云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亡子存乎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嘻是已嚴周文王之佐也輩韓曰謂當時杜黃裳鄭餘慶之徒為峨冠進鴻疇孫曰相如太顛閎夭為周文王之佐也鴻大也疇謀也鴻疇謂國論班行再肅穆璜佩鳴琅璆孫曰周禮以玄璜禮北方

切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孫曰松楸舊隴也空懷焉能果但見歲已遒遒盡也商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蟘韓曰賈誼新書湯見設網者四面乃去其三面祝曰蛛蟘作網欲左左欲右右吾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德及禽獸而況我乎蛛蟘蜘蛛也蟘音矛雷煥掘寶劒寃氣銷斗牛唐曰晉書吳之未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孫曰張良傳良嘗為韓報讐始皇東遊良與客狙擊之誤中副車始皇大索天下甚急良乃之下邳圯上遇黃石公授以太公兵法後佐漢誅項籍封留侯良死葬穀城山下後十三年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取而葆祠之後世因名其石為黃石公也張華以雷煥為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劒並有題刻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韓曰張良傳良嘗為韓報讐始皇東遊良與客狙擊之誤中副車始皇大索天下甚急良乃之下邳圯上遇黃石公授以太公兵法後佐漢誅項籍封留侯良死葬穀城山下後十三年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取而葆祠之後世因名其石為黃石公也殷勤謝友朋明月非暗投孫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樊曰公意以湯譬隨侯憲宗以劒譬已以借前籌屬三賢者明月之珠非投暗矣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際連也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韓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樊曰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彊藩悍將可為朝廷憂公方歎計謀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韓曰觀字元賓隴西人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天運也孫曰天行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韓曰選補亡詩黮黮重雲古詩浮雲蔽白日或作重雲閉日夜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孫曰書夏暑雨小民惟曰怨恣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君子惟憂傷孫曰小民但知怨咨而已君子則憂政事之失干陰陽之和或至於亂也言觀憂傷以致成疾耳飲食為減少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賤所當賤一作識藜羹尚如此韓曰莊子藜羹不糝肉食安可嘗韓曰左氏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蔡曰史記蔡澤傳吾持梁躍馬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且況天地間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孫曰以鸞鳳比觀也

江漢一首答孟郊

唐曰孟郊集有贈韓郎中二首其一云何以結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真堅贈君青松色貧交過此外無可相彩飾聞君碩鼠詩吟之淚空滴又一云碩鼠既穿墉又嗤機上絲穿墉有餘土嗤絲無餘衣朝吟枯桑柘暮泣空杼機豈是無巧妙絲斷將何施衆人尚肥

華志士多飢顏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唐人諸詩和意不和韻此篇豈公所答者耶

江漢雖云廣韓曰詩漢之廣矣又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永矣江之永是西境最遠者也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補注呂氏春秋衛靈公鑿池苑春曰天寒恐傷民公曰寒哉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夜有求於幽室之四隅有火是以不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補注禮記譬猶終中非燭何見祝曰廣韻爛火熟又明也○爛音闌義與去聲同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蠻孫曰江漢流沙衝波幽室四者皆以喻忠信則無往而不可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為復見贈繾綣在不諼祝曰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一　五十四

繾綣不相離貌詩以謹繾綣左氏繾綣從公注不離散也諼忘也詩永矢弗諼○繾音遣綣古遠切諼許元切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

樊曰長安交遊者馬厭穀出門其意大率相類昏公未得志之所為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遇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葛立方曰公此詩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岐山下

集注岐山鳳翔也公嘗至鳳翔謁節度使邢君牙今集有上邢君牙尚書書蓋公至岐下而有所賦也○一本析為二章自丹穴五色羽而下為別篇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補注聞注云鳴鳳不得聞也揭來岐山下祝曰揭去也前漢回車揭來○揭丘祭切又去謁切日暮遼鴻驚丹穴五色羽其名為鳳凰樊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鸛五色而文名曰鳳是鳥也見則天下大安寧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韓曰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孫曰周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和聲隨祥風窈窕相飄揚祝曰窈窕深貌莊子窈然空然、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一　五十五

○一作窅窅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姬旦死千載悶其光樊曰即杜子美鳳凰臺詩所謂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也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翔祝曰遲待也易遲歸有時又漢書側席遲士音治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一

謹案第二頁後一行與百十人偕進偕退刊本十訛千係沿誤本之舊按貞元九年應宏詞舉者僅三十二人作十為是據方崧卿舉正及朱子考異改

第二頁後五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樊注姚本無此八字按唐文粹已刪去舉正考異並從之觀賦云庶無羨於斯類知此句當係後人謬贊存異

第五頁後六行注坎軻長苦辛刊本長訛多據文選及馮惟訥詩紀改

第六頁後二行注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按歐陽生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矣此注全採洪譜而多此四字應係謬贊存異

第十一頁前三行注東坡溫公刊本公訛國據文義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注陽也刊本陽上衍版字又吳奔壁東南陬刊本脫陬字據漢書及顏師古注刪增

第二十二頁前三行注高年粟帛羊酒如版授刊本脫年字據唐書增

第二十六頁後八行注憂勤勤兮刊本上勤字訛動據馮惟訥詩紀改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君尹吉甫子伯奇刊本脫伯奇二字據古琴操及天德堂本增

第三十頁前四行題注見吳競樂府古題解刊本脫樂府二字據吳競本書增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注洳又一音茹去聲刊本茹訛岨據字書改

第三十八頁前八行或若氣饋餾刊本餾訛鎦據爾雅及天德堂本改

第四十四頁前三行注先王恥名之浮於行也刊

本恥訛體據禮記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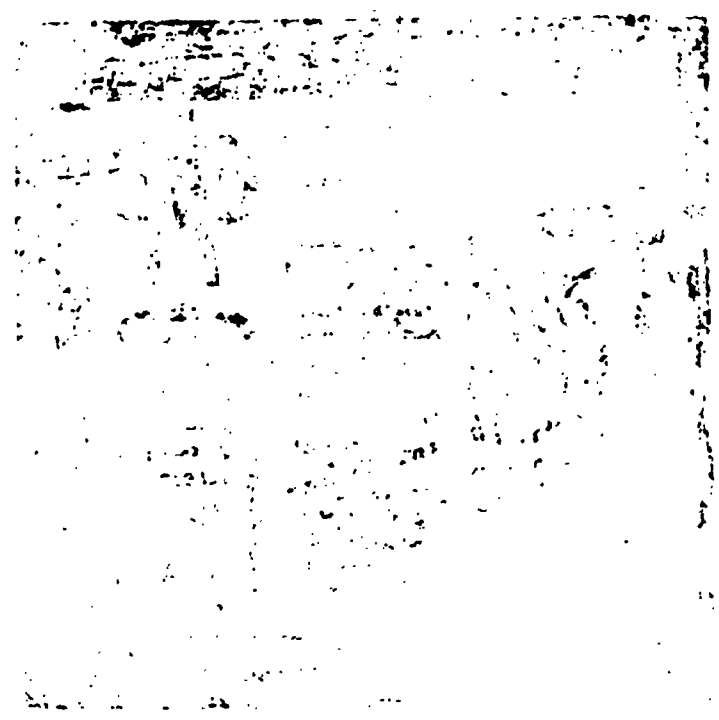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頁前八行注迫窮禍患害相収也刊本収訛報據世德堂莊子改

第四十七頁後一行注所期物亡其中刊本脫物字又亡訛忘據史記增改

第四十七頁後六行注言一作陳刊本陳訛令據考異改

第五十三頁後七行題注聞君碩鼠詩刊本碩訛首係沿誤本作有又訛為首也據汲古閣孟東野集改

第五十四頁後五行且欲分賢愚刊本且訛易據唐音統籤及顧嗣立補注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磷粹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 宋 魏仲舉 編

古詩

北極一首贈李觀

孫曰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貞元八年與公同舉進士

北極有鬻羽南滇有沈鱗孫曰莊子北滇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滇南滇者天池也鬻羽謂鵬沈鱗謂鯤也以喻已與觀相遇之意川源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蔡曰後漢馬武傳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列宿咸能感會風雲際會期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蔡曰陶潛擬古詩不怨道里長里一作遠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蔡曰時貞元八年也歲在壬申按李漢集序公生于大歷戊申三年今自壬申逆數至戊申公時年二十五矣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蔡曰西京乃長安也唐始都長安選左太冲詠史詩哀歌和漸離乃與夫子親蔡曰夫子謂觀也所尚苟同趨賢愚豈異倫方為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白乎涅而不緇注磷薄也疏緇墨色也○磷音鄰無為兒女態或作女兒態憔悴悲賤貧憔音樵悴音萃憂愁也史屈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集註籍字文昌吳郡人嘗為公所薦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徐籍往謁公未幾辭去公惜別故作是詩以送之洪曰此詩雜用韻張籍祭公詩用此格歐陽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曰按此詩與元和聖德詩多從古韻讀之者當始終以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可嘗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孟郊也自於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孫曰公仕宣武軍節度使董晉幕府欲往不得驤驤駕也思良切一作行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孫曰謂懷思也維時月魄死韓曰書武成旁死魄疏魄形也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冬日朝在房韓曰月令孟冬之月日在房朝早也孫曰房者日月所會之處也如房室之房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是也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牆補注公在汴張籍李翺始與公相從其後籍祭公詩云北遊偶逢盛語相稱明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翺祭公文云貞元十二年公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孟郊有汴州亂後憶韓愈李翺詩蓋此也○牆一作隍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音亡祝曰望音忘相望也詩萬民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蔡曰趙岐序孟子仁義荒怠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唐曰楚辭云何桀紂之披猖王逸云衣不帶之貌五臣云亂也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常少知誠難得少詩詔切純粹古已亡古或作固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為長孫曰以喻籍也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未字作來浩浩觀湖湘孫曰言其日進如有湖湘之大湖一作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蔡曰明昭也荀子賦篇昭昭乎知之明也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孫曰漢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夜光亦珠類韓曰廣雅夜光謂之月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孫曰汴州舉進士愈為考官試反舌無聲詩籍中等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煌煌一作煌煌相公朝服立晉董詩因與者艾敘少長焉禮終樂亦闋祝曰閱而樂閱終也禮記卒爵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一作慨乃竊歎歎祝曰慨嘆也史記慨慨傷懷○懷苦恭切慨口溉切慨古愛切恒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孫曰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是歲二月晉卒愈護其喪行哀情逢吉語蔡曰前漢陳湯傳當有吉語聞顏師古注吉善也慷怳難為雙補注相如曰聽慷怳而亡聞注耳不諦也○慷音敞怳許昉切難為雙一涼知有所成人事安可

作美難雙暮宿偃師西孫曰偃師縣名今在洛州屐轉在空牀夜聞汴州亂孫曰二月乙酉宣武軍亂殺留後陸長源絆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一作我乃棄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兒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前一作所一作云在其側耳若聞啼聲中塗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孫曰公妻子先往徐州蔡曰唐地理志徐州彭城郡從喪朝至洛蔡曰唐地理志洛陽縣屬河南府○一本作至洛陽旋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孫曰盟津即孟津在唐為三城節度使之治所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集注魏志警策羸馬以取道里羸瘦也前漢即詐僵仆陽病○羸倫為切僵音姜主人願少留孫曰時李元為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祝曰馬著國傳鼓角轟哄○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鳥翔黃昏次汜水韓曰汜水在河南成皋縣祝曰說文水別復入水也詩江有汜○汜音似欲濟無舟航濟一作過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蔡曰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溝中流上灘潭洪曰灘潭河陽縣南有中潭城一作沙潭祝曰爾雅潭沙出注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為潭○潭音但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祝曰選合沓與雲齊合沓徒合切星宿爭翻芒芒光芒音秀馬之復悲鳴一作馬躑躅悲鳴趙作轅馬躑躅鳴友

憩時門蔡曰憩去例切息也臨泉窺鬬龍洪曰左昭十九年鄭大淵時門鄭城門退之過此時豈復有鬬龍蓋想見其事耳以淵為泉避諱也東南出陳許蔡曰唐陳州今懷寧府許州今潁昌府也陂澤平茫茫蔡曰陶潛詩平原獨茫茫○平一作向一作路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雉雊雊鳴聲雊亦鳴也○一作雄雉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洪曰公有三兄皆早世見于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紳卿之子岌皆公從兄或曰吾兄謂張籍非也誰云經艱難艱字一作儉百口無夭橫一作殤蔡曰殤音傷不成人也僕射南陽公張建封也宅我睢水陽孫曰二月末公至徐州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度推官祝曰睢水名在徐州前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上即此也睢音雖簟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盎烏浪切盆屬下浪切豈知我情孫曰言籍亦繼至徐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聰連延三十日蔡曰歎會幾公時與籍也一月也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宦遊在西京孫曰西京長安也東野窺禹穴

孫曰禹穴在會稽補註公時與東野書云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速圖之余之望也故此詩有是句李翺觀濤江補註李習之論性書云南觀濤江人于越而與之言參曰尼父之心也翺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參曰尼父之心也翺觀濤江豈此時乎蔡曰李翺字習之公兄弇之婿也文選枚乘七發篇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孫曰淮楚皆在徐境舒舒叢叢山水貌韓曰唐子西云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此二句是也子又捨我去洪曰公與孟東野書云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冀足下一來相視也籍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登第見公于徐州而歸也我懷焉所寫焉作安狂高爵尚可求無為守一鄉孫曰藝曰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已之意蓋不恤其為病也

幽懷

幽懷不可寫行此春江潯韓曰潯旁深也又水涯選弭節乎江潯○潯除心切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洲渚繁吹蕩人心祝曰禮記命樂師大合吹孫曰吹箏笛也○吹尺僞切義與平聲同間關林中鳥知時為和音知時或作亦知為和或作和為豈無一罇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蔡曰前漢崩通傳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韓曰古樂府有君子行注謂君子之道宜守謙撝不履猜疑之地琴有三調此曲處平調

視古猶視今蔡曰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孫曰天運四時之運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孫曰謂寒暑可前期也可字一作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蔡曰遠于願切離也

落葉一首送陳羽

孫曰羽與公同年登第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颻終自異翻翻一作飄飄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樊曰公時年二十五故云流淚各霑衣韓曰潘安仁寡婦賦淚流迸而霑衣

歸彭城

樊曰彭城徐州也公為歐陽詹哀辭曰貞元十五年冬子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答張徹詩曰朝京忽同船而此詩曰歸彭城者蓋十六年自京復歸徐也

下之兵也太平竟何時訏謨者誰子韓曰詩訏謨定命注訏大謨謀○訏音吁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樊曰十四年冬京師饑閭井多死饑去歲東郡水孫曰十五年秋鄭滑大水東郡滑州也一作東洛非生民為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丹墀刳肝以為紙刳空胡切瀝血以書辭韓曰後漢夫以刳肝斮趾之性注刳剖也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為此而已上言陳堯舜蔡曰孟子我非堯舜出納朕命惟允言詞多感激文字少姜媚祝曰姜媚貌又盛貌選文物共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下言引龍夔蔡曰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龍命汝作納言夙夜

姜媚○姜音遙媚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說文芹楚葵也祝曰列子宋有田夫自曝於日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又有喜食芹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韓曰晉山濤為吏部即舉嵇康自代康恨不知己移書責之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願足下勿似之○芹音勤縅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韓曰周行列位也詩云實彼周行○行胡郎切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孫曰虛禮也韓曰猶莊周所謂索我於形骸之內也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嶮孫曰嶮山險也謂乘其危險而告之

補注揚子曰嶮可抵乎嶮趯也○嶮虛宜切歸來戎馬間蔡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驚顧似羈雌孫曰孤雌也枚乘曰日暮則迷鳥羈雌宿鳥懷故林注羈無偶也○羈居宜切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相一作我乘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酩丁祝曰酩酊醉甚○酩酊酩音茗酊音鼎君知我為誰蔡曰晉書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䍦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醉後一作醉客

煌煌東方星魏道輔云夏英公竦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也洪曰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宮也樊曰按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三月立為皇帝是為憲宗韓曰詩明星煌煌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忿字一作紛中靜惟嘲戲惟一作雜淋浪身上衣浪音郎一作漓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秘書

孫曰張秘書徹元和四年登進士第娶韓氏禮部郎中雲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於公為叔父孫女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

此座上客蔡曰客一作士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謔雨聯亦奇語也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韓曰葩華也班固答賓戲駔辨如清波擒藻如春華芬香氣○葩普華切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孫曰晉書嵇紹始入洛或事云李杲為洛陽令有劉兼者過其境宿夜深聞户外語聲曰古今正人也蔡曰淮南子昔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注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高詞媲皇墳祝曰爾雅妃媲也注相偶媲也樊曰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皇墳三皇墳書也○媲匹詣切一作動至寶訓不識字趙堯夫曰或問魯直阿買直阿買古蚊字靁古雷字言衆蚊飛聲有如雷也今我及數子固無猶與薰孫曰僖公五年猶有臭薰香草猶臭草險語破鬼膽補注開元天寶遺事云李杲為洛陽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開户視之無物乃鬼神左氏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頃知矣類耳頃舒阿宣之補注東坡詩免使退之嘲一餉謂此語也有如聚飛蚊蔡曰前漢中山靖王傳古蚊字靁古雷字言衆蚊飛聲有如雷也今我及數子固無猶與薰孫曰僖公五年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險語破鬼膽趙堯夫曰或問魯直阿買

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和鳴囚拘念輕矯潺湲淚久迸祝曰潺湲水流貌楚詞云橫流涕兮潺湲○潺士山切又士連切湲音圓又羽絹切詰曲思增繞孫曰詰曲反覆踪跡不可尋常便混羣云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補注杜詩蓋棺事則已○思息嗣切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韓曰劉毅云丈夫兒

送惠師

禁曰公宴喜亭記曰太原王洪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游惠師豈元惠耶其詩云自來連州寺洪中時為連州司户參軍公其屬邑陽山令也

惠師浮屠者孫曰表宏漢紀云浮屠佛也乃是不羈人孫曰不羈者以馬為喻言不受羈馬也韓曰鄒陽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皂注不羈無所拘繫也又司馬遷傳少負不羈之才十五愛山水韓曰晉史李太后傳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多稱得道帝從容問答曰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超然謝朋親一作同隱倫脫冠翦頭髮飛步遺踪塵飛一作孤發跡入四明孫曰四明山名在明州韓曰與下禹穴並在今越州梯空上秋旻孫曰爾雅云秋為旻天言惠師初游四明山當秋時梯空而上也遂登天台望韓曰天台山名在台州衆壑皆嶙峋韓曰嶙峋深崖貌選階楯孫曰嶙峋小山貌言惠師次登天台見衆山皆小也○嶙音鄰峋音詢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帝鈞天之樂孫曰水石相擊其聲澎湃如樂音也補注相如曰洶湧澎湃○澎音彭湃普拜切夜半起下視半字一作中濱波銜日輪孫曰日出海上魚龍驚踴躍咍笑一作嘯怪氣或紫赤鼓磨共輪囷韓曰輪囷屈曲貌鄒陽傳蟠木輪囷離奇○囷去倫切金鴉既騰翥韓曰金鴉日也隋康孟詠日詩金烏升曉氣王鑒瀑晨曦騰翥飛舉貌祝曰楚詞鸞鳥軒翥而翔飛後漢賓客雜襲騰翥○翥章恕切蔡曰山海經曰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烏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會相代也日中有三足烏故云載於烏也六合俄清新孫曰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在今越州東去窺甌閩韓曰甌閩即今福建路孫曰漢高帝立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甌王甌閩百越之地去一作下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孫曰聖路謂舜禹南巡之路堙塞也左氏甲寅堙之○堙音因迴臨浙江濤韓曰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至屹起高峨山岷峨岷二山名壯志死不息洪曰謂伍胥也續齊諧記云子胥死戒其子投於江中當朝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廟祠按越絕書子胥死捐於大江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濤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之神謂此也孫曰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至

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壯志謂始皇也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韓曰廬嶽廬山在今之江州浩蕩極遊巡崔翠没雲表祝曰崔翠高貌選云隆窟崔翠也言廬山上没雲表下浸湖淪淪岸也淪陂陀不平之貌祝曰楚詞侍陂陀些釋文不平也孫曰湖謂彭蠡也音陂普何切又音陀陀音沱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大紳祝曰懸瀑飛泉也選瀑布飛流以界道孫曰廬山有瀑布高數百丈如大帶之垂也瀑音僕大一作天前年往羅浮集注羅浮山名在今廣州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步驟南海濱韓曰驟轡之也杜詩漢陂行船脏瞑驟雲際寺補注潛水際也選東都賦西盪河源東澹海濱○驟乾黠切濱音脣大哉陽德盛榮茂恒蜀春孫曰嶺海不寒故云蜀春鵬鶱墮長翮鶱飛騰也鯨戲側脩鱗祝曰鯨海大魚左氏取其鯨鯢選駭鯨之決細網○鯨音擎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闉祝曰闉城上重門孫曰詩出其闉闍者是也○闉音因日攜青雲客孫曰青雲客謂方外高士頻一作其志信不羣囊無一金資翻謂富者貧謂一作為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令一作今奔波自追及波一作走把手問所因顧我却興歎君寧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孫曰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九疑相似故名九疑舜葬於此韓曰九疑山在零陵營

道縣零陵今永州而營道則隸道州矣今九疑在焉補注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漢武巡狩祀舜于此夙志今欲伸斑竹啼舜婦孫曰博物志有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以涕揮竹竹盡斑清湘沈楚臣韓曰史記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所讒懷石投汨羅而死衡山與洞庭定處偶往即通津樊曰遊衡山過洞庭尋崧方抵洛孫曰嵩高在洛陽山令作秦無往而不可矣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孫曰吾公自謂子謂惠師也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補注潘安仁秋興賦序云譬猶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祝曰馴擾也從也列子無不柔馴鳥一作鷲○馴音循吾非西方教韓曰後漢西域志西方有神名曰浮游注流而霑巾浪一作淚去矣各異趣祝曰趣趣向也中得趣趣音選動佛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孫曰誠慤貌也音朱倫切何為浪霑巾韓曰潘岳懷舊賦涕

送靈師

孫曰公時為陽山令作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孫曰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圖畫形像以歸其教因流入中國此詩蓋攄漢明帝時

言之國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樊曰劉孝標註世說引劉向列仙傳序云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漢武故事昆耶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其祭惟燒香禮拜上使從其俗祀之則是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補注杜致行守約編亦曰漢武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于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曄胡為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耶退之一世大儒非承襲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齊民逃賦役齊平也高士著幽禪孫曰著戀也祝曰附也前漢因取奇言怪語而附著之○著直畧切官吏不之制紛紜聽其然耕耨爵位相繼人人有集沈約語人云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間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攣圍碁鬬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鄭玄曰六博投六箸行棋故為六博也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不成梟盧叱迴旋韓曰宋劉毅與劉裕樗蒱毅以為不能裕惡之因按五木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宋王招魂有成梟

六月祝曰瞿塘三峽險也荊州志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詩好過瞿塘灩澦堆○瞿音衢驚電讓歸船讓責讓也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補注說文云尋一作尋義與尋字同作潯者非環迴勢益急環一作還仰見團圓天團圓一作團圓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戲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三十人一作二十人一作二三人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掛懷冒涉道轉延孫曰冒犯跋涉延遠也開忠二州牧集注樊曰世多以開忠二州牧為韋處厚白居易考之紀傳韋處厚為開州刺史白居易為忠州刺史在十三年冬是時韋百俱未為開忠二州牧也孫氏謂韋處厚為開州陸贄時為忠州必有所據而云但以開州為韋處厚尚與樊氏所載年月

不合姑志之以竢知者詩賦世多傳作時失職不把筆珠璣為君編孫曰璣珠之不圓者韓曰江淹謂郭璞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蜺強當貴日月其輩也斲也前漢鵷金石者難為功○鵷子全切古氣參象繫兩切密席羅嬋娟孫曰林邑本南方國名羅列嬋娟美色也韓曰西京賦增嬋娟以跐豸昨者至林邑所滅唐曰林邑今驩州地使君數開筵一作數數為開筵逐客三四公韓曰李斯為秦逐客盈懷贈蘭荃蘭荃皆香草韓曰馨香盈懷袖祝曰楚辭荃蕙化而為茅選席湖荃蘭而茝香○荃音詮溪宴駐潺湲孫曰潺湲水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沆○沆音莽沆胡朗切札何翩翩祝曰札簡札也翩飛也○翩音篇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祝曰札簡札也翩飛也○翩音篇十月下桂嶺孫曰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樊曰謂王仲舒也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為連州司戶參軍與公陽山同年貶又同在連州唐曰見公宴喜亭記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恔久能專恔鄙也音吝吾徒頗攜被頗一作或被一作之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韓曰磨研猶琢磨也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詩對酒展塵編朱黃加釋注孫曰陽李太守高步陵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祝曰與也繒帛也禮記瘞繒宣祝辭說○乞音氣一作緉錢手持南曹敘樊曰唐制吏部員外郎一

人掌判南曹曹在選曹之南故曰南曹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謂仲舒也字重青瑤鷁祝曰雕鷁鑱也斲也前漢鷁金石者難為功○鷁子全切古氣參象繫兩切密席羅嬋娟孫曰林邑本南方國名羅列嬋娟美色也韓曰西京賦增嬋娟以跐豸昨者至林邑所滅唐曰林邑今驩州地使君數開筵一作數數為開筵逐客三四公韓曰李斯為秦逐客盈懷贈蘭荃蘭荃皆香草韓曰馨香盈懷袖祝曰楚辭荃蕙化而為茅選席湖游泛溱沆韓曰溱沆廣貌西京賦滄池溱沆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沆○沆音莽沆胡朗切溪宴駐潺湲孫曰潺湲水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祝曰札簡札也翩飛也○翩音篇十月下桂嶺孫曰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樊曰謂王仲舒也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為連州司戶參軍與公陽山同年貶又同在連州唐曰見公宴喜亭記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恔久能專恔鄙也音吝吾徒頗攜被頗一作或被一作之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韓曰磨研猶琢磨也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詩對酒展塵編朱黃加釋注孫曰陽李太守高步陵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祝曰與也繒帛也禮記瘞繒宣祝辭說○乞音氣一作緉錢手持南曹敘樊曰唐制吏部員外郎一

人掌判南曹曹在選曹之南故曰南曹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謂仲舒也字重青瑤鷁祝曰雕鷁鑱也斲也前漢鷁金石者難為功○鷁子全切古氣參象繫兩切密席羅嬋娟孫曰林邑本南方國名羅列嬋娟美色也韓曰西京賦增嬋娟以跐豸昨者至林邑所滅唐曰林邑今驩州地使君數開筵一作數數為開筵逐客三四公韓曰李斯為秦逐客盈懷贈蘭荃蘭荃皆香草韓曰馨香盈懷袖祝曰楚辭荃蕙化而為茅選席湖游泛溱沆韓曰溱沆廣貌西京賦滄池溱沆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沆○沆音莽沆胡朗切溪宴駐潺湲孫曰潺湲水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祝曰札簡札也翩飛也○翩音篇十月下桂嶺孫曰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樊曰謂王仲舒也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為連州司戶參軍與公陽山同年貶又同在連州唐曰見公宴喜亭記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恔久能專恔鄙也音吝吾徒頗攜被頗一作或被一作之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韓曰磨研猶琢磨也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詩對酒展塵編朱黃加釋注孫曰陽李太守高步陵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祝曰與也繒帛也禮記瘞繒宣祝辭說○乞音氣一作緉錢手持南曹敘樊曰唐制吏部員外郎一

縣齋有懷

韓曰此詩陽山縣齋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而作是詩嗣皇新繼明謂順宗也

縣齋有懷

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人掌判南曹曹在選曹之南故曰南曹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謂仲舒也字重青瑤鷁祝曰雕鷁鑱也斲也前漢鷁金石者難為功○鷁子全切古氣參象繫兩切密席羅嬋娟孫曰林邑本南方國名羅列嬋娟美色也韓曰西京賦增嬋娟以跐豸昨者至林邑所滅唐曰林邑今驩州地使君數開筵一作數數為開筵逐客三四公韓曰李斯為秦逐客盈懷贈蘭荃蘭荃皆香草韓曰馨香盈懷袖祝曰楚辭荃蕙化而為茅選席湖游泛溱沆韓曰溱沆廣貌西京賦滄池溱沆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沆○沆音莽沆胡朗切溪宴駐潺湲孫曰潺湲水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祝曰札簡札也翩飛也○翩音篇十月下桂嶺孫曰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樊曰謂王仲舒也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為連州司戶參軍與公陽山同年貶又同在連州唐曰見公宴喜亭記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恔久能專恔鄙也音吝吾徒頗攜被頗一作或被一作之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韓曰磨研猶琢磨也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詩對酒展塵編朱黃加釋注孫曰陽李太守高步陵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祝曰與也繒帛也禮記瘞繒宣祝辭說○乞音氣一作緉錢手持南曹敘樊曰唐制吏部員外郎一

人掌判南曹曹在選曹之南故曰南曹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謂仲舒也字重青瑤鷁祝曰雕鷁鑱也斲也前漢鷁金石者難為功○鷁子全切古氣參象繫兩切密席羅嬋娟孫曰林邑本南方國名羅列嬋娟美色也韓曰西京賦增嬋娟以跐豸昨者至林邑所滅唐曰林邑今驩州地使君數開筵一作數數為開筵逐客三四公韓曰李斯為秦逐客盈懷贈蘭荃蘭荃皆香草韓曰馨香盈懷袖祝曰楚辭荃蕙化而為茅選席湖游泛溱沆韓曰溱沆廣貌西京賦滄池溱沆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沆○沆音莽沆胡朗切溪宴駐潺湲孫曰潺湲水流貌駐止也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祝曰札簡札也翩飛也○翩音篇十月下桂嶺孫曰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樊曰謂王仲舒也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為連州司戶參軍與公陽山同年貶又同在連州唐曰見公宴喜亭記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恔久能專恔鄙也音吝吾徒頗攜被頗一作或被一作之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韓曰磨研猶琢磨也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詩對酒展塵編朱黃加釋注孫曰陽李太守高步陵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祝曰與也繒帛也禮記瘞繒宣祝辭說○乞音氣一作緉錢手持南曹敘樊曰唐制吏部員外郎一

頭風痊祝曰病痊莊子今子病少痊孫曰典略曰魏太祖以陳琳管記室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祖先苦頭風是日病發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痊音詮又張緣切還如舊相識還如一作頗似傾壺暢幽悁祝曰暢通也幽悁憂悒也悁忽也詩中心悁悁○悁於緣切又音淵以此復留滯驂幾時鞭

縣齋有懷

韓曰此詩陽山縣齋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而作是詩嗣皇新繼明謂順宗也

縣齋有懷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人幾悲吒○吒陟駕切猶嫌子夏儒韓曰吒歎也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吒補注杜詩令學樊遲稼孫曰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事業窺稷卨祝曰卨商祖也前漢卨不能計與契同文章蔑曹謝孫曰蔑陵蔑也曹謂子建謝謂靈運濯纓起江湖孫曰孟子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纓所以結冠濯自潔也綴佩雜蘭麝孫曰以蘭麝為佩飾也悠悠指長道補注詩阻且長去去策高駕誰為傾國媒

樊曰李夫人傳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是為李夫人自許連城價孫曰史記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償請易璧樊曰鍾繇遺曹丕玉玦丕與書云偏以十五城以衆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注云連城謂十五城秦所以易趙璧者初隨計吏貢孫曰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計謂上計吏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貢士偕焉樊曰朱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以入長安屢入澤宮射樊曰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注澤宮名雖免十上勞韓曰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資用乏絕去秦而歸何能一戰霸詞不中能一作曾人情忌殊異世路重權詐重一作多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治長信非罪韓曰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侯生或遭罵孫曰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無忌虛左迎之嬴有客在市屠中引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懷書出皇都京師也銜淚渡清灞韓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祝曰選控灞乘渣○灞音霸月將老寂寞志欲死閒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骭祝曰骭腰骨前漢折脅拉骭○骭枯駕切軍書既頻仍名檄軍書檄也戎馬乃連跨大梁從

相公孫曰貞元十二年公從汴州董晉幕彭城赴僕射孫曰貞元十五年公從徐州張建封幕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肴韓曰此言從二州宴獵也兩府變炎涼韓曰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十六年建封亦薨○炎一作荒三年就休假孫曰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薨公歸洛陽至十九年始除監察御史求官來東洛犯雪過西華過一作經塵埃紫陌春韓曰唐人樂府云紫陌青門三十六宮春晝永風雨靈臺夜孫曰陌言紫陌臺言靈臺以天子所居故美言之也詩經始靈臺皆言其在長安靈臺天子觀氣候之臺也名聲荷朋友援引之姻婭韓曰詩瑣瑣姻婭則無膴仕孫曰婭謂為御史也雖陪彤庭臣孫曰彤庭丹墀詎縱青冥翮韓曰詩補注漢王褒曰王良執轡轡音霸○轡音革寒空聳危闕曉色曜脩架捐軀辰在丁韓曰曹子建三良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又求自試表云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上天旱人饑疏貶陽山令辰在丁謂上疏之日也鎩翮時方禍祝曰鎩翮有時鎩又蜀都賦鳥鎩翮獸廢足廣雅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大祫秦曰臘樊曰公之貶陽山令其出以十二月故時方禍也○鎩所介切禍音乍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孫曰謂領陽山湖波翻日車韓曰淮南子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御杜詩西江浸日車嶺石坼天鏬祝曰鏬孔鏬續漢書皆鏬裂○鏬虛訝切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寄三學士詩注○颶風見上江陵途中毒霧恒熏晝炎風

音巨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蔡曰左氏哀公十二年衛侯歸效夷言越俗循猶乍作詐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睢盱視上逆貌祝曰視不明也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音蕞盱音吁秖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孫曰永貞元年順宗即位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斷嵩開雲扃祝曰爾雅斷謂之定注鋤屬嵩山名韓曰左太冲招隱詩巖穴無結構又杜詩新亭結構罷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韓曰嚇詢嚇莊子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怒而拒物聲○嚇音赫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閒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婉樊曰後漢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家事勿便可爾何用畢婚嫁相關當如我死也齊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反之爾

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

孫曰亭在衡州負郭今之石鼓頭即其地也地形特異錯然崛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唐人題刻散滿巖上時公自陽山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過衡山有此詩鄒君逸其名

江亭枕湘江江亭一作洪亭蒸水會其左孫曰蒸湘二水名蒸水即青草湖樊曰羅含湘中記有蒸水有耒水皆注湘江瞰臨眇空闊瞰苦濫切綠淨不可唾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簽云故相齊映所作樊曰映以貞元三年罷相貶蘷州刺史後徙為衡州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費一作匱梁棟宏可愛宏一作橫結構麗匪過韓曰左太冲招隱詩巖穴無結構又杜詩新亭結構罷宇遂頹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簽云宇文炫又增其制孫曰後漢建中初廉范為蜀郡太守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樹蘭盈九畹祝曰廣韻畹田廿畝曰畹注畹十二畝又楚辭子既滋蘭之九畹十二畝○畹音宛栽竹逾萬箇樊曰前漢貨殖傳竹竿萬箇與个同長綆汲滄浪孫曰滄浪清水也○綆音梗浪音郎幽蹊下坎坷坎坷地不平祝曰前漢南巢之坎坷○坷口箇切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卧初如遺官情補注陸士衡云徐翰少無官情有箕潁之心終乃最郡課孫曰治行第一也○最祖外切人生誠無幾事往悲豈那祝曰那奈也宋鮑照採菱歌秋心殊不那過○那乃佐切蕭條綿歲時契闊繼庸懦韓曰詩死生契闊注勤苦也○契音挈懦乃卧切唐曰懦一作瑣非公詩凡篇中通押上去聲韻者字必有兩音他倣此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簽云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孫曰楊謂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楊憑也淹滯樂閒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堦命樂醉衆

坐窮秋感平分韓曰騷云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謂月未圓也樊曰公永貞元年九月初道衡之江陵故云耳 願書巖上石勿使塵泥

窊孫曰泥著物為窊○窊烏卧切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獨宿有題獻楊常侍

樊曰寺在潭州楊常侍憑時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公自陽山北還過潭作一作因獻楊侍御

長沙千里平孫曰長沙即潭州在湘江之東西岸小山即道林嶽麓諸寺 勝地猶在險孫曰勝奇勝也況當江濶處斗起勢匪漸孫曰斗頓也匪一作非 深林高玲瓏集注玲瓏玉聲一曰明貌揚子玲瓏其聲者其質玉乎選珊瑚幽茂而玲瓏○玲音苓瓏音籠 青山上窊琰孫曰窊琰青玉也○琰以冉切 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孫曰煥儼盛也 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孫曰說文广因巖為屋○廊一作廓广音玄 是時秋初殘初一作之 暑氣尚未斂羣行忘後先困息棄拘檢客堂喜空涼空一作風 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祝曰芡雞頭周禮菱芡棗脯○芡音儉 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孫曰謂陪杜侍御 幸逢車馬歸獨宿閉門不掩孫曰謂杜歸而已留也 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韓曰風動物也

音點又醶琰切 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魘於琰切一作幾靜思屈原沈祝曰屈原楚臣楚辭屈原沈於汨羅○屈九勿切 遠憶賈誼貶韓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長沙潭州也樊曰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量移江陵掾過長沙故引此二人以自比 椒蘭爭妬忌樊曰屈原離騷經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慆兮椒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注蘭楚懷王弟司馬子蘭也椒楚大夫子椒也 絳灌共讒諂樊曰西漢賈誼傳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乃毀誼曰洛陽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以為長沙王太傅顏師古注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 誰令悲生腸令一作念 坐使淚盈臉翻飛兩翼指摘困瑕玷祝曰玷玉瑕也詩白圭之玷 珥貂滿維重孫曰貂貂蟬冠珥貂也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金蟬有貂貂取其內勁捍而外溫潤祝曰漢弘農陝縣周之曹植戴蟬珥貂○珥音耳貂音丁丞切 政化類分陝周二伯分陝之地即虢之上陽祝曰漢弘農陝縣周之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補注分陝亦見史記世家韓曰珥貂分陝謂憑以常侍鎮長沙也○陝音閃 禮賢道何優奉巳事苦儉大廈棟方隆韓曰選西都賦大廈隆吉過棟易大過棟隆吉 巨川檝行劍孫曰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易繫辭剡木為楫剡削也○剡音琰 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歉歉少也 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補注陸機行思賦年荏苒而歷茲 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孫曰柔翰筆也補注選弱冠弄柔翰 展轉嶺猿鳴曙燈青黮黮祝曰黮黮始黮黮○一作曙光青黮黮或

作晛晛

岳陽樓別竇司直

集注竇司直名庠字胄卿韓皋出鎮武昌辟為幕府時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刺史公自陽山赴江陵掾道出巴陵岳陽樓作樓在州西門下瞰洞庭庠五昆弟皆工詞章有聯珠集庠嘗和公此詩劉禹錫亦有和篇并附于後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孫曰言九州之間洞庭最大無可與讓南維羣崖水注何奔放注流也瀟為七瀟湘之類唐本維作滙北注百里祝曰說文瀦水所停也周禮畜水注畜流水之陂也○瀦音猪吞納各殊狀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濁環混無歸向古澄不清補注後漢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濁炎風日搜攪祝曰攪亂也詩祇攪我心○攪古巧切幽怪多冗長祝曰冗長多也韓曰選陸機曰故無取於冗長○長音仗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韓曰妨礙玉篇云害也○妨音訪巍岌拔嵩華孫曰言波起高如嵩華○拔一作狀騰躍較健壯躍一作踔聲音一何宏轟磕車萬兩祝曰轟轟羣車聲磕石聲作踔前漢砰磅訇磕訇與轟同石聲也孫曰轟磕車聲兩乘也○轟吁宏切磕丘盍切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孫曰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蛟螭露筍簴祝曰黃蛟龍之屬也選或藏蛟螭筍簴以懸鍾磬衡者為筍植者為簴周禮梓人為筍簴○螭音摛筍簴尹切簴其呂切縞練吹

奏頗組帳祝曰縞素也鮮色詩縞衣綦巾縞絲而成孫曰言軒轅張樂於此大波之起若笥簴組帳猶存也○縞古老切組一作祖鬼神非人世節奏頗又詩素絲組之注總以素絲春風又行失正貌說文跌踢孫曰跌踢悲壯也祝曰放蕩也跌徒結切踢徒浪切跌一曰越也踢一曰搶也○搶楚庚切陽施見誇麗陰閉感愴朝回宜春口唐曰宜春郡袁州極地缺堤障祝曰障界也隔也管子築障塞○障之亮切地一作北郡岳州纜維舟也○纜音濫叢芮纜可傍孫曰叢芮岸上叢茅可維舟而芮而銳切傍蒲浪切星河盡涵泳孫曰星河謂星與河漢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聾盎盎盆也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戲其威與曰離騷經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注風伯也戲敖也清晏息纖縟韓曰書厥篚織縟織縟細也○縟音暮泓澄湛凝綠祝曰泓澄水深清貌○泓烏宏切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時當冬之孟孫曰公永貞元年十月至岳州○一作孟冬月隙窺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盼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童孩舊補注主人竇庠童孩一作孩童握手乍忻悵孫曰悲喜兼也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補注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李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又後漢蘇竟傳君執事無恙恙病也開筵

令人欲傾家釀釀醞也○釀音讓 孟行無停留韓曰選王仲宣謚詩合坐同所樂但懇孟行

選高柱送清唱補注高柱琴柱按古今琴録曰凡歌曲終皆有送聲中盤進橙栗祝曰橙柚屬選燀以秋橙除庚切 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韓曰詩婉兮孌分婉少貌孌好貌 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祝曰易包羲氏王天下王去聲 屠龍破千金孫曰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為藝亦云亢孫曰藝術藝亢高也 愛才不擇行孫曰謂不護細行 觸之忧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孫曰出官謂謫官也 此禍最無妄補注易曰無妄 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孫曰天仗天子仗衛也 姦猜畏彈射

渡時魚腹甘所葬韓曰史記屈原曰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 嚴程迫風帆祝曰帆舟上汎風慢釋名隨風張幔曰帆○帆符咸切 趨府庭孫曰謂自陽山令量移江陵法曹參軍 逼側厠諸將補注上林賦曰偪側泌節注云相迫也又潘岳曰駢闐逼側厠間也 于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祝曰駑音僻 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便伸臂令醫劈之○劈音擘 又博麥切孫曰字合作擘 生還真可喜刻已自懲創祝曰骨鯁蹇諤之臣楚辭觀其骨鯁之所立○鯁音梗 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祝曰書予創若時注創懲也○創楚亮切刻或作剋

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趣七喻切 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不願仕 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孫曰東方朔曰歸遺細君説者云細君朔妻之名又云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韓曰孫芸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銘石巷稚子拾薪老夫汲澗細君緝紵 行當掛其冠韓曰後漢龐萌解冠掛東都門而去 生死君一訪

和韓十八侍御登岳陽樓 竇庠

巨浸連空濶危樓在杳冥稍分巴子國欲近老人星昏旦呈新候川原按舊經地圖封七澤天限鎖重扃萬象皆歸掌三光豈遁形月車才碾浪日御已翻溟忙丁切落照金成柱餘霜玉削屏湘靈山晚雲常碧湖春草遍青軒皇曽舉樂范蠡幾揚舲有客初留鷁貪程尚數罾自當徐孺榻不是謝公庭雅論冰生水雄材刃發硎座中瓊玉潤名下茝蘭馨假守誠知拙齋心匪暫寧每慚公府粟却憶故山苓苦調常三歎知音願一聽自悲由也瑟敢墜孔悝銘野杏初成雪松醪正滿瓶莫辭今日醉長恨古

人醒

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

劉禹錫

楚望何蒼然曽瀾七百里孤城寄遠目一寫窮無已蕩漾浮天蓋回環宣地理積漲在三秋混成非一水冬遊見清淺春望多洲沚雲錦遠沙明風烟青草靡火星忽南見月魄方東迤雪波西山來隱若長城起

獨專朝宗路駛悍不可止支川讓其威蓄縮空南委熊武走蠻落孫曰熊二溪名武瀟湘來奥鄙炎蒸動泉源積潦搜山趾歸往無旦夕包含通遠邇行當白露時眇視秋光裏曙色未昭晰露華遥斐豐浩爾神骨清如觀混元始北風忽震蕩驚浪迷津涘怒激鼓鏗訇颼戍山歸峴鯤鵬疑變化罔象何恢詭噓吸寫樓臺騰驤露鬐尾景移羣動息波靜繁音弭明月出中央青天絶纖滓素光淡無際緣靜平如砥空影渡鵾鴻秋聲思蘆葦鮫人弄機杼貝闕駢紅紫珠蛤吐玲瓏文鰩翔旖旎水鄉吳蜀限地勢東南痺翼軫粲垂精衡巫屹環峙名雄七澤數國辨三苗氏唐羿斷脩蛇荊王憚青兕憚丁達切秦狩跡猶在虞巡路從此軒后奏宮商騷人詠蘭芷茅嶺潛相應橘洲傍可指郭璞驗幽經羅含著前紀觀津戚里族按道侯家子聯袂登高樓臨軒笑相視假守亦高卧孫曰竇時權領郡事墨曹正垂耳孫曰韓亦量移江陵法曹司法參軍或謂之法曹或謂之墨曹契濶話凉温壺觴慰遷徙地偏山水秀客重盃盤侈紅袖花欲然銀燈晝相似與酣更抵掌樂極同啓齒筆鋒不能休藻思一何綺伊余負微尚夙昔慙知己出入金馬門交結青雲士襲芳踐蘭室學古遊槐市策慕宋前軍文師漢中壘陋容昧俯仰孤志無依倚衛足不如葵漏川空歎蟻幸逢萬物泰獨處窮途否鍛翮重壘傷兢魂再三襛遽瑗亦屢化左丘猶有恥桃源訪仙宮薜服祠山鬼故人南臺舊樊曰公為御史時與禹錫同官一別如紘矢今朝

會荊蠻樊曰時禹錫出為連州途至荊南改武陵司馬和韻於荊斗酒相宴喜為

余出新什笑扑隨伸紙賡若觀五色歡然臻四美委

曲風濤事分明窮通旨洪韻發華鍾淒音激清徵羊

濬要共和要平聲江淹多雜擬徒欲仰高山馬能追逸

軌湘州路四達巴陵城百雉何必顧光祿留詩張內

史

送文暢師北遊

樊曰公嘗有送文暢師序此詩亦多師序意

少小學城闕則序所謂喜為文章也戒轄思

遠發則序所謂周遊天下也薦紳秉筆徒聲

譽輝前閥從來送行詩序所謂喜為文章也戒轄思

雄甘泉賦般倕棄其斤劚○劚居綺切劚音闕斤一作剖又聞

識大道何路補剞劂

祝曰剞墨刑也劂斷足也書爰始淫為劓劂椓黥韓曰

莊子庸詎知造物者不息我剞而補我劓公詩意謂文

暢既祝髮為僧欲補其剞劂而反之初可

得乎剞與鬐同並音渠京切一作劓音幾出其囊中文

滿聽實清越孫曰記君子比德於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樂也謂僧當少安草

序頗排訐孫曰公送文暢序在集中訐謂斥人以言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

罰下開迷惑胥麼蝦蟆斮株檗孫曰西京賦睽眾麼蝦祝曰開達貌潘岳登虎牢山

賦幽谷窈以麼寥株檗木根韓曰列子吾處若檗株拘注檗株拘斷木也補注言序所以排訐釋氏而告以聖賞其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孫曰詩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城闕謂城郭也

人之道者如以刃而斷株檗也○麼呼交切蝦呼括切檗音掘僧時不聽瑩樊曰莊子

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軏軏祝曰語大車無軏小車無軏

者轅端上曲鉤衡○軏五雞切軏魚骨切攣拘屈吾身

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檻韓曰此為陽山令祝曰楚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檻淮南子武王蔭暍人于檻下○檻音越言其出入艱阻也詭制恒巾韝詭怪也○韝音製一作製幽窮共誰語共一作與思想甚含噦噦逆氣祝曰禮記不敢噦噫噯咳○噦於月切昨夜得京官孫曰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召還為國子博士照壁喜見蝎蝎螫人毒蟲也韓曰酉陽雜俎江南開元初有一主簿竹筒盛過舊無蝎有之俗呼為主簿蟲祝曰杜詩每愁夜中自足蝎樊曰蘇內翰聞騶馱試筆文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騶馱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蝎不虛語也又嶺南歸云亡脫問鵬之變行有見蝎之喜皆取諸此○蝎音歇況逢舊相識一作識知無不比鷂螫祝曰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鷂鷂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卬卬岠虛比為卬卬岠虛齒甘草即有難卬卬岠虛負而走其名為螫樊曰公竄逐新歸見蝎猶喜況相識乎無不比之鷂螫矣○鷂音兼螫音厥長安多門戶甲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孫曰揭舉也音羯又桀竭二音當今聖政初韓曰謂憲宗初即位也恩澤寬賊猘祝曰賊猘飛走貌孫曰禮記鳳以為畜鳥不獵麟以為畜故獸不猘○賊許出切猘許月切胡為不自暇飄風戾逐鸇鷹樊曰鸇鷂屬鷹似鷹尾上白善捕鼠祝曰鷹一名擊鸇雅鷹白鷹○鸇之然切鷹音厥僕射領北門孫曰謂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威德壓胡羯羯胡種音許相公鎮幽都孫曰謂劉濟為幽州節度使補注此詩送文暢北遊故及北門幽都云竹帛

爛熟伐酒腸舞閨妹妹美色祝曰詩彼妹昌株切者子○妹昌株切猶騎圍邊月孫曰史記匈奴舉事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韓曰李悶秋月詞云邊月破鏡飛開張箠中寶孫曰謂送行詩自可得津筏孫曰津水際筏以渡水祝曰爾雅舫泭也注水中簿筏方言泭謂之簿簿謂之筏吳志束縛作大筏○筏音伐從茲富裴馬韓曰語乘肥馬衣輕裘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垈孫曰耕起土謂之垈音伐祝曰與墾同國語王耕一墽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獵猲祝曰獵猲田犬也爾雅長喙曰獵短喙曰猲獨詩曰載獵猲獦○獵虛檢切猲許竭切僧還相訪來孫曰河北歸時山藥煮可掘

答張徹

韓曰公為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壻詳見醉贈張秘書注補注筆墨閒錄曰劉倓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聆聽也首敘始識面韓曰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曰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次言後分形韓曰曹子建求自試表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也借用以言離別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樊曰謂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是元和元年丙戌十年也浚郊避兵亂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汴州亂○浚音峻睢岸連門停孫曰是歲公至彭城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睢水上時徹亦來徐與公連居肝膽

一古劒波濤兩浮萍韓曰劉伶曰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河之載浮萍 漬墨竄舊史韓曰張平子西京賦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選赭白馬賦訪國美于京師又與徹同時行祝曰京賦漢書以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餘皆即用舊史漬染也 朝京忽同舲舸曰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又與徹同時行祝曰楚辭乘舲船余上沅注舲船有窓牖○舲音零 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秘寶孫曰手持也 文堂耳驚霆暄晨躡露烏暑夕眠風檐祝曰檐窓檐郭璞遊仙詩曰風流曲檐○檐音霤 結友子讓抗請師我慙丁孫曰言不敢當師之名蔡邕守窓螢孫曰謂徹留京師也韓曰車武子貧聚螢讀書 梅花灞水別韓曰公歸徹留故有此句 宮燭驪山醒韓曰杜詩畢事驅傳馬孫曰謂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歸彭城也傳若今之驛○驪音力馳切補注筆墨閒錄曰劉倓云此對極有風味 省選逮投足卿孫曰言不敢當師之名蔡邕守窓螢孫曰謂徹留京師也韓曰車武子貧聚螢讀書 梅花灞水別韓曰公歸徹留故有此句 宮燭驪山醒韓曰杜詩畢事驅傳馬孫曰謂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歸彭城也傳若今之驛○驪音力馳切補注筆墨閒錄曰劉倓云此對極有風味 省選逮投足卿 賓尚摧翎樊曰謂徹下第也徹後元和四年始登第 塵袪又一摻祝曰詩摻執子之袪兮孫曰摻執袂而別也○摻所減切 淚皆還雙熒祝曰皆目際也列子拂皆揚眉而望之孫曰自畢事驅傳馬至此皆言十六年朝正畢及與徹相別時事○皆音遺又在計切 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韓曰爾雅山絕陘注連山中斷絕○陘音形 倚巖睨海浪睨視也 引袖拂天星日駕此迴轅胡瞎切 金神所司刑孫曰華山西嶽其神少昊為金神西方主刑也 泉紳拖脩白孫曰泉流如紳帶韓曰語加朝服拖紳拖當從 竹竦竦竦孫曰竦竦高貌 失路麻寘寘孫曰寘多貌 淫潦忽翻野祝曰潦積水禮記以備水潦○潦音老 平蕪眇開溟防泄塹夜塞塹七艷切懼衝城古劒以下至此皆言達滑也拳跼蘇滑之貌韓曰拳跼顧而不行○磴都鄧切達音闥跼音局 梯颺颺伶俜孫曰自肝膽一十五年睢岸連居與徹相從之樂 及去事戎轡颺扶搖風也韓曰楚詞忽颺騰兮浮雲補注伶俜行不正選少伶俜而偏孤又選古詩猛行云少年惶且怖伶俜 相逢宴軍伶孫曰伶樂官也 觥秋縱兀兀醉貌 獵宴馳駒駒馬肥張貌○駒音高宴一作旦 從

到他鄉○鼸里遙切伶音零俜普丁切悔狂已咋措祝曰咋囓也大聲也又多聲選譊譊喧咋狂一作往垂誡仍鐫銘樊曰公嘗過華山登絶頂發悒哭遺書為誡見國史補山豖忝備列祝曰前漢陂池貔豖豖與鷹同說文貔鷹獸似牛而少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今曰峨豖以御史元用之故耳孫曰法冠一名柱後惠文冠或謂豖冠凡執法官皆服之異物志北荒中有獸名貔豖性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製衣冠十九年公為御史故云我丹候上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泣涕諫帝帝由是不廢太子孫曰分涇分別涇渭以明清濁也微誠慕橫草孫曰終軍云軍無橫草之功橫草橫於草野謂戰也瑣力摧撞莖瑣小也莖莖莖以莖撞鐘○莖音廷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凝墮井守官類拘囹荒餐茹獠蠱祝曰獠夷別名後漢大詔獠者孫曰獠南夷蠱蟲毒自我豖忝備列已下皆言貞元十九年冬自監察御史言事貶陽山時也○獠音老幽夢感湘靈孫曰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湘靈湘水之神刺史肅著蔡韓曰三國名臣贊思同著蔡運用無方蔡龜也家語臧文仲有守龜焉名曰蔡孫曰著蔡著龜也言刺史為人所信如著蔡也吏人沸蝗螟孫曰蝗亦蝗也詩去其螟螣食葉曰螟沸言其多也點綴簿上字趨蹌閤前鈴韓曰東漢周紆傳又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待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補注羊祜出鎮南夏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鈴音零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雜斐亹祝曰斐亹文色貌選彤雲斐以翼標○亹音尾碧流滴瓏玲其質玉乎○瓏音龍玲音靈映波鋪遠錦孫曰言林木映水如鋪遠錦插地列長屏孫曰言四面峯巒如列長屏愁狖酸骨死狖餘救切死一作怨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折幽乳翠毛零樊曰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月變三十莫孫曰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月小則餘一莢月變三十莫言及一月也○莫音冥漸階羣振鷺樊曰詩振鷺于飛有馴振振鷺並與潔白之士羣集于朝入學誨螟蛉韓曰揚子螟蛉之子蠃而逢螺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螟蛉桑上青蟲螺蠃細腰蜂也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法曹名為國子博士故云○蛉音零革甘謝鳴鹿韓曰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鹿得芩則鳴相呼詩意謂朋友也羈滿慙鞿鉼并羈之馬曰羈孫曰詩鉼之鞿而盭之以莖羈之恥鉼小而盡羈大而盈羈恥者刺不能使富分貧衆卹寡也問問抱瑚璉祝曰問問窓牖開明貌選問問秋月明韓曰語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孫曰瑚璉宗廟之器以喻徹○問居永切飛飛聯鶼鴿詩鶼鶼在原兄弟急難爾雅鶼鴿雝渠鶺鴒屬也飛則鳴行則搖樊曰鶼鴿詩以況兄弟張徹弟復亦舉進士故云○鶼資昔切鴿音郎丁切魚鱷欲脫背祝曰鱷鱘山海經鯉魚赤目赤鱷孫曰欲脫背言將化為龍也○鱷音獵虬精光照研祝曰莊子刀若新發硎研砥也○虬音求洪曰精光本作

精先一本作光先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
宿寒廳
薦士
為孟郊東野作凡四十韻唐曰據舊史稱李翺分司洛中薦郊于留守鄭餘慶又據翺答公書云還示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耳又云如兄者頗亦好賢云則孜孜汲汲無所愛惜公此詩云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蓋述與翺書語實助翺薦郊者也韓曰東野貞元十一年進士為溧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詩薦之鄭辟郊為水陸運從事此詩作於郊為尉後辟從事前數觀公銘郊墓謂鄭公尹河南既辟從事後以節鎮興元復奏為參謀皆此一詩之薦故也
周詩三百篇韓曰語孫曰麗美也雅詩三百麗雅理訓誥孫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故云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韓曰謂蘇武詩注云五言詩自陵始也蘇東都漸瀰漫孫曰光武都洛故號東都祝曰瀰漫水音彌漫謨官切派別百川導孫曰派水分流也導通也百川之分也韓曰吳都賦百川派別歸海而會建安能者孫曰建安漢獻帝年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文建安時人卓犖變風操孫曰卓犖高奇貌風謂風雅操琴操之類亦詩也○犖呂角切逶迤抵晉宋逶迤低回之象氣象日凋耗凋耗衰也中間數鮑謝樊曰鮑照謝靈運孫遠眺字玄暉或曰謝通稱二謝猶李觀評郊詩云平處下顧二謝也比近最清輿孫曰比近比興也輿深也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祝曰卉百草總名○沿襲傷剽盜孫曰沿襲謂循襲也剽強取也○剽匹妙切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孫曰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唐高宗時有文章盛名高蹈高舉也補注筆墨閒錄曰薦士詩與送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餘皆不在其列唐詩由子昂始唱之也勃興得李杜孫曰謂李白杜甫勃然而興萬類困凌暴孫曰萬物皆為李杜凌轢云爾後來相繼生亦各臻

闇隩孫曰闇門限隩內也爾雅西南隅謂之隩有窮者孟郊穴東野動驚俗公平日以朋友處之字而不名獨此詩曰有窮者孟郊蓋薦之於王公大人不得不名也受材實雄傑音傲放也冥觀洞古今衆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橫空縱橫妥帖力排奡孫曰論語奡盪舟寒泥殺有窮后羿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少康所殺補注臨川云吟詩各有所得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製鯨鯢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奡魚到切敷柔肆紆餘祝曰紆餘妍好也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肖似也捷急愈譽報捷一作健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孫曰語與其媚

於奧寧媚於竈注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韓曰孟子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目少晴為眊眊音冒杳然粹而精一作清可以鎮浮躁酸寒澀陽尉祝曰澀陽宣州孫曰昇州縣名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貢舉郊年四十有六中進士第間四年調溧陽尉○溧音栗五十幾何耄孫曰禮記內則眡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韓曰禮記曲禮八十九十曰耄耄昏忘也孜孜營甘旨韓曰孜孜汲汲營求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憿孫曰詩蒸我髦士髦士俊士也憿告切亦作傲慢也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孫曰造作也登造登用也廟堂有賢相謂鄭餘慶愛遇均覆燾洪曰公與餘慶在憲宗朝皆緣孟家事郊死於元和九年時餘慶為興元尹常莊云東野佐徐州幕卒使下廷評以墓誌考之餘慶在興元奏郊為參謀未至而卒莊說非也○覆方又切燾亦覆也況承歸與張韓曰謂郊當為歸登張建封所知二公迭嗟悼青寘送吹噓強箭射魯縞韓曰此又言郊為歸張所知當吹噓送之青寘如強箭之穿魯縞矣前漢韓安國傳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孫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曰魯縞○縞音杲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樊曰貞元十九年建封死久矣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素為建封所知胡為久無成以歸期告也吹帽樊曰晉孟嘉在征西將軍幕中九日宴龍山風吹嘉帽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嫠集注嫠悄物也聲類云姮嫦姐嫦戀惜也說文云固也○嫠盧到切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芼祝曰詩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芼音冒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幸當擇琚玉孫曰琚石琚祝曰春秋桓二年取鄑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鄑地名○鄑音告玉者寧有棄珪瑁祝曰書乃受同瑁孫曰瑁天子圭也○瑁音冒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轟祝曰轟如斗繫於左驂馬覩上選之次寧有棄珪瑁祝曰書乃受同瑁孫曰瑁天子圭也○瑁音冒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轟祝曰轟以麤牛尾為之大如斗繫於左驂馬覩上選搖然如懸旌詩意取此○轟音道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祝曰文字音義求福曰禱○禱音倒鸛翎不天生變化在啄苞韓曰鳥伏卵謂之苞○苞薄報切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孫曰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善善謂稱進善人也後時徒在到切善善不汲汲孫曰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善善謂稱進善人也後時徒悔懊祝曰懊恨也晉史門生驚懊者累日○懊於倒切救死具八珍韓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又食醫掌八珍之齊孫曰禮記內則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若牂擣珍漬熬肝膋也不如一簞犒孫曰語一簞食簞竹器補注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酒王傾酒於水上與士共飲○簞音單不一作無微詩公勿誚笑一作愷愷悌神所勞祝曰詩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勞慰也○勞郎到切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韓曰公初謫陽山令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名為國子博士其從遊如喜如籍如徹皆會于都下詩以是作

我昔在南時孫曰謂責陽山時也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

日喁唼孫曰喁唼魚口動貌韓曰選張衡曰喁唼沈浮○喁音顒唼音驗如以膏濯衣每漬垢逾染而艷切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韓曰說文砭以石刺病祝曰素問其治宜砭石○砭彼驗切常思得遊處尺與切至死無倦厭一作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劒孫曰水鏡一名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荒花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祝曰說文閃窺也頭門中地閃舒瞻切礙目不忍窺忽忽坐昏墊祝曰書下民昏墊注昏昏墊溺○墊都念切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孫曰孟生郊索離也樊曰索悉合切侯氏來還歎詰念切欹眠聽新詩眠一作枕屋角月艷艷韓曰杜詩紅稠屋角花新作承閒騁新一作雛交驚舌互譫樊曰說文譫吐舌貌○譫他念切交一作文繽紛指瑕疵拒捍阻城塹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槧韓曰王充論衡斷木為槧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鉛墨槧牘也○槧七豔切贛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

飣餖魚菜贍飣餖貯食○飣丁定切餖音豆居然妄推

古風

樊曰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不下三四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往往而是故託古風以寓意韓曰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相為表裏云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戲矣戲迫戲也○戲子六切諸本曰作日非是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孫曰言政煩賦重捨之而去無可適謂所在皆同也一本作我去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孫曰湯湯大水貌書湯湯洪水方割一邑之水尚可以避今天下湯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驅騭

唐本云贈歐陽詹孫曰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公同中進士第樊曰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詹時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奉公為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蘇詹集有答韓十八驅騭吟今附篇末

驅駘誠齷齪祝曰齷齪急促貌選小人自齷齪○駘音臺齷音渥齪音濁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作誠良一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

儔牽驅入市門韓曰史記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行者不為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韓曰老杜驄馬行未覺千金滿高價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孫曰玉山山名周穆王訪西王母所經行之處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為御一作借問誰能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孫曰史記穆王得盜驪赤兔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至崑崙山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王良執其轡韓曰王良古之善御者事見孟子孫曰良趙簡子時善御者左氏號郵無卹造父夾其輔孫曰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穆王封之趙城輔車轅也○輔張流切因言天外事韓曰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敬事之遂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主車則造父為御宿于崑崙者也怳惚使人愁祝曰怳許往切惚吁骨切怳一作荒一作恍

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上以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孫曰天外事即謂崑崙池之事非中國所見也揚子神心惚怳注惚怳乎無端○

鷙鴞謂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鷙鴞優嘈余獨與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孫曰同心之人謂詹也

答韓十八鷙鴞騏驥吟

歐陽詹

故人舒其憤作爾鷙鴞篇鷙取易售陳驥以難知言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韓曰厭飽也麁為粃舂粟不記陳平食糠覈晉灼云京師謂粟頭字與粃同○粃胡骨切又音緬麁為

士被文繡兮孫曰漢賈誼傳民牆屋被文繡云士無短褐則裋作裋洪曰按列子云衣食則粢糲音義引方

言裋複襦許氏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粗衣又敝布襦也又襤褸者謂之裋褕荀子作豎褐注云童豎之褐不完注云裋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蓋襤褸亦通抑古書自有作短褐者予未之見耶○裋常恕切彼其得志兮不我廣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樊曰公年十九舉進士京師二十五登第春官二十九始佐汴幕此詩在京師未得志之所為故其辭如此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遺辭作其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一作誠

嗟哉董生行

孫曰董名南壽州安豐人韓曰公嘗有送董生遊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志于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樊曰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名南隱居行義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鷄狗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鷄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為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

淮水出桐柏韓曰禹貢導淮自桐柏山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韓曰謂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也淮水出其側孫曰淝水在廬江祝曰晉史列陣臨淝水○淝音肥不能千里與其人者不遐也百里入淮流樊曰按水經淝水出九江北入于淮故云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一無年字縣人董生名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孫曰論語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句絶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孫曰徵亦索也更謂更役也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供甘旨甘旨見上薦士詩注上堂問起居韓曰選顏延年詠史上堂拜嘉慶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句絶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鷄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韓曰陶侃詩山雞啄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孫曰覆蓋也讀作去聲躑躅直炙切蜀厨玉切嗟哉董生誰將與儔儔匹也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

何心嗟哉董生誰將與儔一作將無與儔

烽火

韓曰周幽王為烽燧寇至則舉以招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有取云唐曰時吳少誠敗韓全義兩都甚擾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孫曰烽火如今桔槔火鍾其頭若寇至然火急放之權重本低即見烽火誰謂風塵迅

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光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二

韓曰選鮑明遠詩王城多妖氣金門出清一作青塵又曰王城富且樂金門多清一作青風塵

其及時自娛樂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

樊曰汴州自大歷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士寧死子士良出汴四日實貞元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之代為節度使萬榮死董晉實代之晉卒軍司馬陸長源總留後事八日而軍亂殺長源等監軍俱文珍密名宋州刺史劉逸準使總後務朝廷從之賜名全諒故公此二詩卒章各有所諷韓曰公是時已從晉喪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樊曰天官書天狗下止地類狗漢吳楚七國反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韓曰山海經圖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狗狀如大奔有聲其光飛天流而為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孫曰漢天文志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見則破軍殺將健兒爭誘殺留後留後陸長源也誘一作誇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為誰韓曰語執與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孫曰謂長源之妻子唐曰長源以御史大夫為留後見集送權秀才序云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一作敢作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劒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二

韓曰此詩次汴州亂後不平之氣畧見于此

利劒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一作無儔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劒如雪不能剌讒夫韓曰侶此朱雲願借上方斬馬劒用斷佞臣一人頭之意也使我心腐劒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韓曰莊子說劒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噫劒與我俱變化歸黃泉補注晉書雷煥得鄱城寶劒一與張華一自佩華誅劒失所在煥死其子持過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化為兩龍而去

齷齪

集注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作詩云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屍

而此詩亦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詩意相類大抵言當世之士齷齪無能為國慮者

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音灘

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沈瀾韓曰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沈瀾

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韓曰潘安仁笙賦輟張女之哀彈。音壇

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白日欺一作蔽

泥潦不少乾韓曰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分后土何時而得乾

河隄決東郡東郡滑州見題注

老弱隨驚湍祝曰湍急瀨孟子性猶湍水。湍他端切

天意固有屬一作以一作謂誰能詰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閽闔祝曰閽闔天門楚辭排閶而望予。閽音昌闔音盍

披腹呈琅玕琅玕美玉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

謹案第四頁後六行中流上灘潭刊本灘潭訛沙灘據考異及本注改

第十二頁前一行羈旅感和鳴刊本和鳴訛陽和係沿誤本之舊據舉正及考異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注零陵今永州刊本今訛隸據宋史地理志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官吏不之制刊本之訛知據考異及唐音統籤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注作潯者非刊本者訛音據文義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湖游泛潨流刊本湖訛湘係沿誤本之舊按此言在林邑曰非湘地也據舉正考異及天德堂本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注李夫人傳延年歌曰刊本訛李延年傳漢武歌曰據漢書改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注上林賦曰偪側泌節刊本

上林訛子虛據漢書及文選改

第三十頁後五行北風忽震蕩刊本北訛戎據唐

音統籤改

第三十五頁後八行睢岸連門停刊本停訛庭係

沿誤本之舊據考異改又注時徹亦来徐刊本

徹訛籍據本題及文義改

第三十八頁後三行注自裁多忝備列已下刊本

多誤冠據本詩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行注慈以旨甘刊本訛慈以甘

旨據禮記内則改

第四十三頁後二行注内則八珍謂淳熬淳母炮

豚若牂擣珍漬熬肝膋也刊本脫淳熬二字又

若牂訛炮牂據内則及鄭注孔疏增改

第四十七頁後八行注衣則裋褐刊本裋訛短據

列子及文義改

第四十八頁前四行不我虞刊本我訛敢據東雅

堂及天德堂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宋　鎏

欽定四庫全書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　宋　魏仲舉　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孫曰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孥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佐徐州未幾而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此詩一也詩云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隅則祭文吾念汝從于東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之意詩云我徂京師不遠而還則祭文所謂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之意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隅子侯切

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採蘩于山韓曰詩草蟲陟彼南山言採其蕨緡魚于泉韓曰緡魚繳詩其釣維河維絲伊緡樊曰採蕨必於山緡魚必於淵求祿必於京師興也○緡武巾切泉當作淵避高祖諱作泉我徂京師不遠而還而一作其

山石

樊曰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即洛時作故其後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幾之句蘇內翰嘗與客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公此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孫曰犖确山不平貌上呂角切下音覺黃昏到寺蝙蝠飛祝曰說文蝙蝠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蝙音邊蝠音福升堂坐階新雨足一作芭蕉葉大梔子肥舊作支子即梔字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飢糲音賴又蘭末切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漫補注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駮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皆采公此篇中語也○爛或作瀾時見松櫪皆十圍櫪撰也音歷孫曰字當作櫟人生如此自可樂一作吹豈必局束為人幾韓曰轅轅下駒幾馬絡祝曰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注轡在口曰幾前漢灌夫傳廷論局趣効轅而御騑突孫曰言為人所幾繫也○幾音幾可自樂

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樊曰凝字懋功虢州弘農人貞元十二年以檢校戶部郎中充宣武軍節度判官公時與凝同佐董晉幕此詩送其自汴朝正于京

天星犖落雞喔咿犖落疎貌喔咿雞鳴聲祝曰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噰喔咿曉而喔咿補注楚詞吾將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喔咿嚅唲強笑噱也○喔音渥咿音伊僕夫起餐車載脂孫曰詩載脂載轄還車言邁謂將行也正當窮冬寒未已蔡曰按時貞元十四年之十二月也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孫曰唐制諸州有朝正使受命上宰須及期孫曰上宰董晉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何時歸孫曰恐凝遂留京師一本作歸何時

汴泗交流郡城角斷場千步平如削韓曰斷猶言鋤治也周禮仲秋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注芟除其田之草萊令車得驅馳○斷音竹一作築短垣三面繚逶迤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言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亦以譏之也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孫曰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樊曰公集有

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蔡曰按時貞元十五年之七月也公早結束來何為分曹決勝約前定曹偶也百馬攢蹄近相映攢音巑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孫曰以紅牛毛

為纓絏黃金為羈所以飾馬韓曰梁吳筠曰白馬黃金羈杜詩白馬嚼嚙黃金勒選白一作麗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遥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補注揮霍奮迅也枚乘菜陽揚揚甚自得也蔡曰前氣麤韓曰史記晏嬰傳意氣麤漢項羽圍漢王忿與鄧公其謀挑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撓黨漢王將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曰監儒幾敗乃公事謹聲四合壯士呼謹喧也音歡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和

張建封

僕本修文持筆者今來帥領紅旌下不能無事習蛇矛閑就平場學便馬軍中佽飛驍智才競馳駿逸隨我來護軍對引相向去風呼月旋期先開俯身仰擊復旁擊難於古人左右射疾齊觀百步透短門誰羨養由遥破的儒生疑我新發狂武夫愛我生輝光杖移駿底拂尾後星從月下流中場人人不約心自一馬馬不鞭蹄自疾凡情莫辨捷中能拙目翻驚巧時失韓生訝我為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

戒且愧吾人一言惠

忽忽

洪曰公自元和八年第進士十二年始佐董晉汴州十五年晉薨汴亂公依張建封于徐故曰忽忽忽乎余之降大任於是人必先窮餓困苦之如是歟補注前漢王褒傳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名篇意或出此

忽忽乎余未知為生之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北齊邢子才遊仙詩安得金仙術兩腋生羽翼郭璞遊仙詩仰思舉雲翼延首為玉掌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

樊曰此詩興也公在徐州與孟東野書有曰去年脫汴州之亂遂來於此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今年秋卿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主人謂張建封公在徐僻辭不得志故見于書與詩者如此其義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鳴鴈一作鴻鴈于飛哀鳴嗷嗷韓曰詩北歸祝曰管子桓公曰鴻雁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依一作處天

長地濶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韓曰鴻鴈事前輩多策廣絕交論云分鴈鶩之稻粱使稻粱事蓋出戰國又杜甫鴈詩自古稻粱多不足羽毛摧落身不肥韓曰李白鳴鴈行凌霜觸雪毛體枯思遠難繒繳驚相呼蓋公自狀其窮苦者如此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韓曰公時與孟東野書言其來徐之狀此又見其懷故舊之意耳江南水濶朝雲多朝一作朔韓曰杜詩朔雲邊雪滿西山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息性匪他息一作惠凌風一舉君謂何韓曰公與東野書又云今秋聊復辭去云云此又見其有思鄉之意

龍移

韓曰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為土長安人至今謂之乾湫公題炭谷湫詩云厭處平地水巢居捕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擊雄雌隨一作雌雄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鱉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

樊曰公陽山縣齋詩有曰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射弓箭圍狐兎絲竹羅酒炙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韓曰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燒火紅晉顧愷之傳火燒平原無遺燎野雁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雁加六翮推屈戰欲也阻立切望平聲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為乎亦遑遑亦一作獨

盃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贈鄭兵曹

韓曰鄭或以為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為副使公為其軍從事轉酒相從在其時歐樊曰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我為壯夫君白首樊曰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即徐為軍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我材與世不相當戰鱗委翅無復望韓曰選與豬茂齊書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也阻立切望平聲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為乎亦遑遑

桃源圖

孫曰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漁人甚異之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洪曰淵明敘桃源事初無神仙之說梁任昉述異記亦祖述其語耳淵明云先世避秦來此分非所恤孫曰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安貧為武陵記亦祖述其語耳淵明云先世避秦時亂而安貧云蓋以避秦之亂邑人相率攜妻孥隱此厥後絕不外通何人世之多遷貿也後人不深考因謂秦人至晉猶不死遂以為地仙洪駒父云荊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為神仙皆非是淵明載漁人所遇時稱晉太元中前有大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孫曰漢書高祖為亭長夜徑澤年坑儒生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為魏魏四十五年而為晉晉武帝即位十五年至是凡四百九十二年明年改元太康自太康元年至孝武帝時寧康三年凡九十六年通五百八十七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三年乃及六百年夢得詩亦云金行太元歲安貧之記誤也韓曰南宮先生欣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此必與一郎官廣和不復詳其名氏矣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綃生綃也武陵太守好事者孫曰武陵郡朗州國朝改為鼎州題封遠寄南宮下孫曰南宮禮部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怳惚移於斯怳許訪切惚吁骨訪切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墻千萬日贏顛劉蹶了不聞孫曰贏顛劉蹶謂秦漢之亡　地坼天分非所恤孫曰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蒸一作烝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韓曰漢書高祖為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劒斬之蛇分為兩道開蓋白帝子化為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　羣馬南渡開新主孫曰晉太安之際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五馬謂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竟登大位是化為龍也蔡曰按晉元帝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即位都於金陵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蹲踞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喝啐鳴孫曰喝啐祝曰喝啐聲也楚辭鵾雞啁啾而悲鳴○喝音嘲啐陟詣切火輪飛出客心驚孫曰火輪日也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舡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烟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未明

韓曰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頗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耽鄭珣瑜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喻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尚以私配殘月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同光共影須臾期也

顯誠得詩人之旨樊曰公憶昨行所謂佇丈未剪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慈破碎月窟無底幽黃能義與此詩同惟此詩曰東方未明所以微其辭如此蓋風人之託物也未明舊本作半明

東方未明大星没獨有太白配殘月孫曰太白長庚韓曰太白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為上公故公有取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睒睒雞三號○睒式冉切祝曰字當從目旁視貌太元經明復睒天中獨燭也音閃雞三號韓曰史記雞三號卒明補注杜詩初鳴度必三號音毫更五點

贈唐衢

集注衢從遐之游舊史附公傳末新史削之舊史云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辭悲

切聞者莫不涕下故世稱唐衢善哭白樂天亦嘗贈以詩略云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者是也

虎有爪兮牛有角蔡曰角協音鹿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歐函朝出開明光孫曰武后垂拱二年命鑄銅為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思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光明殿名也○匭音軌胡甽切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蔡曰虞唐國號也堯居於唐舜封於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

孫曰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有此詩洪曰荊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湍它端切雷風戰鬬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轟呼宏切一瀉百里飜雲濤漂舡擺石萬瓦裂祝曰擺開也又擺撥吳志注擺撥衆人之誤○擺補買切咫尺性命輕於毛一作鴻毛

贈侯喜

韓曰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温故號温洛公貞元十

七年七月二十日與李景興侯喜門足於
同漁于洛北東林寺有石刻在焉今足是
時作洛句云云公依其意與寄達其石曰
公有假書文云時
吾黨侯生字叔迟 所紀切又起字 呼我持竿釣溫水平明鞭
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荊棘裏溫水微茫絶又流深如車
轍闊容軺 張流切 蝦蟇跳過崔嵬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
為侯生不能已盤飧粒投涅滓 祝曰擘分擘也禮記
子詹何以芒針為鉤剖粒為餌皆言其小也○滓阻史切 晡時堅坐到黃昏 晡晚也祝曰日
加申時淮南子至于悲谷是謂晡時 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
蝦行蛭渡似皆疑 祝曰蛭水蟲博物志水蛭三段而成
三物前漢夫豈從蝦與蛭蝘蛭音質 一寸纔分鱗與鬢 祝曰儀禮魚進鬢注脊也
蝦一作鰕 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士音祈 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
此此事正好為吾儕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
衰 韓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枝 人間事勢豈不見
徒自辛苦終何為便當提携妻與子南入箕潁無還時
蔡曰箕山名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
潁二縣高士傳許由者負固之士也巢居穴處無杯杼
每以捧水而飲之有遺其瓢者由操飲畢輒掛於林杪
風至瓢有聲由以為煩取而弃之堯聘為九州長由不
赴遂洗耳於河堯聞其聲終隱箕山 叔迟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
嗤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 孫曰詩有汾沮
洳沮洳漸濕也
樊曰蘇東坡記僧耳上元放杖過問何笑曰自笑
也能求笑處過之欲遠去不知走海者
餘覽者無以為異沮
洳音菹始肯一作有

古意

韓曰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
羽化因曰華山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興寄
其曰古意者深遠矣契曰公縣齋有懷曰求
官來東洛犯雪過西華蓋張徽曰洛邑得休
告華山窮絶陘李肇國史補言愈好奇登華
山絶峯度不可反發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
乃下而沈顏作登華詩略曰仲尼悲麟悲不
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
於逢逢窮轍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
致意於此爾文公憤於超榮貪位者若陟懸崖
險不能止至顛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
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哉
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
公實如此初無它旨也

太華峯頭玉井蓮 唐曰山海經曰華山一名太華 開花十丈藕如船冷
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瘥 韓曰痾病也晉史樂
廣傳沉痾頓愈又漢岳閣居賦膏膳載加舊
痾有瘥於何切瘥音詮 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

寅緣韓曰選琴賦丹崖嶮青壁萬尋一本作五月壁路難攀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孫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韓曰列子言五山曰根株不相連著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契曰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赴自南方俱徙掾江陵至是俟命於郴而作是詩公在江陵滁郴州李使君云輒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歎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此其詮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纖雲四卷天無河孫曰河謂天河清風吹空月舒波孫曰舒展也波月光也詩曰河漢而不見其涯出沒猩鼯號孫曰猩猩似猿能言聲如小兕鼯鼠名一曰飛生音吾十生九死到官所孫曰官所臨武幽居默默如藏逃韓曰莊子逃虛空者藂柱乎鼫鼠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蠢蟲熏臊臊濕作温熏一作重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聖登蠖擢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孫曰是年二月赦天下罪從大辟皆除死一作徙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孫曰使家謂湖南觀察使坎軻秖得移荊蠻孫曰荊蠻江陵軻口个切又音可判司官卑不堪說孫曰判司功曹未免棰楚塵埃間韓曰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薄尉中始與棰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唐曰即江陵途中寄三翰林云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姦偷者也○棰之累切蔡曰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故杜牧詩有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是也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今與君殊科一本云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月明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孫曰爾雅霍山為南嶽一名衡山樊曰唐衡山隸潭州神龍五年來屬衡州有南嶽衡山祠蘇內翰登州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詩序云予南遷其必反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又潮州廟記云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皆取此事觀蘇公海市詩則公此篇疑自潮州還作然永貞元年公自陽山徙掾江陵嘗有委舟湘流往觀南嶽之語詩當是此時作時年三十八故其辭豪以放潮州還後則節簡嚴重無復

此作矣補注公前後兩謫南方初自陽山北還過衡在永貞元年八月至潭適當殘秋陪
杜侍御遊湘西寺詩云是時秋向殘是也今
云我來正逢秋雨節故知此詩自陽山還時
作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
蓋未嘗過衡據袁州謝上表云去年正月貶
授潮州刺史其年十月准例量移云云即自
潮徑當來袁又未嘗遇秋雨節時也蘇公海
市詩中所云
補言之耳

五嶽祭秩皆三公孫曰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秩次也因其次第而祭之
山鎮曰會稽注鎮名山地德者也火維地荒足妖怪維方也天假神柄專作比一爾皆比四方之中韓曰白虎通曰嵩山夾居四方之中故曰嵩孫曰周禮其

汝加切又女書切螭抽知切　事嚴迹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谷嗟涕漣洏祝曰連洏涕流貌選涕淚連洏音連洏音而　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緑樹猿猱悲猱奴刀切悲一作啼

永貞行

韓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病風且瘖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策皇太子八月立為皇帝憲宗順宗為太上皇改元永貞此詩所以具載太皇謂順宗小人謂叔文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出為連州邂逅荊蠻故作是詩觀終篇之意可見其為夢得作也樊曰此詩或云自四門肅穆賢俊登下為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孫曰天子居喪曰諒陰諒信陰默謂信默不言意指順宗即位之時也　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祝曰書如虎如貔貔音毗虎屬也　天子自將非它師一作時　一朝奪印付私黨孫曰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兼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私黨即泰也　憑憑朝士何能為狐鳴梟噪爭署置祝曰說文梟不孝鳥也詩為梟為鴟注惡聲之鳥楚辭鴟梟羣而制之韓曰狐泉楚詞皆以喻小人譏佞公意亦然○泉堅堯切　睒閃

跳踉相撫媚祝曰說文跳蹶也一曰躍也玉篇踉欲行貌孫曰睒閃跳踉得意喜躍之貌相撫媚相媚說也○跳音迢踉音梁撫音武媚音眉　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樊曰順宗為太子時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皆決於叔文而伾為內應韋執誼行之於外榮辱進退生於造次　公然白日受賂賄韓曰叔文傳雄藩劇帥陰相賂遺以自結　火齊磊落堆金盤韓曰火齊珠名選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注珠也樊曰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詳見南史中天竺國祝曰文選磊落漫衍乎其側注衆多貌○磊魯猥切　元臣故老不敢語樊曰王叔文用事一日諸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諸相停筯飯已與韋相同餐閤中矣杜佑高郢懼不敢言鄭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臥不起　晝臥涕泣何汍瀾汍瀾下貌涕淚　董賢三公誰復惜蔡曰前漢董賢傳言哀帝元壽元年帝重賢封賢為高安侯欲抗極其位遂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為三公○三公或作一公　倏忽景九錫行可歎蔡曰南史侯景傳梁武帝崩景立簡文後廢簡文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太尉郭元建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大寶二年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也○歎音灘　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謂憲宗　文如太宗武高祖應圖受禪登明堂孫曰圖瑞應也　共流幽州鮌死羽鮌與縣同禹父名祝

曰楚辭鯀妣貞以忘身孫曰書流共工於幽州殛鯀于羽山以喻伾叔文也樊曰憲宗立貶叔文渝州司戶明年殺之餘黨以次斥逐

四門肅穆賢俊登 孫曰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四門者四方之門

蔡曰謂是時用杜黃裳鄭餘慶為宰相也

數君匪親豈其朋 孫曰謂柳宗元劉禹錫之屬

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 孫曰九月貶韓泰撫州司封郎中韓

睦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刺史皆自郎官遷謫樊曰禹錫至荊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

湖波連天日相騰 孫曰騰水波涌起

蠻俗生梗瘴癘蒸 蔡曰瘴音障熱症也癘音例疾疫也遷魏都賦封彊瘴癘江氣嶺侵昏若凝 祝曰侵乘也

一蛇兩頭見未曾 補注

孫叔敖為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泣謂母曰聞兩頭蛇見者必死

怪鳥爭鳴令人憎 孫曰撲拂着也書其猶可撲爭鳴一作鳴嗅

蠱蟲羣飛夜撲燈 祝曰撲滅蠱毒也音古撲普木切

雄虺毒螫墮股肱 集注楚詞蝮蛇蓁蓁又雄虺九首詩自求辛螫史記莫無毒螫螫虫行毒也此言南方風物之惡○螫音釋字亦作蜇

食中置毒肝心崩 崩壞也

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常同僚情可勝 韓曰公得同為御史補注蔡寬夫詩話云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讎云云及其為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崇其朋又曰吾常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終也常一作嘗

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何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

補注元和元年二月公時為江陵法曹參軍作○一作李有花云云

江陵城西二月尾 見題注

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

羞比 採以手挺也 ○ 採而由切 波濤翻空杳無涘 涘水涯音俟 君知此處
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雞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
初飛來 韓曰金烏日也隋孟康詠日詩金烏升曉氣玉
鑑漾晨曦蔡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
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淮南子堯
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
冀故留其一日也 朱輝散射青霞開 韓曰選恨賦秋
日蕭索浮雲無光欝青霞之奇意
入秋夜之不暘 迷亂入眼看不得 一作述 亂眼看不得 照耀
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曾辭酒盃 一作豈省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三 二十二
曾辭盃 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秖今四十已
如此 孫曰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携一罇獨就醉 獨一
作共 不忍虛擲委黃埃 韓曰選燕城賦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委一作隨

杏花 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 孫曰江陵所居之鄰 杏花兩株能白紅 曲江滿園不可到
孫曰曲江在長安城南公故有悵思之意 蔡曰西京雜記朱雀街東龍華寺南有流水詰屈謂之曲江唐劇
諺録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妙境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江側流蒲葱翠柳
陰四合碧波紅葉湛然可愛杜甫哀江頭詩春日潛行曲江曲細柳新蒲為誰綠者是也 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

感春四首

韓曰元和元年春移江陵時作唐曰詩有云我恨不如江頭人又
千江隔兮萬山阻又云雨鬢雪白趨埃塵此
在江陵為掾曹審矣

樊曰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凡二年至是始為掾江陵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 上齒據切下如字 東西
山陵不嚴地常洩 孫曰嶺南無大寒故地氣多洩 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
蘂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 韓曰本草注躑
躅樹生高三四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石榴○躑直炙切躅厨玉切 照耀黃紫徒為叢
鷓鴣鉤輈猿叫歇 孫曰鉤輈鷓鴣聲祝曰嶺春記鷓鴣鴣自呼云鉤輈李羣玉詩又聽鉤輈格磔聲輈張流切
杳謁深谷攢青楓 補注楓木厚葉弱枝善搖○攢音巉楓音風 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旦何為忽惆悵 惆一作怊
萬片飄泊隨西東明年花發應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

樊曰貞元十八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明年花發時公為博士于京矣孫曰道人謂寺僧祭曰翁愈自稱也

屋百鳥語韓曰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三盃取
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一作春
皇天平分成四時樊曰宋玉九辨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窃獨悲此凜秋春風漫誕
最可悲孫曰漫誕飄蕩之貌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
孫曰傾謂傾側風動而然韓曰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
謂留此花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凜烈一作慘摧落
老物誰惜之樊曰晉宣帝嘗疾張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憎又曰老物不足惜為此徑
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瀾漫長

騷經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各一凡二十五篇也○屈九勿切
醉多文詞澜一作爛屈原離騷二十五樊曰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
與醨樊曰漁父篇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何不餔糟而歠醨餔食也醨薄酒也補注孔融難魏
武禁酒書云屈原以餔糟歠醨身田於楚○餔奔謨切醨呂支切
到聖處寧非癡韓曰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馬遷之間其感春詩云云蓋與屈原
之懲於風諫而傷其違聖之達節也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
孫曰言今遇堯舜之主萬類皆得其宜也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為
誰韓曰晉山簡每出嬉遊時兒童歌曰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酩音茗酊音

人相謂曰載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為
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非蛇也○註云曰蛇固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
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
韓曰世說王忱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澆音驍沃也醒醉解也楚詞惟我獨醒○醒音星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
樊曰蘇內翰云國史補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土窟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麴
米春裴鉶作傳奇亦有松醪春唐人名酒多以春拋青春亦必酒名也洪曰東坡云拋青春必酒名予按此詩
在江陵作蓋江陵酒名也

寒食日出遊夜歸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
九篇因此投贈
張十一即功曹樊曰國史補云外即遺補相呼為院長補注公與張同自御史貶官又同為江陵椽公法曹參軍元和元年時也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孫曰轉愈也走馬城西怊悵歸孫曰即上言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者也不忍千株雪相映遍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孫曰物色春之景物空展霜縑吟九詠祝曰縑絲繒也古樂府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縑音兼已繁孫曰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君不強起時難更孫曰更再也闢山時夜渡洞庭看斗柄孫曰北斗柄也豈料生還得一處孫曰同在江陵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惜與君同貶官孫曰貶陽山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樊曰張在江陵未幾邕管經略使路恕署為判官路指鬼門幽且夐樊曰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諺曰鬼門開十人九不還祝曰夐遠也前漢儉夐遠去休正切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

樊曰人臣稱至尊曰陛下其與人言及亦通曰陛下橫入海居島中漢高帝使人赦橫罪而召之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曰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到囊空飯倒誰救之韓曰杜詩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又郭林宗傳孟敏客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我今一食日還併樊曰禮記儒行儒有并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縶驪四足氣空橫祝曰縶維也橫不以理也孟子其橫逆猶是也○縶陟立切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市岸浦生迸宋玉庭邊不見人孫曰宋玉楚人故居在江陵到荊州荊州即江陵也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孫曰言江陵尹之政飲酒寧嫌錢底深韓曰桑又在江總席上曰雖深盞百罰吾亦不辭也題詩尚倚筆鋒勁韓曰鮑明遠擬古詩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明宵固欲相就醉有月莫愁當火令樊曰火令謂禁煙孫曰火令禁火之時也相傳寒食日介之推不舉火云或作有月莫辭燈火冷非是

和張十一憶昨行
補注元和元年江陵作與前數詩相先後
憶昨夾鐘之呂初吹灰韓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鐘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等灰實律之端按歷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律通孫曰此言元和元年春時也社公禮罷元侯

迴韓曰漢高令縣為公社孫曰社公社神謂時社祭罷也樊曰元侯謂江陵帥裴均車載牲牢

甕舁酒孫曰牛羊豕曰舁對舉也益部耆舊傳遵勑吏舁尸到音余並召賓客延鄒枚韓曰漢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鄒陽枚乘等俱仕吳以文著名孫曰鄒陽枚乘俱仕吳以入于羽淵國語作黃熊以之服飾絲竹迺發清以哀

擊張君名聲座所屬孫曰屬謂衆所屬目○屬朱六切起舞先醉長松青天白日花草麗玉掌屢舉傾金罍孫曰罍盛也詩我姑酌彼金罍也腰金首翠光照耀姬孫曰謂娼妓之服飾

摧宿醒未解舊痂作補注醒酒病也劉伶五斗解醒痂瘧疾左傳痂作而伏○痂失廉切深室靜臥聞風雷孫曰謂耳疾若有所聞也自期殞命在春序序時也

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揜何灌灌樊曰集韻云灌雪霜積聚貌祝曰選詩季豹而灌焉注灌涕泣垂貌灌七回切念昔從君渡湘水湘一作湖大帆夜劃窮高桅樊曰帆舟上幔所以泛風劃破也祝曰高桅挂帆柱也玉篇云桅五回切陽山鳥路出臨武樊曰公責連之陽山令張

為郴之臨武郴在湖南連則廣南也驛馬拒地驅頻憒祝曰憒馬病也詩我馬虺憒杜回切踐蛇茹蠱不擇死孫曰蠱謂蠱毒忽有飛詔從天來孫曰量移詔也伾文未揃崖州熾補注伾王伾文王叔文崖州葦執誼也揃滅也史記西夷揃刓○伾音丕揃子踐切雖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妄悉破碎集注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公自陽山徙掾江陵三妄方用事至其年八月憲宗立貶伾開州司馬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十一月繼貶執誼崖州司馬及是三妄始悉破碎焉羽窟無底幽黃能集注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鱉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鹿者也左傳堯殛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國語作黃能當音賢能之能然說者謂能既熊屬又為鱉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為饌疑魚化為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今君從署天涯吏補注邕管奏為判官即前云今君又署南荒吏也○從一作縱投檄北去何難哉孫曰投擲也祝曰檄符檄說文二尺書前漢三秦可傳檄而定無妄之憂勿藥喜孫曰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一善自足禳千災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劒新斷磨塵埃殃銷禍散百福併從此直至耆與駘孫曰詩而艾耆老也駘魚名樊曰詩台之言駘也大老則背有駘文○駘音台耆一作耆嵩山東頭伊洛岸伊洛二水名勝事不假須穿裁君當先行我待滿韓曰張先遷京兆府司錄沮溺可繼窮年推祝曰沮溺人名語長沮桀溺耦而耕樊曰公家河南而嵩山伊水洛水並隸河南詩意欲與張耦耕於嵩山下也韓曰推字取禮記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它回切或作催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四　宋　魏仲舉　編

古詩

劉生詩

韓曰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斷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為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韓曰軒輊謂適也一云輕重也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軒儔謂儔匹也居後不能令人輊也。輊竹二切　棄家如遺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揚州遂凌大江極東陬孫曰東陬東隅也即謂越也。陬將侯切　洪濤春天禹穴幽孫曰洪濤大波春春撞也禹穴在會稽禹得治水之書于此　越女一笑三年留韓曰劉生在越意有所眷下云問胡不歸良有由繼以妖歌慢舞則知生所寓皆不羈也故終篇有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蓋有且諷且勸之意云　南逾橫嶺入炎洲孫曰橫嶺謂五嶺也炎洲南方洲島水中曰洲　青鯨高磨波山浮鯨一作鯢作鮮　怪媚炫曜推蛟虬媚一作魅虬渠幽切　山獠讙噪猩猩愁孫曰獠西南夷名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出交趾封谿縣。獠張絞切一作猺音衫　毒氣爍體黃膏流爍燒灼貌　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禹肥牛。禹之夜切與

炙同又側吏切　妖歌慢舞爛不收收收也　倒心迴腸為青眸韓曰司馬遷谷任少卿書腸一日而九迴阮籍見佳客為青眸　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孫曰詩綢繆束薪傳云纏綿也。綢直留切繆亡侯切　嘗然一餉成十秋祝曰說文嘗過目也楚辭目嘗嘗兮西沒。嘗匹蔑切　昔髫未生今白頭五管徧歷無賢侯樊曰唐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見舊書地理志　迴望萬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猨猴孫曰公時為邑令　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為羅列陳前修韓曰前修字見離騷謂前世修能之士　芟蕪斬蓬利鋤耨孫曰耨摩田器也孟子揠苗而耨之　天星回環數纔周周周歲也

文學穰穰囷倉稠

祝曰穰穰豐也史記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孫曰倉圓為囷倉庾也藏也禮記囷倉。穰知兩切囷去倫切　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詳退之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得時得位無不如志

鄭羣贈簟

孫曰羣字洪之時以殿中侍御史佐裴均江陵軍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羣同僚樊曰唐孔戣私記云退之豐肥善睡每來吾家必命枕簟而沈存中筆談亦云世畫韓退之

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誤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説信然

歙州笛竹天下知韓曰歙州在今淮南其地出竹本用為笛材今以之為篳耳鄭君得卧一府傳看黄琉璃補注東坡寄篳與蒲傳正詩云愧此八人黄琉璃祖此語也體堅色潤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滿字舊本作盡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韓曰楚辭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日暮歸來獨惆悵惆作怊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漪音於離切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蝨避韓曰詩營營青蠅止于樊補注抱朴子曰蚤蝨攻君卧不獲安。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孫曰曦赫也明珠青玉不足報韓曰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

豐陵行

奘曰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甕金山韓曰順宗以元和元年七月葬公是年六月方自江陵召入為博士必當是時作終篇言三代舊制存諸書當時之禮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孫曰羽衛謂旌旗扈從之屬羽羽旄也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羣臣雜沓馳後先孫曰雜沓紛錯也宮官穰穰來不已神按節炎氣除孫曰金神少昊蓐收之屬主秋之神節者以竹為之以旄牛尾為飾取象竹節因以為名按持也清風飄飄輕雨灑補注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偃蹇旂旆夾曲蓋孫曰宮官侍也祝曰穰衆也詩降福穰穰。穰如羊切是時新秋七月初見題注金支翠旗鳴玉鸞孫曰金支翠旗鳴玉鸞皆旗扈也曉出都門葬天子羣臣雜沓馳後先紛錯也宮官穰穰來不已

旆卷以舒逾梁下坂茄鼓咽梁橋也坂坡也祝曰茄卷蘆葉吹之選胡茄互動孫曰咽謂凄咽韓云咽一作沸。坂甫晚切嶕嶢遂走玄宮虚祝曰嶕嶢山小而不安貌孫曰玄宮謂陵也。虚一作閒嶕音經嶢音堯哭聲訇天百鳥噪韓曰魏陳琳武庫賦聲訇隱而作閒嶕音經嶢音堯動天。訇呼宏切幽坎畫閉空靈輿孫曰靈輿梓宮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韓曰詩營營青蠅止于樊補注抱朴子曰蚤蝨攻君卧不獲安。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孫曰曦赫也明珠青玉不足報韓曰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

嬪妓侍衛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臣朝見星即謂此也供養朝夕象平居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

游青龍寺贈崔羣補闕

集注羣字敦詩清河人公同年進士元和初為補闕公時為國子博士作清龍寺在長安曲江之左京城南門之東本隋靈感寺唐景雲二年改為青龍寺洪曰詩云正值萬株紅葉滿謂柿也靈液屢進顧黎盥謂食柿也忽驚顏色變韶稚言為紅赤所照曜也東坡云九月柿葉赤而實紅故是詩終篇皆言赤色白樂天青龍寺早夏詩云新葉陰涼多亦謂此也酉陽雜俎云柿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葉肥大也小說鄭處誨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遂僧僧居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知當時僧居多種此樹也一云贈崔大羣補闕

秋灰初吹季月管　孫曰四時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之管中以羅穀覆之以銅為之正月建中之氣至則吹灰動穀律即候氣之管呂五月蕤賓六月林鍾太蔟二月夾鍾三月姑洗四月仲呂吹灰動穀律即候氣之管太蔟二月夾鍾三月姑洗四月仲呂六月蕤賓七月夷則八月南呂九月無射十月應鍾十一月黃鍾十二月大呂日出卯南暉景短　孫曰月令季秋日出差晚故出卯南暉日色友生招我佛寺行　即是同崔羣遊青龍寺正值萬株紅葉滿　見題注光華閃壁見神鬼　壁一作壁赫赫炎官張火傘　孫曰炎官謂炎帝祝融之屬主司南方者然雲燒樹大實駢　駢並也祝曰駕二馬也莊子駢拇枝指。駢蒲眠切金烏下啄赬虬卵　祝曰赬赤色詩紡魚赬尾孫曰虬龍屬無角韓上聯詠柿葉之紅而光華之燦然下聯詠柿實之赤而日光之交映火傘虬龍而取喻之工如此劉曰金烏日也。赬音楹魂翻眼暈忘處所　孫曰暈猶花也一作倒赤氣冲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旱　孫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墜羽翼九輪謂九日車輪也二三道士席其間　孫曰道士有道之士靈液屢進顏黎盥　孫曰顏黎玉名其色赤出西域亦作玻瓈祝曰盥說文小盂也選逸珠盥盥。盥音棬勿驚顏色變韶稚　孫曰韶美少之色祝曰韶一作齠齔也衛玠別傳玠在齠齔中。齠音條勿一作忽却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　見桃源詩注橐下悲歌徒纂纂　孫曰潘岳生賦曰詠園桃之夭夭歌橐下之纂纂歌曰詠橐下纂纂朱實離離究其落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為李善注古咄嗟歌橐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橐初欲赤時人從四邊來橐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前年嶺隅鄉思發　樊曰謂正元二十年春在陽山蹲躅蜀王切去歲羈帆湘水明　樊曰謂永貞元年自陽山移掾江陵跌命於湘中。帆符咸切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鼯嘯鷓鴣啼　鼯音吾呼字作啼者非惻耳酸腸難濯澣　祝曰濯澣濯垢也詩序服澣濯之衣。澣湖管切洪曰惻字作側字者非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駑寡尋　駑語駑切況是儒官飽閒散　孫曰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

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
誰家多竹門可款孫曰款叩也漢書西羌款塞樊曰王子猷好竹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輿造竹下諷嘯良久須知節候即風寒幸及亭午猶妍暖
南山逼冬轉清瘦孫曰南山在長安南舊云即終南山刻畫圭角出崖窾窾空也祝曰莊子導大窾○窾音款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窺誠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

韓曰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為大理評事以言事黜官為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記元和元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作此詩詳味詩意當是崔頻有詩望公推引故公有頻蒙怨句刺棄遺語云

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閒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韓曰老杜不見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高浪駕天輸不盡孫曰駕陵輸寫也言文章如高浪駕天猶輸寫不盡曾從闕外來上都上都京師也外百賦猶鬱怒孫曰言猶有餘勇也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蜃見記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為蜃前漢海旁蜃氣象樓臺後同○蜃音腎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孫曰蛟龍屬螭似龍而無角螻螻蟈蚓丘蚓補注蛟螭雜螻蚓言其小大不齊也莒溪漁隱叢話云

一作內隨身卷軸車連軫軫車後橫木孫曰連軫言數車相接○軫止忍切朝為立之詩有不工處故退之以此譏之○螭抽知切螻音婁螼音引知音自古稱難遇世
百賦猶鬱怒孫曰言猶有餘勇也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蜃見記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為蜃前漢海旁蜃氣象樓臺後同○蜃音腎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孫曰蛟龍屬螭似龍而無角螻螻蟈蚓丘蚓補注蛟螭雜螻蚓言其小大不齊也莒溪漁隱叢話云
俗乍見那妨哂哂笑也勿嫌法官未登朝孫曰法官謂大理評事猶勝赤尉長趨尹孫曰斯立有畿赤縣望之等尹謂京兆尹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窘陰雨○窘巨隕切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楯孫曰矛楯皆兵器說文云矛長二丈建於兵車楯亦兵器所以蔽身祝曰詩修我戈矛左氏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楯音盾子時專場誇嚾距樊曰選張衡東都賦秦政利嚾長距終得擅場注擅專也○嚾即委切距舊杵切子始張軍嚴鞾靿補注左傳我張吾三軍靿篤牛具也樊曰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楚戰於城濮晉車七百乘鞾靿深韝後曰靺言篤乘修備○鞾曉見切靿以忍切爾來但欲保封疆莫學龐涓怯孫臏韓曰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為惠王將以能不及臏陰召臏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會齊使者如梁竊載與之齊威王以為師後魏攻韓韓告急於齊使田忌將而臏以減竈殺涓於馬陵○龐皮江切臏婢忍切竊逐新歸厭聞閒孫曰公時方自江陵法曹召為國子博士齒髮早衰嗟可閔頻蒙怨句刺棄遺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斂棄予如遺豈有閒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戢孫曰詩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牝洪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鴻嗷嗷叩虛牝當今聖人求侍從樊曰聖人謂憲宗也拔擢費一作損有似黃金擲虛

杞梓收楛箘孫曰襄二十六年左氏晉大夫如杞梓皮革焉書惟箘簵楛箘簵美竹可以為矢楛木名可以為矢榦音戶箘音窘東馬嚴徐巳奮飛東方朔司馬相如韓曰漢嚴助傳武帝時助舉賢良對策為中大夫時東馬等並在左右枚皐即召窮且忍枚皐枚乘子字少孺孫曰皐枚乘子字少孺孫曰皐武帝時上書自陳上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為郎復聞王師西討蜀城使高崇文等伐蜀討劉闢霜風冽冽摧朝菌孫曰元和元年正月命長武朝菌地蕈朝生暮死韓曰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冽冽寒勁貌。菌音窘走章馳檄在得賢孫曰章章君也有急事則插以鳥羽號為羽檄韓曰西京雜記楊子雲曰漢武帝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檄刑狄切燕雀紛挐要鷹隼孫曰鷹隼鷙鳥所以逐燕雀祝曰禮記鷹隼蚤鷙。挐女加切又女書切要一作惡隼息尹切竊料二淦必處一樊曰公意蓋以憲宗況武帝得人之盛而以枚皐等待斯立也豈比恒人長蠢蠢蠢蟲類孫曰蠢蠢無知之貌。蠢尺尹切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臧臧井梧疎更殞補注茗溪漁隱云臧音索殞落貌文選盧子諒詩臧臧芳葉零又潘岳秋興賦庭樹以灑落高士倒須憐麴蘗文夫終莫生睦眇睦莱田眇陌生字一作老。睦戶圭切眇音杪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泯盡也滅也補注書曰泯棼棼。泯音閔

送區弘南歸

區如字祝曰姓也後漢末有長沙區景或音謳古善劒區冶子之後洪曰區區冶子之後集有送區册序說者謂即弘也故張籍送弘詩曰韓君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荊門韓入為博士崎嶇從驫輪今本皆作歐弘誤矣樊曰公自陽山徙江陵尋召拜國子博士區生實從之至是南歸公作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孫曰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伏謂猿蟲飛謂沙鶴事亦出博物志江洶洞庭宿莽微孫曰洶水聲楚詞波逴洶涌潰溥沛兮洞庭在岳陽離騷云宿宿短草莽莽長草祝曰楚辭夕擊中洲之宿莽王逸注云草經冬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洶許拱切又音凶莽莫補切九疑嶷天荒是非孫曰嶷天猶摩天也險也高也祝曰選登嶷巖而下望韓曰湘中記零陵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荒是非豈以此耶。嶷仕擬切又鉏戚切野有象犀水貝璣孫曰爾雅云犀似豕郭璞云形如水牛韓曰貝水蟲也古以為貨璣珠之不圓者分散百寶人事稀孫曰人事人物也言山川之美散為百寶獨人物稀少也唐本事作士我遷於南日周圍孫曰貞元十九年冬公謫陽山明年冬弘來故云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俙爰有區子榮榮睢睢孫曰書是爨是訓爨常也觀示也爨訓或從或違或從或不從故曰或從違觀以爨訓或從違孫曰書

我念前人譬蓱非 樊曰詩采蓱采菲無以下體興不可弃也孫曰詩采蓱采菲菲無以下體興不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不可以根惡時併弃其葉也言此者以譬弘雖未盡善不可遂弃之也落以
斧斤引纆徽 孫曰易繫用徽墨繩也引以徽者即今梓匠所引以正木者也○纆音墨徽音暉纆字一作墨一作以 雖有不逮驅騑騑 韓曰詩四牡騑騑注行不止之貌音霏 或採于薄漁于磯 薄叢薄磯磧也祝曰漁磯大石激水也周明帝贈韋居士詩乘槎下釣磯○磯居希切 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荊州來京畿 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弘與公俱至京師 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不道能自肥 一作道不 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巍 孫曰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云兩觀雙闕也○觀音貫 騰踔衆駿事鞍轡 轡馬絡音機 佩服上色紫與緋 孫曰上色綬色 獨子之節可嗟唏 孫曰嗟唏嘆息也祝曰哀而不泣公琴操云乃號天墟唏○唏音希字與欷同或作欷 母附書至妻寄衣開緘發封 露 雖不勑還情庶幾朝暮盤 盤桓也 涙痕睎 睎乾也祝曰詩白露未晞○睎香衣切 羞惻庭闈 孫曰盤羞盤飧庭闈言其母思弘也 幽房無人感蛚蟋 韓曰蛚蟋蟀也惻仁哀永逝文撫靈櫬兮訣幽房祝曰蛚蟋爾雅委黍也注舊說鼠婦詩伊威在室陸德明云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鄭氏箋云家無人惻然令人感傷○蛚音伊蟋音悉 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 時若發機 孫曰書若虞機張弩牙發機言速也 蜃沈海底氣昇霏 韓曰史記天官書凡海旁蜃氣象樓臺霏甚貌 彩雉野伏朝扇翬 祝曰詩如翬斯飛樊曰爾雅雉五彩皆備

及兩觀災注云兩觀雙闕也○觀音貫

孫曰天扉天門

三星行

三星斗牛箕洪曰三星行刻畫行皆元和初遇讒求分司時作樊曰蘇內翰云吾平生遭口語無數益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 孫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今諺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 孫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斗即南斗牛即牽牛也 牛不見服箱 祝曰車人云大車牝服牝服長八尺謂轅也兩轅內謂之箱孫曰詩睆彼牽牛不以

服箱言有牛之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服箱服載也斗不可以挹酒漿孫曰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亦有斗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挹酒也挹注也皆以自喻箕獨有神靈無時停歛揚孫曰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歛揚無時停歛揚者言常閉而不開簸糞於間糞聚也宵宵深墅宵深貌墅垣也或作窈窈其墉甚完墉垣也或作容彼寧可噓孫曰彼謂墅與墉噓毀也一作隨○噓許規切此不可干孫曰此謂堂也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益實蕃○孫曰謂其來益多也一作其口益蕃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變化咀嚼咀才汝切嚼疾雀切有鬼有神樊曰公雖不開口不開關以為得計殊不知變化咀嚼如有鬼神故從者為之謀以謂不若相與為波瀾之為愈也此豈非有激而云哉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一作來可待焉

能神

剝啄行

剝啄叩門聲樊曰元和元年自江陵召入為國子博士作也公被讒出為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謗之者故三星行云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剝啄行云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欲出納以堙其源各有所激云爾歐陽文忠擬剝啄行寄趙少師云剝剝復啄啄柴門鶯鳥崔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云公遠讒避謗欲謝客以堙其源故深其墅堅其墉要為不可干者而歐陽則歸老故鄉欣然喜客之至是以其辭不同如此

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我嗟子誠一本無此四字疑是衍文欲不出納以堙其源

青青水中蒲

或析為三章章四句○樊曰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此相類韓曰詩蓋與寄也孫曰當是婦人思夫之意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孫曰上隴謂戍邊也我在誰與居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

不如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韓曰選東門行云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又雜詩云之子在萬里江湖迫且深

孟東野失子 併序

唐曰東野為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殤詩其詞甚悲樊曰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魯直嘗書此詩遺之云時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槩因果耳退之以春初黃帝用一衆破鏡衆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補注云張華曰鵂鶹食母○鵂處脂切梟堅堯切蝮蛇生子時祝曰蝮毒蛇也玉篇蝮螫手則斷楚辭蝮蛇蓁蓁孫曰郭璞注爾雅云蝮蛇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蝮音覆一作虺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無子固勿歎音灘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祇謂大靈汝往告其人孫曰人謂失子之人也玄衣巾孫曰玄夫大靈龜以其巾衣玄故曰玄夫韓曰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補注邵氏聞見録云史記江使神龜使於河漁者得之龜夢於宋元王夢見一大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出龜策列傳退之詩實用此事 闖然入其戶闖馬出門貌丑禁切三稱天之言再

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和皇甫湜陸渾山火用其韻

韓曰陸渾本周之畿內地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為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孫曰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為陸渾尉樊曰湜舊史無傳新史但云擢進士第為陸渾尉與牛李同舉賢良對策忤宰相牛僧孺李宗閔傳也洪曰一作次韻非是劉貢父云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也有依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退之和陸渾山火是也或曰湜此詩已不傳於世不知貢父何所據而言之○渾音魂

皇甫補官古陸渾洪曰舊作貢渾按左傳作陸渾公羊作賁渾賁音陸亦音奔詳見題註時當大冬澤乾源孫曰董仲舒曰陰常居大冬大冬猶言盛冬也韓曰大一作玄此詩其分司東都冬所作歟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軒軒風怒之勢擺磨出火以自燔擺補買切有聲夜中驚莫原孫曰謂莫窮其原也天跳地踔顛乾坤祝曰後漢踔字宙而遺俗注猶越也孫曰跳踔皆震動反覆之貌跳躍也音迢踔踔躍也音卓赫赫上照窮崖垠垠岸也音銀截然高周燒四垣將出兮東方○暾他昆切暾一作旭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施隳不暇暾施隳暗昧也暾日出貌祝曰楚辭暾將出兮東方旭一作旦虎熊麋豬逮猨猱水龍鼉鼂魚

與竄祝曰竄類魚有足皮可以冒鼓似鼉而形大○鼉徒何切竄音元鵂鶹一名鵋祝曰莊子鵂鶹鼠目足似雞而大選篤鵝鴻鵂鶹或作鵋鶹飛奔祝曰燁湯中瀹肉儀禮唯燁者有膚魚合毛炙物詩毛魚胾蒸燻廣韻埋物灰中令熟補注筆墨間錄無逸云上句正柏梁體後山作七字詩上東坡襲此體○燁徐廉切魚音庖煨烏回切燻於刀切祝融為祝融為高辛火正祝曰昭二十九年左氏顓頊氏有子曰黎也祝融火神也酌斟酌告休酌�right尊祝曰昭二十九年左氏為祝融為高辛火正祝融火神也酌斟酌一作枚洪曰作枚者非是玫又一作致閘芙蓉披猖蹇鮮繁孫曰披紛亂貌猖一作閶錯陳齊玫閘華園齊玫說文云火齊玫瑰也玫音梅咽填咽喧也攢雜啾嚄沸篤塤祝曰廣韻啾啾唧小聲嚄嚄喧大嗅孫曰攢雜啾嚄聲雜亂貌篤塤崩壞篤塤音池塤音喧彤幢絳旃紫纛旛孫曰幢幡也說文其貌幢幢故曰幢旃亦旗也周禮通帛為旃纛左纛以麾牛尾為之繫左驂馬軛上旃旗曲柄彤絳赤色○幢宅江切纛音導又音毒旛一作番夾宮熟屬朱冠禪祝曰禪親身裝前漢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褌古渾切騄其肉皮通體臀祝曰騄多黑少選列騄影之繡捐孫曰閟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騄漆體一作脽廣韻股也臀底也補注周禮其臀一寸騄音休騄音陛臀音屯顏胃垤腹車轅掀祝曰手舉物也左氏乃掀公以出於淖掀音軒緹顏騄豹兩鞬祝曰緹赤色也周禮赤緹用羊騄赤韋也詩騄駵有駜兩鞬說文所以戢弓矢後漢

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鍵左右馳射孫曰左氏右屬櫜鍵豹兩鞬者以豹皮為之○緹音提韘音莫拜切又亦音蛛鞬居言切霞車紅鞚日轂轄祝曰鞚引車索也史記憑軾箱也祝曰前漢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轄紅一作虹鞚音以恐切又余刃切幡音番丹藪緣蓋緌旗貌祝曰緣絳色爾雅一染謂之緣韓曰緌廣韻風吹緌佈亂貌○緣七絹切緌音翻佈音篤紅帷赤幕羅脹腯韓曰周禮以腯脹之禮親兄弟之國腯祭肉也○脹音蜃腯符爰切盍池波風肉陵屯孫曰盍血也左氏士刲羊亦無盍也肉陵屯出左氏有肉如陵言如邱陵之屯聚也韓曰陵作淩非是列子生於陵屯則為陵焉注陵屯謂高潔處也卓也○盍音荒豁呀鉅壑頗黎盆孫曰鉅壑黎西國赤玉名云○呀虛加切豆登五山瀛四鐏孫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豆登五山者以五嶽為豆登瀛四鐏者以四海為酒鐏也樊曰自彤幢絳旗以下皆言祝融御火其車御飲食之盛如此熙熙醨醨笑語言祝曰飲盡謂之醨禮記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釂與酬同主人進客曰釂○醨子肖切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齷齪反祝曰齷齪口中斷也出字統反前漢有所平反或云齷齪恐嚇也祝融大目也礦電光祝曰礦電光也晉王嘉拾遺記月支獻猛獸令作兩目如天礦礪之炎光也○礦先念切礪徒念切暖音喧頊冥收威避玄根孫曰水生木木生火火水之月令冬之三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水神也斥棄輿馬背厥孫洪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猶祖也於孫也縮身潛喘拳肩跟跟足踵祝曰選突到投而跟絓○跟音根君臣

相憐加愛恩謂頊冥也詳見下注命黑螭偵梵其元祝曰螭獸也如龍而無角偵伺也問也元者首也孫曰謂為火攀也梵○螭丑知切偵音楨又丑鄭切平聲夢通上帝血面論樊曰君謂顓頊冥當縮身潛喘而君臣乃命黑螭問其事則頊冥當縮身潛喘而君臣乃命黑螭問其事於祝融而火焚其首黑螭所以血面而論於帝也側身欲進叱於閽帝賜九河湔淚痕湔洗也祝曰手澣之也史記湔浣腸胃湔音煎淚一作涙痕韓曰宋玉招魂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鬼魅離散汝筮與之注巫陽天帝女也又詔巫陽反其魂魄以何冤也火行於冬古所存一作自古存我如禁之絕其餐樊曰帝告絕之語也女丁婦壬傳世婚洪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壬男也丁為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一作夫丁婦壬亦通夫丁壬也言壬為丁夫婦壬丁也言丁為壬婦韓曰左氏鄭裨竈曰水火夫婦也丁火為婦於壬水火妃也五行水克火為妻所以水為夫於視桃著花可小鬻小鬻虧也月令仲春始雨水桃始華漢書云求春桃花水盛謂月雨水盛也○著直畧切鬻音慾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蹲踞也祝曰左氏蹲甲而射之音存月及申酉利復怨怨讎也祝曰洪曰謂七八月多水潦也孫曰申七月酉八月此玄冥復怨之時韓曰水生於申火死於酉故水至申而利火至酉而怨祝曰古樂府空員百年怨怨音寃助汝五龍從九鯤音昆祝曰鯤魚名列子其名為鯤樊曰從公學文者多矣惟李習之得公之正持正得公之奇持正嘗語於人曰書之文不奇易可

為奇矣豈礎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何等語也公此詩黑螭五龍九鯤等語其與易龍戰于野何異大抵持正文尚奇怪公之此詩亦以效其體也○鯤音昆

溺厥邑囚之崑崙韓曰崑崙河水之所自出○一本作出崑崙 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孫曰捫謂以手撫持也詩莫捫朕舌韓曰詳此詩始則言火勢之盛次則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尅相濟之說也悔一作晦○捫音門

縣齋讀書

樊曰貞元二十年在陽山作也公嘗曰陽山天下之窮處又曰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小吏十餘家審此則所謂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其孰與樂此乎及觀公集區冊區弘竇存亮劉師命輩皆自遠方來從公則外戶之屨滿矣縣齋陽山縣齋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監本作松桂林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狖獸名如猿音柚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一作與賦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孫曰青竹釣竿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懼侵謫謹甘自守滯留愧難任投章類縞帶祝曰縞素也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與之縞帶子產亦獻紵衣焉吳貴縞鄭貴紵各一獻所貴也○縞音杲佇益渝兼金孫曰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孟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韓曰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迴華過盈填益

一作答

新竹

韓曰此詩同下晚菊意皆在陽山作此詩落句云何人可攜翫晚菊云此時無與語皆窮山不自聊之意

筍添南墐竹日日成清閟孫曰閟幽也 縹節已儲霜縹青黃色祝曰選名溢於縹褰縹普召切 黃苞猶拂翠孫曰苞籜也 出櫚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生巧補林迸出疑爭地一作全遮地縱橫乍依行胡郎切 熠熠漏清景空瞪視瞪視直視也祝曰選偃仰瞪眄○瞪澄應切又宅耕切 露粉先涵淚露一作霧何人可攜翫歘歘晚菊注見前篇 少年飲酒時踊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孫曰棄置投擲也

齒落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豁呼括切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懍懍恒在已孫曰懍憂也又牙妨食物孫曰又牙不齊也韓曰靈光殿枝掌又牙而斜據注又牙相柱也顛倒怯漱水孫曰顛缺折也顛倒也終焉捨我落意欲崩山比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韓曰周禮一紀十有二歲以所餘二十餘齒一歲一落則足支兩紀矣如其今日併落則與歲常漸漸而落者亦同歸於空而已也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

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諦審也音帝我言莊周云木膺各有喜孫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匠者止其旁而不顧曰無所可用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曰其一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莊子曰昨日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鳴死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契曰公自御史坐言事貶陽山此句及下聯蓋有所激而云其與江陵途中詩意則一也語訛默固好孫曰默不明也嚬孫曰嚬嗤也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詫誑也祝曰莊子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注告也歡也詫丑亞切

哭楊兵曹凝陸歙州參

孫曰凝字懋功為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補注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為兵曹禮部為禮曹契曰柳子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辛卒李習之陸歙州述云貞元十八年四月辛參先凝一年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主司時公嘗以書薦侯喜等及出刺歙亦有序送又嘗有行難一篇為參設也凝則與公嘗佐董晉汴州皆知已者去年參死今年凝又死此公所以因凝而并及之且曰數出知已淚也一本又有漸墳宿草之句

人皆期七十韓曰老杜曲江詩人生七十古來稀纔半豈蹉跎韓曰公生大歷戊申至是貞元十九年癸未則年三十有六矣豈非七十之半乎孫曰蹉跎跌也數出知已淚自

然白髮多晨興爲誰慟韓曰語非夫人而誰爲還坐久滂沱孫曰滂沱大雨也言淩下如雨論文與晤語趙本作新一作兩宿草已矣兩如何兩一作復

苦寒

韓曰公此詩意蓋有所諷猶訟風伯之吹雲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用事太昊之畏避則猶當國者畏權臣取充位而已其下反覆所言無易此意其末謂天子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見于此樊曰按韋渠牟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作人主此詩所以誚也時賈耽齊抗之徒當國公為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春作

四時各平分孫曰楚辭皇天平分四時分平謂均也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隆嚴也寒一作冬嶺頂固不廉韓曰月令冬帝顓頊孫曰月令春帝太昊孫曰廢弛綱紀也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芽夭勾尖孫曰物初生貌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颱攪宇宙颱狂風也擾一作攪鈍刃甚割砭悲廉切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孫曰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與蟾義和送日出韓曰廣雅義和日御也孫曰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義和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恒怯煩窺覘恒亦怯也覘亦窺也祝曰禮記善戰覘國○恒音匡覘癡廉切煩一作頻炎帝持祝融孫曰月令炎帝其神祝融昭二十九年左氏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呵噓不相炎而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霑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祝曰鐮廉也薄其所刈似廉也一作鐮與鐮同列子擁鐮帶索音廉氣寒鼻莫齅祝曰以鼻取氣前漢不聽君之餉○齅喜宥切口角如御箝孫曰箝馬口中鐵祝曰前漢箝語燒書其廉切血凍指不拈濁膠沸入喉韓曰暹魏都賦濁膠如河將持匕箸食祝曰匕箸也觸指如排鐵祝曰鐵銳也雖人司漏傳更食具吳志先主方食失匕箸匕匙屐切箸遽據切侵鑪不覺暖熾炭屢以添以一作已探湯無所益祝曰探取○鐵音僉蛟螭死幽潛韓曰蛟螭似龍而無角○螭古文切丑支切縈惑喪躔次孫曰躔說文踐也五星東方歲星南縈惑西太白北辰星中央鎮星六龍冰脫鬐孫曰晉傳玄詩願得並天馭六龍日馭也說文鬐頰須○鬐如占切芒碭大包內碭音宕又一作踢生類恐盡殲祝曰書殲厥渠魁注云殲滅也將廉切啾啾窓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韓曰杜詩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却得親烏烏反哺

不存皇一作鳳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思嫌思一作恩
伊我稱最靈孫曰惟人萬物之靈不能安寢苫韓曰問喪曰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祝曰凶服者以苫爲覆席又儀禮寢苫枕塊安一作汝寢一作覆苫詩廉切悲哀激憤歎五
藏難安恬中宵倚墻立淫淚何漸漸漸流入也祝曰楚辭涕漸漸其若將廉切天子哀無辜一作王惠我下顧瞻蹇旒去耳纊黃孫曰禮緯曰旒垂目纊塞耳蹇旒去纊謂明目達聰也纊者以黃綿爲之韓曰漢書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纊音曠調和進梅鹽樊曰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言進傅說之徒於左右也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憸諉也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七廉切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孫曰凍也晨光入前簷雪霜頓銷釋土脉膏且黏孫曰國語曰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注云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概陳根可拔耕且急發豈徒闌蕙榮施及艾與蘭孫曰艾草名一名冰臺可以治病蘭蕙蓀之未秀者詩曰蘭茞薆蓀鏾鮮明貌風條坐襜襜襜褕帷之襜襜然動搖貌祝曰相如曰舉帷張絳維以襜褕音處占切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足也

和虞部盧四兄酬翰林錢七嶽赤藤杖歌

孫曰汀字雲夫爲虞部員外郎嶽字蔚章元和初爲翰林學士韓曰舊題云元和四年分司東都官員外郎作據此詩落句可見或無四與七字

赤藤爲杖世未窺窺見也臺郎始攜自滇池孫曰臺郎即尚書郎也滇池國名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而上略巴黔以西蹻至滇池池方三百里因王之樊曰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最大其西滇池方三百里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如倒池故曰滇池祝曰在東漢建寧郡滇音顛滇王掃宮邀使者一作迎使者跪進再拜語嗢咿孫曰嗢咿夷語也祝曰嗢說文咽也咿字林內悲也○嗢乙骨切咿音伊繩橋拄過免傾墮韓曰以竹索爲橋也竹索日笮西南夷尋之以渡水○拄冢庾切性命造次蒙扶持塗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補注羲和日御也瞑到西極睡所遺孫曰西極日沒處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韓曰漢直不疑誤持同舍郎金去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孫曰以杖倚戶飛電誤以爲蛟螭而搜索之言其色赤也補注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云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節竹杖贊云蒼龍掛壁皆用此詩也電一作雷○著直畧切南宮清深禁闥密孫曰南宮謂虞部禁闥謂翰林也唱和有類吹塤篪孫曰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言相應和也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一作酬之無

集注崔攝伊陽乃洛之屬邑也觀詩意初與崔相識於赤縣尉時乃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舊同袍扳擢宰山澗乃留守鄭餘慶擢崔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況住洛之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褰竟未擺歲窮寒氣驕則是元和三年冬作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顛未慣但聞赤縣尉赤縣注見前又大縣也不比博士慢貧屋住連牆住一作得往來忻莫間我時亦新居觸事皆難辦疏飡要同喫要招也一作邀○飡思渾切補縫也祝曰古樂府新衣誰當縫故衣誰當綻○綻丈荐切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借音迹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官有時未朝餐得來日已晏隔牆聞謹呼衆口極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贋贋僞物祝曰字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讒門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樊曰温公考異宋太宗泰始元年華願兒言於廢帝曰官爲鴈天子臣光曰宋書作應天子宋畧作鴈或作鴈今從宋畧○贋音雁也韓愈詩曰居然見真贋未易鴈與鵝嬌兒好眉眼褲腳凍兩骭祝曰骭脛骨爾雅骭瘍爲微注骭脚脛也○骭下晏切捧書隨諸兄累累角尚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久嫌弋者纂纂奪取也祝曰楊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古本作纂當從古本纂作管切○纂初患切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刬刬削也初限切或作鏟男寒澁詩書女瘦剩腰襻攀祝曰襻衣系也周庾信鑑賦裙斜假襻○襻音普患

切女字一作妻爲官不事職厥罪在欺謾謾亦欺也音慢行當自劾去祝曰劾推窮罪人韓曰前漢孫寶御史大夫忠辟爲屬寶自劾去○劾胡槩切又胡得切漁釣老叟㠯樊曰爾雅叟蔑蘆葦也茨㠯似葦而小孫曰茨也○㠯五患切歲窮寒氣驕氷雪滑磴棧棧木道祝曰前漢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磴士諫切音問難屢遍何由覿清盼盼顧也盼也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韓曰侯參謀繼也繼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元和四年又同官學省公博士繼助教六月公分司東都已而繼亦參謀河中乖離坐中幕此詩是年冬作也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注見前君顧始生鬚我齒清如氷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一別詎幾何忽如隔晨興晨字一作朝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嗟矜視一作見幸同學省官樊曰公元和四年後三月祭薛公達文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末路再得朋孫曰易西南得朋爲恒常也胡登切秋漁蔭窓樹夜博燃明燈雪逕抵樵叟抵一作詆一作詬樵講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間陸渾河南屬縣名上陸渾山火注詳有湯沸如蒸三月嵩少步韓曰前漢增嵩太室祠注嵩有太室少室之山孫曰戴延之西征記嵩高山東爲太室西爲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摠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少失照切蹲躅紅千層蹲躅花名孫曰蹲躅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蹲躅分散故名羊蹲躅餘見上杏花詩注沙洲厭晚坐嶺壁窮晨昇晨一作朝沉冥不計日韓曰揚子曰莊沉冥爲樂不可勝遷滿一已異乖離坐難憑難憑樊曰公其年六月遷都官郎分司東都已而繼亦參謀河中乖離坐難憑矣行行事結束人馬何蹻騰蹻騰集注詩泮水其馬蹻蹻馬逝也音訖略切又驕也巨嬌切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洸洸司徒公孫曰詩武夫洸洸洸洸壯也元和三年九月以淮南節度使王鍔檢校司徒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司徒公王鍔也四年冬辟繼爲府從事○洸音光天子股與肱提師十萬餘四海飲風稜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稜魯登切河北兵始進孫曰四年十月詔削成德軍節度使已亥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始字一作未蔡州帥新薨孫曰十一月己巳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第少陽自稱留後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蒸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書一作言侵官固非是孫曰左氏侵官罪也妄作譴可懲惟當待責免耕厮歸溝塍祝曰塍稻畦田畦也韓曰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劖斫也音竹塍音乘今君行得所一作附得所一

作得所附勢若脫韝鷹孫曰韝臂捍以皮爲之所以臂鷹韓曰選鮑明遠詩昔如韝上鷹○韝音鉤

檄筆無與讓孫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檄刑狄切幕謀識其膺識一作職

牧績開史牒翰飛逐溟鵬祝曰翰羽也詩翰飛戾天孫曰溟海也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翰音寒

歲老陰沴作祝曰陰沴妖氣也莊子陰陽之氣有沴注陰陽二氣月也流景言如水流以況其速

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孫曰景日

雲頹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崤陵孫曰傳三十二年左氏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崤音爻

酒不進勉勉恨已仍重也

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晤言誰爲應孫曰詩可與晤言晤對也應當也祝曰選晤言莫余應應音膺

席塵惜不拂一作掃殘罇醑空凝祝曰醑酒也選清醑滿金罇○醑私呂切

信知後會時日月屢環絪孫曰環循也絪大索又急也○絪居登切生期理行役歡緒絶難承寄書惟在頻無悾簡與繒孫曰簡繒竹帛也

東都遇春

樊曰東都河南也唐都長安顯慶二年以洛陽宮爲東都韓曰次前後詩當在元和五年春作

少年氣真狂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祝曰靚粧飾也前漢靚粧刻飾○靚疾政切一作靖明也荒乘不知疲醉死豈辭病飲噉惟所便噉徒濫切便平聲

豪橫戶孟切爾來曾幾時白髮忽滿鏡舊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評評量祝曰廣韻平言也○評音病心腸一變化羞見時節盛得閑無所作貴欲辭視聽深居避仇默臥如當瞑朝曦入牖來烏喚昏不醒醒酒醒祝曰選悅爾而醒○醒蘇佃切

鹽米告屢罄一作空罄坐疲都忘起祝曰弃忘也周禮三宥曰遺忘遺音妄冠側懶復正幸蒙東都官復離機與穽祝曰弃去也禮記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機弩牙穽陷也樊曰公時分教東都生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陵掾入爲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譖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公所以有獲離機穽之語○離力智切乖慵遭傲僻漸染生弊性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聘有舡魏王池洪曰河南志云洛水經尚善旌蓋二坊之北南溢爲池深處至數頃水鳥洋泳荷芰翻覆爲都城之勝正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魏王池往往縱孤泳孫曰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注潛行爲泳縱字一作從或作泛水容與天色此處皆綠淨岸樹共紛披渚牙相繢孫曰緯經織也猶言縱橫也○經音徑懷歸苦不果即事取幽迸一取

最作貪求匪名利所得亦以併作已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祝曰捐弃也落落一作落晬晬無衣食業孫曰語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爲魯上卿孟氏下卿君謀謨牧禹跡孫曰左氏莊禹跡畫爲九州跡一作績恐非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在庭百執事奉職各祇敬我獨何爲哉坐與億兆慶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生負愧終究竟

感春五首

韓曰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辛夷花高最先開孫曰辛夷一名辛矧樹高數仞枝葉皆香洪曰辛夷高數丈江南地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若溪漁隱曰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叢生二月方開迎春白色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花高一作高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戛鳴瑟孫曰禮記大夫妻曰孺人又書戛擊鳴球戛鼓也戛音秸更遣稚子傳清盃韓曰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杜詩傳盃莫放盃選壯軍與不爲用坐狂朝論無由陪樊曰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平江東赫然中興而公年踰強仕投閒分司故有此言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歌康哉孫曰書臯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啓孫曰謂洛陽離宮也韓曰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故有宮門一鎖之句其有感云雖有九陌無塵埃孫曰九陌九達也宮門不啓故九陌無往來之塵埃也洛陽有天津橋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閱莫與和閱終也苦穴切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孫曰催迫也王師北討何當迴孫曰元和四年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詳見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河北兵始進注放軍載草農事濟軍一作車農一作濃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納節舊將死孫曰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詳見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注起居諫議聯翩來樊曰裴度自西川節度掌書記召爲起居郎孫曰度以河南府功曹召爲起居舍人孟簡孔戡皆爲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銼與鞶孫曰詩銼之鞶矣惟鞶之恥銼小而鞶大公以自喻也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咍杞曰楚辭又咍呼來切笑也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孔戡也風骨峭峭遺塵埃音容不接秖隔夜凶計詎可相尋來孫曰元和四年杜兼爲河南尹十一

月無疾暴卒孔戡以衛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至其縣遂卒凶訃相尋謂此。訃音赴

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清晨輝輝燭霞日

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況乃滿地成摧頹

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韓曰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員外家好辛夷開時乞取兩三枝折枝為贈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

韓曰度時為河南府功曹公時分司東都作一本無塗字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孫曰元和元年餘慶罷相出為河南尹書三公論道經邦聿至

活東人聿遂也至一作治來活一作作

塵孫曰元和初度為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遂令河南治令

古無儔倫補注謂無與比倫也四海日富庶孫曰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道途隘蹄輪孫曰蹄輪車馬也府西三百里候

館同魚鱗候館亭驛孫曰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

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秋光景多鮮新哀鴻鳴清耳

宿霧褰高旻補注褰猶開也爾雅秋曰旻天褰字一作涊遺我行旅詩軒

軒有風神軒軒者昂之貌軒譬如黃金盤照耀荊璞真韓曰抱朴子荊山之玉潛光荊石之中孫曰荊璞卞和所得玉也金盤荊璞以況二人之詩我來亦已幸事

賢友其仁韓曰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孫曰事賢謂餘慶友仁謂度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孫曰窮辰盡日多才自苦勞孫曰多才謂度也苦勞一作勞無用秖因循孫曰無用自謂也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春孫曰言欲自免去

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

韓曰據詩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也時為河南尹公時為河南尹令故曰河南府也

乔滕尹權德輿時為宰相故曰作邦楨云

吾皇紹祖烈孫曰吾皇憲宗也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孫曰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式為河南尹功曹上言公孫曰功曹參軍官吏考課祭祀禎祥道佛學校表疏醫藥之事一作功曹上其言是日當登名日一作月乃選二十縣孫曰河南府二十餘縣試官得鴻生

孫曰鴻生碩儒也羣儒負已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簸羽翮引吭吐鏗轟轟聲鏗鏗轟聲也吭咽也頸也選引圓吭之纖婉禮記鍾聲也。吭下浪切又音杭鏗丘耕切轟呼宏切此都自周公孫曰洛邑周公營居之文物繼名聲自非絕

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震薄震歷也不能出聲鳴
鄙夫忝縣尹見題注悃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
與爭還家勑妻兒具此煎魚烹柿紅蒲萄紫肴果
相扶檠茶出蜀門茶茶也韓曰茶之嫩者雀舌鳥觜麥顆皆出蜀中老杜木皮嶺詩辛苦赴蜀門○茶一作荼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宴庶以露厥誠
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堅木也又楨幹築垣版也結也實國楨音貞○楨事見題注補注杜春陵行云丈人
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韓曰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有一本作大人詩陰風西北來冷雨澀不晴
祝曰澀跼同說文不滑也楚辭不澀嗌只○澀色立切遲待也音治

送李翺

孫曰翺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弁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表翺佐其府四年正月乙酉翺自東都莊善坊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逶迤曲折也韓曰楚辭載雲旗兮逶迤○逶於危切迤餘支切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時
雖云有追送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
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得起字

樊曰石處士石洪也韓曰元和五年爲重脩河陽節度使辟洪置幕府公嘗有序送詩亦是時作補注隱居詩話李渤石洪溫造爲處士純盜虛名公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云云夫爲處士乃刺口論時事希聲名願駈使又要索高價以至篩僕御以誇閭里比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云云尤可笑也

長把種樹書韓曰種樹書見史記秦始皇紀人云避世士韓曰論語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
一作風雷開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邢州鉅鹿郡亦有鉅鹿縣常山險猶恃常山鎮州樊曰憲宗紀元和四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詔中人吐突承璀以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師久無功五年七月遂赦王承宗成德軍鎮州也在今爲真定府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李正字歸湖南

李名礎樊曰礎父仁鈞時爲親王府長史礎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其還以詩送之又有序送焉元和五年分司東都時也一作送李判官

長沙入楚深潭州長沙郡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蘇
餘遠樟曰杜詩蒹餘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歷歷余所經樊曰公貞元十九年出爲陽山已而徙掾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湖南之地蓋嘗經行矣悠悠子當返孫曰謂礎歸湖南孤
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娩婉娩媚也祝曰禮記毋教婉娩聽從○婉音宛娩音晚風
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補注詩或偃息在床

謹案卷三第四頁後一行僕本修文持筆者今來帥領紅旌下刊本文誤綴持下又領訛鎮旌訛旗並據唐音統籤改
第四頁後二行軍中伎癢驍智才刊本伎癢訛役養據唐音統籤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題注張功曹署也刊本功訛公今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注蔡夢弼杜子虀魄之逕刊本蘀訛霍虀魄訛魄魄並據世德堂莊子改
卷四第八頁前三行注斯立初爲雲陽尉刊本雲陽訛尹按唐書地理志京兆府咸陽涇陽皆畿縣惟雲陽爲赤縣詩云猶勝赤尉長趨尹其爲雲陽無疑據此及本注京兆尹句改
第八頁後二行注涓事魏刊本脫涓字據史記及文義增
第十三頁前五行無惡聲以攘注一作讙刊本讙

訛讓按舉正考異並謂此詩叶餘于除叶誰于

閒今本改攘以叶揚者非注正指此二本也今

據改

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注僊仆也音姜刊本姜訛兼

第三十一頁前五行何由覿清盼刊本盼訛眄據

廣韻改

第三十三頁前七行注僖三十二年刊本脫二字

據左傳增

第三十四頁前一行有意與春競刊本春訛花據

音統籤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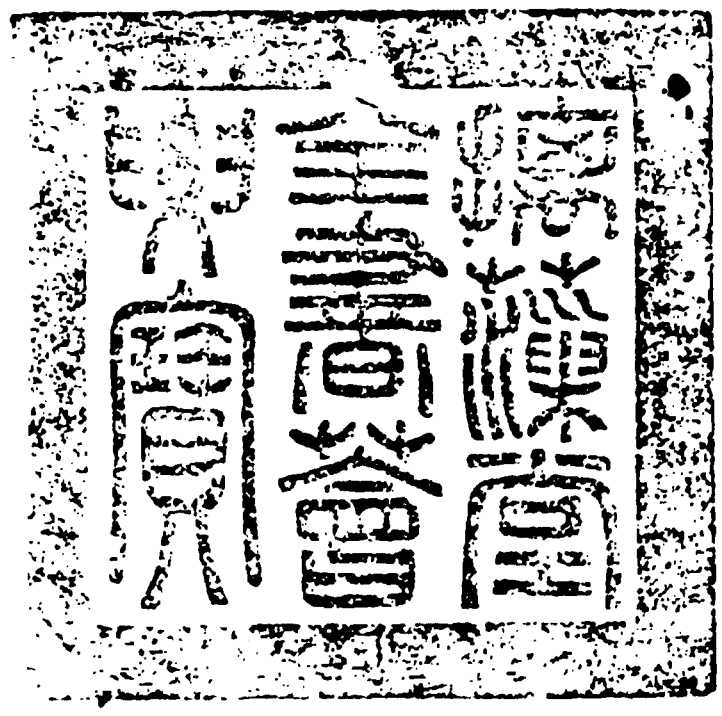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頁前四行謀謨牧禹跡注一作績恐非

按詩商頌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語蓋本此

東雅堂天德堂諸本並作績未見其非存異

第三十六頁後六行注又衆兆之所咍刊本兆訛

共又脫又字及之字並據楚辭改增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 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五

古詩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辛卯年雪

韓曰公作之年月見於詩矣時爲河南令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孫曰歸收藏也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圖補注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崩騰相排拶拶迫也孫曰排拶密拶也○拶子達切又子末切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旗白帝盛羽衛鬢髮髟振裳衣髟髮垂貌祝曰上○髟髮髟上音參下音沙一作毿白霓先啓塗孫曰霓雲霓也楚詞曰白蜺嬰茀胡爲此堂蜺與霓同從以萬玉妃從才用切翕翕羽陵厚載孫曰厚載地也譁譁弄陰機祝曰詳喧也詳胡瓜切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韓曰謝惠連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孫曰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孫曰禮記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歌於斯哭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

樊曰元和六年公爲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 唐曰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陸轉運從事故云 白首誇龍鍾 韓曰蘇鶚演義龍鍾不翹舉之兒如鬣髮拉搭之類他說皆非 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萬倚長松 補注邵氏聞見録云劉仲文有公取有竊取有竊取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云韓子亦嘗謂永叔於韓原父戲歐陽曰永叔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萬倚長松乃退之醉留東野自慙青萬倚長松也 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 樊曰孔子曰北方有獸名駏蛩愛蛩蛩駏驉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見人將來必負壓以走壓非愛駏蛩也爲其假足二獸亦非心愛壓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況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駏音巨蛩音邛 東野不迴頭有如寸莖撞鉅鐘 唐曰公答張徹詩云瓚力摧撞莖此云有如寸莖撞鉅鐘按劉向説苑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莖豈能發其聲乎哉説苑作莖而公両作莖東方朔客難曰以莖撞鐘公事使説苑而字則出此○莖音亨 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 韓曰取易雲從龍之義 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

李花二首

樊曰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又有寒食日夜歸酬張十一李花之什所謂不恐千株雪相映是也至元和六年爲縣河南而作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内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祝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瓣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正見芳意初萌芽柰何趁酒不省録不見玉枝攢霜葩 攢聚也音纘攷一作杖 泫然爲汝下雨淚 祝曰泫然流兒禮記夫子泫然流涕○泫胡犬切 無由迈旆羲和車 孫曰羲和日御迈旆謂回此日也 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氷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 斥去一作雲去一作亦遂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 洛陽東都河南○拏女加切 誰堆平地萬堆雪 堆一作將 翦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增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王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祝無等差 祝曰縞衣綦巾注縞衣白色祝佩巾詩無感我祝兮縞音杲祝始銳切 靜濯明粧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補注詩思無邪

招揚之果

韓曰公爲河陽令之果自中山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補注之果行第八元和十一年進士果音浮之果一作桑果之錄之

栢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栢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樊曰時之果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栢馬之喻而後之工畫者遂作爲栢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云栢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常看此栢牙蘖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果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邊也若既栢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无以爲異馬思自由悲栢有傷根容傷根栢不死千丈日已至千字一作百日已字一作日以一作不難馬悲罷還樂罷音疲振頓矜鞍轡頓一作迅之果南山來孫曰南山之果名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果歸實待栢與馬實待一作失得之果別我去計出栢馬下我自之果歸入門思而悲之果別我去能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孫曰縣河南縣引水經竹間罥譁所不及祝曰罥譁喧也莊子天下何其罥虛騁切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韓曰史記馮讙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左傳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孫曰禮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易貴不復遠孫曰易不遠復無祗悔作詩招之果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

韓曰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仝閉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仝皆不見水北謂石洪水南謂溫造造皆繼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渤三人者皆仝所不爲也玉川先生洛城裏孫曰仝居洛陽自號玉川子韓曰選放歌行雖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果頭一婢赤腳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來送今一作令僕忝縣令能不恥注見題作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致送也勸參留守謁大尹樊曰洛城有東都留守有河南尹公送溫造序曰自居守河南尹及百司之執事誌廬登封墓曰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是時鄭餘慶留守東都李素以少尹行大尹事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孫曰水北水南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元和五年爲重脩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辟石洪爲從事洪居水北温造字敬輿亦爲所辟造居水南故云水北水南山人也少室山人索價高少失照切兩以

諫官徵不起孫曰李渤字潛之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徙少室元和元年鹽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薦之詔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陽少尹杜兼遠吏持詔敦促又不赴公爲河南令公言始出家東都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繩已春秋五傳東高閣補注隱居詩話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異何書也孫曰晉杜乂殷洪並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五傳一作三傳獨抱遺經宛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孫曰仝與馬異結交詩云仝不同異不異是謂大仝而小仝自仝異自仝異自異是謂仝者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作謗謗一作怪近來自說尋坦塗孫曰坦塗謂平易也猶上虛空跨騄駬騄駬良馬名耳色綠韓曰淮南子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孫曰史記造父得驊騮騄駬之乘騄音綠駬音耳虛空一作青雲去歲生兒名添丁孫曰仝有添丁詩要令與國充耘耔祝曰詩或耘或耔耔擁苗本音子國家丁口連四海孫曰唐制男子二十一爲丁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列位也韓曰語陳力就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茍裔當蒙十世宥

孫曰襄二十一年左氏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豈謂貽厥孫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孫曰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倫道理也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韓曰荀子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每騎屋山下窺瞰孫曰屋危也苦濫切屋山屋脊也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赤縣大縣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孫曰漢郡國有賊曹主盜賊事張職也古今注伍伯一伍之長五人曰伍伍長爲伯即今之行杖人也韓曰後漢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百猶今之問事者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孫曰謂春時也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祝曰涘水厓也詩在水之涘林史切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

涘說文水厓也詩在水之涘林史切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奘曰左氏公叔文子薨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介之推對其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孫曰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一年晉樂盈過周周西鄙掠之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糴桃李補注即李苾詩

云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也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孫曰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致雙鯉欲遣之以書也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集注盧四名汀公詩有和虞部盧四汀疇翰林錢七徹赤藤杖歌又有和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和虞部盧四兄元日朝回又有早赴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書無傳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丞函匣也韓曰杜甫詩塵匣元開鏡○丞胡緘切孫曰終南長安南山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是也龍尾陂長安地名倚天更覺青巉巉巉高也巉士銜切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銜馬口中鐵韓曰杜詩將軍昔著曲江荷花蓋十里孫曰曲江地名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唐號芙蓉園蓋霞也江湖生思自莫緘一作生目思自緘緘欲也樂遊下矚無遠近孫曰漢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在杜陵西北今呼爲樂游廟○矚音燭綠槐萍合不可芟芟除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屈雲巖屈一作扃門也巖與巖同字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日謂逐日論詩說賦相諫諫諫語聲孫曰多言兒○諫女咸切望秋一章已驚絶猶言低抑避謗讒作侗若使乘酣騁雄怪變勇神明鑒平聲祝曰玉篇察也馳坑跨谷終未悔孫曰言願游此山也爲利而止眞貪饞饞饕也孫曰利謂利禄言拘於利禄而不游此山是爲貪饞之人矣○饞音巉造化何以當鐫劖鐫子全切劖斷也徂銜切嗟我小生值强伴怯膽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唐曰謂李杜孫曰誠誠也書至誠感神樓頭完月不共宿完一作皎其柰就缺行纖纖韓曰古樂府云兩頭纖纖月就將也○纖一作攕所咸切誰氏子

韓曰呂見也河南人元和中弃其妻著道士服謝毋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見河南少尹李素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毋公時爲河南令作此詩有願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素始歸之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注見題下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

穿市 韓曰左傳文公夫人姜氏以襄仲殺其子不得立歸于齊哭而過市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或云欲學吹鳳笙 一作飛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皇 所慕靈妃媲蕭史 孫曰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凰聲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媲配也匹詣切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 上知音智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嗚呼余心誠愷悌願往教誨究終始罰一勸百政之經 韓曰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

河南令舍池臺

樊曰元和六年公爲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 七八字一作六七 欲將層級壓籬落 言所築臺 未許波瀾量斗碩 言所灌池 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眞可惜 一作指 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籍 蛙黽蝦蟆屬蛙鳥 瓜反黽武幸切

送無本師歸范陽

送賈島集注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

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擁至前島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遲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後以不第乃爲僧號無本又云集及鑑成録亦具此事及詩又撫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新史云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大夫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詰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責之久乃得釋傳所言跨驢事而不言京尹其誰然其意與撫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无知者所託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之爲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爲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无本及傳者之誤也樊氏又云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无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拍號悲云死葬北邙山耶若以爲公野尚无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耶若以爲公爲京尹始識島故云則公爲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爲文 見題注 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 孫曰蛟龍屬大者數圍能吞人 造次欲手攬 攬持也 衆鬼因大幽 大幽幽暗處也 下覷襲玄窞 感切 孫曰玄黑也易入于坎窞說文窞坎中小坎○窞徒 天陽熙四海 孫曰天陽日也熙照也 注視首不頷 注注目也頷頤也搖頭兒

音乎感切舊本作五感切鯨鵬相摩空中出也窣亦摩也祝曰前漢嬰姍勃窣上金堤○窣蘇骨切而擧快一噉徒敢切夫豈能必然固已

謝黮黯孫曰黮黑也黯庸暗兒韓曰黑也楚詞尚黮黯而有瑕○黮烏減切黯徒感切狂詞肆滂洸范狂兒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徃徃造平澹風蟬碎錦繢錦繢紋繒孫曰聲如風蟬文如碎錦繢皆言其詩之工風一作峰○繢吳結切綠池塗蓊孫曰詩有清盪蓊蔚爾雅荷芙葉其花曰蓮蓊○蓊音撼舊音禪埏一作坏芝英擢荒蓁孫曰芝草也其葉相連瑞應圖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英花也擢拔也蓁草盛兒一作榛孤翮起連蜷祝曰詩毚衣如荚注荚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孫曰爾雅蜷蠉郭璞注云似蠶而小連蜷蠉蠉之貌也左氏所謂享有昌歜者也殊嗜昌歜孫曰呂氏春秋文王嗜昌歜菹孔子聞而食之昌歜菹昌蒲也始見洛陽春樊曰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始識島洛陽桃枝綴紅參以來和樊曰參參雜糅感切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樊曰公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別十一月矣坎十一月卦也老懶無鬬心久不事鉏鑿鉏墨○歜徂感切斲牘也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贈張籍徵詩孫曰言欲酬无本金帛則我舉室常飢貧也○頗呼啥呼紺二切頷胡感二切一本作顴頷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慚祝曰慚痛也禮記中心慚恒愛人之仁也七感切獰颱摺空衝韓曰猙獰惡也摺疊也祝曰敗也折也史記折頸摺顧孫曰猙颱狂風也空衝天衝也○猙尼耕切摺之涉切天地與頓撼孫曰頓撼搖撼也言猙颱之起天地亦且搖動也勉率吐歌詩尉汝別後覽尉一作慰石鼓歌

樊曰歐陽文忠集古録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弃于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歌元和六年作孫曰石鼓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子姑取以爲者其曷敢攻我馬既同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駒君子之求又左驂驔驒驔右驂騤騤駵雄騏孫曰時射麋承孔庶又曰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鬻之維楊與柳鬻符霄切說文曰鬻糜也補注筆墨問録云純歌全似仲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柰石鼓何卽子美云潮乎潮乎柰爾何快劒斫斷生蛟龍卽子美云快劒長戟森相向張生手持石鼓文孫曰卽張籍注見前題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

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周網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孫曰孝經說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諸侯矧珮鳴相磨珮一作佩蒐于岐陽騁雄俊蒐狩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孫曰左氏成有岐陽之蒐左氏言成王公今言宣王未詳萬里禽獸皆遮羅萬里百里作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礱嵯峨嵯峨山高兒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譔刻留山阿揀一作簡譔一作撰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訶撝指揮也○撝音麾公從何處得紙本墨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孫曰說文云自秦書有八體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施於公府也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語孝經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文字也年深豈免有缺劃忽麥切又音畫快劒斫斷生蛟鼉祝曰蛟鼉水蟲禮記伐蛟取鼉韓曰此下皆狀石鼓文如此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所謂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值千金蛟龍盤拏力屈強者也○鼉唐何切鸞翔鳳翥翥飛孫曰翔翔也翥飛舉也仙人將下故鸞翔鳳翥以爲先導也○翥章恕切衆仙下祝曰選鳳翥翥飛孫曰翔翔也翥飛舉也仙人將下故鸞翔鳳翥以爲先導也○翥章恕切珊瑚碧樹交枝柯孫曰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廣雅曰珊瑚珠也說文云生海中色赤碧樹碧玉樹也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玉樹在其北說文云碧石之青美者韓曰晉武帝賜王愷珊瑚樹高三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金繩鐵索鎖紐壯紐結也音狃古鼎躍水龍騰

又舉綺切摭之石又音夊宿音秀嗟余好古生苦晚樊曰蘇內翰鳳翔八觀詩其一曰石鼓其年後則此歌所謂好古生苦晚也又百年始改稱元和孫曰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故人從軍在右輔孫曰右輔謂右扶風即鳳翔府也公故人爲鳳翔節度府從事故云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臼科孫曰謂安石鼓處上云隸與科當作蝌字濯冠沐浴告祭酒孫曰唐制國子有祭酒一人從三品時公爲博士故告之如此至寶存豈多遶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秪載數駱駝孫曰駱駝巨獸也外國圖云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騎駱駝駱駝即漢書匈奴傳云橐駝言能負橐

而駝物也薦諸太廟比郜鼎韓曰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音告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孫曰詩如切如磋注治骨曰切象曰磋切磋相成之義韓曰觀詩意公蓋欲遷此鼓于太學是時必有以沮之者也觀經洪都尚填咽孫曰漢靈帝元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於太學門外使後生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見及摹寫者車乘日千兩填塞街陌鴻都與觀經蓋二事公併用之洪或作鴻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剜刻削一丸切安置妥帖平不頗頗不平也祇頗楚詞循繩墨而不頗○頗普禾切大廈深簷與霤蓋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官一作夫詎肯感激徒媕婀孫曰詎豈也也徒但也媕婀不決貌謂但媕婀不決而已○媕音庵又音掩婀於可切阿音阿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韓曰後漢薊子訓至長安摩挲銅人○挲音娑曰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樊曰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寫畢籠鵝而去其曰俗書者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爲籀書石鼓文籀書也秦變古爲篆隸今又變而爲楷世俗書爾非古也補注王得臣麈史云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繼周八代爭戰罷孫曰論語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八代謂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言之其事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歟曰左氏宣二年羼兕尚多棄甲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韓曰晉郭象能清水注而不竭象語如懸河瀉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

集註蘇內翰作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爲李杜作非也按柳仲塗雙鳥詩解云高公子奇曰雙鳥者當其韓之前後斯執政人也一仕一隱本異末同故曰城市巖幽殊以別也下言蓋以其辯姦說詭比將壞其時也未知斯孰氏耳予曰不然大凡韓之爲心憂夫道也履行非孔氏者爲夷矣故垂言以刺之擇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又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以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或然又筆墨閒錄云劉倅言雙鳥詩爲二氏作予嘗言其然以其中有云不停兩鳥鳴闕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頗似云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教耳此詩仲塗解甚詳洪慶善又祖其意而箋之揆以它說於理爲近今備載焉

雙鳥海外飛飛來到中州柳曰漸而至洪曰非周孔之教而行乎中國一鳥落城市柳曰釋之爲教必處都邑樊曰禍福之說足以鼓動羣衆一鳥集

嚴幽 柳曰老之爲教棲息山林洪曰清淨無爲集一作巢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作巢

秋 柳曰二教雖來未明于世洪曰不相爲謀其來久矣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矣

唐曰既未得明其教其言亦未能大盡于其時各以其術自奮兩鳥忽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柳曰釋老乃得

競出而扇于民久益張矣洪曰二氏並行各騁其辨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柳曰

謂其怪誕而繁極已莫及也百舌舊饒聲從此恒低頭柳曰百舌謂百子也從來

作文著書從此不能出其上洪曰雖善辯者無所容其喙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

柳曰謂其道或世不用遂至死乃休矣洪曰忍死受害不敢復言默一作然雷公告天公百

物須膏油 柳曰閒有忿而訴于上故曰雷公告天公以假爲喻也百物須膏油者使王化復其不敗

于生矣洪曰天公喻君也膏澤不下于民以兩鳥鳴故

柳曰蓋謂帝王之道不能光行于天下洪曰雷者天下號令雷聲收則號令不行也鬼神怕嘲詠

造化皆停留 柳曰或有哲智之人將誅殛以全其變則有素也乃停留其造作鬼神懼所以言之

者造化所從出也鬼神畏其號令而況人乎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洪曰萬物

有成理而不說今則說之。挑吐彫切抉於決切又古穴切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

求 柳曰謂其無所漏脫于幽微也洪曰誅求至于蚤鼠甚矣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

而省度矣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 唐曰尚復信奉者衆耗世害世率四海之大幾被其困焉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

酬 柳曰謂其後尤不能終如此矣復有其甚或者久而見興也洪曰兩鳥閉聲而省愆尤宜其衰也然蠹食於民猶如此其甚蓋不能扼其吭絕其聲則久而復鳴理勢之必然也

贈劉師服

樊曰詩云只今年纔四十五元和七年作也

美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韓曰呀含牙張口兒音牙所存十餘皆兀窳兀孫曰又作杌隉書邪之

扤阻能音臬是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噲如牛呵呵說文云吐而噍孫曰爾雅牛曰齝羊曰齥已久復出噲之曰齝與呵同韓曰捃嚴經橋梵鉢提有牛呵病○呵音癡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粟與黎飣丁定切秖今年纔四十五韓曰杜詩只今年纔十六七後日懸知漸莽鹵祝曰莊子曰為政心也○莽莫補切鹵音魯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羸餘樊曰荀子文王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齟然而齒墜矣齟然齒落之皃虞翻十三此豈少此一作比遂自惋恨形於書祝曰自惋驚歎也選撫空懷而自惋孫曰吳書虞翻字仲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惋烏貫切遂一作邃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韓曰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以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目即明月珠也韓曰舊史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繼貶潮陽幾若詩語之識補注東坡云嘗譏韓子隘且隨一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

樊曰按陸長源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為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云炭谷湫不出此韓曰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公時在京師作湫龍居也慈由切萬生都陽明孫曰萬生萬物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昭明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幽暗鬼所寠孫曰寠亦居也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孫曰明晦皆居之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關鍵也厭處平地水巢居揷天山孫曰揷天之山高山也樊曰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戎云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即此也列峯若攢指孫曰若聚十指○攢音嚽石盂仰環環孫曰池小似盂環環圍皃巨靈高其捧韓曰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揬慳孫曰匈謂以手捧物一匈言小也詩終朝采綠不盈一匈慳恡也丘閒切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姦孫曰陰姦謂龍猶南山詩所謂凝湛閒陰暑也魚鱉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翻翮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惋烏貫切遂一作邃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韓曰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以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目即明月珠也韓曰舊史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繼貶潮陽幾若詩語之識補注東坡云嘗譏韓子隘且隨一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

樊曰按陸長源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為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云炭谷湫不出此韓曰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公時在京師作湫龍居也慈由切萬生都陽明孫曰萬生萬物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昭明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幽暗鬼所寠孫曰寠亦居也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孫曰明晦皆居之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關鍵也厭處平地水巢居揷天山孫曰揷天之山高山也樊曰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戎云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即此也列峯若攢指孫曰若聚十指○攢音嚽石盂仰環環孫曰池小似盂環環圍皃巨靈高其捧韓曰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揬慳孫曰匈謂以手捧物一匈言小也詩終朝采綠不盈一匈慳恡也丘閒切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姦孫曰陰姦謂龍猶南山詩所謂凝湛閒陰暑也魚鱉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翻翮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惋烏貫切遂一作邃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韓曰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以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目即明月珠也韓曰舊史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繼貶潮陽幾若詩語之識補注東坡云嘗譏韓子隘且隨一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

樊曰按陸長源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為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云炭谷湫不出此韓曰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公時在京師作湫龍居也慈由切萬生都陽明孫曰萬生萬物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昭明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幽暗鬼所寠孫曰寠亦居也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孫曰明晦皆居之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關鍵也厭處平地水巢居揷天山孫曰揷天之山高山也樊曰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戎云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即此也列峯若攢指孫曰若聚十指○攢音嚽石盂仰環環孫曰池小似盂環環圍皃巨靈高其捧韓曰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揬慳孫曰匈謂以手捧物一匈言小也詩終朝采綠不盈一匈慳恡也丘閒切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姦孫曰陰姦謂龍猶南山詩所謂凝湛閒陰暑也魚鱉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翻翮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惋烏貫切遂一作邃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韓曰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以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目即明月珠也韓曰舊史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繼貶潮陽幾若詩語之識補注東坡云嘗譏韓子隘且

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水也言我豈無吹毛之劒血此龍也殷赤黑色左傳左輪朱殷注血深也殷烏閑切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悚一作怵寄立尺寸地傲天頑翻翮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惋烏貫切遂一作邃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韓曰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以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目即明月珠也韓曰舊史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繼貶潮陽幾若詩語之識補注東坡云嘗譏韓子隘且隨一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

樊曰按陸長源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為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云炭谷湫不出此韓曰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公時在京師作湫龍居也慈由切萬生都陽明孫曰萬生萬物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昭明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幽暗鬼所寠孫曰寠亦居也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孫曰明晦皆居之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關鍵也厭處平地水巢居揷天山孫曰揷天之山高山也樊曰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戎云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即此也列峯若攢指孫曰若聚十指○攢音嚽石盂仰環環孫曰池小似盂環環圍皃巨靈高其捧韓曰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揬慳孫曰匈謂以手捧物一匈言小也詩終朝采綠不盈一匈慳恡也丘閒切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姦孫曰陰姦謂龍猶南山詩所謂凝湛閒陰暑也魚鱉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翻翮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惋烏貫切遂一作邃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韓曰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以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目即明月珠也韓曰舊史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繼貶潮陽幾若詩語之識補注東坡云嘗譏韓子隘且

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水也言我豈無吹毛之劒血此龍也殷赤黑色左傳左輪朱殷注血深也殷烏閑切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悚一作怵寄立尺寸地傲天頑翻翮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惋烏貫切遂一作邃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韓曰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以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目即明月珠也韓曰舊史云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繼貶潮陽幾若詩語之識補注東坡云嘗譏韓子隘且

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孫曰鼓舞謂所禱也周禮國之際有鼓舞也孟子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水旱年無由刪妍英雜艷實英花也妍作研者非星毬黃朱班孫曰黃朱班雜班文也毬小也石級皆險滑石級石指告于顛躋注云顛頂躋陞也龍區雖衆碎付與宿已頒頒大也棄去可柰何吾其死茅管茅草名韓曰詩露彼管茅管音莞

聽潁師彈琴

集注西清詩話云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潁師琴公曰此祇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孫曰劃截之聲激烈也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絲竹也自聞潁師彈起坐在一牀孫曰言不寐也牀一作傍推手遽止之推他回切也

送陸暢歸江南

氷炭置我腸孫曰氷炭言彈琴工拙之異韓曰當是琴操必有感于公者故聽終而悲焉濕衣淚滂滂潁乎爾誠能潁乎一作潁師一本又作潁乎爾誠能無以洪曰暢字達夫嘗着蜀道易百陽雜俎云暢江東人娶董溪女溪墓誌云丞相隴西公第二子遷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死湘中明年許歸葬元和八年十一月葬河南長女嫁吳郡陸暢詩云迎婦丞相府即此也我實門下士退之嘗爲董晉從事永負湘中墳送暢時溪未歸葬也

舉舉江南子孫曰舉舉猶楚楚暢吳郡人故云江南子名以能詩聞樊曰暢貢舉之年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玩月云起來自拏書窓破恰漏清光落枕前經崔諫議林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无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爲擯相有詠簾詠行障催掁等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柰烏鳶噪鵲橋觀此可見洪氏亦曰或云浮雲柳絮無根蒂云云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云云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愚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文忠公以爲聽琵琶詩東坡作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

其能詩矣一來取高第韓曰暢元和元年登進士第官佐東宮軍孫曰暢爲皇太子僚屬迎婦丞相府見題注誇映秀士羣韓曰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一本士作才鳴鸞桂樹間孫曰孫氏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觀者何繽紛孫曰繽紛多皃補注言雜也揚雄曰繽紛往來繽匹賓切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孫曰言事多變也蕭蕭青雲幹逐逐荊棘焚韓曰暢歸江南必有其故所不可得而詳矣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韓曰禮記出御婦車骨肉不可分感槩都門別丈夫酒方醲我實門下士見題注力薄蚋與蚊祀曰

孟子蠅蚋姑嗜之蚋儒稅切受恩即不報永負湘中墳補注溪基誌云溪除名從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元和八年葬河南此云湘中墳豈公作此詩時尚藁葬湘中耶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唐曰在京師作次前後詩當在元和七年詩云夏槐作雲屯又當在其年夏

猛虎知檻穽孫曰司馬遷與任安書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檻圈穽坑皆所以取猛獸坐貪茹孤狉茹一作如樊曰非狉與豚同徙門切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直言柰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硉兀窮硉以前郤硉音聿又勤沒切兀五忽切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韓曰劉表傳雲屯馬巢還家雖闕短指日親晨飧孫曰東皙南陔詩馨夕膳潔尒晨飧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時節不可斷親交可攀援援引也音爰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

樊曰魯連齊人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不詘于諸侯談說于當世折卿相之權公乃云爾何哉抑豈有所諷也

魯連細兒黠憲八切有似黃鵠子祝曰鵠鷰鳥也列子鵠之為鸙鵠戈照切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甲孫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徂丘而議于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得復說韓曰魯連往見田巴而謂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者此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皆惡之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開端要驚人雄跨吾厭矣跨越也高拱禪鴻聲禪時戰切若輟一盃水孫曰高拱拱手也禪鴻聲謂堯舜以天下禪讓僅若弃一盃水耳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孫曰以天下與人於堯舜何足道者而仲連以唐虞爲賢蓋未知之耳此田巴所以慊其矜尒甲也

贈張籍

韓曰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惠爲喜爲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合補注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慧讀金根車改爲金銀泝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不識字也不知詩之所稱乃此子乎

吾老嗜讀書嗜一作耆　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

簡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限踉跟蹡急行兒亦行不止兒來○踉音郎又音亮蹡音鏘又七醬切　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與赧同祝

曰孟子觀其色赧赧然○赧乃版切　昨因有緣事上馬揷手版孫曰手版笏也笏簿

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饌饌爵也阻限切　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

莞莞微笑兒祝曰論語夫子莞爾而笑莞胡版切　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

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冑孫曰冑所以貫肉初限切　開袪露毫末孫曰袪衣袂開也　自得高巃嵸巃嵸山屈曲皃祝曰選連崗岩以巃嵸一作蹇嵸高皃孫曰楚詞思蹇嵸而不釋是矣○巃基展切嵸所簡切　我身

踣丘軻補注東坡詩云翁如退之踣丘軻我身一作子身　爵位不早綰固宜長

有人文章紹編刻楚限切　感荷君子德怳若乘朽棧孫曰乘朽

找謂驚喜也○怳許往切找吐版切　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孫曰解摘謂解歸也

詩瑟兮僩兮注矜莊寬大也禮記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遐板切　顧視窓壁間親戚競覘

轡轡切視也韓曰說文目轡轡也視轡龍虎之文舊矣○覘丑簟切轡武板切　喜氣排寒

冬逼耳鳴睨睨祝曰詩睨睨黃鳥睨胡睆切睆戶版切　如今更誰恨便可

耕灞滻韓曰滻水出藍田谷灞陵入灞孫曰灞滻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同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詩意謂有子如此便可謀歸耕也○滻音產

調張籍

補注筆墨閒錄曰退之參李杜透機關處於調張籍詩見之我願生兩翅搏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其有見處可傳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集注元稹李杜優劣論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李陽冰序李太白詩云風騷之後千載獨步唯公一人退之論李杜無優劣如薦士詩云勃興得李杜城南聯句云蜀雄李杜拔憾春詩云近憐李杜無檢束醉留東野云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酬司門盧四兄望秋作云遠追南白感至誠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及此云云公於李杜未嘗分優劣也東坡謂公追逐李杜參翻翔亦可以見公之意魏道輔云公作此詩爲微之發蓋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後李故爾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臨川刪取四

家詩則以老杜爲第一文忠第二退之第三李白第四其說云歐公文章不及退之至詩則各有所長太白十首九說酒與婦人其才豪俊亦可取也然文忠於退之退之於太白皆自謂不可企及何耶蚍蜉撼大樹蚍蜉大蟻也○蚍音毗蜉音浮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音忘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屬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及磨天揚垠崖劃崩豁垠岸也一作根乾坤罷雷碌碌山崩聲也孫曰左思曰拉獵雷碌韓曰碌磕石聲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駁又云礉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崖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迹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巧則今不可得而覩矣○碌音郎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賦閒以雕籠翦其翅羽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祝曰書厥貢惟球琳琅玕注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韓曰金薤書也古有薤葉書詳見岣嶁山詩注琳琅石也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僵仆翁翎送籠中韓曰栖鵾鵾鵡也言李杜文章播於金石云爾○琳音林琅音郎仙官勑六丁孫曰六丁者六甲中丁神也謂甲子旬丁卯爲神之類雷電下取將補注用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秘藏玄都汝何者輒藏緗帙遠知曰青丘元老傳授也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一作願生兩翎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剌手拔鯨牙祝曰周禮徒三剌○剌七赤切舉獻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思賾深遠如此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也騰身跨汗漫孫曰淮南子若士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汗漫猶汪洋也不著織女襄一作箱一作相孫曰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駕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今作相誤也○著七畧切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祝曰乞與人物也後漢乞揚生師音氣與我高頡頏韓曰詩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下曰頏○頡胡結頏音航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二章歌以和之

盧郎中盧汀也孫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太行山之南李愿居之因號盤谷子韓曰貞元十七年公送李愿歸盤谷有序此時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詳詩意可見又云十年蠢蠢隨朝行蓋自貞元十九年癸未爲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爲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獨不減子美云一本無二章二字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孫曰天井闕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溪出天井闕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誰把長劒倚太行孫曰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劒之倚山韓曰宋王曰長劒耿耿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孫曰楚詞衝風飄風也吹破謂吹此長劒之水飛

雨白日灑洛陽孫曰水漂散如雨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蕨芽滿筐蕨菜也筐箱也馬頭溪深不可厲孫曰詩深則厲淺則揭由膝以下爲揭由膝以上爲厲馬頭溪名帶以上爲厲馬頭溪名上筐可以盛者平沙緑浪榜方口祝曰榜進船又船人也楚詞齊吳榜以擊汰孫曰方口地名榜與榜同又音謗又胡孟切鷹鴨飛起穿垂楊鷹鴨一作鴈鷹一作燕鷹窮探極覽頗恣橫探他南切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令再往之計墮趾芒一作沚作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祝曰撲擲也蜀志未嘗不撲之于地慷慨嘆也韓曰魏武帝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祝曰選中矯厲而慨慷注抑揚意氣也推他回切撲匹角切慷音康旁無壯士遺屬和祝曰屬連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孫曰詩陟彼崔嵬崔嵬高山皃也謂盤谷也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孫曰蠢蠢無知之貌家請官供不報荅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笏也不待彈劾還耕桑劾胡槩切又胡得切

寄皇甫湜

孫曰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睦一作乃手把一封書放床頭折一作折遶牀惟書與淚垂泗孫曰自鼻爲涕自目爲淚泗水名洪曰涕泗一也退之此語似乎率爾余曰不然詩曰涕泗滂沱滂沱橫流兒易曰出涕沱若言涕出如泗水名也今曰涕與淚垂泗言涕之出如泗水耳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惘失志音罔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韓曰邢子牙遊仙詩安得金仙術兩腋生羽翼

病中贈張十八

韓曰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佐汴州籍爲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寺太祝此詩謂抱能未施邦豈籍未第時作或既第而未仕時乎歐陽嘗評此詩見此日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卧北窓韓曰卧北窓之下不踰曉鼓朝安眠聽逢逢逢逢鼓聲也祝曰詩鼉鼓逢逢淮南子呂氏春秋皆作聲○薄江切今協窓字韻宜從聲之音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孫曰八音也金謂鐘石謂磬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說文扛橫關對舉也孫曰揚子泰掉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扛舉也樊曰項羽力

扛龍○扛音江談舌久不掉韓曰張儀掉三寸舌掉搖也徒弔切非君亮誰雙扶机導之言机一作几曲節初揪揪揪樂曰博雅揪撞也祝曰揪音窓半幡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杠旗竿祝曰爾雅素練綢杠孫曰漢武帝元光二年匈奴將十萬騎入武州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引還去所謂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蓋此類也○杠音江傾罇與斝酌四壁堆罌缸罌上音鶯下胡江切玄帷隔雪風照鑪釘明缸缸燈也祝曰選西都賦金缸銜壁注謂燈也○釘音定又的令切缸音江夜闌縱捭闔捭開也韓曰鬼谷子有捭闔篇舊史言其捭闔有由矣捭音擺闔一作詁哆口疎眉疤哆昌下垂疤多毛貌洪曰公稱張籍性詭激而公詩言其捭闔哆口疎眉疤魏顥稱李太白眸子炯然哆如餓虎二公狀兒可想見也○哆昌者切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孫曰酈食其說橫與連和橫然之罷歷下軍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降胡江切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脖肛脖肛腹大之貌上匹江切下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子言得無嘍樊曰管子四民雜處則其言嘍注嘍亂也孫曰嘍雜也得無嘍嘍一作君角鬨也軍謂籍所言其間得無雜乎○嘍音盧迴軍與角逐角鬨也軍一作君斫樹收窮龐孫曰史記孫臏為龐涓所刖會齊使如魏竊載與歸其後魏攻韓韓告急於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而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俱發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涓兵敗乃自到曰遂成豎子之名韓曰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匿其龐幢解旆束扛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押闔如鄙生之下齊既連日扶其所有軀病語嘍乃為公所敗是猶孫臏之狀龐涓也○龐波江切雌聲吐欵要酒壺綴羊腔空韓曰腔肫羊一云羊脂祝曰張騭朝野僉載案後一腔東猪肉○腔苦江切崑崙崑崙渠謂河也籍乃嶺頭灘樊曰灘音雙水名在嶺南又閒江切奔湍也南人謂湍為灘君乃崑崙渠孫曰河出

崑崙之渠蟻蛭之微不足以陵岭岭之山願終受教於公而公所以導其所歸也○涂土江切則崆峒嵣嵲此識歸處東流水涂涂涂水聲韓曰鬼谷子有捭闔篇舊史言其捭闔有由矣捭音擺闔乃自以為嶺頭之灘不足以方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書蟲蟲一作蠹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愚慇祝曰慇愚也周禮三赦曰慇愚○陟降切一作戇古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擣無言子共升崑崙顛樊曰王逸離騷經注崑崙山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孫曰崑崙仙人所居處一曰閬風韓曰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升崑崙之丘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寓九州寓一

作禹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奔奪子萬墳壑其巔惜哉抱所見以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咤韓曰郭璞遊仙詩撫心獨悲咤○咤陟駕切淚如九河翻孫曰書九河既導九河謂徒駭馬頰之類韓曰晉顧愷之哭桓宣武淚如傾河注水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樊曰此以去世離俗道夫崑崙已而臨睨屈原所舊鄉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也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孫曰謂復仙去樊曰東坡爲公潮州廟詩終篇多取此意

寄崔二十六立之

孫曰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韓曰公嘗爲立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元和十年也記所載立之戰藝出入及言事黜官皆與詩意合又有贈立之詩乃在元和元年而此云別來就十年孟自元年後方相別至是作詩爲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孫曰西城謂藍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評事言事黜官再轉爲藍田縣丞心跡兩倔奇祝曰選云劉阿房之倔奇倔高起皃渠物切一本作崛一作掘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分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竄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一作回不敢捩眼窺韓曰捩拗也力結切補注苕溪詩話云音麗瑟琵捩也謂左右窺升階揖侍郎孫曰侍郎劉太真舉者詳見題注歸舍日未欹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孫曰貞元中立之試京師再進再屈四年登第若摘頷底髭迴首卿相位通途無它歧韓曰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途一作達豈論校書郎孫曰立之登第後除秘書省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貲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兒攪攪爭附託攪攪亂也音統一作援援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穀烏生子須母哺曰穀音寇挿翅飛天陲祝曰陲邊也左氏虔劉我邊陲音垂駒麛著爪牙麛音迷著陟畧切猛虎借與皮孫曰駒馬子麛鹿子言二物之小乃著以爪牙借以虎皮而立之獨不然也汝頭有韁繫韁馬組音薑汝腳有索縻蹈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撝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孫曰奇隻不偶也居宜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走已蠻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桁掛新衣裳韓曰桁衣桊也周庾信對燭賦桁衣殊不亮○桁音行又下浪切燈前縻苟無饑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塗同險巇巇山險也巇虛宜切每旬遺我書遺以醉切竟歲無羞池補注苕溪兩相羞左傳何

敢差池○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遠迤幡一作播又論諸毛功差楚宜切

劈水看蛟螭劈博厄切一作擘雷電生睒暗孫曰睒暗見也言雷電睒爍見其光如日映音閃睒音釋角鬣相撐枝鬣髮長貌音獵屬我感窮景把筆能不摛摛舒也祝曰漢班固荅賓戲摛藻如春華○摛抽知切能不字一本作不能唱來和相報愧歎俾我疵疵黑病疾移切又寄百尺綵緋紅相盛衰功能喻其誠功一作巧深淺抽肝脾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友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意益彌舉頸庭樹豁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

應墳篪樊曰詩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注土曰壎燒土爲之仲氏應和如此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騧驪騧驪馬名孫曰詩騧驪是驂注云黃馬黑喙黑色○騧音瓜驪音離曰騧說文云驪馬深乃佩巾孫曰所以拭物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綺帨佩刀鞞是也綺文飾也帨音稅綺音倚禮記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鞞是也綺者婦人之褘所以蔽膝詩親結其綺注即今之香纓也帨音稅綺音倚諸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莊麾摧腸與感眉潮本作感眉又一作戚眉居洪曰作戚居者非是能復持酒卮我雖未耋老未詳或作襹衣帶也樊本作襹云與摛同太玄經玄者幽摛萬物而不見其形襹所宜切襹呂支切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孜孜凭書案祝曰廣韻凭依几也皮孕切又皮陵切孫曰敎一作敦敦筆墨閑錄曰敦字出詩敦彼獨宿注敦多貿碻以塗壁碻丑知切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縻自一作相孤豚服糞壤眼一作眼不慕太廟犧孫曰莊子或聘於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綺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骴骴殘骨音疵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洪曰魏道輔云詩惡蹈襲古人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已者蓋思愈精則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皆禍將溢世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工於前也顏

裨裨補也增也祝曰蜀志能裨補闕漏寘彌切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受一作重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癃罷癃疾罷倦也祝曰病也史記臣不幸有罷癃之病上音隆下音皮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睢睢視上逆也孫曰衆目所視也韓曰列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音雖盱音吁況自嬰疹疾說文疹唇瘍也祝曰選思百憂而自疹注疹疾也音軫寧保軀不貲祝曰後漢書云不足以償不貲之身貲即移切不能死前罷祝曰罷止也休也論語欲罷不能薄蟹切內實慙神祇舊籍在東都樊曰公旨家河南後居於安長茅屋杞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澌澌解冰也音斯又息

移切生兮耕吾疆死兮埋吾陂文書自傳道奚仗史筆垂奕一作不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眾篁孫曰爾雅魚罟謂之眾江東呼小籠為篁孫曰詩施眾濊濊魚網也篁亦取魚器上音孤下音甲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孫曰朱提漢縣名屬犍為郡縣有朱提山出銀礦祝曰漢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為銀貨二品朱音殊提音時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祝曰倕廣韻云黃帝時巧人莊子攭工捶之指孫曰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倕人名亮時共工音垂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祝曰么麼小貌螽斯班彪曰么麼不及數子詩螽斯注蚣蝑也孫曰螽斯州人謂之舂箕言工人之巧能使千里鯨魚小如螽斯幽也○麼亡果切螽之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祝曰渺瀰大水貌選渺瀰淡漫上七詔切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資菜施樊曰離騷經資菜施以盈室王逸注資音咨蒩音疾黍也菜音綠王匆匆施音弛枲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側孫曰菜蓴草施卷心不死緜緜相糾結狀似環城陴陴城上垣孫曰左氏鄭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一名埤埤音脾四隅芙蓉樹樊曰離騷集芙蓉以為裳注芙蓉蓮華也擢艷皆猗猗長也鯨以興居狀補注詩之六義四曰興興者比物而賦也許應切一本作狀興居又一作興身失所逢百罹孫曰百罹百憂也月以喻夫道傀儡一作其莫虧傀音泯莫草木明覆載妍臭齊榮萎孫曰萎枲也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為切臭一作醜願君恒御之行止新燧鵰韓曰詩大東鞘鞘佩燧注燧瑞也艾蘭董子佩鵰注鵰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孫曰禮記左佩紛帨刀礪小鵰金燧燧可取火於日鵰紀如錐以象骨為之以解結也○燧音遂鵰許規切又音鵰新一作親又一作雖朝當如各分支樊曰支說文作一曰分也

月蝕詩

盧仝自號玉川子孫曰史謂仝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按仝詩作於元和五年而宦官陳洪志之亂乃在於十五年安得預知而刺之蓋唐史誤也

盧仝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孫曰憲宗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捕

子孫曰斗隨月轉故十一月捕子律調黃鍾孫曰黃鍾十一月律森森萬木死僵立孫曰僵死不朽謂寒甚木皆若立死也寒氣顓顓頑無風顓顓作尗力兒上平秘切下許氣切爛銀盤從海底出來照我家草屋東一無家字天色沍滑凝不流沍胡管切古三切氷光交貫寒瞳矓孫曰瞳矓不明貌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孫曰物謂蝕也隱三年穀梁傳曰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閟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桂似雪山風拉摧桂月中桂樹也輪囷壯士斧斫壞輪月輪也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

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摧輪破璧眼看盡（一作趯環）當天一搭如灺煤（孫曰灺煤灰集屋也○灺堂來切煤莫杯切）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孫曰物謂月也）一作灶）揜炎如玳瑁（孫曰揜炎黑暗貌瑁瑁如龜形生南方海中揜烏感切炎吐感切）今夜吐燄長如虹孔隙手道射户外（陳寖也）玉川子

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虧缺（孫曰月食朔望日食）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窮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即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死丸色（一作死灰色一作破瓦色）浸水氷崢嶸花枯無女豔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孫曰言冬時無色可好而盲也）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蟇精（孫曰張衡靈憲曰恒娥奔月是為蟾蜍）徑圍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駭阿誰生可從海窟來

便解緣青冥（孫曰青冥雲霄）恐是眶睫間（眶目眶音匡）揜塞所化成黃帝有四目帝舜重瞳明（孫曰春秋孔演圖曰蒼瞳子是謂重明今云黃帝四目未詳）二帝（黃帝帝舜）混滌不可知（混湖廣切滌謨朗切）何故瞳子上坐受蟲豸欺長嗟白兎搗靈藥恰似有意防姦非藥成滿臼不中度（孫曰度方也）委任白兎夫何為（孫曰傅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兎搗藥興福降祉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孫曰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金爍水銀流玉焰丹砂焦（孫曰楚詞十日並出流金爍石焰一作熠）六合烘為窯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洪流（孫曰孟子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鱗鱗生魚頭（鱗鱗魚多貌○鱗側立切）此時九御導九日（孫曰九御九日之御）爭持節幡麾幢旄（孫曰節幡麾幢旄皆旌旗也）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虬（孫曰海日駕六車故九日駕五十四頭蛟螭虬三者皆龍屬）御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喝入汝齟齬輪（齟側留切一作齟）喉（喝呼合切）紅鱗欻烏燒口快（烏一作鳥）翎鬣倒側聲酸鄒（孫曰

酸卻即俐龁舉倒低滌切酸一作酸撐腸拄肚傴傀如山丘傴傀高貌上洛罪切下口卑切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塡飢坑亦鮮充心憂恨汝當食孫曰當食日也藏頭壓腦不肯食藏一作埋壓一作擫不當食孫曰當食者也張唇哆胷食不休哆張也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天帝請汝劉孫曰劉殺也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蓄得瞽疾蝦蓄敢將天眼瞎乃知恩非類孫曰非類異物一作自孽孫曰自作孽不可活孽史也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孫曰訣方訣也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常娥氏孫曰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宮來習扁鵲術手操擣喉戈孫曰大九年左氏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搏其喉以戈殺之去此睛上物初既猶矇矓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搰沙土中搰叩也地上蟻亂臣仝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剗妖蓄癡腸上天不為臣立梯橙低鄧切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閶闔天門紫宮天庭密邇玉几前擘折奏上臣仝頑愚胸敢死

橫干天代天謀其長東方青龍角掙戟尾擠風當心開明堂孫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房居其中凡四星為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孫曰大戴禮曰介蟲三百六十龜為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為長坐理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烏赤潑血項長尾短赤口毒舌毒垂頭上噣却月不啄殺虛貶鬼眼明窦窩窦深貌上於八切下呼穴切明一作赤貶字疑誤烏罪不可雪西方攫虎飛跋躠跋躠飛貌○躠音薛頭戴井冠高達柈達柈高貌柈五葛切月蝕立踦踦踦踦虎立兒居奇切爺為牙鑿為齒偷犧牲食封豕孫曰左氏吳為封豕長蛇封豕者大豕也大墓一鬱固當軟美似見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唯擬錯唯擬北方寒龜夏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箝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驚一種味且當以其肉充膲死殼沒信處一本作且當膲其肉一底板沒信處唯堪支床脚孫曰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床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不堪鑽灼與天卜孫曰莊子宋元君得白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三禮圖曰龜以上春灼後左耳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歲星主福德孫曰歲星所居

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 官爵奉秦孫曰董泰李忠臣也朱泚反以為司空兼侍中泚逼奉天以為京城留守 恐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孫曰黔婁魯人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死旨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旨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酒食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 天失眼不弔歲星胡

孌鑠勇健貌 執法大不中孫曰楚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為天子之理中字一本作平 月明無罪過不糺食月蟲也孫曰蟲蝕也 年年十月朝太微孫曰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 文虛謫罰何災凶文一作有 土星與

土性相背孫曰土星填星也 反差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眞將軍怒激鋒銛生恒州陣斬鄜定進孫曰元和五年討恒州王承宗神策大將鄜定進戰死 項骨脆甚春蔓菁蔓菁菜名 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孫曰辰星主廷尉 天律自主持孫曰天律天之法律 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天若不肯信試喚舉陶鬼孫曰舉陶主刑 一問如今時一本作一問如今宜 三台文昌宮孫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下台 作上天紀綱環

天二十八宿孫曰環繞二十八宿謂角亢之屬也 磊磊尚書郎整頻排班行紃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側一四天市旁孫曰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 操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孫曰天弧九星在狼星東南 天狼呀啄明煌煌孫曰天狼一星在東井東南 癡牛與騭女孫曰牽牛六星須女四星 不肯勤農桑徒勞淫思旦夕遙相望旁下一有含字 蚩尤簸旗弄旬朔孫曰蚩尤旗妖星也類彗而後曲旬朔亦作旬 始亦妖星名旬始北斗旁如雌雞 始搥天鼓鳴瑞琅孫曰天鼓亦星名也 枉矢能蛇行孫曰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目然能字一本作龍 眊目森森張眊一作眉 天狗下舐地孫曰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 血流何滂滂謫險萬黨構架何可當眯目亹成就一作眯 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扯拯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掃除堆積如山崗贖我父母光當時恒星沒星雨如折殺孫曰莊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氏曰星隕如雨與雨以隊也折殺者言如酒殺之降折一作抨似 天會事發叱喝誅姦僵一作狂 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孫曰新序齊桓公出遊見郭氏之墟問野人曰郭氏盡為墟野人曰

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壎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壎

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玉川子辭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似有動劒戟須臾癡墓精兩吻自決磔磔烈也陟格切腹肚忽脫落依舊掛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柰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辭固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諱徵不諱周書外書大惡孫曰春秋傳曰外大惡書內大惡不書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小大瘉安得引衰周研覈其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為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更不瞽萬萬古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孫曰仝作月蝕詩示公公稱其工然以其詭故頗加檃括而作此篇或云館中本云刪玉川子作補注陳齊之曰退之效玉川子月蝕詩乃刪盧仝兄語耳非效玉川也韓雖法度森嚴便無盧仝豪放之氣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孫曰元和五年十月十四日也一本作十五日森森萬木夜僵立僵音姜靈鼉鼓韓曰鼉狀大貌玉篇云有力也上平聲秘切下蘆絛切一本作巽員一作員巽字異音同月形如白盤韓曰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貌貌上天東貌貌遠也音邈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狽凶唐曰狼狽猶乖舛也神異經狽無前足附狼而行選亦狼狽而可懸狽音貝星如撥沙出祝曰撥抹殺公羊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擊曰撥孫曰月食則星多出如撥沙之多也○撥蘇割切一作撒攢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談如長虹祝曰談火光也音艷一本作長如虹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晴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精徑圓千里納汝腹孫曰徑圓千里謂月也何處養汝百醜形爬沙腳手鈍爬沙行貌○爬蒲巴切一作杷誰使汝解緣青冥孫曰青冥天也黃帝有四目見上注黃一作皇帝舜重其明韓曰賈誼過秦論舜重瞳子今天祇兩目孫曰月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韓曰書湯湯洪

水滔天十日見前注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韓曰左氏劉子謂趙孟曰微禹吾其魚乎○於音烏菟音徒蹲音存菟字一本作兎汝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噍名祝曰說文噍小嚼也音鉏銜切赤龍黑烏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搪撐祝曰搪搪挾也世說何乃刻畫無鹽以搪挾西施耶撐拄也○搪音唐婪酣大肚遭一飽婪貪也祝曰楚辭衆財曰貪愛食曰婪婪與惏同盧含切飢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罒何處逃汝刑孫曰天羅天網磕罒周密貌磕音榼一作匌一本無汝字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一作匌公臣有一寸刃可剚凶蠆腸剚劉空胡切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慷孫曰吕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漢音義云飛廉神禽能致風音蒲角何呀呀龍孫曰此言蒼龍牙角有從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東方青色龍孫曰吕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漢音義云飛廉神禽能致風音蒲角何呀呀龍孫曰此言蒼龍牙角有從呀呀小兒怒爭聲○呀音牙從官百餘座一本有從應二字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河孫曰天河即天漢窟穴也謂穴居天河之中赤鳥司南方孫曰此言朱鳥也尾禿翅觜沙觜角開也祝曰說文觜鷙獸也孫曰觜沙開張兒上陟加切今本誤作觿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呀呀張口兒許加切蝦蟇掠汝兩吻過恐學者事不以汝觜啄蝦蟇於菟蹲於西

知臣意一作使臣知意雖無口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有孫曰此言白虎也左氏楚人謂虎為於菟衛鼓滛之有桂高五百丈恒娥還宮室恒娥見前注室一作堂太陽有室家韓曰日為太陽之精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蓋室家之義也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腹嘗其瞎瞎腹下白貌祝曰宣公二年左氏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睢其目瞎其腹瞎腹大腹也音婆依前使鬼操杵臼白玉堦桂樹閟婆娑韓曰酉陽雜俎月中有桂閟獨閉婆娑韓曰酉陽雜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恒娥還宮室恒娥見前注室一作堂太陽有室家韓曰日為太陽之精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蓋室家之義也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腹嘗其瞎瞎腹下白貌祝曰宣公二年左氏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睢其目瞎其腹瞎腹大腹也音婆依前使鬼操杵臼白玉堦桂樹閟婆娑韓曰酉陽雜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恒娥還宮室恒娥見前注室一作堂太陽有室家韓曰日為太陽之精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蓋室家之義也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知臣意一作使臣知意雖無口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有赤

子雖忿夭傷恐殺孩雅還女月明安行於次盡釋衆罪以蛙磔死磔裂也竹客切

孟先生詩

孟郊字東野樊曰東野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命赴來京師從進士試而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此詩未第前作以其下第送之謁張建封於徐也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它日為執事惜之其後韋莊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摭言謂莊以郊筆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倣效年及第佐徐州幕卒則東野果為建封所用

亦切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却走驚怪靡自任任堪也如林切舉頭看白日泣涕下霑襟韓曰莊子麗之姬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揭來遊公

卿揭去也丘列切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補注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遲之以參差為差參以玲瓏為瓏玲是也漢魯詩話云韓愈孟

淮南子曰垂西景在於榑桑榆謂晚景也奈何從進士見題注此路轉嶇嵌

崔入窮閭過謝原憲也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採蘭起幽念韓曰草澤中子貢相衛排藜藿

巢食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簷一作閻韓曰原憲在

孟郊江海士韓曰老杜洗兵馬詩張公一生江海客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冥默咸池音孫曰莊子黃帝之樂一作杳曰咸池冥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孫曰家語舜彈五弦之琴曰南方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又禮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韓曰宋玉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以九重猛犬猙猙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一門百

建封為徐州有喜士之稱許孟容李惸等皆在幕中竹實鳳所食孫曰詩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韓曰晉符堅曰鳳凰非竹實不食德馨神所歆孫曰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歆享也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韓曰天下之迤邐也祝曰岑小而高音鋤簪切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韓曰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孫曰竹實德馨泰山滄溟皆言建封也溟一作海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為久滯淫十和試三獻孫曰琴操十和得玉獻楚懷王懷王以其欺謾斬其一足之平王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又獻之中果有玉於是封和為陵陽侯或作楚之厲武共三王期子在秋砧

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 孟郊

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懶磨青銅鑑畏見新白髮古樹春無花子規啼有血離絃不堪聽一聽四五絕世途非一險俗慮有千結有客步大方驅車獨迷轍故人韓與李逸翰雙皎潔哀我摧折歸贈詞從橫設徐方國東樞元戎天下傑禰衡投刺遊王粲吟詩謁高情無遺照朗抱開曉月在士不埋冤有讎皆為雪願為直草木永向君地列願為古琴瑟永向君前發

欲識丈夫心曾將孤劒說

射訓狐

集注唐五行志鵂鶹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因以名之此詩貞元中作時德宗以強明自任倚裴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事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士之浮躁甘進者爭出其門詩意端有所諷也梅聖俞集有擬韓吏部射訓狐詩亦各有所寓意云耳

有鳥夜飛名訓狐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啖誰畏忌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徵名也擺掉拱角頰祝曰咳鵡鳴晉史華亭鶴唳音戾暨塗祝曰拱大杙選樂拱夭矯而交結暨塗書惟其塗塗茨○擺補買切掉徒弔切塗音洎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雞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枉西南隅孫曰天明將去○枉家庾切誰謂停姦計尤劇意欲唐突羲和烏孫曰羲和日御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侵更歷漏氣彌厲孫曰漏所以候夜謂挈壺也厲猛惡也由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汝兩眼張睢盱睢盱視不正也韓曰列子而睢睢而盱盱上音雖下音于切梟驚墮擇蛇走實擇擇棟實穴也走一作入一矢斬頸羣雛枯矢一作夫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樊曰諱行録云房次卿字蜀客登科記蜀客貞元七年登第房武墓誌云罗次卿有大才公祭房君文云五官蜀客東野集有祭房十五次卿少府篇即其人也客一作人非是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韓曰公自貞元二年來京師至是十七年為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孫曰差池不齊貌坐一作生顏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孫曰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辟欲讓以天下由乃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韓曰此即公祭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潁之上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咄怪事四字疑一作癡又一作咄咄咄汝無癡之意也如今便當去咄咄咄無自疑咄咄咄呵也祝曰遲口鈍咄咄子陵晉史殷浩為溫

汴州別韓愈詩　孟郊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遠岸水盡為還海波四時不在家弊服斷線多遠客獨憔悴春英各婆娑汴水饒曲流野桑無直柯但為君子心歎息終靡佗

答孟郊

樊曰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公貞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於汴州

從仕

韓曰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此詩其時作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惆一作悵棄置人間世世一作事韓曰漢張子房

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户閉

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床
樊曰公所以詠幽閨之思者如此頻挑一作挑燈
來射策韓曰漢蕭望之射策甲科為郎夜書細字綴言語兩目眵昏頭
眵目汁凝尺支切此時提挈當案前挈一作攜看書到曉那能
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朱翠高張一作焰高吁嗟世
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樊曰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
孫曰転鋤転也勸之益自修師也至元和八年師服竟坐交通于友致死

送劉師服

樊曰公詩有贈劉師服至是又有送劉師服
按石鼎聯句元和七年十二月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則此詩與前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其八年夏作歟前詩云夏槐作雲屯此云夏半陰氣始以是知之前云勉來取金紫此云勉哉転其業則師服其年下第而歸公所以勉之者如此然考登科記無有劉師服者其姓名唯見公集又有劉師命疑其為兄弟云

夏半陰氣始孫曰夏至一陰生故云陰氣始也漸然雲景秋孫曰漸風聲雲景氣景物也蟬聲入客耳孫曰客謂師服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
名累孫曰為名所累有似魚中鈎齋財入市

賣祝曰齋持遺也前漢後齋五日糧錢西切貴者恒難售唐曰售賣物出手樂府功多信不售
漢宣帝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雠雠與售同○售音雠豈不久顛頡祝曰顛頡憂愁貌選顧僕
夫之顛上音樵下音悴一作憔悴為功忌中休勉哉転其業以待歲晚
收孫曰転鋤転也勸之益自修師也至元和八年師服竟坐交通于友致死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五

謹案第二頁後二行注瑣力摧撞逞刊本摧撞訛撞摧據卷二答張徹詩改

第二頁後三行注而撞之以逞刊本逞訛挺據說苑及文義改

第三頁後三行當春天地爭奢華下刊本合前為一首係沿誤本之舊按考異引舉正二詩自當春天地爭奢華分爲兩意義甚明今據分立補志及文義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題注左右擁至前刊本擁訛皆據東雅堂本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文王嗜昌歜菹又昌歜菹昌蒲也刊本歜並訛蒲據呂氏春秋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珊瑚碧樹交枝柯刊本交訛生據高棟唐詩品彙及天德堂諸本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有口反自羞刊本口訛舌據天德堂本改又七行注怪誕刊本怪訛恠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題注文忠公以為聽琵琶詩刊本文忠公以為聽琵琶詩

刊本文訛夫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四行注楚軍南陽趙伐高唐刊本上句脫陽字下句脫伐字據三柱子增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注輿服雜事刊本雜事訛志按諸史輿服志俱無此文當從顧嗣立補注作雜事又以筆綴手版頭刊本以訛自並據顧嗣立補志及文義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注思蹇崛而不釋刊本而訛之釋訛矣並據楚詞改

第三十二頁後四行將歸乃徐謂刊本將歸訛歸將係沿舉正之訛據考異改

第三十四頁前六行注謂復仙去刊本缺復仙二字據天德堂本補

第三十八頁前四行注縣有朱提山出銀礦刊本礦訛絧據漢書地理志及文義改

第三十九頁後六行注隱三年穀梁傳刊本穀梁

訛公羊據本傳改

第四十五頁前八行注類大流星刊本脫大字又

蛇行而蒼黑刊本訛色蒼黑蛇行又如有毛目

然刊本目訛白脫然字句下又衍長數匹著四

字據史記漢書增改並刪

第四十七頁前四行森森萬木夜僵立刊本森森

訛臨臨係沿舉正之訛據考異改

第五十二頁後八行願為直草木刊本直訛奇據

東野集改

第五十四頁前五行注公自貞元二年来京師刊

本二年訛十五年據年譜及本注文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勵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六 七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六

宋 魏仲舉 編

古詩

符讀書城南

洪曰符公之子城南公別墅所在孟東野詩有喜符郎詩有天縱南遊城南韓氏庄之作張籍詩有子符奉其言有養疾城南庄之語按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也元和十一年秋作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孫曰孟子盡心梓匠輪輿皆木工也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閒門也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巧一作兩少長聚嬉戲李公彦云少多少之少祝曰前漢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又匈奴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注少長言漸大也少書沼切長展兩切不殊同隊魚補注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黃去頻趍同隊魚皆用公語也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汚渠三十骨骼成集註說文禽獸骨曰骼此云骨骼爲一龍一豬而言也杜工部瘦馬行骨骼硉兀如堵墻禮記掩骼埋胔骼音格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踢去孫曰淮南

子黃帝時飛黃服阜飛黃神馬也韓曰詩乘彼乘黃選張景陽七命整頓雲轡驂飛黃

蜍音除蝦蟇也上童曰蟾蜍蝦蟇也下常如切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祝曰蛆蟲之廉切一作蛆蟲

在肉中後漢至乃體生蛆七余切一作背上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

居補注上舍陸唐老曰退之不絕吟六藝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舍勉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責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讒譖交加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論奮激曾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據斥異端用力殆與孟軻氏等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待讀書城南一詩乃微見其有戾於向之所得者駭目潭潭之居搴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之美此豈故韓愈哉問之何因爾

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實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

在則有餘則一作即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韓曰詩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語助也○且子魚切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不見三公後

寒饑出無驢樊曰荀子雖王公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爾雅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孫曰菑畬耕也言文章當以經訓為本韓曰以經訓為菑畬則班超所謂筆耕也補注呂原明雜紀云杜子美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文章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顧所用如何耳

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祝曰易不菑畬

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此說有可取焉○菑音災畬音餘子

暴疾之水祝曰在氏潢汚行潦之水○潢胡光切潦音老朝滿夕已除韓曰孟子曰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人不通古今一作今古馬牛而襟裾

襟裾衣也樊曰孟子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前漢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公此聯義則孟子韓生也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音豫時秋積雨霽一作閣

新涼入郊墟郊墟郊野也祝曰說文墟大丘也左氏有華之墟禮記墟墓之間○墟丘於切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孫曰日月詩謂日居月諸恩義有相奪孫曰兩者不並立故曰相奪也作詩勸躊躇踏孫曰躊躇猶豫不決兒樊曰魯直嘗書此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浩翁曰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韓公之言其於勸奬之功異趣而同歸也云

示爽

韓曰求之譜系公諸子姪皆無名爽者有姊孫湘者字北渚老成長子登長慶三年進士第終大理丞爽豈湘小字耶

宣城去京國孫曰宣城宣州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孫曰解裝典衣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孫曰相牽挽也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孫曰西來京師也科名掩衆俊韓曰言爽來京師登第也科名

一作名科州考居吏前孫曰考謂考課居吏前最課也今從府公召韓曰疑從宣歙觀察使辟為府從事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妍美也此來江南近孫曰宣城在江之南公有別業在宣城此一作汝里閭故依然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一作得其實亦云行伍也行胡郎切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立懼終莫洗湔湔沾也○音箋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孫曰歸謂歸宣城也韓曰陶淵明歸去來詞田園將蕪胡不歸

人日城南登高

孫曰東方朔占書歲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樊曰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董勛問禮俗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韓曰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為人日之集也

初正候繞兆兆萌也涉七氣已弄孫曰七謂七日氣謂陽氣靄靄野浮陽孫曰靄靄陽氣貌暉暉水披凍披散也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盤蔬冬春雜蓱酒清濁共令

病鴟

唐曰說文鴟鳶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搜而善飛公意蓋有所譏也韓曰必有人焉如鴟其死命復作詩誡之云耳

屋東惡水溝孫曰惡水濁水也左氏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淹兩翅韓曰周庾信游仙詩青泥芙蓉淹漬也○於廉切一本作揜拍拍不得離孫曰拍拍欲飛貌有鴟墮鳴悲青泥先之祝曰釋名小石曰礫楚辭兀礫進寶兮捐弃隨和礫音歷計校生平事殺郤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送一作悠隨一作飛擬凌鸞鳳羣

擬一作遂鶖一作鵻肯顧鴻鵠卑一作鵻鴈卑孫曰自奪攘不愧恥以下皆前所云計校平生事者也此以譏小人之得位凌侮君子者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救汝將死命救字一作丐一作與浴以清水朝餐鞾魚肉瞑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諒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弄籓籬今晨忽徑去冒不報我知樊曰後漢楊寶嘗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鴞所搏墜於木下為螻蟻所困寶取歸食之百餘日毛羽成放去一夕讀書未卧有黃衣童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荷君仁愛拯救今來拜謝因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其後震秉賜彪四世三公病鴟其亦異夫黃雀之報矣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孫曰天衢天路也以喻高顯之位韓曰易何天之衢亨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豈一作不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華山女

洪曰記事云安能從汝巢神山謝自然云童騃無所識誰氏子云不從而誅未晚耳桃源云神仙有無何渺茫退之倔強如此然此詩頗假借不知何故如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逐來陞座演真訣祝曰史記文王居羑里演周易以淺切觀門不許人開扃不寫於詩云

驊騮良馬名轅轊轊衣車也前後有蔽韓曰以自隱蔽之車後漢轅轊轊曜日菑涯二音觀中人滿坐寺人跡絕孫曰此言聽佛經者皆輻湊至觀爭聽華山女之講驊騮塞路連轅轊轊晶熒祝曰熒光也選煌煌熒熒晶亦光也熒音螢晶音精天門貴人傳詔召孫曰天門謂宮掖貴人謂黃門也六宮願識師顏形孫曰禮記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六宮在後玉皇領首許歸去孫曰玉皇天帝乘龍駕鶴來青冥孫曰青冥雲霄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脚不停雲窓霧閣事恍惚韓曰太白詩歸來挑花品得慇雲窓眠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時所見然意蓋指一時佛老之盛排斥之意

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樊曰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鳥一作三鳥一作三島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

樊曰公集有和湜陸渾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七其它詩亦未嘗有一傳世者偶然逸耶抑皆不足以傳世也劉貢父云持正不能詩持摭龔壤間公所以談之豈或然歟韓曰湜嘗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此詩當在陸渾尉後為郎中前作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吠 樊曰莊子惠子曰吹劒首者吹而已充舜人之所譽也道者姓戴字晉人吠小聲道充舜於晉人之前譽之吹劒者充舜而下者 顧肯掛牙舌

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孫曰春秋書王法以存天下之至公不獨誅其人之身而已法謂誅賞之法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 公安縣屬江陵

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摭龔壤間 孫曰龔壤謂園池摭謂拾掇也○摭舉綺切

龔壤多汚穢豈有臧不臧 韓曰詩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洪曰此數句今本脫其閑間龔壤多不臧八字孟謂今本但作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摭龔壤汚穢豈有臧也脫誤甚矣當以此本為正

誠不如兩忘 韓曰莊子與其譽充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於道但以平斗斛者曰槩 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一槩量 孫曰一槩一等也

沸相嚼 嚼嚼齧也○嚼才雀切 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頹百年能幾時君子不可閑 孫曰得用將以濟人為心不得用將以孔顏為業百年能幾時安可自棄也補注公雙鳥詩押二州字二秋字二頭字此日足可惜押二光字二更字李花押二花字示奭押二然字猛虎行押二為字瀧吏押二濃字書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押二閑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押二行字故孔毅夫詩話云退之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為病然苕溪漁隱則曰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已意不恤其為病也

路旁堠

封堠也樊曰元和十四年春出為潮州作詩意可見子厚元和十年自永州召赴闕其寄零陵親故詩亦有岸旁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之句○堠音后

堆堆路旁堠 堆堆一作坻坻 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闕 孫曰謂藍田闕

送我入楚澤 孫曰謂潮州 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 孫曰千萬猶言結

堠也 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應可釋

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

韓曰驛在商鄧之間公之潮州自藍田關入商陵將過鄧州而作故其下有過南陽之什

樊曰按河南志驛在偃師縣東十道志云以洛水之曲為名此詩公將過鄧而作偃師去鄧遠殆亦別有曲河驛歟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羣烏巢庭樹烏一作鳥乳雀飛簷揔孫曰言烏雀皆得其所而我獨遠行不如也圖史棄縱橫下負朋義重朋一作明上戚頫乖角孫曰乖角謂離別也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韓曰論語有殺身以成仁何以荅生成

過南陽

韓曰南陽鄧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孫曰行子公自謂也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孫曰秦商謂秦山商山湖海浩將經孫曰浩大也言湖海之大將經行也孰忍生以慼一作憂吾其寄餘齡

瀧吏

樊曰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昌樂瀧溪名孫曰後漢桂陽太守周昕字君光開此溪合其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令猶存馬樊曰歐陽文忠公云韶州樂昌縣西武溪深險激石流數百里其俗謂水湍峻為瀧退之詩云云即此也劉仲章前為樂昌尉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誤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憚於更改者以此○瀧閭江切又音雙險惡不可狀一本作昌樂瀧險惡船石相舂撞孫曰舂撞船與石相擊貌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補注東坡詩云瀧吏無言只笑儂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一作譬邑一作譬如官岳北何由知東吳東吳一作京都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韓曰吳人稱我曰儂音農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為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徃罷祝曰罷遣有罪○罷部買切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孫曰惡溪湖州水名雷電常洶洶洶音汹波聲之洶洶○洶音胷鱷魚大於船孫曰鱷魚名大者凡數丈亦黃蒼白厥類惟錯似龍無角似蛇有足卵生山谷間其卵無數大率為鱷魚者十止二三焉餘即為龜為鼉也鯁魚善食人狎於水者每每罹害居民畜產亦輒尾去○鯁五各切牙眼悍殺儂州南十數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孫曰颶風名海南有之○颶其遇切掀簸真差事孫曰差事奇怪也○掀音軒差昌化切聖

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一云官嫌此州惡固人之所徙官當明時來明一作此事不待說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懨慌祝曰懨慌失意貌楚辭心懨慌而不我與○上他朗切下胡晃切旗大鉼翼小孫曰旗鉼皆瓦罷韓曰周官旗人為簋○旗音方祝曰方言靈桂之郎謂之旗注今江東通名大翼為瓶○杭音冏字從亢宜從方言鉼一作缸也翼音閼所任自有宜官知識久去眼去一作絕吾行其既遠曹莫訾省祝曰曹目不明也左氏亦無憯焉孫曰莫訾省者無所省錄也漢書滕西于王端逐為無訾省是也曹莫東眉登毋亘三切訾音紫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樊曰此句世多引阮籍大人先生論所謂君子之處域內何以異虱之處褌中為解非也按商君書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為虱官如曰農商官三者天下之常官也農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必削是也杜牧之常書其語於處州孔子廟碑陰曰彼商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之強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公之所謂虱其間蓋出此然牧之所引不見於商子蓋漢藝文志商子有二十九篇今所傳纔二十六篇洪曰今本作風其間誤矣一作

姦巧姦敗羣倫姦一作躬叩頭謝吏言始慙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疇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孫曰莊子列禦寇篇為外刑者金與木謂捶楚桎梏也注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敢不識恩私

賀

贈元十八協律六首

韓曰元十八於詩不見其名揶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亦不著其名惟白樂天游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即其人一作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潮州雖云遠惟思不可過思一作惡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詩云顯顯令德禮記引詩作憲憲憲退之亦豈以憲為顯耶○憲音顯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畹孫曰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蘭蕙滿畹者以喻其仁義之實又樹蕙之百畝也○畹音宛於何斲其光以至歲向晚孫曰斲習也斲其光者猶言韜光也歲向晚言將老也於何韜光以至於乎時治尚和同孫曰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時治一作治惟無俟於謇謇孫曰謇訥也易王臣謇謇韓曰楚辭余固知謇謇之為患注忠正貌音蹇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祝曰周禮筆車組輓注人輓之以行荀子禮者政之輓孫曰絕學謂老子也揚子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槮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爾輓牽引也言師老子之賢務為隱約不以才藝自推輓也○輓音挽子兮獨如何能自媚婉婉孫曰媚好貌○婉於阮切婉無遠切○一本作

婉婉 婉婉 金石出聲音孫曰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玉宮室發關楗祝曰楗拒門木老子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孫曰陳楚問謂鑰為楗發關楗者言能造入閫域也楗巨偃切與鍵同何人識章甫章甫商冠名韓曰儒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而知駿蹄踠祝曰踠馬足蹉跌選踠足攣怒孫曰言無人識章甫并知此駿蹄也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孫曰詩或息偃在牀公言吾无居室不得留元與之同息偃也臨當背面時孫曰公叅張署文亦云解手背面而一作南非裁詩示繾綣孫曰繾綣猶綢繆也不離貌○繾音遣綣苦遠切英英桂林伯孫曰桂林伯中丞為桂管觀察使伯侯伯也實為文武特遠勞從事賢孫曰從事幕僚韓曰即謂元協律也來弔逐臣色孫曰逐臣公自謂也南裔多山海孫曰南裔南方道里屢紆直孫曰紆曲也屢紆直謂或曲或直者非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往誠艱難孫曰元十八時亦遠諸○往字一作行難字一作險我去未窮極臨別且無言臨一作遠有淚不可拭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樊曰于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其後在南方送僧浩初序又云退之寓書罪予且曰見送元先生序云則知子厚此篇果嘗為公所覽言至此始識其人也寤寐想風彩補注漢書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彩亦榮亦一作不王官不可闕官一作宮非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

自謂可以不學君子以為患以字一作已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以不學孫曰足以不學謂可以不學也

海無由助飛鳴

寄書龍城守 唐曰地理志柳州龍城郡軍事守謂柳子厚 君驥何時秣 樊曰小說曰好事集載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盥手薰玉蹏香然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觀公此作其二人相與蓋可見矣 峽山逢颶風 峽山山名颶海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詩注○颶音具 雷電助撞捽 撞捽相擊也祝曰手捽也莊子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之類樊曰嶺表錄異蛤蚧首如蝦蟇背有鱗如蚕子土黃色身短尾長自呼蛤蚧○蛤音閤 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 章舉魚名孫曰釋音云章舉有八腳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酉陽雜俎云每月三八日則多馬甲柱亦魚名洪曰即今之江瑤柱 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嘆驚我來槀魑魅 孫曰魑魅鬼物左氏傳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公言其貶斥也 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 以一作之 一笔以椒與橙 韓曰老杜詩已訢微求貧到骨孫曰笔擇也詩左右笔之亦調也補注張協曰煇以秋橙○笔音冒橙除庚切 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辟 祝曰咀謂咀嚼辟牲赤色禮記牲用辟孫曰此謂初南食時其腥臊之氣發越於外咀吞之則面汗且辟也○咀在呂切辟思營切 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 獰惡也○獰尼庚切 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 孫曰搜神記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淮南子所謂隋侯之珠者是也 幸無嫌怨并

桑鱉龜蹏注鱉形如惠文廣韻所引山海經注非是○鱉音候 骨眼相負行蠔相粘為山 韓曰蠔魚屬嶺表錄異云蠔即牡蠣石四面漸長高一二丈者嶠岩如山每潮來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小大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蠔音豪 百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 孫曰蒲魚未詳其狀或曰鮠魚也今廣州白蒲魚 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蟇 祝曰本草注云青蛙龜蛤蚧長腳蠼子皆蝦蟇之類樊曰嶺表錄異蛤蚧首如蝦蟇背有鱗如

蚕子土黃色身短尾長自呼蛤蚧○蛤音閤 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 章舉魚名孫曰釋音云章舉有八腳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酉陽雜俎云每月三八日則多馬甲柱亦魚名洪曰即今之江瑤柱 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嘆驚我來槀魑魅 孫曰魑魅鬼物左氏傳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公言其貶斥也 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 以一作之 一笔以椒與橙 韓曰老杜詩已訢微求貧到骨孫曰笔擇也詩左右笔之亦調也補注張協曰煇以秋橙○笔音冒橙除庚切 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辟 祝曰咀謂咀嚼辟牲赤色禮記牲用辟孫曰此謂初南食時其腥臊之氣發越於外咀吞之則面汗且辟也○咀在呂切辟思營切 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 獰惡也○獰尼庚切 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 孫曰搜神記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淮南子所謂隋侯之珠者是也 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孫曰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弇之孫元和十四年公赴潮州作樊曰水經及注无有所謂曾江口者而公其年有過始興江口感懷之什始興韶州也水經注始興水利水南注東江東江又西注於北江謂之東江口此豈非公所宿地耶故其詩曰三江滅無口水之相接也水貌相圍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其後蘇詩有云我行都是退之詩眞有人家水半扉正謂此也

雲昏水奔流天水滌相圍莽廣也平也祝曰選注五湖以漫滌大水貌相圍謂天流合混為一不見江口其誰識涯圻孫曰涯岸也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輿飛篤舟入其家祝曰篤進船竿淮南子以篤測江〇篤音高暝聞屋中啼孫曰啼啼也或曰笑也〇啼音垮問知歲常然知一作之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忘故道屈曲高林間林間無所有奔流但潺潺但一作且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

樊曰公為潮州子厚為柳州元和十四年也梅聖俞詩有曰子厚謫柳州而猶食蝦蟇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〇所教切

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祝曰樂欲也禮記有所樂五教切一本作失平生好樂〇而君復何為甘食比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水字一本作末強號為蛙蛤凡蛙蛤蟇其背青綠色者俗謂之青蛙黃文者謂之金線蛙黑色者號為蛤亦名水雞〇蛙烏瓜切於實無所校一作效一作較雖然兩股長然一作云其柰背脊皰祝曰皰玉篇云面皮生氣也〇皰匹豹切一作脊皰皰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淖淖祝曰左氏淖而已又有淖於前淖淖泥也〇佐鬧二音鳴聲相呼和胡臥切無理秖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樊曰周官蜮氏掌去鼃黽焚灰以灰灑之則死灑與洒同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覺睡起也〇古孝切叵堪類多集注叵不可也明類其儔侶也〇叵普火切一作頗非沸耳作驚爆爆火裂祝曰神異經畏爆竹聲蝦蟇鬪孰強孰敗撓孫曰撓亦敗也祝曰木曲易撓本末弱也〇撓音鬧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鈞罩祝曰罩竹籠取魚也詩烝然罩罩〇罩陟教切余初不下喉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孫曰漢武帝紀元鼎五年秋黿出見怒黿乃為之軟從者曰奚敬作又一工也雖蒙句踐禮孫曰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音豹端能敗笙磬一作磬鐘仍工亂學校孫曰能駡笙磬亂學校近亦能稍稍補注東坡嘗用公此事作詩云稍近蝦蟇緣習俗祝曰稍說文云出物有漸也〇稍所教切

豢豹也（豢養）獵較務同俗（祝曰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注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孫曰魯俗如此孔子亦為之故云同俗○較音角）全身斯為孝（孫曰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詩意謂甘食蝦蟇以全其生也）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擢（祝曰楚辭挂擢兮蘭枻擢揖也與棹同楫曰子厚以其年十月夢奠柳州卒不生還矣）

別趙子

趙子名德韓曰公為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為之師即其人也公自潮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集註揭陽漢縣屬南海郡至唐為潮州治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韋昭音曰揭其逝切師古曰揭音竭）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孫曰詩市也婆娑婆娑嬉遊貌韓曰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將歸顧謂王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耳）簸弄明月珠（孫曰廣記云鯨鯢目即明月珠詩意謂其懷寶自樂也）及我遷宜春（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尊號大赦天下十二月二十四日公自潮州量移袁州郡即宜春郡也）意欲携以俱擺頭笑不可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此（一作此）往來以紛如紛乎海中諸山中幽子顑不（孫曰相期者德自言與幽子相期往觀風濤也此言已久不可中變從公而往渝變也韓曰丹青初則炳炳則渝）又嘗疑龍蝦（孫曰字當作鰕○鰕胡加切爾雅曰鰕大者謂之鰕）果誰雄牙鬚蛙贏魚鼈蟲蟲（祝曰詩狂夫瞿瞿注無守貌○瞿音衢又音籧）識一以忘十以一（作已）大小不同欲一往而窮究之歲時屢謝除（孫曰德又言嘗聞龍蝦蛙蠃魚鼈蟲時屢謝終未能往言今當往也）今子南且北（孫曰子謂公也）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韓曰左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可一理驅區（一作區）各宜從所勝（一作務）未用分賢愚（孫曰德言公去已留未可分別賢否也）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李大夫程也字表臣樊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還拜國子祭酒行次盆城作此詩寄之公嘗與表臣同為御史及鄭餘慶為若與表臣儕至是因詩謝之故曰無大故則不棄此公所以思之且請政事也

盆城去鄂渚（孫曰潯陽記盆水出青盆山圍以為名帶山雙流而右滙潯陽北流入湓舉在江州離騷經曰乘鄂渚而反顧鄂渚今鄂州）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

江水洪曰帆去聲船使風也今本作汎非是故人辭禮闈辭一作闈旌節鎮江圻樊曰舊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為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程自禮闈出鎮明矣而新傳獨言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蓋逸之也鄂醉留東野詩注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追遞咫尺不相聞不一作何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髮白幾何君一作公年皆過半百孫曰公是歲年五十三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衰一作作歲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否樊曰骨肉猶不免可否況公剛直其率能合乎譬如假如也我昔實愚憃祝曰憃愚也前漢越人愚憃輕薄○憃陟降切一本作戇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樊曰子犯晉公子重耳舅也公子亡外子犯從之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公其務貰過祝曰貰赦也前漢數蒙聖恩得見貰赦○貰音射又音世我亦請改事補注左氏宣十二年傳鄭伯逆楚之辭曰使改事君亡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桑榆儻可收韓曰漢光武勞馮異曰始雖垂翅終能奮翼邇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願寄相思字孫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孫曰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之後韓曰據詩意風風謂裴度裴度執丸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據宗閔之慎勿猜衆鳥一猜

猛虎行贈李宗閔

孫曰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此詩且取古猛虎行名篇不必以篇中意義也餘見前詩題注

作疑 衆鳥不足猜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孫曰得汝去猶言因汝去也黃鵠因汝去乃敢自喜婆娑然弄其毛衣以譬小人既逐君子乃相慶也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補注左傳不汝瑕疵汝豈無匆匹孫曰匆窶小人之窶有口莫肯開汝落萬丈間幾時復能飛翅翎短不能持汝歸一作得哀哀故山友孫曰故山友謂平時故舊也一作哀哉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人誰信汝為微孫曰汝謂宗閔如一作知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

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攫持也。攫音臒猛虎死不辟但慙前所為虎兕無助死兕一作坐況如汝細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七　宋　魏仲舉　編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一首

藍田十月雪塞闕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崖崖凍相映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肆兀未可攀歸來殞涕撚闕卧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斷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眼卧壯士大招挂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憬朝欷暮唶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一首

浮屠西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鬬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恢奇越商胡賈脫身罪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

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藉藉愈昔從軍大梁下孫曰貞元十二年公佐宣武軍幕往來滿屋賢豪者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孫曰十五年公從事徐州節度張建封幕紛紛過客何由記又言澄觀乃詩人又言一作人言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孫曰十六年建封卒公西歸洛樊曰公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題李生壁云是行也予黜於徐州將西居洛陽故此云洛陽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顙權孫曰伏犀謂骨當額上入髮際也韓曰伏窮秋厭窮獨孤獨也丁丁啄門疑啄木祝曰詩伐木丁丁啄木鳥名丁丁中塗切疑一作如有

犀貴相後漢李固項角匿犀後為太尉即此祝曰權一作顴輔骨也選醫輔承顴頰面頰也○頰古協切顴呂音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潛然睨斜視也○睨五計切潛音涔臨淮大守初到郡孫曰臨淮太守謂泗州刺史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直一作實去去為致思從容孫曰為致思從容者公令澄觀致其意於泗守思欲與之從容也

山南鄭相公與樊員外書

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樊曰梁州在唐為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改為興元府鄭相公名餘慶字居業以元和九年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樊紹述為副云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紹述誌傳不書而見於公薦狀及此詩薦狀云云紹述其字也惜乎二公之詩不得而見矣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為文奇說則學於韓愈苦澁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紹述墓銘語奇而澁皆所以效其體也一本題無與字

梁維西南屏 孫曰屏蔽也詩大邦為屏餘見題注 山厲水刻屈 孫曰厲峭拔也刻屈謂刻削屈曲也屈一作窟 稟生肖勁剛 孫曰勁剛剛勁也言人生其祝曰勁輕捷也吳錄閩卿能坐躍勁捷不常○勁音巢一作勁者非 難諧在民物 孫曰人性勁剛難諧和也 榮公鼎軸老 孫曰餘慶滎陽人貞元中再為相鼎謂鼎鼐軸謂當軸榮一作禁 稟幹力健倔 孫曰稟烹謂烹擊幹謂幹旋猶言宰制也幹或作鮮韓曰取老氏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義倔壯貌祝曰強也選假倔強夷狄惡性捷戾○倔渠勿切 帝咨汝予往 孫曰帝咨者謂帝咨詢於人而得餘慶也汝予往者言汝為予往哉之義予一作俞 牙蘗前望坲 坲塵起也祝曰楚辭埃坲坲兮孫曰牙蘗皆謂旌旗望塵也前望坲者言旌旗之多皆飛起塵土也○蘗音導望蒲悶切坲音拂一作拂者誤 威風挾惠氣益壞兩廩拂 祝曰廩劑劑

也前漢賈生自下劑上劑古磨字拂一作劑斫也左氏范子劑林雍斷其足○劑亦音拂孫曰言蔡公之治梁威風惠氣二者相須劑拂於天壤之間蓋謂天也 茫漫華黑間 樊曰華黑今作華墨或作筆墨誤矣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孔注云梁州東據華山之東西距黑水茫漫謂其疆界廣大也 指畫變怳歘 祝曰歘暴起也遞歘從背見指畫之間便能變化如神鬼怳歘言甚也○怳呼廣切 誠既富而美章豪霍炳蔚 韓曰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孫曰章豪文采也言蔡公治梁既富文章之工皆炳蔚而至也揚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炳或作彪 龜判錯衮斁 孫曰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龜判謂龜玉也詩衮衣繡裳衮衣繡為兩已謂畫龍於衣上也爾雅黑與青謂之斁斁者刺繡為兩已相背謂刺之於裳上也判言其所執衮斁言其所服也言日延講大訓者非之多錯雜如此 樊子坐賓署 署館也 演孔刮老佛 刮或作胤方云字見劇秦文 金春撼玉應厥臭劇蔥鬱遺我一言重踧受惕齋 慄辭慳義卓濶呀谿疢捂掘 疢或作疾方云疢勞也 如新去盱瞱 盱或作吁初方云盱瞪目非颬雷霆逼颬颬 新或作初方云盱瞪耳垢也从目非颬或作颭或作颬颬字書未見或與颭同 綴此豈為訓俚言紿莊屈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

一首

武元衡韋皐也諸本無奉字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絶抱長思孫曰

謂陽絶故山也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孫曰鍾會孔雀賦云戴翠髮以表弁即此云翠角也下云垂綠紱之森纚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鮮文紛錯文采陸離即此云金華煥相差也坐蒙

恩顧重畢命守增塒孫曰思顧謂為太尉思顧故畢命守此塒塒而不去也

感春三首

韓曰詩作於元和十一年三月為中書舍人時也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間藤陰已可庇落蘂還漫漫祝曰蘂藤花也漫漫多貌○漫謨官切蠢蠢新葉大孫曰蠢蠢翠色貌○蠢音尾隴隴晚高寥寥兩蜻飛翩翩一作翩翻時節適之大抵無菁言云蠢蠢菁也陳楚謂之蠢魯即莫菁也青天圖如黃黃蕪菁花孫曰方言云蠢蠢菁也陳楚謂之蠢魯齋謂之蕪菁趙魏之間謂之大抵無菁也桃李事已退強風簸枯揄揄木名孫曰釋木云白枌也郭璞云先生葉郎著夾圃如錢故曰揄錢也○揄音俞狼籍九衢內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一作春序一如顏去去安足賴誰能駕飛車孫曰飛車仙駕鍾曰山海經奇肱之國其

為人一臂注云其人善機巧以取百獸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蕪白白柳枝弱而細懸對垂百尺一對

作樹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極一作劇嬌童為我歌孫曰嬌童妓女哀響誇箏笛艷姬踢筵舞清眸刺劍戟孫曰言眸子清朗如刺戟之刺甚稱其俊快也補注張文潛云宋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酣紅裙疑若清苦自飾者至云嬖姬踢筵舞

清眸刺劍戟則知此老子筒中興復不淺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茫生者困乘隅生者或作生存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一首

盧汀李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或作溝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歸騎得相收寥或作寞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一首

張籍周況也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或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詳語勢但如白樂天所謂旌旗無光日色薄耳方說非是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鐮

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曰淹當作殘殘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今人書歿作殂多互用李白詩東溪卜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訛○今按古字通用者多不知方何以知此獨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一首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濁溝下句作泥濁或作喧蟬嘩門長扃名秩最卑也詩文齊六經端來問奇字孫曰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注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王莽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為我講聲形孫曰周禮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注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醻韓庶子詩

張籍

西街幽僻處正與懶相宜尋寺獨行遠借書常送遲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閑時寂寞誰相問只應君自知

樊曰王莽投劉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獄使來欲收雄雄恐從閣上投下幾死蓋棻嘗從雄學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時人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公詩落句用奇字籍詩落句用寂寞皆揚子雲事唐人酬荅和意而已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孫曰盧四名汀字雲夫錢七名徽字蔚章張十八即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樊曰曲江在長安城東昇道坊秋波一作波秋平鋪紅渠蓋明鏡孫曰紅棻荷花也爾雅曰荷芙棻其花菡萏明鏡以比曲江也棻一作雲大明宮中給事歸孫曰大明即含元宮也長安元年十一月戊寅改爲給事謂雲夫也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孫曰汀詩九十六字寒光映骨睡驪目樊曰莊子河上有家貧持緡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驪音嵩我今官閑得婆娑樊曰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婆娑優

閑之貌見前卷別趙子詩注問言何處芙蓉多韓曰芙蓉即荷花也騷寥芙蓉兮未采孫曰廣雅菡萏芙蓉撐舟昆明渡雲錦孫曰漢武帝元符三年穿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雲錦言芙蓉之盛如雲與錦也脚敲兩舷叫吳歌韓曰晉夏統會稽人詣洛市藥會上已王公以下並至浮橋統時在船中太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間曲統於是以足叩舷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雷電晝冥王公以下恐遂止之樊曰東坡詩腳叩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補注選詠採蓮而叩舷舷船邊也舷音賢太白山高三十里孫曰太白山名在鳳翔府鄠縣十字它本作百員雪嵬嵬插花裏孫曰此謂太白影見曲江荷花裏也雪一作雲玉山前却不復來孫曰玉山亦山名也却退也任曰前却字出處本蔡邕傳云墮壍塹一前一却至郭景純江賦始合用之而

云巨石碑砑以前却曲江汀瑩水平盃孫曰汀瑩水平定貌韓曰絕小水也○汀他定切瑩烏定切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孫曰思雲夫也天門九扇相當開孫曰謂君門九重也言雲夫給事宮中如在天上耳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上散仙終日嬉遊也相追陪謂與錢張同遊一本散仙下有無字讀為七言疑非

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孫曰上界真人謂仙人也仙人猶有官府之事不如雲夫為地

小庭水植率爾成詩　錢徽

泓然一畝水下與坳堂接青菰八九枝圓荷四五葉動搖香風至顧盼野心愜行可採芙蓉長江詎云涉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七　十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

錢七名徽樊曰唐本有右庶子錢徽小庾水植率爾成詩在此和篇前今存之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擢擢菰葉長祝曰說文菰雕胡也楚辭設菰梁只○菰音孤與菰也芳根復誰從露濡兩鮮翠風蕩相磨倚孫曰兩相謂荷但取主人知誰言盈盈是

記夢

韓曰此詩蓋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為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為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孫曰羅縷謂詳蓋之角與根謂窮極其根也挈攜厮維口濶翻孫曰厮隅維綱也猶言舉其綱領也百二十刻須臾間韓曰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本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可所造至哀帝時夏賀良等重言以建平二年改元太初漏刻用百二十為度尋下詔蠲除事見哀紀并李尋傳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去度橫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氐氐氐丘名切氐牛名切神完骨蹻腳不掉集註列子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蹻舉足高貌詩小子蹻蹻掉驚掉也○蹻其虐切又音矯掉徒弔切側身上視溪谷盲孫曰盲謂黑闇杖撞玉版聲彭觥彭玉版聲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卧陀大貌坡普禾切○坡音陀我手承頰肘拄座孫曰以手承頰以肘拄座頰頤下也○頰户來切隆樓傑閣磊嵬高孫曰隆傑皆雄大貌磊嵬高貌祝曰磊衆石貌嵬山貌選衡霍磊落以連鎮玉廬嵬嵬而比嶕○磊魯猥切嵬五罪切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樊曰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為詩之法也我以指撮白玉丹孫曰丹仙藥也行且咀嚼行詰盤孫曰行且咀嚼謂咀嚼玉丹行詰盤詰盤詩句也詰盤反覆也詰一作誥又作結口前截斷第二句孫曰此謂仙人以已誥盤

之故遂不復吟第二句也綽虛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孫曰仙人以公詰盤之故顏遂不歡故云護短憑愚也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洪曰海上有三神山謂蓬萊方丈瀛洲今本作仙誤樊曰蘇內翰嘗曰太白詩云遺我烏跡書讀之了不閑太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寧屈曲自世間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洪曰長安有三內皇城在西北隅謂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此詩云罷賀南內衙即南內也奉酬廬給事詩云大明宮中給事歸即東內也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七 十二

孫曰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孫曰蔽擁也秋曦秋日蔽一作庇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衙一作衙內歸涼晚淒淒晚一作曉作曉綠槐十二街樊曰中朝事述云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為槐街白樂天游園詩云下視十二街綠槐間紅塵即此也渙散馳輪蹄孫曰渙散分散輪蹄車馬也余惟戇書生戇愚也○戇陟降切孤身無所齎三黜竟不去孫曰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子此詩所謂三黜則未貶潮州前為右庶子日作左庶子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集注張籍祭公詩亦云三以論諍退謂論宮市謫陽山論討淮西左遷庶子論佛骨貶潮州也樊曰皇甫持正誌公墓云公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及為刑部侍郎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上怒就貶三千里海上蓋公為御史以論天旱人飢貶陽山為尚書郎以論

而忘軀鮮不為人所烹醢盬所以調食○勘音鮮 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孫曰磨淬厲祝曰淬染也前漢清水淬其鋒○淬七内切 將舉汝慾尤以為已階梯孫曰以為進身之梯 收身歸閶東孫曰公家於閶東 期不到死迷

朝歸

峨峨進賢冠峨峨高貌韓曰前漢儒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晉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 盖文儒之服 耿耿水蒼珮孫曰水蒼玉名禮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水蒼者言似水之蒼色而雜有文也 章服豈不好不與德相對孫曰服章即謂上冠珮言此章服豈不好乎但已無德不能與相稱也 顧影聽其聲孫曰影冠影聲珮聲也 顏汗漸背韓曰漢文帝問周勃決獄錢穀勃謝不知汗流洽背○顏音楪漸平聲 進乏犬雞效補注犬雞事取君容雞鳴狗盜之意 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孫曰言無補於國但坐食取肥耳 無堪等聲贖孫曰國語瞽矇使之司聲聲贖使之司火言已無堪徒與聲贖等耳○贖五怪切 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孫曰魏武帝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慷慨愁嘆也

雜詩

三首或作四首以第一首掃不見蹤跡下文別為一首韓曰數詩皆諷也朝蠅暮蚊以譏小人烏噪鵲鳴以譏競進鵲鵲則公自喻截椽斷掘棄驥鞿驢則以見一時所用賢否失當也公時為右庶子而皇甫鎛程异之徒乃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譴癡鬼皆指事託物而有作也

九月到雜曰詩北風其涼國雅北風謂之涼風 掃不見蹤跡鵲鳴聲擸擸音查 烏噪聲擭擭烏虢切 爭鬪庭宇間一作聞 特身博彈射食亦切 黃鵠恐長飢一作能忍飢 兩翅久不擘孫曰不擘謂不飛也 蒼蒼雲海路晚歲將無獲孫曰蜚蚊烏鵲以喻小人黃鵠以喻君子難進易退故歲晚無獲也 截橑為樽罍祝曰說文橑擭也楚辭桂棟兮蘭橑撙罍注斗柱也選擊撙罍而將樂注折也韓曰長門賦琨珠之樽罍兮委參差以橑梁注斗拱之屬○橑音老又音僚撙罍音博雷 斲掾以為榱孫曰椽小今截橑為樽罍既為樽罍為掾乃束萬以代橑掾焉是以小人而居君子之位也 小大不相權孫曰橑大而樽罍小掾大而掾小今截橑為樽罍斲掾為掾失其宜矣是猶君子而居下位也橑掾 雖無風雨災韓曰易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得不覆且顛觧轡棄騏驥蹇驢鞭使前韓曰楚辭騏驥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無口用多孫曰弔屈原賦曰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崑崙

高萬里歲盡道苦遭孫曰遭迴遠也祝曰行不進易屯如○遭張連切停車卧輪下絶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求羣求作覓獨有知時鶴孫曰淮南子雞知將旦鵠知夜半也雖鳴不緣身韓曰抱朴子千歲之鶴隨時而鳴暗蟬終不鳴祝曰廣韻暗極啼無聲○暗音痞又音諳有抱不列陳孫曰抱懷抱也蛙黽鳴無謂黽武幸切閤閤秖亂人閤閤蛙黽聲也

讀東方朔雜事

洪曰退之不喜神仙此詩譏弄摧挾恩者耳

巖巖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孫曰巖巖尊嚴也下維萬仙家言仙家環繞其宮也噫欠為飄風孫曰噫噓欠欠伸也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韓曰飄風旋風也詩其為飄風爾雅迴風為飄○噫烏介切欠一作吹濯手大雨沱孫曰畢俾滂沱矣言仙人噫欠則為飄風濯手則為大雨謂其衆多也方朔乃豎子驕不自禁訶孫曰訶斥也偷入雷電室轝轂掉狂車樊曰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此桃昔為泰山上仙官令到方丈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蛟鯨陸行崩山壞境海水暴竭黃馬宿淵於是九源丈人乃言於太上遂謫人間其後朔一旦乘雲龍飛去不知所在孫曰內

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蹉謂跌也○蹉徒何切莫之見也狡獪小兒戲○獪音檜方朔閨不喜褫身絡蛟蛇祝曰褫奪也衣又奪衣斥逐也向觀睥睨處祝曰莊子雖羿逢蒙不能睥睨注猶斜視也孫曰即謂瞻相北斗瞻相北斗兩手自相挼韓曰挼兩手相切摩也祝曰挼與捼同捼孫曰相視也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孫曰庸不科者謂方朔所犯多矣安可不科其傳又云武帝與西王母坐南牕下有一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

切睨音詣事在不可赦祝曰玉篇赦置也放也○赦音奢與去聲同欲不布露言一作宣諱之外口實諠譁一作言外口實譁王母不得已顏嚬口�straight咨嗟祝曰選執姬女以嚬瘁易齊咨涕洟咨齊嗟作齊咨又一嗟之辭也○嚬音頻齊音咨齊嗟作齊咨又一作咨嗟頷頭可其奏頷戶感切送以紫玉珂祝曰珂石次玉亦碼瑙潔白如雪者劉天子正晝溺殿衙孫曰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免為庶人○溺徒弔切一旦不辭訣韓曰前漢從者車數百兩辭訣去訣絕也○訣音決一旦或作一且或作且一攝身凌蒼霞樊曰朔本傳不書所終而傳內云一旦乘雲龍飛去又晉夏侯湛為朔畫像贊亦有

棄俗登仙之語攝身陵蒼霞殆謂此也凌一作入

譴瘧鬼

樊曰譴謫問也後漢禮儀季冬之月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注云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此詩首云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孫曰九歌屈原江水清歸居安汝妃者此也瘧疒虐孫愐切逐指鬼文其事出此詩而其辭則步驟公送窮文而為之見本集韓曰與前詩皆有所諷也見前注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孫曰水帝顓頊衰也見前注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韓曰周禮天官秋時有瘧寒疾翁嫗所罵譏補注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

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刊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旨參與游憂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我始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樊曰公自貞元二年始來京師至元和十一年三十年矣公時為中書舍人十二年十二月為刑部侍郎此詩為刑部時作而言三十年者舉其凡也以有此屋廬樊曰公第在長安靖安里此屋豈無華孫曰言豈無華盛於此屋者無宇一本作為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孫曰牢疏所以享祖考前榮饌賓親補注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菰苑雖黃以為不然其說云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為屋檐撝一名揣一名字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揬又謂之柘集韻云屋柘之兩頭起者為榮故記言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為確論孫曰前榮者揚雄甘泉賦云列宿施於上榮是也冠婚所依於一作之所於一作之依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縷絡之孫曰藤蔓草縷絡統也縷一作婁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風雲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孫曰區畦也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澗一作硎主婦治北堂孫曰主婦謂主

母也禮記宋子雖七十無主婦北堂後堂也李見詩禹得讜言拜洪範革注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樊曰公夫人范陽盧氏封高平郡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非一作非無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竊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蒼舉以相娛洪曰唐人詩云星宿天圍蒼衆子地握樂蒼奕也樂博也○釋音云樂音朔與稍同齊尒朱世隆與元世撝握樂忽閑笑聲一局盡倒祝曰通俗文曰矛大八者名樂南史曹操曹丕上馬橫槊孫曰蒼樂相娛之具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孫曰言坐客半為宰輔也韓曰時裝度王涯崔庠皆公故人為宰輔故云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孫曰張籍樊宗師公尤與親善與字一作若一作先來過亦無事考評遺精麤倉胡切蹉蛵學子孫曰蹉蹉趑趄貌祝曰旋行貌選蹴蹵傷跼蛵好也○蹉音仙牆屏日有徒樊曰舊史云公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即此可見屏門牆也○屏必忍反以能問不能其敝豈可祛祝曰祛穢都也詩以車祛祛○祛丘魚切嗟我不修飾一作我如不修飾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孫曰無迷厥初勿忘故也

庭楸

集注韓曰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何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次其後蓋同時作樊曰此詩長慶四年告病於其居之所為故其終云我已自頹惰重遺五楸聲

庭湫止五株湫一作樹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統之上各相鈎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一作間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祝曰濯濯濕貌明珠何聯聯韓曰選露垂於草其狀如珠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煙蒨蒨青青葱貌祝曰草盛貌晉湛方生稻苗讚蒨蒨嘉苗○蒨此見切我已自頑惰一作滯重遭五湫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樊曰舊史云公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燈然不顧即此詩所謂也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孫曰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未在多少間往既無可顧一作頎不往自可憐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與王六秘書至

韓曰張十八籍也嘗為水部員外郎王六集無可考援張籍有酬秘書王丞詩云芸閣水曹雖最冷與君長喜得身閑又賈島酬張籍王建詩亦有水曹芸閣之句疑此王六秘書即建也樊曰公長慶四年夏以病在告至八月滿百日免吏部侍郎張籍祭詩云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於階墀此詩首言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則十六夜作此明矣正與籍詩合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孫曰規圓也君未晤我時晤一作語風露眇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孫曰孤質謂月中天為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佳客隨佳一作嘉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為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

韓曰李相公逢吉也據逢吉前作相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明年九月罷不經郊祀而題云攝事南郊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新舊志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祈穀於南郊孟夏雩於南郊明皇定開元禮天寶初遂合祭天地於南郊其後遂攝祭南郊故曰攝事南郊也

燦燦辰角曙孫曰楚辭天問曰角宿未沒曜靈安藏角東方宿名辰角曙謂東方欲曉時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祝事上宰即李逢吉也清塗振華鑣孫曰鑣馬銜也祝曰馬銜○鑣悲驕切詩騶車鸞鑣垣前對南山標孫曰南山長安南山謂終南之屬標山峯也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孫曰想巖谷謂思謝事也興嘆倦塵囂祝曰左傳惟彼顛暝者暝莫丁切去公

豈不遼孫曰顛瞑肚感也言顛瞑不富貴之人去公豈不遠乎去一作云為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孫曰書用靜吉勿憚吐握勤孫曰魯世家周公戒其子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可歌風雨調孫曰論衡曰儒老論太平瑞應皆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韓曰禮記饗帝於郊風雨節寒暑時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

集註裴度為李逢吉所間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為尚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朝回見寄之作假山一作假為山

公乎眞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腳歷著陟暑切往語山中人與我澗側石與一作巧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韓曰選綠竹駢羅○駢蒲眠切隨勢忽開坼有洞若神剞祝曰說文云剞削也○剞烏官切有巖類天劃忽麥切又音畫終朝巖洞間歌詖燕賓戚孰謂衙霍奇樊曰衙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孫曰衙在江南霍在江北霍山一名天柱在廬江潛縣近在王侯宅傳氏築已卑孫曰史記傳說為胥靡築於傅嚴之野磻溪釣何激孫曰尚書侯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處磻溪太公釣處也○磻音盤逍遥功德下不與事相摭樂我盛名時一作朝於馬傲今昔補注詩於馬逍遥馬何也○馬於虔切阮步兵詩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頹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故更相招萬事無窮極智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身終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日

孫曰阮籍字嗣宗累遷步兵校尉有詠懷詩八十餘篇其一云云公與張籍效其體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秖見有不如祇一作只不見有所超孫曰超勝也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人不死憫憫尚誰要孫曰誰要何為也○要於遥切富貴自縶拘縶執立切貧賤亦煎熬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孫曰解鑣猶言老也樊曰屈子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其斯之謂歟○鑣彼苗切譬如兎得蹄孫曰莊子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鬼網一本蹄作跡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摇孫曰新序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日瓢孫曰語顏子一瓢飲未知所窕竟且作新詩謠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曰諸葛覺或云即滄師後去僧為儒公逸詩有滄師軒睡二首為此人作孫曰此詩所謂鄴侯則言宰相李泌也泌字長源貞元中為相封鄴縣侯泌之子繁時刺隨州後以亳州刺史賜死京兆府

鄴侯家多書解見上鄴音業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韓曰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為一庫御書經庫紅牙籤史書庫綠牙籤子庫碧牙籤集庫白牙籤以別之○籤音僉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洪曰公處州孔子廟碑為繁作也而州制則知史氏所遺畧多矣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慇不見録送行過滻水韓曰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灞陵入灞○滻音產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孫曰謂覺從繁往隨州也學問得所欲韓曰選詩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補注龍魚黃鵠以喻繁於學問志其大者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傳不言其為處州所載特隨亳二州而亳又在公亡後為之此詩言出守數已六而白樂天有繁刺吉州及逐州制則知史氏所遺畧多矣

南溪始泛三首

槳曰公長慶四年八月病滿百日假既罷十二月薨於靖安里第明年正月葬河陽張籍祭以詩畧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篤摶公為遊溪詩唱詠多慨慷則知公此詩其年以病在告日所作故云足弱不能步余年慷無幾殆絶筆於此矣籍又有同韓侍郎南溪夜賞篇亦云南溪兩月逐君行蓋謂此也

榜舟南溪上孫曰榜刺也月令命榜人榜人船長○榜音榜又叱孟切溪上不得返上上二字前音溪上聲後音去聲敦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上上聲後音去聲幽尋事隨去一作幽事隨去多孫曰藏昂屈曲貌坂坡也○坂音反石廳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黠點暮雨飄稍新月偃補注漁隱叢話云稍稍俗本作捎捎荊公用此字稍稍者細也見方言餘年懍無幾懍一作凜作諒休日恰已晚孫曰公時病滿百日因致仕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一作蹇南溪亦清駛祝曰廣韻駛馬日行千里駛疾也選活活夕流駛○駛疏吏切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或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一作今幸有餘俸置居在西疇囷倉米穀滿囷去倫切未有

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韓曰禮記王制庶人春薦韭秋薦黍韭以卵黍以豚）足弱不能步（一作宜步）自宜收朝蹟（祝曰詩念彼不蹟注不循軌跡也循道也爾雅不蹟言不○蹟音跡）羸形可輿致（祝曰史記形羸不能服藥○羸倫為切輿一作與）佳觀安事擲（祝曰釋名觀於上觀望也老子雖有榮觀○觀音貫事一作可）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拖舟入其間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祝曰瀨湍也楚辭戲疾瀨之素水○瀨音賴刺七迹切）驚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園園松冠壁（一本作帶柳沙冠松壁洪曰非是）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謹案卷六第一頁後四行注又勾奴傳兒能騎羊刋本勾奴訛東夷羊訛牛並據漢書改

第八頁後六行不自閑其閑至七行豈有臧不臧五句洪注今本脫其閑閒糞壤多不臧八字按考異謂諸校本多不言未知果否故仍闕之今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云嘗得善本多八字所載與此本合疑是舊本當從之但叢話稱所見本乃二詩自我有一池水以下分焉未詳是否存異

第十四頁後八行題注果嘗為公所覽言至此始識其人也刋本訛綴言字於所字上據文義改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注野雀安無巢刋本脫野雀二字據樂府古題解及馮惟訥詩紀增

卷七第四頁後一行注半圭曰璋刋本曰訛章又魯得郊天故錫以白刋本脫魯得郊天及錫以六字又白訛曰並據公羊傳何休注改增又龜

判謂龜玉也刊本龜判訛判龜據公羊注及文義改

第五頁後五行注陳楚謂之蘧蒢東西謂之蕪菁刊本脫之蘧魯齊四字又脫東字據揚子方言增

第十頁前四行注漏畫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本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可所造刊本脫今增其二十五字又成訛武據漢書增改又五行並李尋傳刊本脫李字據本注體例增

第十八頁前六行末沫於前嶽刊本沫訛沫又注沫昏也刊本昏訛已按此蓋節服虔曰中而昏之文以釋沫字也據字書及釋文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題注重遭五秩牽下刊本衍未詳二字按註蓋證此詩為在告時作也題與詩俱無未詳處據文義刪

欽定四庫全書卷八　宋　魏仲舉　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　詔

聯句

城南聯句一百五十韻

城南長安城南或曰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洪曰上則唐虞賡歌下則漢武柏梁皆聯句之所起樊曰劉貢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辯博似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補注呂氏童蒙訓曰人言東野聯句即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

竹影金鑠碎郊沈存中云竹影金鑠碎乃日光非竹影也洪曰謂日光在其中不必道破若曰日影金鑠碎則不可也餘見注下泉聲玉淙琤韓曰陸士衡有詩云山溜冷飛泉漱鳴玉樊曰何泠泠聲孫曰木葉之碧如翦琉璃為之翡翠開園英孫曰園花之開如翡翠也古縣與流滑隨仄步郊搜尋得深行遥岑出寸碧愈曰遥岑遠山也寸碧者言遠望之其碧繞寸許耳遠目增雙明乾穟紛拄地郊曰穟與穗同說文曰禾成秀人所取者乾穟滯穗也紛拄地者言紛紜滿地也○穟音遂拄冢庾反紛字一作粉趙

本作絲化蟲枯捐莖祝曰說文云捐戟也韓曰持也或作捐木名非是孫曰化蟲蟲之變化者如蟬蟻之類枯捐莖者言化蟲已枯尚捐持於草木之莖也○捐居玉反木腐枏生也朝野僉載唐俚語云秋雨甲子木腐枏生頭垂耳孫曰耳木上芝菌也其狀如耳故名之草珠競駢睛韓曰選露垂於草其狀如珠言草實如珠也駢並也睛目睛○駢蒲眠反浮虛有新斷郊韓曰斷斫也劉陟玉反摧抗饒孤撐抗音亢撐抽庚反因飛黏網動愈孫曰因飛者為蛛網所因又欲飛去故網動也因一作蟲盜啅接彈驚祝曰啅衆口也杜詩啾啾一作雀脫實自開坼郊孫曰實果也牽柔誰繞縈孫曰柔蔓草禮鼠拱而立愈韓曰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孫曰鼠拱而立若有禮者拱斂手也補註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二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騃牛躅且鳴孫曰騃狂也躅躑躅也○騃反躅直六反騃一作駭蔬甲喜臨社郊孫曰蔬甲菜甲也時乃八月故云喜臨社喜一作嘉田毛樂寬征孫曰田所生者謂之毛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度征薄賦也露螢不自煖愈凍蝶尚思輕孫曰蝶已凍矣尚欲飛也宿羽有先曉郊孫曰宿羽宿鳥也先曉者未曉而飛也食鱗時半橫孫曰食鱗魚之食者半橫水中洪曰又曰此句及下句云楚賦鱣鮪亂羣鮮沸池羹庖霜膾玄鯽魚口星浮沒通波枚鱗介是皆說魚意不相犯鱗一作鮮菱翻紫角利愈孫曰紫角菱角之紫也利鈷利也翻一作繁荷折碧圓傾樊曰荊公又倣此對作句云紫角遞出沒碧筒時卷舒楚膩鱣

鮪亂郊孫曰水有鱣鮪如楚人之會也○鱣知連反鮪羽癸祝曰鱣江東所謂黃魚鮪鮥也反獠羞螺蠃并孫曰水有螺蠃若獠西南夷別名○獠張絞反又盧浩反桑蠖見虛指愈孫曰蠖桑上蟲名虛指言空有跡耳祝曰蠖屈伸蟲也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蠖烏郭反穴狸聞鬬獰孫曰狸鬬於穴中其聲獰惡也○獰尼庚反逗鬚翅相築郊孫曰逗止也逗鬚者言鳥止於林陰翼翅相觸也擺幽尾交搒孫曰擺幽謂擺於幽辟如蛇之類搒擊也○搒音彭庚反蔓涎角出縮愈洪曰謂蝸牛也孫曰蝸牛涎於蔓上樹啄搒導庚反蔓涎言蝸牛所過處有迹如長竿垂餌羣鮮沸池羹孫曰鮮小魚也羣魚在池若沸羹然岸殼坼玄言脩竹之垂餌韓曰謂啄木鳥孫曰敲鏗啄木聲○鏗丘更反脩箭裊金餌郊孫曰脩箭脩竹也頭敲鏗韓曰謂啄木鳥孫曰敲鏗啄木聲○鏗丘更反脩箭裊金餌郊孫曰脩箭脩竹也兆愈孫曰岸殼言岸有蟲殼如坼玄兆兆象也野蹉漸豐萌蹉岑音牟瑤烟冪疏島郊祝曰冪以巾覆物周禮冪人掌供巾冪孫曰瑤烟白烟冪覆也○冪莫狄反瑤音遙沙篆印迴平孫曰沙篆鳥跡之在沙者如篆迴平言迴曲之平處洪曰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平張道陵二十四化有平陽化北平化因地平處以為名也瘁肌遭蚋刺愈祝曰瘁病也詩僕夫況瘁蚋玉篇毛蟲也○瘁秦醉反蚋七叟反刺七亦反啾耳聞雞生孫曰啾耳言聒耳也○啾即由反恣迴轉郊遐睇縱逢迎睇音布巔林戢遠睫愈祝曰睫目毛也列子察其眉睫之問孫曰巔林言山上有林木故其先見也戢斂也○睫音接標氣兎空情祝曰標青黃色孫曰兎樂也○標夫沼反歸跡歸不得郊捨心捨還爭靈麻撮狗

虱愈洪曰博雅云狗虱胡麻也孫曰靈麻今胡麻牀如狗虱本草云一名狗虱　村稚啼禽猩猩孫曰村稚村野稚子其聲如似小兒樊曰爾雅猩猩小兒啼此曰禽猩者禮記所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　紅皺臞簷毛郊洪曰紅皺說者曰語聲似小兒啼此曰禽猩者禮記所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　黃團繫門衡洪曰黃團瓜蔓也一曰瓠瓜樊曰或云括樓爾雅果蠃之窟曰括樓注云今齊人號曰天瓜孫曰黃團橘柚之物衡門上木詩衡門之下可以栖遲注云衡門橫木為門　得鴈蠅虎健愈鴈與俊同言豪俊祝曰智過千人曰鴈孫曰左氏得鴈曰克韓曰崔豹古今注蠅豹即蠅虎鴈一作鵱非是　相殘崔豹趙孫曰崔豹之鷙者以其勇健故云崔豹祝曰趙跳躍見玉篇趙趙跟党也趙音掁　束枯樵揩禿郊刈熟擔肩赧赧赤

音澁旋皮卷臠愈祝曰旋廣韻遶也卷臠皮皺貌莊子乃始臠卷倉裏注不舒放之容○旋隨　桂熏霏霏在郊孫曰桂熏桂香也霏霏　機舂潺湲力郊韓曰機舂杵臼也杜預作連機水碓由此洛下穀米豐賤潺湲水聲祝曰楚辭川谷徑復流潺湲○潺士山反又士連反湲音員又士頑反　吹簸飄颻精韓曰吹簸蓋簸之揚之糠秕在前之謂也莊子云鼓筴播精精米也○簸音播　賽饌祭食族聚愈孫曰賽饌祭食族聚也一本作倚閣峯蠻誌作倚閣峯蠻誌　靸妖籐索絣孫曰靸小兒履籐索絣者以籐索為之祝曰絣振繩墨也前漢絣之以象類樊曰此句與其下蹴繩覲娥孌疑為今之鞦韆韓曰已上泛言城南景物之盛○靸悉合切絣北萌切靸妖一作妖靸絣一作拼又一作併　荒學五六卷

郊古藏四三塋孫曰塋墓域也韓曰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即謂此類四三塋一作三四塋　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偵韓曰家諾季札之穿井眸眥目也偵候也○偵丑貞切　蹄道補復破郊孫曰蹄獸跡處補注孟子孔子曰土之怪羵羊也孫曰閃獸蹄鳥跡之道　絲窠掃還成孫曰絲窠蛛網之類　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山石詩注○蝙音邊蝠音福　破竈蛑蜮盈蛑見上送區弘詩注○蛑於夷切蜮於非切　追北訊前主郊主作生　答云皆冢卿孫曰冢卿上卿　敗壁剥寒月愈孫曰月自敗壁而入如剥破之狀　折篁嘯遺笙孫曰風吹折竹其聲如師川喜誦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時當冬之孟隙窺縮寒漲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復喜誦南山詩掛一念萬

漏聯句敗壁剥寒月折篁嘯遺笙師川偉人好尚可記　桂熏霏霏在郊孫曰桂熏桂香也霏霏　香氣在一作烟　綦跡履微微呈祝曰禮記偪屨着綦屨繫也前漢文以為飾呈一作星　劒石猶竦檻愈孫曰劒石者石刻削如劒竦高貌檻檻楯說文檻圈也　獸材尚挐楹孫曰獸材謂柱上刻為獸形挐牽引也楹柱也○挐女書切一作女　寶唾拾未盡郊孫曰寶唾言寶碎如唾也　玉啼墮猶鎗孫曰玉啼言玉碎如淚也鎗玉聲祝曰鎗鐘聲漢武故事鎗鎗有聲○鎗楚耕切　牀燭已銷檠孫曰檠燭臺也　緑髮抽氓愈孫曰緑髮緑苔也抽氓氉氓言生於氓氉之也氓井氉氓石之次玉者氓氓言之也　青膚聳

瑤楨孫曰青膚青皮也鑿高也瑤楨美幹也韓曰綠髮細草青膚苔蘚楨說文剛木也○楨知京切白蛾飛舞地愈孫曰蛾飛蟲也飛於地也幽蠹落書棚樊曰棚博雅云閣也祝曰說文棧也孫曰蠹書蟲棚書架韓曰已上言郊墟宅墅之古廢○棚薄庚切又薄萌切惟昔集嘉詠郊孫曰言昔之人於此酬唱也吐芳類鳴嚶句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鳴嚶者言如鳥聲相和也窺奇摘海異愈孫曰海異海中異物恣韻激天鯨孫曰恣韻縱韻也激天鯨天上鯨也○鯨音擊腸胃繞萬象郊孫曰腸胃繞萬象謂思慮之廣精神驅五兵韓曰周禮司兵掌五兵疏戈及戟通矛夷矛謂之五兵孫曰驅五兵言精神之俊傑也五兵五丁蜀雄李杜拔愈孫曰謂杜甫李白拔起也韓曰李白有杜陵等詩杜甫有贈韋贊善皆城南詩也嶽力雷車轟韓曰莊子惡聞雷車之聲○轟呼宏切大句斡元造郊孫曰斡轉也元造元化祝曰選大儀斡運○斡烏括切又音管高言軋霄崢孫曰霄崢山之雲者軋轢也祝曰崢初耕切○一作琤者非芒端轉寒燠愈孫曰芒端筆端也轉寒燠言筆端有神能變寒暑也神助溢盃觥韓曰謝靈運得池塘生春草之句曰此語神助非吾語也盃一作杯巨細各乘運愈孫曰巨細百物也言皆乘運而奮起湍漳亦騰聲孫曰湍急水漳不流水言皆有聲也韓曰已上言昔人吟詠之工○湍他端切漳音章凌花咀粉藥郊孫曰粉藥藥之粉者咀咀嚼也削縷穿珠櫻孫曰珠櫻櫻桃如珠綺語洗晴雪愈孫曰綺語言溫美足以洗晴雪也嬌辭哢雛鶯孫曰辭曲者言如雛鶯之鳴酣歡雜弁珥郊祝曰弁冕也珥瑱也列于設笄珥○珥音餌繁儹流金瓊瓊玉也菌蕚寫紅調郊韓曰爾雅荷芙蕖其花菡萏其實蓮蓮蓬丁含也拯風期誰復屢孫曰屢繼也皋陶扶帝壤愈孫曰皋神皋也瓌蘊郁天京孫曰天京京師○瓌公回切祥色被文彥郊良材揷杉楹

主郊孫曰解魄謂魂魄解散痺肌坐空膛集註痺脚冷濕病素問冬善病痺氣不至也膛直視貌莊子曰膛若乎其後○痺卑利切又音庇膛丑庚切扳援賤蹊絕愈孫曰賤蹊絕謂賤者不得扳援而至也祝曰楚辭往者不可扳引而及○扳音攀又音班援于元切炫耀仙選更叢巧競採笑郊孫曰叢集也採一作取駢鮮互探嬰孫曰駢聚也鮮新也探他南切桑變忽蕪蔓愈孫曰言桑樹變化卻生蕪蔓也蕪蔓為雜之屬樟裁浪登丁孫曰樟木名樟裁者言裁斲木其聲登丁然○丁中莖切霞鬬詎能極郊孫曰霞鬬合也極一作拯者言裁斲之工○湍他端切漳音章

孫曰杉檉二木名釋木云檉河柳祝曰爾雅檉河柳也注今河旁赤色小楊詩其檉其椐○檉丑成切　隱伏饒氣象　愈孫曰饒多也　興潛示推坑擘華露神物　郊孫曰華謂華山也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水過之西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河因通流神物巨靈也○擘博厄切華胡化切　擁終儲地　愈韓曰終終南山孫曰儲蓄也禎祥也訏謨壯締始　愈韓曰詩訏謨定命注訏大也孫曰訏謀議締結也　輔弼登階清　孫曰階泰階一作陛　坌秀恣填塞　郊韓曰坌塵也○坌蒲悶切　呀靈濇渟澄　祝曰渟水止也史記決渟水致之海孫曰渟澄水清定也○呀虛加切濇敕六切渟達丁切澄直庚切　益大連漢魏　愈孫曰益愈也　肇初邁周嬴　孫曰肇始也秦也祝曰史記昔周邑我先秦嬴於

下鮮儷焉孫曰漢書韋賢父子皆以明經歷位宰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籯竹器受三四升者補注籯笭也○籯音盈　食家行鼎鼏　愈孫曰食家謂食其家也鼎鼏貴者所用詩鼎鼏及鼐爾雅鼎絕大謂之鼏○鼏乃大切　寵族飫弓旌　孫曰寵族寵其一族也飫飽也寵一作龍　弈制盡從賜　郊孫曰制制度也　殊私得逾程　孫曰逾過程法也　飛橋上架漢　愈孫曰漢天河　繚岸俯窺瀛　韓曰瀛海○繚力小切　瀟碧遠輸委　郊韓曰瀟碧竹也　湖嵌費攜擎　韓曰湖嵌石也○嵌口銜切攜戶圭切　蓴首從大漢　愈孫曰蓴蒲筍也

此後卒獲為諸侯○嬴余輕切　積照通德鏡　郊傳經儷金籯　祝曰儷偶也揚子天

游謂春時出遊轢踐也靡靡草木敷華貌祝曰靡靡草木弱貌楚辭蘋草靡靡韓曰靡草隨風貌樊曰靡靡飛聲也○轢音歷　彩伴趨嫈嫫　祝曰嫈嫫音縈又嫫音萌　春游轢靡靡　愈孫曰春游謂春時出遊轢踐也靡靡草木敷華貌祝曰靡靡草木弱貌楚辭蘋草靡靡韓曰靡草隨風貌樊曰靡靡飛聲　遺燦燦飄的皪　郊韓曰選珠翠的皪的皪白狀○皪音歷　淑顏洞精誠　孫曰淑顏洞精誠皆形容之辭　嬌應如在寤　愈孫曰寤寐也　寤寐謂寢寐應平聲　頹意若含酲　孫曰酲酒病也　窮鶼毳翔衣帶　郊孫曰鶼鶼者鴛鴦之羽以飾其衣帶毳細毛也韓曰詩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飛橋上架漢　愈孫曰漢天河　繚岸俯窺瀛　韓曰瀛海○繚力小切　瀟碧遠輸委　郊韓曰瀟碧竹也　湖嵌費攜擎　韓曰湖嵌石也○嵌口銜切攜戶圭切　蓴首從大漢　愈孫曰蓴蒲筍也　蓴首筍漢武帝遣李廣利伐大宛採蒲筍首筍種歸種於離宮館旁韓曰蓴音陶首音目漢一作漢首

一作首　楓櫧至南荊　孫曰楓櫧葉冬不枯祝曰爾雅檉河柳一作楓櫧南方二木名楓脂可為香櫧葉冬不枯祝曰選沙棠櫧櫧　華楓枰櫨韓曰櫧非是　嘉植鮮危朽　郊孫曰華謂華山也鮮少也　膏埋易滋蠹　孫曰膏脂也○膏古勞切　懸長巧紐翠　愈孫曰紐結也　象曲善攢珩　孫曰攢聚珩玉也○攢音瓚　魚口星浮沒　郊孫曰星浮沒言魚吐沫其狀如此　馬毛錦斑騂　孫曰騂赤也　五方亂風土　愈韓曰禮記五方之民各有性也　百種分鋤耕　郊孫曰鋤耕耨藥相妬出　郊孫曰耨鋤也藥芒也　非茸共舒睛　舒開也　類招臻倜詭　愈祝曰相如封禪書云奇物譎倜他歷切或作儻由切詭過委切　翼萃伏衿纓　危望跨飛動　郊孫曰危望也　冥升躡登閎　竹亘切登高而望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八　九

也攙搶以喻寇亂攙音讒搶楚庚切割錦不醻價郊一本無郊字構雲有高譽孫曰構雲謂結屋於高處通波杻鱗介愈孫曰通波大波也杻滿也鱗介龜鼈也韓曰詩於杻魚躍○杻音及杻字一本作伋又一作認疏晼富蕭衡孫曰疏寬也三十畝為晼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蕭蘅皆香草詩采蕭獲菽蕭菽蘅也杜蘅其大者曰杜若○晼音宛買養馴孔翠郊孫曰馴習熟也孔孔雀翠翡翠爾雅曰翠鳿也遠苞樹蕉并孫曰苞叢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是也樹種也蕉并皆果名廣志曰芭蕉一名芭苴出交趾并櫚其子可食祝曰選并櫚拘擲○并音并鴻頭排刺芟愈補注芟說文云雞頭北燕謂之芟青徐淮泗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鴻頭今俗云鴻頭即雁也○芟巨險切鵠彀攢瓔橙孫曰瓔橙香橙也其大如鵠彀攢聚也洪曰彀卵也納涼聯句亦云盤肴饋禽彀今皆作彀誤矣韓曰已上言土地人物富華之盛○彀苦角切又口木切橙除庚切鶩廣雜良牧郊孫曰鶩馳鶩也蒙休賴先盟孫曰先盟之盟罷旄奉環衛愈孫曰環衛天子守衛也守封踐忠貞孫曰守封守其封疆戰服脫明介郊孫曰介甲也朝冠飄彩紘祝曰紘冠卷也周禮玉笄朱紘注以朱組為紘○紘音宏爵勳逮僮隸愈韓曰公集中遊城南詩有題于賓客莊注蓋于頓為太子賓客亦居於此故此篇言及勳爵逮僮隸等語皆取諸此也簪笏自懷縗孫曰懷抱也縗衰也墨子禹東也謂今禫祥中祝曰縗葬曾檐桐棺三寸葛以縗束○縗比萌切乳下笑巃郊孫曰笑夭也巃巃疑詩克岐克巃○巃魚力切巃巃別柮叔蕃泣喤喤孫曰詩柮聊之

寔蕃衍盈升柮蕃者言子孫之多如柮之蕃茂○喤音宏貌鑑清韓曰喤喤小兒啼聲詩其泣喤喤貌有光可以鑑也眸光寒發硎刀及若新發於硎○硎音刑館儒養經史郊綴戚觴孫曰考擊也有核愈孫曰貌鑑者其眸光硎孫曰眸光目光硎砥石也韓曰莊子何交切核音翮夏詖侑牢牲又侑音宥飛膳自北下郊也菁蔓菁海核珍極東烹如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孫曰茹食獄錯口腹郊孫曰錯交錯也書曰海物惟錯燕趙錫媵娙孫曰選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媵娙美婦人也祝曰說文媵送也方言曰南楚謂好曰娙娥美貌也秦晉謂好曰媌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娥娙○媵莫交切娙胡丁切又五耕切一廡曼者娙身長好貌秦晉謂好曰媌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娥娙○媵莫交切娙胡丁切又五耕切一笑釋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貸至貊戎市郊孫曰貊戎蠻夷名周禮職方氏掌四夷九貊貊者東夷之種即九夷也戎西夷也呼傳鸚鴿言貨自戎狄而至洪曰貊北方國戎西夷也呼傳鸚鴿令順居無鬼瞰愈孫曰順居平居也瞰視也韓曰前漢揚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音闞抑橫免官評孫曰官評官謗也韓曰公集中遊城南詩已上言門地簪纓之家殺候肆陵翦郊孫曰殺候之候謂秋時也籠原匝罝紘孫曰籠罝紘皆網也祝曰紘網網選狠跋乎紘中樊曰按集韻紘一作紘矣此云紘疑其字誤○匝作荅切罝音嗟紘音紘羽空顛雉鸐愈孫曰羽空謂禽鳥被箭羽毛滿空顛墜也雉鸐鳥名鸐即莊子所云斤鸐也○鸐鳥閒

切羽一作雨　血路迸狐麋孫曰血路血盈路也麋獸名一角牛尾其狀似麋祝曰麋大麐選屠麋麋。麋音京　折足去踸踔郊孫曰踸踔行不正貌烏獸折足故行不正也莊子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跿踔而行跿與踸踔同韓曰莊子注踸踔跳擲也。踸敕甚切上聲踔直角切　虧鬐怒鬣孫曰鬐鬣也鬣張貌言魚中鈎其怒如此祝曰鬐渠祇切鬣音彭鬣音傍躍

犬疾翥鳥愈韓曰翥飛舉貌孫曰疾翥鳥謂疾於飛鳥也。翥章恕切　呀鷹甚飢垂音算蹄記功賞郊孫曰算蹄謂數其所獲也樊曰子虛上林賦云射麋脚麟顏師古云持引其脚也所謂算蹄者如此　裂胇相撞掁胇也樊曰上林賦云弓不虛發中必決胇撞距也掁挾也孫曰掁拽相撞柱也。撞音瞠掁音張裂胇一作裂胇又一作掁撞一作搶攙又一作摐　猛斃牛馬樂愈孫曰猛斃謂猛獸斃也　妖殘梟鴞悖孫曰妖殘謂妖鳥殘滅故梟鴞音格鴞者鳥鷙妖鳥也一本作鴟鴞非妖鳥　窟窮尚嗔視郊孫曰窟窮其窟穴也　箭出方驚捍祝曰捍彈也。捍普耕切　連箱載已實愈孫曰連箱連車也　礙轍棄仍羸孫曰棄擲也轍車轍　喘覷鋒及點郊孫曰喘覷擊也　困衝株枿盲孫曰枿樹枝　葦。葦音平　餓杈飽活臞郊孫曰杈取也活臞生肉祝曰杈篇橫杈也。餓飢也　惡嚼專腥鯖祝曰嚼力切　魚煎食曰五侯鯖韓曰已上言射獵之盛。嚼音博　鯖音征　歲律及郊至愈孫曰律十二月律謂黃鍾大呂之屬及郊至十一月也

古音命詒譔孫曰樂緯云帝嚳樂曰英舞曰簫詒。譔音英　旗旆流日月郊孫曰周禮日月為常流日月謂畫日月於旗上若流行也　帳廬扶棟甍孫曰帳廬以棟也祝曰左氏猶援廟揄動於甍。甍莫耕切　磊落莫鴻壁愈孫曰磊落大貌鴻壁大壁也周禮以蒼壁禮天是也　參差席香蓴祝曰爾雅菌蓴茅注蓴菌一種花有赤者為蓴楚辭索蓴茅以為神藉也香茅注靈草也孫曰香蓴香茅席鋪也。蓴音瓊　玄祇社兆姓郊孫曰玄祇地祇也社福也　癆癘愈孫曰癆流赦也元和二年正月辛卯祀圜丘大赦天下癆癘皆病也蜀謂兔其徭役祝曰癆癘病

黑秬饛豐盛祝曰黑秬黑黍詩有稻有秬饛簋飧孫曰黑秬黑黍也可以為酒書曰秬鬯二卣即謂以黑黍為酒也粢盛補注左傳潔粢豐盛。秬音巨　鐻鐻滿貌盛食滿貌詩有鐻有鶬音蒙　慶流蠲愈孫曰蠲潔也。蠲古玄切　降福穰穰愈孫曰降福穰穰福祿重也　既醉既飽既德愈孫曰既醉既飽既德謂既已上言行郊祀之禮與黍同　宅土盡華族愈孫曰宅居也書降五宅土華夏也　運田間植郊孫曰孚育也生植動植　恩熙完刖剠孫曰熙暢也刖剠皆刑名刖足剠謂黥面韓曰刖謂刖足剠謂黥面　強吐祝曰吐說文云田民也周禮以疆予任吐注疆民又注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言異外內也吐猶慵無知貌又夫然。吐謨耕切　蔭庾森嶺檜郊啄場歲祥鵬孫曰場場也　是惟禮之盛愈永用表其宏德孚厚生也詩天方薦瘥才何切　威暢捐轃朋孫曰捐去也轃朋兵車詩臨衝閑閑衝即謂轃朋也　靈燔望高岡郊孫曰靈燔燔柴也高岡虛空也。岡戶鼎切　龍駕聞敲颭孫曰鼓颭駕相擊聲颭暴風也。颭音橫一本作颮　樊曰集韻無颮字疑為敲颮

圓也劇飛聲詩鳳凰于飛劇其羽是也鵬鳥名揚于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祝曰鵬鵬似鳳南方神鳥楚辭鵬鵬開路兮注智鳥也韓曰鵬博雅云鳳也○鵬音明今本作鵬字誤畦肥翦韭薤愈畦壠也

陶固收盆甕孫曰陶坯陶固牢固利養積餘健郊孝思事嚴祏孫曰詩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又祝祭于祏祏廟門仿也○祏補彭切掘雲破嶸嵲愈韓曰嶸嵲山小而不安貌孫曰山高貌○嶸嵲音迭齧採月漉坳泓祝曰坳地不平處莊子曰坳地汙也泓下深貌○坳於交切寺矽上明鏡郊孫曰矽石也石光明如鏡僧孟敲曉鉦祝曰鉦鐃也似鈴而無舌詩鉦人伐鼓孫曰僧孟如曉鉦也○鉦音征泥像對騁怪愈孫曰泥像塑像也騁怪謂鬼神奇怪之狀騁鐵鐘孤春鍠孫曰春撞也記曰待其春容然後盡其聲大褒孫曰褒大也鐘聲橫褒頸鬲也莊子褒然大癭其頸如癭也鳩鴿二鳥名樊曰癭頸疾鳩鴿頸羽如綉乃其病耳○癭於郢切後盡其聲鍠鐘聲祝曰後漢鍠鎗注鐘鼓之聲○鍠音橫癭頸鬲癭郊祝曰癭頸瘤也莊子曰宋人有善治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

天一驚魂見蜿蚖愈孫曰蜿蚖南方最多故驚魂也　觸嗅值蝦蟆孫曰蝦蟆似蟹而小　蟆蟆蟆蜞也　幸得履中氣郊孫曰中氣中和之氣　忝從拂天棖孫曰天棖天門也棖門兩旁木言自遷青得歸朝廷也韓曰禮記士介拂棖○棖徐庚切　歸私暫休假愈孫曰歸私歸其私第驅昵出庠黌祝曰黌學舍也晉史卿有庠序黌校之儀孫曰昵親昵也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法曹召為國子博士故云韓曰已上言其出為陽山令召為國子博士也○黌音橫昵一作明樊曰爾雅燕燕亂也許氏說文乙鳥也乙或從鳥○亂鳥轄切餘見下注昵當作柅止也謝一作死　鮮意竦輕暢郊孫曰鮮新也　詩思猶躍視舞晴蜻孫曰蜻蜻或作蜓蜓也樊曰蜻蜻如蟬而小風乙乙蜻蜻以爾雅考之亦通補注筆墨閒錄云以方言考之蜻蜻為是　足勝自多詰郊孫曰勝奇勝　心貪敵無勍孫曰勍強力也祝曰勍敵之人○勍渠京切　始知樂名教愈孫曰晉書王澄胡毋輔之等任放為達或至裸體樂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何用苦拘儜孫曰拘儜拘束也儜困弱貌祝曰儜困也儜尼耕切　畢景任詩趣郊孫曰畢景盡日韓曰以公之語參以前賢之言其吟詠紀載城南之景可謂盡矣孟郊終之曰畢景任詩趣即此意云　焉能守礎礎愈祝曰論語焉能為有孫曰論語礎礎然小人哉礎與礎同礎小謹之貌○焉於乾切

會合聯句

樊曰公名為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徹孟郊會京師而有此詩故郊有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等語徹有馬解虎豹怒舟出蛟鼉恐之句皆叙公南還意而公詩則云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其義一也韓曰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棊耳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　籍病添兒女戀孫曰兒女戀有兒女之悲也　老喪丈夫勇愈劒心知未謝孫曰劒心猛氣也謝一作死　詩思猶孤聳郊聳高也　愁去劇箭飛孫曰劇甚也　謹來若泉涌徹　析言多新貫孫曰析開析也貫事也析一作折　攄抱無昔壅籍孫曰攄發露也　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愈踵踐也吟巴山犖犖巴巴蜀也祝曰犖犖音宏孫曰犖即嶸字犖吕角本作卓嶸嶸說文云山多大石也音學　一說楚波堆壟郊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徹孫曰辭出皆言得脫也蛟鼉水獸　狂鯨時孤軒孫曰鯨鯢鯨大魚也軒起也　幽犹雜百種愈孫曰犹獸名狀如猿○犹音柚　癖衣常腥膩蠻器多疎冗籍孫曰疎冗不堪也　剥苔弔斑林孫曰苔衣也斑林斑竹林也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湘下揮竹竹盡斑洪曰魏道輔云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以草壞洗去之則紫暈斕斑可愛李德裕裕斑竹管賦云戛瑤瑟兮苔更侵亦謂此也補注苔溪漁隱曰斑點上有苔錢封之若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斑竹惟清湘間有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以草壞洗去之則紫暈斕斑可愛李德裕裕斑竹管賦云戛瑤瑟兮苔更侵亦謂此也補注苔溪漁隱曰斑竹惟清湘間有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之若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斑竹色

不甚佳問有皆辭封之亦非盡有也角飯餌沉塚愈孫曰角飯角黍也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屈原沉於江中故云沉塚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孫曰謂公歸為國子博士歟一作還鬼窟脫幽妖天居覿清拱愈孫曰天居帝居也清拱垂拱也拱一作拱京遊步方振振起也謫夢意猶恂籍祝曰恂說文云恐也○恂許拱切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孫曰新奉初奉其酒食也嘉言寫清越孫曰禮記君子比德於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盖以嘉言比玉也瘉病失肬腫郊祝曰瘉病瘳也肬贅也肬贅結病也腫大也○瘉未如肬贅注肬贅疣也以注切肬與疣同音尤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愈作覭魂一雪紘寂寂聽孫曰雪紘謂琴有陽春白雪之歌雪一作雲茗盌纖纖捧郊孫曰纖纖謂美婦之手爾雅蟋蟀曰蟋蟀注云今之促織○蟋音拱詩老獨何心孫曰詩老謂公也江疾有餘○疾音拱駝輝燭浮螢孫曰燭浮螢言螢飛如燭也幽響泄潛蛩愈孫曰蛩蟲名多彪蔚孫曰格言至言也彪蔚文彩貌○蔚音鬱懸解無梏拲孫曰莊子古者謂帝之懸解梏拲注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又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梏注云梏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解韓曰周禮上罪梏拲而桎解義考之謂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者著其罪於梏猶明刑也當以荊公之說為是○梏古沃切拲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陸渾山洛出冢領山瀍出穀城山澗出鼉城池山四水皆入河瀍水名在河南穀城也有地介鼉鼈祝曰史記韓獻成鼉鼈韓曰鼉成鼉河南地名今河南有鼈縣有成鼉鼈皆蜀莊沉冥孫曰沉冥猶言隱淪也峨冠憸闟嫮休跡憶沉冥韓曰揚子退之家在洛陽則唐本為是樊曰公贈崔立之詩云舊籍在東都誌文弩墓云歸骨河陽韓氏墓則公河南人故云我家本瀍穀有地介鼉鼈故云沉冥孫曰猶言隱淪也峨冠憸闟嫮休跡憶沉冥韓曰揚子閟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屈原沉於江中故云沉塚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孫曰謂公歸為國子博士歟一作還鬼窟脫幽妖天居覿清拱愈孫曰天居帝居也清拱垂拱也拱一作拱京遊步方振振起也謫夢意猶恂籍祝曰恂說文云恐也○恂許拱切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孫曰新奉初奉其酒食也嘉言寫清越孫曰禮記君子比德於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盖以嘉言比玉也瘉病失肬腫郊祝曰瘉病瘳也肬贅也肬贅結病也腫大也○瘉未如肬贅注肬贅疣也以注切肬與疣同音尤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愈作覭魂一雪紘寂寂聽孫曰雪紘謂琴有陽春白雪之歌雪一作雲茗盌纖纖捧郊孫曰纖纖謂美婦之手爾雅蟋蟀曰蟋蟀注云今之促織○蟋音拱詩老獨何心孫曰詩老謂公也江疾有餘○疾音拱駝輝燭浮螢孫曰燭浮螢言螢飛如燭也幽響泄潛蛩愈孫曰蛩蟲名多彪蔚孫曰格言至言也彪蔚文彩貌○蔚音鬱懸解無梏拲孫曰莊子古者謂帝之懸解梏拲注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又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梏注云梏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解韓曰周禮上罪梏拲而桎解義考之謂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者著其罪於梏猶明刑也當以荊公之說為是○梏古沃切拲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陸渾山洛出冢領山瀍出穀城山澗出鼉城池山四水皆入河瀍水名在河南穀城也有地介鼉鼈皆蜀莊沉冥孫曰沉冥猶言隱淪也峨冠憸闟嫮休跡憶沉冥韓曰揚子閟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屈原沉於江中故云沉塚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孫曰謂公歸為國子博士歟一作還鬼窟脫幽妖天居覿清拱愈孫曰天居帝居也清拱垂拱也拱一作拱京遊步方振振起也謫夢意猶恂籍祝曰恂說文云恐也○恂許拱切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孫曰新奉初奉其酒食也嘉言寫清越孫曰禮記君子比德於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盖以嘉言比玉也瘉病失肬腫郊祝曰瘉病瘳也肬贅也肬贅結病也腫大也○瘉未如肬贅注肬贅疣也以注切肬與疣同音尤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愈作覭魂一雪紘寂寂聽孫曰雪紘謂琴有陽春白雪之歌雪一作雲茗盌纖纖捧郊孫曰纖纖謂美婦之手爾雅蟋蟀曰蟋蟀注云今之促織○蟋音拱詩老獨何心孫曰詩老謂公也江疾有餘○疾音拱駝輝燭浮螢孫曰燭浮螢言螢飛如燭也幽響泄潛蛩愈孫曰蛩蟲名多彪蔚孫曰格言至言也彪蔚文彩貌○蔚音鬱懸解無梏拲孫曰莊子古者謂帝之懸解梏拲注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又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梏注云梏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解韓曰周禮上罪梏拲而桎解義考之謂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者著其罪於梏猶明刑也當以荊公之說為是○梏古沃切拲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故云我家本瀍穀有地介鼉鼈皆蜀莊沉冥孫曰沉冥猶言隱淪也峨冠憸闟嫮休跡憶沉冥韓曰揚子閟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屈原沉於江中故云沉塚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孫曰謂公歸為國子博士歟一作還鬼窟脫幽妖天居覿清拱愈孫曰天居帝居也清拱垂拱也拱一作拱京遊步方振振起也謫夢意猶恂籍祝曰恂說文云恐也○恂許拱切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孫曰新奉初奉其酒食也嘉言寫清越孫曰禮記君子比德於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盖以嘉言比玉也瘉病失肬腫郊祝曰瘉病瘳也肬贅也肬贅結病也腫大也○瘉未如肬贅注肬贅疣也以注切肬與疣同音尤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愈作覭魂一雪紘寂寂聽孫曰雪紘謂琴有陽春白雪之歌雪一作雲茗盌纖纖捧郊孫曰纖纖謂美婦之手爾雅蟋蟀曰蟋蟀注云今之促織○蟋音拱詩老獨何心孫曰詩老謂公也江疾有餘○疾音拱駝輝燭浮螢孫曰燭浮螢言螢飛如燭也幽響泄潛蛩愈孫曰蛩蟲名多彪蔚孫曰格言至言也彪蔚文彩貌○蔚音鬱懸解無梏拲孫曰莊子古者謂帝之懸解梏拲注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又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梏注云梏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解韓曰周禮上罪梏拲而桎解義考之謂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者著其罪於梏猶明刑也當以荊公之說為是○梏古沃切拲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

論方洶溶孫曰洶溶不定貌○洶許拱切又音凶溶音勇格言多虧蔚孫曰格言至言也虧蔚文彩貌○蔚音鬱懸解無梏拲孫曰莊子古者謂帝之懸解梏拲注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又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梏注云梏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解韓曰周禮上罪梏拲而桎解義考之謂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者著其罪於梏猶明刑也當以荊公之說為是○梏古沃切拲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陸渾山洛出冢領山瀍出穀城山澗出鼉城池山四水皆入河瀍水名在河南穀城也有地介鼉鼈皆蜀莊沉冥孫曰沉冥猶言隱淪也峨冠憸闟嫮休跡憶沉冥韓曰揚子閟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屈原沉於江中故云沉塚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孫曰謂公歸為國子博士歟一作還鬼窟脫幽妖天居覿清拱愈孫曰天居帝居也清拱垂拱也拱一作拱京遊步方振振起也謫夢意猶恂籍祝曰恂說文云恐也○恂許拱切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孫曰新奉初奉其酒食也嘉言寫清越孫曰禮記君子比德於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盖以嘉言比玉也瘉病失肬腫郊祝曰瘉病瘳也肬贅也肬贅結病也腫大也○瘉未如肬贅注肬贅疣也以注切肬與疣同音尤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愈作覭魂一雪紘寂寂聽孫曰雪紘謂琴有陽春白雪之歌雪一作雲茗盌纖纖捧郊孫曰纖纖謂美婦之手爾雅蟋蟀曰蟋蟀注云今之促織○蟋音拱詩老獨何心孫曰詩老謂公也江疾有餘○疾音拱駝輝燭浮螢孫曰燭浮螢言螢飛如燭也幽響泄潛蛩愈孫曰蛩蟲名多彪蔚孫曰格言至言也彪蔚文彩貌○蔚音鬱懸解無梏拲孫曰莊子古者謂帝之懸解梏拲注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又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梏注云梏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解韓曰周禮上罪梏拲而桎解義考之謂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者著其罪於梏猶明刑也當以荊公之說為是○梏古沃切拲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陸渾山洛出冢領山瀍出穀城山澗出鼉城池山四水皆入河瀍水名在河南穀城也有地介鼉鼈皆蜀莊沉冥孫曰沉冥猶言隱淪也峨冠憸闟嫮休跡憶沉冥韓曰揚子閟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屈原沉於江中故云沉塚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孫曰謂公歸為國子博士歟一作還鬼窟脫幽妖天居覿清拱愈孫曰天居帝居也清拱垂拱也拱一作拱京遊步方振振起也謫夢意猶恂籍祝曰恂說文云恐也○恂許拱切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孫曰新奉初奉其酒食也嘉言寫清越孫曰禮記君子比德於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盖以嘉言比玉也瘉病失肬腫郊祝曰瘉病瘳也肬贅也肬贅結病也腫大也○瘉未如肬贅注肬贅疣也以注切肬與疣同音尤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愈作覭魂一雪紘寂寂聽孫曰雪紘謂琴有陽春白雪之歌雪一作雲茗盌纖纖捧郊孫曰纖纖謂美婦之手爾雅蟋蟀曰蟋蟀注云今之促織○蟋音拱詩老獨何心孫曰詩老謂公也江疾有餘○疾音拱駝輝燭浮螢孫曰燭浮螢言螢飛如燭也幽響泄潛蛩愈孫曰蛩蟲名多彪蔚孫曰格言至言也彪蔚文彩貌○蔚音鬱懸解無梏拲孫曰莊子古者謂帝之懸解梏拲注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又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梏注云梏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解韓曰周禮上罪梏拲而桎解義考之謂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者著其罪於梏猶明刑也當以荊公之說為是○梏古沃切拲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

危也○脊音
畎酰音冗　龍旂垂天儛孫曰龍旂謂畫龍於旂天儛羽儛也　雲韶凝禁
甬孫曰雲韶韶樂禁甬甬道天子之居也韓曰甬道也前漢築甬道而輸粟○甬音勇　君乎眠安然乎一朝鼓聲洶洶愈孫曰洶洶鼓聲一本作洶洶作胡

鬬雞聯句

韓曰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間以人才為喻兩皆傑作真歐陽文忠所謂韓孟云填道助叫波翻海

大雞昂然來昂軒昂也　小雞竦而待愈竦敬也　崢嶸顛盛氣孫曰禮記

醒然再接再厲　乃則東野工處

玉蓀曰盛氣顛實揚休注云顛讀為闐揚讀為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如陽氣之休物也○顛音田　洗

刷凝鮮彩郊孫曰彩光彩　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殆愈孫曰側睨邪視伺殆伺其危殆也○睨音詣　精光目相射郊蔡本射食亦切　劒戟心獨在郊作欲

既取冠為冑孫曰雞有冠如人戴冑說文云冑兜鍪也　復以距為鏃孫曰鏃鏑柄下鐕禮記進矛戟者前其鏃是也○距其呂切鏃音隊鏃一作鍛　天時得清寒見下注　地利

挾爽崖愈孫曰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言天時則得清寒地利則挾爽崖也胎三年左氏　齊景公欲更宴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崖○崖音愷挾一作狹又作抶　磔毛各

噤瘁孫曰磔裂也噤忍也說文云噤口閉瘁寒病○磔陟格切瘁音荏洪曰瘁一作瘁一作瘁皆誤香奩集云噤瘁餘寒酒
叶醒亦誤作瘁　怒嬰爭碨磊祝曰碨石貌選礫碨礧磨韓曰碨磊不平　植立瞥而改郊孫
貌○碨烏罪切磊魯猥切　俄膺忽爾伬孫曰膺當也詩戎狄是膺　曰瞥亦忽也○瞥匹蔑切　腷膊戰聲喧孫曰腷膊相擊聲韓曰古詩腷腷膊膊雞初鳴○腷音愎　脾音柈　繽翻落羽雖孫曰繽翻羽飛貌雖白色祝曰廣韻雖霜雪白狀○繽匹賓切雖取猥切　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陪愈孫曰小挫小敗也　妬腸務生敵孫曰妬小務生敵謂常有敵人之心也敵字一本作欺一作敢　賦性專相醢醢肉羹海音海　裂血失

樊曰此東野妙處今鬬雖以水噴之神氣如醒再接再礪乃郊樊曰再接所謂接戰也莊子曰是其所以乃公用乃字出此孫曰書礪乃鋒及礪磨也一本作再礪再磨乃頭垂碎丹砂翼搰拖錦綵孫曰搰折也綵繒綵拖託何切綵此宰切○連軒尚賈餘孫曰連軒猶軒昂也成二年左氏齊高固袚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予餘勇韓曰賈買也○賈音古清厲比歸凱愈孫曰書礪再磨乃頭垂碎丹砂翼搰拖錦綵孫曰搰折也綵繒綵拖託何切綵此宰切○連軒尚賈餘孫曰連軒猶軒昂也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卒與毛遂偕定從而歸受恩慙始隗樊曰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洪曰熙寧間東府成車駕臨幸介甫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疑蕭何功第一郭隗事無恩字介甫以退之聯句為對○隗五罪切英心甘鬬死義肉恥庖宰君看鬬雞篇短韻亦可採郊亦字一本作言又一作有

納涼聯句

韓曰此篇叙久謫新台還為學官本末甚詳

遞嘯取遥風孫曰遞嘯所以呼風也微微近秋朔郊孫曰秋屬金初秋故金尚柔氣尚低孫曰秋屬金初秋故金尚柔火老候愈濁愈季夏故火已老熙熙炎光流孫曰熙熙日盛貌炎光日光也爍爍高雲擢愈孫曰爍爍高貌也高雲火雲也閃紅驚蚴虯孫曰閃紅電光也電光之閃有若蚴虯蚴虯龍類祝曰蚴虯龍貌楚辭蒼龍蚴虯於左驂○蚴音憂又於糾切虯音求凝赤聳山岳孫曰凝聚也赤氣如山岳也目林恐焚燒孫曰目林謂目望林木恐其為日所焚燒也耳井憶澆潨孫曰耳井聽井也澆潨水聲樊曰水落貌前漢澆潨士咸切又士減切潨才弱切又食角切○連軒尚賈餘孫曰連軒猶軒昂也泰孫曰易天地交泰失交泰謂陰陽之失度也非時結冰雹孫曰陰陽失度則有冰雹之災今熱甚恐致冰雹故云化鄧渴且多韓曰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北走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化為鄧林○鄧音鄧奔河誠已慤見上注腸道者誰子祝曰宇林腸傷暑也莊子腸者反冬乎冷風孫曰帝王世紀曰禹庶子腸扇腸腸傷暑也韓曰淮南子武王蔭腸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腸音謁叩商者何樂祝曰叩擊也韓曰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風忽至草木成實浩矣得滂沱注見下感然鳴岐山○鷲音岳鷲士角切佳願苟未從前心空緬邈緬邈孫曰緬邈遠也清砌千迴坐泠環再三握煩懷却星星孫曰煩懷星星一作醒醒高意還卓卓郊龍沉極煮鱗洪曰用左氏臨龍事牛喘甚焚角補注用田單火牛意蟬煩鳴轉喝祝曰喝聲嘶前漢聲流喝陳張正見秋蟬喝柳詩長楊流喝書盡○喝於邁切烏躁飢不啄晝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單絺厭已褫韓曰當暑衫絺絡孫曰詩絺兮絡兮凄其以風絺葛也精曰絺麤曰葛褫撤衣也易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也

○榱敕里切又池耳切長箋倦還捉孫曰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扇也選云屏輕箑字一作箋○箋音霎一本作箑音捷箋自關而西謂之扇祝曰箋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楠孫曰華楠巨室也清瑩文簟施瑩淨也淡漱甘瓜濯孫曰清瑩淡漱薄味也大壁曠凝淨孫曰大壁華屋也古畫奇駮犖孫曰古畫即前所云壁上古畫駮犖中大壁也駮北角切犖呂角切畫一作劃奇怪貌○駮音雹一本作箑音捷清瑩文簟施瑩淨也淡漱甘瓜濯孫曰清瑩淡漱薄味也大壁曠凝淨孫曰大壁華屋也古畫奇駮犖孫曰古畫即前所云壁上古畫駮犖中大壁也駮北角切犖呂角切畫一作劃奇怪貌○駮音雹

泉孫曰淵泉深泉立滯吟芳約郊韓曰吟祝曰楚辭辛夷楣兮藥房○約於略切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撲弼角切青雲路難近黃鶴足仍銳韓曰西京雜記黃鶴下太一池金為衣兮鉉玉為食兮翠鬣朱冠兮玉爪觜距鉉士角切未能飲淵泉孫曰淵泉深泉立滯吟芳約郊韓曰吟祝曰楚辭辛夷楣兮藥房○約於略切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撲弼角切青雲路難近黃鶴足仍音渥與子昔睽離嗟余苦屯剝睽孫曰睽離屯剝四卦名睽離離別屯剝險難也直道敗邪徑韓曰語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孫曰漢書五行志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拙謀傷巧諛韓曰書予亦拙謀作乃逸楚辭謠諛謂余以善淫注諛猶諧也方言諛憩也楚以南謂之諛奚湖度氛氳孫曰此謂貞元十九年遷謫時也炎湖洞庭氛氳氛氳湖上熱氣也祝曰氛氳氣貌氛氳氛氳○氛敷文切氳於云切炎石行犖硌孫曰犖硌石多貌祝曰硌說文石聲○犖力角切硌音確瘠饑夏尤甚祝曰瘠饑暑秋必疾瘧孫曰周禮春時有瘠首疾秋有瘧寒疾○瘧逆約切數一音朔君顏不可覿君手無由捘捘持也韓曰捘逆也詩序又實幣帛筐箱硎孫曰左氏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賈也莊子庖丁屠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音刑爭前曜冰檗孫曰風俗通云矛長丈八者謂之檗音朔微然草根響先被發霜硎曜冰檗皆以禦熱○檗音朔詩情覺感衰悲舊改孫曰舊改前也容貌改謂工異逞新貌孫曰貌容貌也○貌音邈誰言擯朋老孫曰擯朋謂擯弃於朋友而又加之以老也猶自將心學

咿音伊嗌音屋車馬獲同驅酒醪欣共歎祝曰廣韻歎口喻樊曰說文歎吟也○歎音朔惟憂棄菅蒯韓曰成公九年左氏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樊曰菅蒯亦公語也孫曰菅蒯公以自喻○菅音姦蒯苦怪切敢望侍帷幄愈詩追琢其章注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追音堆

秋雨聯句

樊曰按詩云儒宮烟火濕此志且何如希君為追琢師時也又云因思征蜀士蓋憲宗元和初命

高崇文討劉闢時故也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郊孫曰交會謂百川會合為一庭翻樹離合水祝曰詩亮騫在溓○溓職戎切又在冬切飛浮亦云泰郊孫曰飛浮雨勢泰甚也韋懷

庸變景明譪愈孫曰庸窓也譪暗也溓瀉殊未終韓曰溓水會也說文小水入大到空山孫曰韋懷謂懷空山欲避水也屬聽邇驚瀨愈孫曰屬近也瀨湍也○屬之欲切瀨音賴簷垂白練直練一作簾又一作龍渠漲清湘大郊孫曰渠水忽漲如瀟湘之大也甘津澤祥禾孫曰澤潤澤祥禾嘉禾也一作木服潤肥荒艾愈荒艾草也主人吟有歡客子歌無奈郊孫曰客子羈旅侵陽日沉玄孫曰侵陽謂侵害陽氣也玄幽也剝節風搜兌愈孫曰兌澤也块圠遊峽暄祝曰前漢賈誼鵩賦大鈞播物块圠無垠注其氣块圠非有限齊也○块烏朗切圠乙乳音軋鵩鵬臥江汰郊祝曰鵬鵬謂高風也隋盧思道納涼賦動鵬鵬於翠帳○鵬鵬音苞流汰音太微飄來枕前高灑自天外愈蓁穴何迫窄韓曰蓁蟋蟀也○蓁音拱蟬林掃鳴噦郊補注噦車鸞聲詩鸞聲噦噦鳴噦謂無聲也○噦呼外切林一作枝園菊茂新芳逕蘭銷晚褐愈祝曰王篇褐香也○褐音謁地鏡時昏曉孫曰地鏡地之積水池星競漂沛郊孫曰池星池中草藻之屬漂沛漂流也讙哦尋一聲祝曰誰哦誰呼尼交切讙注咽羣籟愈韓曰莊子有天籟地籟孫曰籟衆竅也咽塞也載哦哦。

儒宮烟火濕注見題市舍煎熬忙郊祝曰忙奢也選云心參體忙孫曰忙甚也憂虞思舟檝孫曰思舟檝欲兔為魚也韓曰易竟無作剡木為舟剡木為檝以濟不通氏音太。忙卧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洪曰循今本作修誤也水怒已倒流韓曰海賦吹噓則百川倒流陰繁恐凝害郊凝結也感禹勤畎澮愈孫曰著為龜文仲居蔡大龜也長尺有二寸本出蔡地因以為名韓曰古者謂龜為蔡家語臧文仲有守龜焉名曰蔡。蔡倉大切庭商忽驚舞孫曰庭商羊也家語曰齊有一足鳥集於公朝孔子曰此鳥名商汝漢孫曰賴藉也疎一作疏筮命或馮著卜情將問祭愈孫曰著為筮龜為卜語臧文仲居蔡大龜也長尺有二寸本出蔡地因以為名韓曰古者謂龜為蔡家語臧文仲有守龜焉名曰疏決須有賴郊韓曰孟子禹疏九河決

羊非祥也昔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已而果雨補注正作鵴鵒今壉滎亦親
酹郊禜曰禮記雩禁祭水旱也孫曰壉城壉也滎祭名
酹左氏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雲也孫曰季札來聘
滎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
是乎滎之○滎音榮又音詠酹盧對切氛醞稍踈映孫曰
氣醞謂雲氣稍薄
也氣一本作氛雩亂還擁篲集註爾雅天氣下地不
應曰雩注言蒙昧也詩
篲兮蔚兮注雲興貌謂雲霧擁塞也○雩音謀又音
茂又音蒙又莫貢武賦二切篲烏外切雩一作霉陰
旌時摎流孫曰陰旌亦謂雲氣如旌旗之狀摎流飄轉
貌祝曰前漢望崑崙以摎流顏師古曰摎流
猶周流也○摎音流帝鼓鎮訇磕孫曰帝鼓天帝之鼓謂雷霆也
訇呼庚切磕苦盖切雷聲祝曰大聲也選訇磕
嘲哳嘈○訇呼庚切與轟同磕苦盖切東圃落青
瓊幾孫曰棗未熟而落如青瓊幾也幾珠之不圓者
瓜畦爛文貝孫曰瓜爛於畦其色青黃如
文貝也說文云貝海中介蟲貧薪不燭竈
路倒羸驂見下注○倒都老切驂音參羸弱逢孫曰深路
淖淖也軟車轄擁礙也祝曰楚辭齊玉軟而並
馳梁簡文帝賽神詩玉軟朝行動也○軟音大毛羽皆
遭凍雛搓不能翽孫曰雛搓薄羽翽謂飛聲也詩翽翽
其羽韓曰雛藩雛搓竹器翽飛聲也
雛搓安能飛哉樊曰雛搓不能翽宇當作穢褷張衡西
都賦云被毛羽之穢褷則可云不能翽矣○搓所宜切
翽呼外切穢所
炎切褷史宜切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郊孫曰藏蓋
謂屋宇也漢

書民無蓋
藏是也吾人猶在陳韓曰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補注以郊
旅人故云僮僕誠自鄙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來聘
請觀周禮自鄙以下無譏焉杜預曰
以其儆也洪曰言吾人猶絕糧僮僕無足言者○鄙音滭因
孫曰時罥冠劉闢猶未授首安得發商颶孫曰商颶謂秋
風也颶畢遙切廓然吹宿
霿停雲孫曰宿霿
也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塹樊曰塹塵也祝
曰後漢軼埃塹
之混濁○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膾愈孫曰賊
謂劉闢也搜心思
攄音鵠有效抽策期稱最孫曰策謀
策最第一豈惟慮收穫亦已救顛沛
郊祝曰顛沛仆也論語顛沛必於
是孫曰顛沛猶狼狽也○沛音貝禽情初嘯儔孫曰嘯
呼其儔侶也儔謂嘯
潤○磋楚音磋色微收霈祝曰磋負
氣濕之
音鹺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孫曰已太甚也
詩無已太康職思其
憂

征蜀聯句

樊曰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長城使高崇文為左神策行營節度使討闢九月崇文克成都擒闢以獻此征蜀聯句所由作也韓曰篇末獻馘郊告等語與元和聖德詩所叙言異而意同其相先後作歟

日王忿遣憽洪曰日往日也左氏曰衛不睦故取其地○憽與傲同日一作曰非有命事誅拔孫曰誅拔即謂遣崇文之師蜀險豁關防孫曰豁開也蜀險豁開防者言開防皆失其險也秦師縱橫獑愈孫曰秦師王旅謂關中之兵也崇文將步騎五千皆長安禁旅故云秦師橫獑縱橫也風旗旗旗飄揚也○風旗旗飄揚作荅切雷鼓轟天殺孫曰雷鼓鼓聲如雷轟天震動也竹兵彼皴脆孫曰皴脆故云竹兵皴脆不牢貌樊曰皴說文細皮起也○皴說音逡鐵及我鎗鐵郊祝曰鎗利及貌鐵齒利也○鎗初庚切鐵音察及一作荅刑神咤聲旄孫曰聲旄旌旗之屬咤驚咤祝曰聲牛尾為旄旄旌亦作刀為旄史記殺一聲牛以為俎豆牢具○咤陟駕切聲音茅又音豬

孫曰犀札以犀為札札甲也祝曰左氏徹七札焉洪曰說者謂此聯盡雕刻之工而語仍壯○颭職瑣切翮翎管貌鶡天震動如虹霓也偃蹇卷舒貌蹇音騫霓紛偃蹇孫曰翻霓謂旌霓樊曰司馬大人賦掉指撟以偃蹇注偃蹇委曲貌陰燄颭犀札韓曰颭風吹也

玉篇云髮亂樊曰城南聯句云威髯怒鬣髯亦公語也鬣通作髯○鬣音崢鬣斷臂仍鼫跕忽髡髯孫曰仇頭亦謂仇人之首髡髯格八切怒鬚猶鬣鬣祝曰鬚鬣一作幽中矢類妖獠孫曰獠狂犬言中矢者奔走狀如狂犬也韓曰獠犬容頭進也○獠力召切又音森所監切跳鋒狀驚狗孫曰跳避也狀似也狗獸名祝曰似狸蒼黑無前足善捕鼠後敗尚有潛於石間者韓曰敗鼫跕也狀似狸蒼黑無前足善捕鼠後日兵法有奇道伏道韓曰鼫音蒲石潛設奇伏孫曰石潛謂蜀兵雖穴觀騁精察孫曰亦謂蜀師覷於穴隙欲乘王師

呼嗥聲籠楊也○籠音攏揚音播交斫雙缺鑿樊曰鑿缺盍也○鑿牛轄切火發激銑腥孫曰火發謂火攻銑腥銑及腥臭血飄騰足滑愈飛獉無整陣孫曰獉以喻軍士之壯無整陣言敵不得自整其陣也○獉奴刀切翮鶻有邪戛孫曰翮飛貌鶻鷙鳥邪戛邪孽也戛音憂林嶺之中蹴踘欲飛也斗起成埃坋孫曰斗起急起坋塵埃祝曰玉篇垢坋也○坋音憂施亡多空杠韓曰杠旌旗干也亡失上有空竿也○杠音江軸折鮮聯轄孫曰旗施柚補注

孫曰軸車軸轄軸頭鐵樊曰鍵也○轄胡瞎切翌庸浹瘡瘥孫曰翌剌也浹也祝曰翌削也說文刋也吳越春秋無削翌之秋○翌音翊又音翍竄脫趫黠韓曰趫善走也又舉足也祝曰捷也趫善喬○嚴鈎踔狙黠孫曰奔全奔也狂竊遽走貌也選捷趫夫之敏手○趫音喬嚴鈎踔狙猱祝曰踔廣韻云猱跳餘見下注○踔知教切水漉雜鱣蝭祝曰鱣大魚蝭蝚也玉篇云似蟹而小孫曰蜀兵敗皆投於山巖水石之間故或鉤之於巖則踔狙猱漉之於水則雜鱣蝭也○蝭音滑

投奔鬧碌磕祝曰奔與磕同奔石聲○奔音砲碌音穹磕音隆填湟慨慷愴愈集註湟城池水慷無憚也又玉篇健也○愴莫八切愴呼八切湟字一作挨慷烏皆切亦作挨慷莫八切愴呼八切湟字一作附也選狙獷而不臻孫曰獷犬也狃惡視也○獷古猛切眑莫八切孌堞眼毒城上垣左氏及堞而絕之焉熱也前漢陽風吸習而焉焉孫曰焚堞燒城也焉火熾貌歗氣出貌嬉亦孌也○孌如劣切

孌堞音牒焉呼木切又音窒歗許嬌切嬉音僖扶門呀拗閣孫曰扶排也左氏傳縣門發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是也韓曰拗閣門聲○扶於決切呀虛加切拗於絞切閣乙轄切天刀封末圻孫曰天刀天子所封之劒酋膽懾前擫祝曰擫拔草心也孟子助苗長者擫苗者也孫曰前擫之前時敗北為王師所擫跮梁排郁縮祝曰跮屈伏貌選狡兔跮伏於拊側孫曰跮梁謂跮伏於梁上排逐捕也郁縮恐懼斂貌○跮莊緣切排一作非闖竇揳密窕集注闖馬出門貌又窺也

牟音戴實駝鳴圈祝曰圈也圈駝聲補注筆墨閒録云荆公云素垂鈴棧駝鳴圈節擁棠郊虎視眈用此事也○圈乙轄切聖靈閔頑嚚孫曰頑嚚不悛貌書曰瞽子父頑母嚚韓曰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壽養均草蔡蠆覆也祝曰玉篇蔡音察有毒用殺魚○蔡音察下書過雄哮孫曰下書降詔也過止也漢棧罷閩孫曰漢棧漢中棧道也往時用兵喧嚚閩蹇今則罷也○棧士諫切罷虛驕切閩音病○擘力全切瞎許轄切戰血時銷洗劒霜夜清刮孫曰劒霜言劒及白如霜也解罪弔擘瞎愈孫曰解釋也擘手足病瞎目田獠江息澎汌孫曰獠江蜀江澎汌湍聲祝曰獠江西極之水選砂汌輖軋○獠張紋切澎音

彭汪普八切　始去杏飛蜂孫曰正月出師杏飛蜂　及歸柳嘶蛩孫曰十月息師故云柳嘶蛩祝曰爾雅蛩蜻蜻似蟬而小洪曰記時之語工矣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斯雨雪霏霏○蛩音札　廟獻繁饒級孫曰廟獻獻於廟社繁多饒截耳級首也級本等級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後世因謂斬首為級是歲十二月戊子開至長安獻太廟郊社故云○饒古獲切　樂聲洞椌郊祀曰洞達也禮記聖人作為鞉鼓椌楬注椌楬柷敔也○椌苦江切楬苦瞎切　臺圖煥丹玄孫曰臺上也樊曰謂如後漢二十八將圖形於靈臺也　郊告儼匏稽集注郊告告天稽以為席皆事天之物貴質素也禮記莞簟之安而藁鞂之設前漢其席藁稭稽鞂字同說文禾藁去其皮祭天以為席○稽音戛　念齒慰黴孫曰黴黑也言畫將帥之像於臺上也　黧祝曰黴黧垢腐貌楚辭顏黴黧以沮敗孫曰齒歲也歲老有黴黧者則慰安之○黴音眉黧黴面黑也念其歲老有黴黧者則慰安之○黴音眉黧　視傷悼瘢疕祝曰疕瘢疕廣韻云瘡痛孫曰悼閔也瘢音盤疕女黠切　休輸任訛寢孫曰休罷輸轉也詩或降于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訛動也言轉輸已罷歸馬放牛任其訛寢而已　報力厚麩鞂孫曰報力報其轉輸之力厚之以麩鞂樊曰麩說文云小麥屑皮也鞂解見上○麩音夫鞂音戛　戍寒絕朝乘乘備也戍一作戎　刀暗歇霄詈樊曰刀軍中刀斗也朝炊夜擊刀一公歡鐘晨撞孫曰公歡公宴也作刀此兩句一本在澎汃下　室宴絲曉抶孫曰絲琴瑟也或曰刮也○抶音戛室宴本誤作晏　盃盂酬酒酹酹濁酒也孫曰酬報也　箱篋饋巾帨帨帶也祝曰玉篇帨帶○帨莫轄切　小臣眛戎經孫曰小臣公自維用贊勳劻劻勤也祝曰劻用力又固也慎也勤也謂戎經兵略也　維用贊勳劻孫曰勳功也劻勤也祝曰劻用力又固也慎也勤也　獻臣劻桔八切　同宿聯句

韓曰此詩名為國子博士後與東野同宿而作故敘南遷名還始末甚詳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愈孫曰遠出謂得罪謫陽山令斑斑落春淚孫曰斑斑淚落貌謂感春而墮淚也　浩浩浮秋浸郊孫曰浩浩大水貌秋潦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溺　毛奇覩象犀孫曰毛蟲之奇則覩象犀覩一作觀　羽怪見鵬鴟愈孫曰羽怪鵬鴟一名鴞不祥鳥也鴟大如鴞紫綠色頸長七八尺食蝮蛇以其毛瀝飲食中則殺人祝曰前漢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楚辭吾令鴟為媒注鴟運日也羽可殺人○鵩音服鴟直禁切　朝行多危棧孫曰危棧閣道棧一作輚　夜臥驚枕郊孫曰驚枕怪惡夜鳴也　生榮不安任也　鴞行參綺陌孫曰鴞驚之行謂周行也參間厠也綺陌言阡陌相錯如綺繡然阡陌道塗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鴞音宪　雞唱聞清禁郊孫曰雞唱雞人之唱周禮雞人大祭祀　令分踰孫曰生榮謂生還而榮已踰分矣　還死棄昔情任愈孫曰往者棄之於死情未嘗

夜呼旦以啁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呼旦則此雞唱是也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雞鳴歌也則古今已來皆然清禁清切之禁謂省中也　山晴指高標高標絕頂梢　密邇長陰愈孫曰邇謂馳逐○邇音務　直辭一以薦薦進也　巧舌千皆

矜郊祝曰廣韻矜牛舌下病也孫曰矜閉口也。矜巨禁切匡鼎惟說詩樊曰前漢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說詩解人頤注云鼎當也方也孫曰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桓譚不讀讖愈樊曰後漢桓譚為給事中光武有詔會議靈臺所處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極言讖非經帝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良久得解逸韻何嘈嗷孫曰韻聲韻嘈嗷大聲貌。嘈音曹嗷音敖高名俟沽賃郊孫曰沽賃賣也論語有美玉於斯求善價而沽諸賃傭賃紛詭勸屢填孫曰紛紜也詭譎也曠亮憂早滲愈孫曰曠亮開豁也早滲言忘其憂如物滲漏也。滲所禁切為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郊飲去聲曦光霽曙物孫曰曦光曙朝時也景曜鑠宵浸愈孫曰曜日光氣。浸音浸儒門雖大啓竅不敢首不敢闖韓曰闖馬出門貌孫曰窺丑禁切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樊曰沁水出上黨孫曰不敢汲也。沁七鴆切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喑孫樊曰揮彈也喑鳴相應也喑於禁切一本作相吟吟去聲欲知心同樂雙繭抽作紝郊孫曰言二人同心相樂如雙繭作紝絲也紝祝曰紝織也後漢女得織紝。紝汝鴆切

沙柵聯句

韓曰按河南志莎柵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莎嶺東流入昌谷莎柵蓋在東都也公與東野各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不得而詳矣

遹遠也。話下快切一晨長隔歲百步還殊界也還一作遠商聽饒清聲孫曰秋於五音為商商聽謂聽秋聲也饒多也商一作高閱懷空抑噫郊孫曰閱閉也抑噫嘆息貌。噫烏介切閱一作悶美君知道腴韓曰選班固答賓戲委命供己味道之腴注腴膏也逸步謝天械愈孫曰逸步高逸也天械爵位冠冕之屬吟罄鑠紛雜孫曰吟罄吟味罄香也鑠消也紛雜雜亂也罄一作聲抱照瑩疑怪郊瑩亦照也撞宏聲不掉孫曰撞宏擊鐘也宏大也不掉不振也。掉徒弔切輸巍瀾逾殺愈孫曰輸邈謂輸瀉遠邈也殺猛疾也言雨聲亂川澌如此也詹瀉碎江喧孫曰詹瀉謂詹詹雨瀉如碎江喧也噪江衆流也街流淺溪邁郊孫曰街流如淺溪之行邁行也念初

相遭逢幸免因媒介介紹也祛煩類決癰孫曰祛除也決癰濟瘡也愜與劇爬疥孫曰愜快也爬音把搔也○爬音把研文較幽玄孫曰研研窮謂論文也幽玄幽深也呼博騁雄快孫曰博搏也史記乃乘軺車之洛陽○伊我羽已鍛孫曰伊惟也鍛翦羽也樊名入故云韓曰選顏延之詠稽康云鷹翮有時鍛○鍛所拜切已一作毛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戒愈韓曰詩如切磋如琢如磨琢切規戒也若嬰瘵孫曰嬰被瘵疾也祝曰瘵病詩無自瘵焉○瘵側介切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韓曰靈珀琥珀拾芥樊曰靈珀拾纖芥謂無所遺也今本拾作捨非是○珀音拍欲知相益多益多一作從益多一本神樂銷宿憊孫曰宿憊久疾祝曰憊病也易有疾憊也○憊蒲拜切德符仙山岸符同永立難敔壞氣涵秋天河孫曰洶泳也天河天漢也有朗無驚湃郊孫曰朗明湃澎湃大水聲也○湃普拜切祥鳳遺萬鷅孫曰萬鷅鷅之在蓬萬者郭璞云今鷅雀祝曰鷅與鴒同雲韶掩夷蘇韓曰黃帝之樂韶舜樂蘇東夷樂孫曰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東方曰蘇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也○蘇莫拜切又音達切與鞣同爭名求鵠徒孫曰求鵠如射之志鵠也騰口甚蟬喝蟬嘶聲○喝於邁切未來聲已赫孫曰赫赫名盛貌始鼓敵前敗孫曰城拳城在氏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始鼓初鼓也前先也

年左氏齊莊公朝持殖綽郭最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杜預注云比於雞鬬勝而先鳴今言再鳴先者蓋取此事遐路一飛屆屆至也東野繼日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東野人之雄也公山陽縣齋有懷云鍛縗牛也孫曰修長綸釣巨緡五十犗以為餌投竿東海旦旦而釣犗騭牛也○犗音戒懸衆犗樊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奇躅孫曰孟郊字東野繼奇躅祝曰躅軌也前漢伏周孔之軌躅踵厨玉切修綸日陋管蠡愈孫曰左氏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蒯公以自喻也小生茅屬可以為布丘堙有絲麻無棄菅蒯菅蒯公以自喻也小生何足道小生郊自謂也積慎如觸藩祝曰詩羝羊觸藩羸其角也左氏蜂蠆有毒○蠆田邁切惜惜抱所諾祝曰惜惜安靜貌左氏曰祈招之愔愔安靜也○愔揖淫切翼翼自伸誡孫曰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恭敬貌也聖書空甚讀甚一作勘盜食敢求嚾韓曰列子爰旌目餓於道狐父之盜下壺餐而餌之爰旌目既能視曰汝非盜耶吾義不食子之食也禮記無嚾炙嚾謂一舉盡齒○嚾楚夬切惟當騎欵段樊曰後漢馬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足矣馬少游謂其介圭入覲于王介與玠通弱操愧鈎杉儆芳比蕭難孫曰詩采蕭及菽蕭萬也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夫郊韓孫曰易夬決也剛決柔也卦五陽而決一陰

遠遊聯句

樊曰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公有送東野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此所謂遠遊者亦其時歟聯句凡四十韻東野二十公十九李習之一習之詩見於世者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補注劉貢父云唐時文人李習之不能為詩聯句云云殊無可取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　郊離思春冰泮　韓曰思念也杜詩檜櫂離思花冥冥左傳泮然氷釋孫曰詩士如泮涣歸妻迨氷未泮泮散也○思息似切　瀾漫不可收　愈瀾漫散貌　渙馳光忽以迫　孫曰馳光光景飛也迫晚暮也　飛轡誰能留　郊孫曰飛轡日御也　前之詎灼灼　孫曰之適也前之謂前時詎豈也之一作取　此去信悠悠　李翺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棲一作捷非是　曉日生遠岸水芳緩孤舟　孫曰水芳水上芳草　村館泊好木野蔬拾新蓮芡之屬緩結也　新得儔郊　孫曰儔儔侶新一作忻　靈琴時宵宵　孫曰楚詞遠遊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靈瑟謂湘靈之瑟宵窈窕　霧猿夜啾秋　孫曰霧雲霞日也啾啾狖狖兮狖夜鳴　憤濤氣尚盛　韓曰謂屈原投汨羅而死孫曰吳越春秋子胥伏劒而死吳王取其尸投之江中尸乃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　恨竹淚空幽　孫曰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淚下染竹竹為之斑幽幽深也　長懷絕無已多感良

自尤也　孫曰良誠也尤咎也　即路涉獻歲　即就也　韓曰楚詞招魂傳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注云歲歲始來進也　歸期眇涼秋　眇遠也　兩歡日牢落　孫曰兩歡兩人之歡謂韓孟也　孤悲坐綢繆　愈孤悲孟也　孫曰綢繆猶纏綿也詩曰綢繆束薪是也　觀怪忽蕩漾　孫曰怪蛟龍之屬蕩漾大水貌　叩奇獨冥搜　孫曰冥搜謂搜求於冥漠也　海鯨吞明月　孫曰裴氏廣州記鯨鯢目即明月珠故鯨鯢死不見有目睛吞明月即謂鯨鯢目也　浪島沒大漚　孫曰浪島謂浪凌島上如大漚之沒也　我有一寸鈎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良知親也　壯志鬱無抽　郊孫曰鬱結也抽展也　魍魎暫出沒　孫曰魍魎說文云山川之精物魅魍魎老物精也　蛟螭互蟠蟉　祝曰蛟螭龍屬蟠蟉蟠結之狀史記騶赤

螭青虵之蜿蟉蜿蟺○蟉力幽切　昌言拜舜禹　孫曰書禹拜昌言注云昌當也韓曰舜莖於蒼梧之野也　揖讓於舉颿凌斗牛　祝曰選樓船舉颿而過肆注舉颿者挂席用風力也補注斗牛江南故得拜其昌言也　獨含淒淒別中結鬱鬱愁韓曰楚詞九嘆憂心展轉愁鬱鬱兮人憶舊行樂　韓曰漢楊惲人生行樂耳憶舊一作意憶鳥吟猿嘯秋兮狖夜鳴　也　樊曰楚詞山鬼云猿啾啾兮狖夜鳴

謂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賈詞謂此賦也緘恨謂緘封其恨以投湘水也　騑

明不可曉孫曰騑明謂掩騑其明也祕魂安所求孫曰祕隱祕祕魂即謂屈原魂也

氣毒放逐域孫曰放逐域謂斥逐之處蓼雜芳菲疇孫曰詩荼蓼朽止蓼辛菜也芳菲花開貌疇田疇　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颼颼颼颼風聲○颼所鳩切颼力鳩切　貊貊貊

悵也沈約宋書云劉瑀與顏峻書曰朱修之三代叛兵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向人青油幕謂將幕也以青油縑為之燈明夜觀碁觀寺觀音貫月暗秋城柝正封上中丞孫曰柝者擊柝以待暴客也木以警衆易曰重門擊柝是也此二句即上言從軍之樂也羈客方寂歷羈客旅客寂歷愁寂驚烏時落泊孫曰落泊失水也語闌壯氣衰闌希也酒醒寒塵四合烟雲相連紅大水沙裹涸正封韓曰謂無邊警也選曰謂無邊警也選以正封比班固也揷羽余何怍見上注未足煩刀俎樊曰史記沛公軍灞上來見項王至鴻門樊噲曰國語越王句踐使大夫種行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秖應輸管鑰愈樊曰國語越王句踐使大夫種行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祝曰涸水也孟子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涸下各切銘山子所工孫曰東漢永元中車騎將軍竇憲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盛德令班固作銘銘山即謂此意也補注潛軍伏兵也林薄山林草野也京賦爾乃湯川濟飯林薄。索所格切紅塵羽書靖孫曰羽書插羽徹也徹者以木簡為書有急事則插雞羽其上謂之羽徹紅塵羽書靖者謂羽書稀少紅塵不起也韓信夾濰水陣信乃夜半令人為萬囊盛沙以壅水上流擊柝以待暴客也羈客方寂歷羈客旅客寂歷驚烏時落泊孫曰落泊失水也語闌壯氣衰闌希也酒醒寒塵四合烟雲相連紅大水沙裹涸正封韓曰論語陳力就列謂陳其才力也夷凶匪兼弱砧作愈奉院長遇主貴陳力韓曰論語陳力就列謂陳其才力也夷凶匪兼弱孫曰夷平也書兼弱攻昧兼包也百牢犒師孫曰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牢牛羊犒餉也成二年韓厥謂齊侯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輿師衆卒也千戶購首惡正封孫曰千戶謂千戶侯也以財求物曰購首惡元惡

輕諾輕許老子曰輕諾必寡信徒然感恩義孫曰感恩義謂為度所辟也誰復論勲爵愈孫曰勲謂官如柱國輕車都尉之類是也隋唐以為勲多士被霑汚孫曰多士賊中將士小夷施毒蠆孫曰小夷元濟祝曰蠆螫也痛也前漢不若蠆螫之致蠆。蠆丑略切又音壑何當鑄鉅鈲韓曰鉅大也鈲戈及也孫曰鉅鈲兵器鑄鉅鈲謂銷為農器也。鉅音巨鈲音丕一本作釦戟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歎鳴鸛樊曰詩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孫曰鸛水鳥將陰雨則長鳴而喜行役渚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家人祀喜鵲韓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孫曰祝喜鵲者望其歸也終朝考著龜孫曰考著龜者周禮春祠夏礿冬蒸秋嘗以卜歸期也何日親蒸礿愈補注詩礿祠蒸嘗周禮春祠夏礿冬蒸秋嘗四者皆祭名孫曰此二句亦室婦家人望夫之意。礿音樂問使斷津梁孫曰問使謀也津梁潛軍索林薄補注潛軍伏兵也林薄山林草野也爾雅乃湯川濟飯林薄。索所格切紅塵羽書靖孫曰羽書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為書有急事則插雞羽其上謂之羽檄紅塵羽書靖者謂羽書稀少紅塵不起也韓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擊柝以待暴客也羈客方寂歷羈客旅客寂歷驚烏時落泊孫曰落泊失水也語闌壯氣衰闌希也酒醒寒塵四合烟雲相連紅大水沙裹涸正封韓曰論語陳力就列謂陳其才力也夷凶匪兼弱孫曰夷平也書兼弱攻昧兼包也百牢犒師孫曰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牢牛羊犒餉也成二年韓厥謂齊侯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輿師衆卒也千戶購首惡正封孫曰千戶謂千戶侯也以財求物曰購首惡元惡

成於吳曰請委管鑰屬國家以身隨之孫曰言賊不足以煩刀俎誅克但當輸送其管鑰而已輸送也雨矢逐天狼韓曰漢李廣為圓陣外向矢下如雨楚詞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貪殘孫曰天狼星在東井東南為野將主侵掠電矛驅海若孫曰電矛者謂矛戟如電韓曰老子海神曰海若靈誅固無縱孫曰靈誅天誅力戰誰敢却正封峨峨雲梯翔孫曰峨峨高貌雲梯言高於雲翔飛翔事見下注赫赫火箭著孫曰火箭上施火著及也韓曰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軍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乃燒之。著直略切連空燎雉堞孫曰隱元年左傳都城不過百雉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也堞城上女牆燎壞也韓曰選燕城賊板築雉堞之殷。燎許規切照夜焚城郭愈注曰愈今本脫之軍

門宣一令廟算建三略孫曰兵法有黃石公三畧三畧者謂上中下三畧也韓曰漢書藝文志有黃石公三畧上中下三畧也韓曰選石仲容與孫皓書廟勝之算應變無窮三國名臣序贊三畧既陳霸業已基注先主與龐統謀襲劉璋統言上中下三計先主用之果執二將定成都雷鼓揭千鎗韓曰文子雷霆之聲可以象鐘鼓孫曰鎗鼕屬軍中所擊之器也揭舉也○鎗楚庚切一作槍浮橋交萬艘正封韓曰魏志鄧艾伐蜀先作浮橋補注竹索西南夷尋之以渡水○艘音昔一作作誤踩野馬雲騰孫曰踩踐也韓曰文子曰夏夏口鄂鄂渚二旬皆言馬雲騰者言馬奔驟如雲飛騰也映原旗火爍孫曰原亦野也旗火爍者言旌旗飄揚如火閃爍也疲氓獸貔狀似貍兇似狐敵人之鋒貔猛獸也孫曰摧鋒者摧折敵人之鋒貔兇猛水牛○貔敕居切超乘如猱玃韓曰左氏秦師過周北門趙乘者三百乘孫曰猱母猿也祝曰前後相救超乘者所以示勇玃說文云大母猿也補注左氏秦師過周北漢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乘石證切玃音攫逢掖服翻鬳孫曰禮記孔子曰丘居魯衣逢掖之衣逢大也逢掖儒者之服漫胡纓可愕正封祝曰莊子垂漫胡之纓韓曰魏都賦三屬之甲漫胡纓之注武士纓名也○漫莫干切或作曼音同星殞聞雊雉孫曰星殞者賊敗亡之兆星殞于地雉雊也樊曰封禪書秦文公作鄜畤後獲若石云于鄜畤雊雉鳴也雉皆鳴雊雉鳴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雉夜鳴○雊古豆切師興隨喉鶴韓曰符堅既敗于淝水聞風聲鶴唳以為晉師之至虎豹貪犬羊鷹鸇譽鳥雀愈孫曰鷹鸇皆鷙鳥鸇詩人所謂晨風者也譽怖韓曰晉書傳玄雀鸇屬左氏如鷹鸇之逐鳥雀○鸇諸延切譽之涉切一作逐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憑軾諭昏迷孫曰左氏傳二十八年傳楚子玉請戰于晉曰君遏軾而觀之軾車前木也韓曰漢書鄧食其遏軾下齊七十二城執殳

孫曰殳兵器長丈二而無刃倉空戰卒饑月黑征暴虐正封孫曰詩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兵器長丈二而無刃探兵錯探他南切黑一作暗兇徒更踶籍孫曰踶踐也○籍慈夜切逆族相啗嚼愈舳艫亘淮泗韓曰漢武帝南巡自海陽浮江舳艫千里孫曰舳者船後持柁處艫者船前刺權處亘連也淮泗二水名旆旌連夏鄂孫曰夏夏口鄂鄂渚二名也長河浴騷駱正封孫曰騷騷馬名詩有騵有駱有駰有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駰○駰與騷同東西競角逐孫曰角者與之相角左氏晉人角之諸戎椅之是也遠近施矰繳孫曰矰繳者謂結絲於矢繳生絲縷也補注顏師古曰繳弋射其矢為矰○矰音增繳音勺人怨童聚謠天殃鬼行瘧愈漢刑支郡黜孫曰刑其支郡支郡在國之四邊者補注如楚王削東海趙王削常山是也周制閭田削孫曰禮記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補注周制諸侯有功者閒田以祿之有削地者歸之閒田侯社退無功孫曰諸侯自為立社也樊曰天子諸侯社侯社謂之社孟子曰侯社稷危社稷變則變鬼新懲不恪正封孫曰漢惠帝紀曰上造以上及新鬼新者主取新以給宗廟不恪不敬也樊曰前漢劉輔為球大夫以上書下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韓曰晉書傳玄退庭鄙以懲不恪傅余雖司斧鑽孫曰公為行軍司馬主刑罰故云司斧鑽

鎖亦斧類○鎖音至情本尚五壑且待獻俘囚在泮獻囚終當返耕穫愈孫曰易不耕穫不菑畬穫刈也藁街陳鉞孫曰漢時長安街名蠻夷邸在其中誅罪人於此鉞莖斫刀也樊曰陳陽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街蠻夷邸閭韓曰魏都賦藁街之邸不能及又江希範與陳伯之書繫頭蠻邸懸首藁街○鉞風無切桃塞興錢鎛樊曰書武成放牛於桃林之野桃塞謂此詩序乃錢鎛注錢銚鎛鎒也祝曰錢鎛田器○錢子葦切本作劃地理畫封疆天文掃寥廓正封天子憫瘡瘢韓曰漢書季布曰今瘡瘢未瘳將軍禁鹵掠韓曰後漢馮異謂父城長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掠劉將軍世祖也世祖為破虜大將軍擊取之○鹵與虜同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策勳封龍額孫曰前漢韓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額侯史或作龍領歸騎獵麟脚愈洪曰子虛賦射麋格麟師古云或作脚言持引其脚故也詰誅敬王怒孫曰詩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給復哀人瘼祝曰前漢民產子復注云不役使也孫曰給復謂免其徭役瘼病也○復音福髮解兜鍪孫曰兵罷因解兜鍪洗也兜鍪胄也○鍪莫侯切正封孫曰因傾鑿落故酡面赭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酡鑿落酒盞酡面赤也祝曰鑿落盞金屑琵琶槽○酡音佗存安惟恐晚洗雪不論昨暮烏已安巢春鸞看滿箔愈聲明動朝闕光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韓曰旁午縱橫至也史記曰絲綸詔令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旁午史卒旁中堅擁鼓鐸正亦斧類○鐸音至情本尚五壑且待獻俘囚在泮獻囚終當返耕穫愈孫曰易不耕穫不菑畬穫刈也藁街陳鉞孫曰漢時長安街名蠻夷邸在其中誅罪人於此鉞莖斫刀也樊曰陳陽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街蠻夷邸閭韓曰魏都賦藁街之邸不能及又江希範與陳伯之書繫頭蠻邸懸首藁街○鉞風無切桃塞興錢鎛樊曰書武成放牛於桃林之野桃塞謂此詩序乃錢鎛注錢銚鎛鎒也祝曰錢鎛田器○錢子葦切本作劃地理畫封疆天文掃寥廓正封天子憫瘡瘢韓曰漢書季布曰今瘡瘢未瘳將軍禁鹵掠韓曰後漢馮異謂父城長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掠劉將軍世祖也世祖為破虜大將軍擊取之○鹵與虜同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策勳封龍額孫曰前漢韓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額侯史或作龍領歸騎獵麟脚愈洪曰子虛賦射麋格麟師古云或作脚言持引其脚故也詰誅敬王怒孫曰詩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給復哀人瘼祝曰前漢民產子復注云不役使也孫曰給復謂免其徭役瘼病也○復音福髮解兜鍪孫曰兵罷因解兜鍪洗也兜鍪胄也○鍪莫侯切正封孫曰因傾鑿落故酡面赭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酡鑿落酒盞酡面赤也祝曰鑿落盞金屑琵琶槽○酡音佗存安惟恐晚洗雪不論昨暮烏已安巢春鸞看滿箔愈聲明動朝闕光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韓曰旁午縱橫至也史記曰絲綸詔令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旁午史卒旁中堅擁鼓鐸

作壘愈孫曰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元和十二年歲在丁酉○壘音罕洪赦方下救洪大也救也一作武廡亦旁睨補注旁睨廣被也韓曰西漢衛霍渡漠究北攫空朔漠正封攫攘也韓曰西漢衛霍渡漠擭蠻方征匈奴匈奴遠遁漢漠南無王庭也又後漢竇憲一舉空朔庭儒生怯教化武士猛刺斫韓曰孫登呼楊駿曰刺刺斫斫○刺七亦切吾相兩優游孫曰吾相度也他人雙落莫愈印從負鼎佩孫曰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門為登壇鑿孫曰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名將詔之鑿凹門而出樊曰高祖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再入更深嚴孫曰度以宰相出征今復入宰相故云再入深一作夤拜音弔九遷彌謇諤正封韓曰

車千秋自圍寢郎論庚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孫曰選任彥升代范雲讓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謬者謂鯁正也易曰王臣蹇蹇是也賓筵盡狐趙昭十三年左氏曰晉文公有士五人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也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賓筵謂幕僚導史宮娃分綽約愈集註宮女也服虔通俗文曰楚人謂美色為娃選幸于館娃之宮分腸也綽約柔弱貌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娃於佳切騎多衛霍韓曰衛霍謂青霍去病也國史擅芬芳孫曰擅芬芳謂專有美名於國也洪鑪衣狐貉孫曰語狐貉之厚以居以其皮為衣也摛文揮月毫孫曰摛舒也月毫月中兔毫也講劒淬霜鍔丹掖列鴛鷺孫曰丹掖謂以丹而正封孫曰淬者滅火之器鍔傳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淬七內反命衣備藻火孫曰命衣天子所命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備藻火謂畫于衣上也賜樂兼捄搏孫曰書戛擊鳴球搏捄琴瑟注搏捄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以節樂○捄音撫搏音博兩廂鋪毯廂廡也毯氈也席也風俗通云織毛褥謂之毯氈音徒敢切五鼎調芍藥愈孫曰主父偃曰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五鼎者謂列五鼎而食祝曰前漢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注諸家之說皆未當芍藥草名其根主和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芍藥樂奏曰集韻云芍藥調和五味也帶垂蒼玉佩韓曰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孫曰晉公卿禮令皆佩水蒼玉水蒼玉秩曰尚書監令皆佩水蒼玉也韓曰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孫曰晉公卿禮令皆佩水蒼玉水蒼玉者玉名其色如水蒼也珮一作佩鸞臧黃金絡韓曰鸞自高士高士趨馳狀傾誘接謂登龍孫曰後漢李膺以名聲自高士高士趨馳狀傾誘接謂登龍門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也霍正封奭曰淮南子奚霍傾心向日若葵霍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篇孫曰篇樂器郭璞云篇如笛三孔而短小儻不忍辛勤何由恣讙謔愈惟當早富貴豈得慙寂寞但擲庭笑金正殺廟配鎛爭奭曰殺廟謂配食廟庭也生堂合饗鎛祝曰爾雅大磬謂之饗大鍾謂之鏞注亦名鎛○饗音喬鎛音博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菅蒯愈孫曰菅蒯之屬以為席菅草弱蒲也菅音官又賈顏切蒯如灼切洗沐恣蘭芷孫曰楚詞浴蘭湯兮沐芳華采殯濩正封孫曰禮記不殯於賓賢殯濩失志貌詼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著陟略切斬馬祭旄纛孫曰旄纛者以旄牛尾大如斗繫馬軛上謂之旄纛師行則用之包胘喜顏非忸怩孫曰孟子夔陶思君爾忸怩怩悃貌韓曰書顏厚有忸怩達志無羔禮芒屩愈祝曰芒屩草履也史記廣卿躡屩擔簦○屩音脚野有求伸蝮孫曰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蝮蟲名○蝮烏廓切妻曰南山有玄豹隱霧雨十日不下食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韓曰鶚鳥累百不擱衡有

如一鶚此舉鄒陽上書之言也左右供諂譽親交獻諛噱祝曰笑不止說文大笑也選嗤噱終日○噱其虐切名聲載揄揚權勢實薰灼愈道舊生感激樊曰漢高紀道故舊為笑樂當歌發醻酢羣孫輕綺紈下容豐醴酪正封窮天貢賜異韓曰賜寶也詩慄彼淮夷來獻其琛○琛與賜同丑林切帀海賜酺醵祝曰酺祭名醵會飲周禮春秋祭酺亦如之禮記周禮其猶醵與孫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須有詔令乃許大酺酺醵會聚酒也○酺音蒲又音步醵其脚切作樂鼓還趡從禽弓始隳愈祝曰隳說文云墮也淮南子取讙移日飲求疾如隳努○隳音廓從一作縱勝通宵博五白氣爭呼韓曰楚詞招魂有成梟而牟呼五白注五白五木也劉裕與劉毅摴蒱聲叱五木即成盧杜詩六奇心運度正封漢陳平六出奇計晉史云漢高舍陳恩澤誠布濩祝曰布濩布露也前漢布濩閎澤樊曰封禪頌非惟濡之我布濩之○濩音護囂頑已蕭勻樊曰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又武王克商分魯公以商民六族中有蕭氏長勺氏尾勺氏祝曰前漢蕭勻羣愚注蕭舜樂勺周樂孫曰蕭勻即銷鑠也○勺音酌告成上云亭韓曰封禪書管仲曰無懷虙羲神農炎帝烜頊帝嚳堯舜湯封泰山禪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云亭二山名也考古垂矩鑊愈韓曰鑊度也淮南子知矩鑊之所前堂清夜吹東第良晨酌池蓮折秋房院竹翻夏擇正封五狩朝恒岱三畋宿楊柞農書乍討論馬法長懇格愈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爾牛時寢詎我僕或歌号正封帝載彌天地臣辭劣螢爝為詩安能詳庶用存糟粕愈

謹案第三頁後二行注瑤音遙刊本遙訛由據字書韻書改

第五頁前二行注蒦土缶有羊焉刊本蒦訛得又脫有羊焉三字據家語改又土之怪羵羊也刊本祖訛朐按本怪下衍者字也上衍缶字據家語刪

第六頁後五行巨細各乘運至七頁前一行酣歡雜弁珥句注愈郊名處惟天德堂本與此合汲古閣及張睿卿本東野集凡注愈者皆作郊注郊者皆作愈前後皆無連出愈郊處存異

第七頁前一行酣歡雜弁珥刊本歡訛歌雜訛新據考異及張睿卿孟東野集改

第八頁後一行注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刊本脫此字據史記增

第十頁前四行注詩采蕭蒦菽刊本蒦訛及據小雅小明篇改又蕭荻萬也刊本訛蕭蒿類蘭據爾雅及王風采葛疏改又杜衡其大者曰杜若若下衍畹字據爾雅及文義改刪

第十二頁前八行撙音瞳刊本蒦訛得又下脫音揨二字據天德堂本增

第十五頁後八行注徒羨彭祖也刊本祖訛朐按詩本不及老朐不必增出據顧嗣立補注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則梧在脰明矣刊本在訛則據文義改

第二十三頁前一行注蒼龍蚴虯於左驂刊本左驂訛右右據楚詞改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注暍者反冬乎冷風刊本冬訛氷據世德本莊子改

第二十七頁前八行心參體怯刊本心參訛修心據張衡西京賦改

第三十四頁前五行注聖人作為靴鼓控揭注控揭枙敔也刊本脫控揭注三字據禮記增

第三十四頁後四行報力摩拳考異從舉正刪

作括謂穅稭一物不當兩出於義為長存異

第三十五頁前六行注浩浩大水貌刊本缺大字據字書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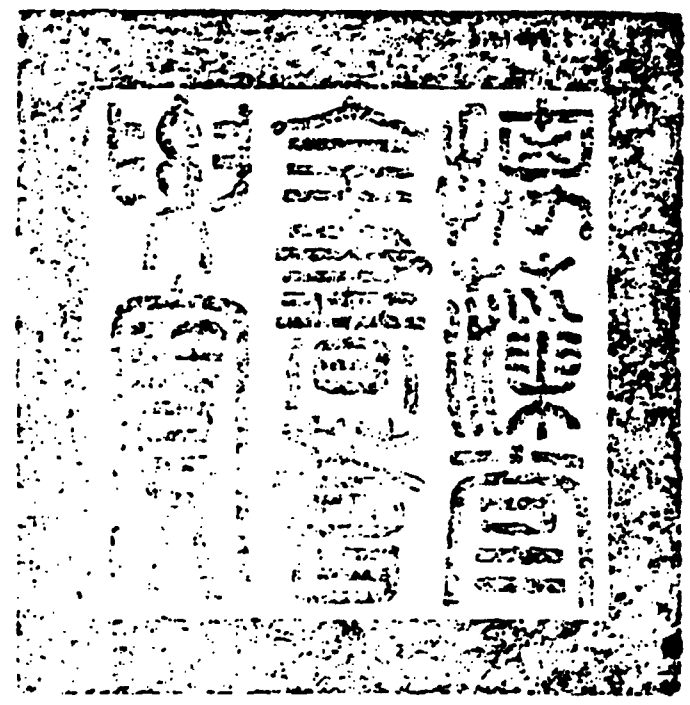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注沁水出上黨刊本上訛止據水經改按沁有二義此當訓以物探水不當訓水名也存異

第四十頁前二行題注聯句凡四十韵東野二十公十九李習之一按今詩只三十九韵東野與公皆十九樊注疑訛存異

第四十七頁前七行注詩有驒有駱有駵有雒傳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刊本脫有驒及有雒四字又脫傳字及白馬黑鬣曰駱六字又赤訛亦駵訛駱據詩傳及本注體例增改

第五十頁前三行注昭十三年刊本三訛七又魏武子刊本脫子字據左傳及杜注改增

第五十頁後一行注漢王褒傳刊本漢訛前據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學淮

欽定四庫全書卷九　宋　魏仲舉　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倫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孫曰昭王名軫楚平王子以魯昭公二十七年即位東公六年卒在位二十七年樊曰廟在襄州宜城縣公縣驛記云驛東北有井俗有楚王井井東北數十步有是昭王井井北數十步有楚王廟舊廟屋一區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與此詩合　柳宗元惟草屋一區每歲十

丘園滿目衣冠盡　公一作墳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樊曰灘不詳所在詩意則公自陽山徙掾江陵與張功曹俟命于郴而作

浩浩復湯湯音商灘聲抑更揚補注魯直云退之戲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抑更揚者非諧容裏夜卧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　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

霜夢覺燈生暈孫曰暈日月旁氣燈暈亦然○暈于郎切　宵殘雨送淒妯蔡本作一半是思鄉

連曉語只是說家鄉

又魚招張功曹

集注周官以時猶魚鄭玄云以秋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公與署俱自御史出為南方縣公述州陽山署椰州臨武以順宗即位赦供使按江陵公法當署工曹公於是出嶺至椰與署俱有云投文魚之短韻愧鞮瞿而衆秀峩新命于椰而作其後公在江陵徐李椰州有云投文魚之短韻愧鞮瞿而衆劉於館候此其證也

又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舡縛似橋深窺沙可數所矩切靜搒水無搖搒進舡也本音謗又北盖切刃下那能脫刃一作于波悶或自跳中鱗憐錦碎憐一作疑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遥暫一作不競多心轉細得儁語時詈孫曰左傳得儁曰克儁詈喧也儁與俊同○詈音罵切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獲度貿謂此也樊曰椰子厚在永州亦有楊尚書寄椰筆之作椰宜出筆耶

韓曰公於陽山過椰州謁李使君明年以黃柑遺李李寄以紙筆公作此詩以謝其後公在椰州謁李使君又云包黃柑而致辭狻紙筆之褒貿謂此也樊曰椰子厚在永州亦有楊尚書寄椰筆之作椰宜出筆耶

髯是臨池後韓曰張芝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染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寸紙不遺常仲將謂之草聖分從起草餘孫曰漢制尚書郎掌天子制詔起草禁中兎尖針莫孫曰庾卿首類同條孫曰同條也駢首類同條凑奔湊也馬并首類同條凑奔湊也滹沫情雖密樊曰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登門志已孫曰左傳晉侯謂叔向曰子弁冕登矣何以識之對曰以魚以貍以兩狗曰君之舉也登自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志字一本作事盈車欺故事孫曰列子磨何引孔叢子衛人釣魚於河得魚焉其大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朝孫曰盛鐵論曰彭蠡之濱以魚以狗以兩狗而澤人笑識○兩吉典切著書樊曰庾卿著庾氏春秋太史公曰庾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此公所以自比也莫怪慇懃謝虞卿正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暴暴暴深貌○暴莫報切迴棹影寥寥迴一作拂作拂血浪凝猶

次同冠峽

樊曰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故一云因念輕媚一云無心思嶺北也次同冠峽宅本作次巫冠峽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饒也多落英千尺墮孫曰落花遊絲百丈飄孫曰遊絲蛛絲泄乳交巖脉孫曰泄乳泉水懸流揭浪標揭音偈獨入聲偈二音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

張署詩

浦注唐本有此詩按公集贈張十一工曹者詩頗多而署詩絶不可見可見者惟此篇故錄之

九疑峯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曾並命蒼梧左宦亦聯翩鮫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閑飛霧裏天漁汗幾時流率土偏舟直下共歸田

答張十一功曹張詩見上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雨三家筭當競長纖纖筍孫曰筭當竹名異物志曰筭當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寸或相去一尺廬陵界中有之祝曰遝其竹小筭當辣於箬而桃枝筭當實繁有叢口筭音云當音當艷艷花名孫曰羊躑躅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

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補注任子淵云斗驟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伏遝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谷斗覺羅裳薄少游詩斗覺西南壯後山詩斗覺丈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

祝曰桂陽郡即今之郴州義帝長沙郴縣是也公時在州作此○郴音琛

乞雨女郎魂孫曰女郎神明包羞潔且繁孫曰包火炙芬芬○包音庖廟帝令越巫立越祝祠越巫者越國之巫也韓曰越亦祠天神上帝百鬼以雞卜事亦見史記旱氣期開鼯鼠叫孫曰爾雅鼯鼠狀如蝙蝠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孫曰火記漢武越巫古之郴縣史記乃使古樂府云五馬立踟躕禮天子六馬駟馬右驂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矣者亦秩中二千石王成乃有右驂稱來朔外傳郡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與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南史郴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郴氏門庭五馬遥遥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載於圖記銷蕩陰官想駿奔孫曰陰官冥官駿疾也古駿奔走執事亦見史記旱氣期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疇張十一功曹

集注湘水名湘中即謂郴州郴在湘水南故曰湘中疇道於古為越地公於張十一丈云予出嶺中君郴州下州下即謂郴也公時自連州來張詵公于郴與之共雖郴也故詩意及焉

休垂絶徼千行淚祝曰徼邊徼前漢南至牂柯為徼注謂以木石水為界○徼音叫○絶字一本作越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郴口見上注樊曰張芸叟嘗謫于郴及離郴有詩客云歸舟已屬張公子別酒空煩李使君正引用此意張公子見公此作李使君則見公於郴州李使君文

山作劍攢江瀉鏡攢聚也○攢音嶄斗回頭笑向張公子張署轉終日思歸此日歸

扁舟斗轉疾於飛孫曰斗轉如星雪颿霜翻看不分颿職珠切雪一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崖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青一作清

題木居士二首

樊曰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龍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縣令禱旱無雨析而薪之今所事者乃寺僧刻而更為之予過而感焉云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為神詎比溝中斷孫曰為神謂祀以為神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

湘中

樊曰公此詩謂屈原也

羅以雙雙歸蟄燕蟄藏也一一哢羣猿哢呼也迴首那能語能一作聞空看別袖翻

晚泊江口

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纜維舟索樊曰解纜即前郴口詩所謂作舟斗轉疾於飛者也○纜音濫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韓曰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竹即斑湘妃竹孤臣水底魂樊曰史記屈原仕楚懷王為上官大夫所譖王終不悟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遇賞還同幾下餘孫曰賞識也後漢桀邑閒火烈之聲知其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遇賞還同幾下餘孫曰賞識也後漢桀邑閒火烈之聲知其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郴口見上注樊曰張芸叟嘗謫于郴及離郴有詩客云歸舟已屬張公子別酒空煩李使君正引用此意張公子見公此作李使君則見公於郴州李使君文

山作劍攢江瀉鏡攢聚也○攢音嶄斗回頭笑向張公子張署轉終日思歸此日歸

扁舟斗轉疾於飛孫曰斗轉如星雪颿霜翻看不分颿職珠切雪一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崖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青一作清

題木居士二首

樊曰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龍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縣令禱旱無雨析而薪之今所事者乃寺僧刻而更為之予過而感焉云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為神詎比溝中斷孫曰為神謂祀以為神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

湘中

樊曰公此詩謂屈原也

羅以雙雙歸蟄燕蟄藏也一一哢羣猿哢呼也迴首那能語能一作聞空看別袖翻

晚泊江口

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纜維舟索樊曰解纜即前郴口詩所謂作舟斗轉疾於飛者也○纜音濫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韓曰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竹即斑湘妃竹孤臣水底魂樊曰史記屈原仕楚懷王為上官大夫所譖王終不悟於是懷石自投汨

別盈上人

韓曰盈即誠盈也居衡山中院見柳集公自陽山過至衡湘與盈別去祝融乃衡山五峯之一也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

孫曰尚書名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自荆南行軍司馬為本鎮節度使以功加吏部尚書公時為其府法曹參軍作此詩獻之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筵孫曰筵席器○筵所宜切驚深將策試策杖也驚窓仰簷窺自下潛光亂入池亂一作半喜深何曾汚孫曰揚子自下者人高之增高未見危孫曰子曰高而不危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韓曰張衡舞賦裾似飛燕袖如迴雪欺梅併壓杖韓曰陳子良春雪詩欲妬梅將柳故落草作春中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甲浩蕩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為祥矜大熟為一作驗匝澤荷平施匝一作布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酒暖一作換灑急聽窓知補注邵氏聞見録云荆公嘗以力去陳言訪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退之然其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欲試何如雲屋聽窓知也去古人陳言以為非用古人陳言乃為是耶照耀臨初日玲瓏滴晚漸漸流水也○漸音斯聚庭看獻聳孫曰桓五年左氏鄭人為魚麗之陳魚麗者如魚貫之狀韓曰獻聳高也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孫曰桓五年左氏鄭人為魚麗之陳魚麗者如魚貫之狀韓曰書序疏蒼頡造書觀於鳥迹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孫兵法有魚麗陣○麗音離書文鳥篆奇韓曰書有八躰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謂之鳥篆縱歡羅艷點孫曰艷點美婦列賀擁熊螭孫曰熊螭將士優槃行偏冷孫曰史記東郭先生久待中庭有上無下足盤踐也門扃卧更羸孫曰録異傳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悲嘶聞病馬一作鳥浪走信嬌兒竄靜愁煙絶絲繁念鬻衰擬鹽吟舊句樊曰世説謝太傅對雪内集公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散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授簡慕前規樊曰謝惠連雪賦曰梁孝王遊於兎園密雪下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枚乘鄒陽等集於梁孝王之東苑而賦之捧贈同燕石孫曰閒于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有客聞而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礫不公言此者以自附其詩多慙失所宜

春雪

樊曰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栖老鳳凰枝語相反而意新退之雪詩

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益微此躰

觀雪乘清旦觀一作看無人坐獨謠孫曰閑雅徒歌曰謠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凌歌扇韓曰晉中書令王珉好捉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因以為名班婕妤詠扇云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云云○又見陳子良詠雪云光映拭樓月花承歌扇風凌一作陵還來伴舞腰灑筵留密節孫曰歌竹曰筵一作畢著柳送長條者直衆切入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孫曰鸞鏡沼則如入鏡馬度橋則如行天徧皆鬢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孫曰江浪風毛以矜雪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孫曰棄之雪在城上其勢如此砧寒未擣綃綃生絲○綃音消莫愁十年左

陰景促夜色自相饒夜一作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韓曰公集有劉生詩云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折釣竿遊相投師命蓋陽山時容也樊曰此聞梨花發贈師命云欲將君去醉如何已而梨花下贈師命云今日相逢燦海頭則與劉醉於花下矣皆陽山詩也

桃蹊怊悵不能過孫曰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一作溪怊悵一作惆紅艷紛紛落地多

閒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閒一作映

梅將雪共春彩艷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孫曰揚雄甘泉賦瓊華乎而瓊者美玉其色光華故曰瓊華一作蕤著柳送長條

故曰瓊華將從玉樹親孫曰物雄甘泉賦捷垂玉樹珊珊而來下迎風清雅之琳琅之音也○又曰建玉樹於庭下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先期迎獻歲韓曰楚詞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獻歲終春更伴占茲辰一作晨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

集注歸登字冲之順宗為太子時侍讀及即位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出為湖州刺史卒贈尚書云

愛僧亦有贈別約師詩答云荊州人市井生而雲鶴性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

何人更得死前休 得一作向

入關詠馬

韓曰公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 孫曰史記孫武謂田忌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上駟良馬也 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 驤低昂也○驤思良切 牽過關門忘一鳴 忘字舊本作妄是

早春雪中聞鶯

洪曰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遷時作也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澁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為身

木芙蓉

孫曰水生者為水芙蓉木生者為木芙蓉爾雅曰菡萏芙蕖也此所謂水芙蓉也 菡音函萏音旦

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 補注古詩云涉江採芙蓉故云寒木洪曰或作採江楚詞云搴芙蓉兮木末秋節晚寒木古祠空又作秋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皆

後人妄改其辭 須勸一作寒亦非是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樊曰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掾江陵道湞州而作以其詠井云買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 絳赤色英花也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 孫曰括地志云賈誼宅在長沙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賈誼宅中有一井

誼所穿也極小而深上歛下大其狀如盛樂曰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穿仕詩長懷賈傳井依然 葛洪山下昔曾窺 孫曰葛洪字雅川其井在今郴州

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暍死時 祝曰前漢吳大旱民多暍死注云中暑而死○暍音謁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到後扶 到或作倒

馬乳 韓曰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云有似馬乳者若字一本作君

峽石西泉

孫曰此詩舊本以次張十一旅舍三詠後蓋永貞元年道衡澤之荊而行

居然鱗介不能容 韓曰周禮川澤宜鱗物貢行而宜介物 石眼環環水一鍾

聞說旱時求得雨秖疑科斗是蛟龍 孫曰淮南子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竊妻娥竊而奔月是為蟾蜍競宇合作竟 夫族迎魂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孫曰公主憲宗長女始封晉寧徙封永昌元和二年下嫁于季友及卒追封梁國公主謚曰惠康今作京國誤

定謚芳聲遠 謚即惠康 移封大國新 封即梁國 異宮尊長女 孫曰易異為長女 台室屬良人 孫曰季友之父頗為相故云台室良人季友也 河漢重泉夜

孫曰火記泰始皇墜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皆墓中為之重泉九泉也 梧桐半樹春 孫曰梧桐半生半死半樹春者以言公主死獨季友存爾 龍輴非厭翟 祝曰輴喪車名前漢此似輴車孫曰輴之筆切

禁城塵轍轉 轉轉也○轍之筆切 秦地吹簫女 樊曰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蕭史善吹簫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鳳凰來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隨鳳凰飛去 湘波鼓瑟妃 樊曰屈原遠遊云二女御九韶歌倏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二女謂二妃也 佩蘭初應夢 韓曰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生穆公名曰蘭 奔月競淪

輝 孫曰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竊妻娥竊而奔月是為蟾蜍競宇合作竟 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園草 孫曰沁水公主帝女實憲女弟為皇后憲帝母梁貴人也○沁七鴆切 無復更芳菲 韓曰離騷卑

恃宮掖勢以賤直參公主園沁園者沁水公主園也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崔羣字敦詩元和間為中書舍人樊曰韋絢劉公嘉話載夢得語云韓十八愈謂李二十六程曰崔大羣徙遷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然公集有與崔羣書贈崔大補闕詩至是又有和篇未嘗不說及文章也嘉話非談那韓曰公時以臧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故其落句云獨有廣庠容無由拾落冀意謂臧在廣庠去堯階遠矣

謂月初出時 騰天漸吐靈未高蒸遠氣半上露孤形赫奕當 孫曰躍次月所行之次 躍次 孫曰端正月謂中秋月 三秋端正月 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 孫曰河漢重泉夜 祝曰前漢郎官上應列宿○宿音秀 浩蕩英華溢蕭疎物象泠 祝曰前漢郎官上應列宿○宿音秀 宿曜分螢 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棲禽斷續聆 孫曰河天漢 列

詩鴟鴞鴟下九棲棲澤也棲禽謂鵲也 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 祝曰妙妙和色也仕詩赤芾引妙妙○妙音丁切婷徒鼎切 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間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

兎韓曰楚詞顧利維何兩麒兎在腋顧兎月中兎也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暮青冪音覓過腸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孫曰午夜半屬思摛霞錦孫曰摛舒也之欲切追歡罄縹餅孫曰縹青白色○縹普沼切郡樓何處望孫曰謝朓有宣城郡樓中望月詩卽宣城郡樓也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韓曰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交尚書事前世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入掖西北待旅客重門擊柝以待旅客風臺觀混濛混一作泥音晃冰砌步青熒祝曰選掖燈熒熒○熒音螢獨有虞庠客韓曰禮記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孫曰庠者虞時學名庠容也無由拾落蕚孫曰白虎通曰蕚生於階間蕚莢者樹名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十六日一莢去三十日畢亦見帝王世紀

詠雪贈張籍

樊曰此詩或云自松筠遭挫抑以下等語寧以識時相故終以其意謂張籍曰惟子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厲和侍示及提諸其有所識也審矣

祇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宋下也○坳於交切垤處遂成堆孫曰垤蟻冢補注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孫曰裘二十九

車翻縞帶蹴馬散銀盃為不工而處遂成堆為勝且謂未知得韓意否○垤徒結切慢有先居後慢悍也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瓦隴瓦溝奔發積牆隈隈牆曲也奔發一作終本穿細時雙透乘危來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坎陷也集早值層臺層級也砧練終宜擣堵紈未暇裁紈素城寒粧靨睨孫曰靨睨城上女牆○靨匹詣切睨研計二字合從土作俾睨樹凍衆莓苔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撒非燔鵠鷺燔汤中淪肉○燔徐廉切真是屑瓊瑰祝曰瓊瑰石次玉詩瓊瑰玉佩孫曰鵠鷺瑰瑋皆取其白色備注王氏塵史云說文以瓊為赤玉此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真是屑瓊瑰又

今朝蹋作瓊瑰跡別有所稽耶宣用之不審也○瑰姑回切一作瓌緯繣觀朝夢孫曰楚詞怳緯繣其難邁注緯繣繣乖戾也等花附○緯音煇繣音畫冥茫矚晚埃矚視也音燭當窓恒凜凜愈一作爐出戶即皚皚祝曰皚皚雪白貌選謝瞻詩皚皚雪山上○皚五來切壓野榮芝菌芝菌蕈土上英○菌巨隕切壓字一作潤傾都委貨財委棄也娥嬉華蕩漾孫曰娥恒娥嬉游也淮南子羿於西王母其妻恒娥竊之奔月宮華月色○嬉許其切晉怒浪崔嵬孫曰晉伍子胥吳越春秋伍子胥諫伏劍而死王乃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中○崔徂回切嵬五回切子胥因隨波揚流成濤激岸隨潮來注崔嵬浪高貌磧逈疑浮地祝曰磧水渚之歷之玩注磧歷沙石之它也○磧七迹切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孫曰裘

年左氏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縞白色○縞音果 **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汗合** 孫曰漫汗泯合貌補注選布漫漫汗言廣大也○漫音瞞汗音寒 **千株照曜開松篁遭挫折** 折一作抑 **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 其據切 **擠排陞級纔** 祝曰火記擠排莊助買臣孫曰纔僅也言纔有陞級存爾 **豈堪裨岳鎮** 孫曰岳五岳也 **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 孫曰左氏 **九垓** 孫曰垓極也九州之極處曰垓祝曰風俗通十兆曰經十億曰垓國語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垓音該 **以爺雪之狀如此** 爺音耶 **厚慮填溟壑高愁擲斗魁** 擲刺也指也至也韓曰杓于雲甘泉北斗第一至四為魁第五第七為標○擲音致 **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頹** 孫曰陳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 **岸類長蛇攪** 岸類一作堰似攪一作擾○攪叫也 **陵猶巨象厥** 厥閉也厥音灰 **水官參傑黠** 孫曰水官主兵之屬 **木氣怯胚胎** 孫曰木氣春氣胚胎初兆胚說文孕婦至一月曰胚胎○胚鋪盃切胎他來切 **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 他回切 **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 陵一作凌 **光肯離金罍** 孫曰詩戒姑酌彼金罍兕觥見于彼金為之有雲雷之象因名焉離一作離 **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 祝曰遜潛岳曰敖薄輸之陷鯁法詹怒貌○鯁蘇來切戎作亟亟鳥羽張貌 **惟予能諳耳諸人得語哉** 祝曰遜潛岳曰敖薄 **與酒陪鯁** 祝曰遜潛岳曰敖薄 **狂教詩硉矹** 硉矹荒放貌○硉勒未切矹五忽切 **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為媒雕刻文刀利捜求智網恢莫**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樊曰王二十舍人王涯也公赴江陵途中寄王二十補闕即其人涯公之同年友至是為中書舍人以詩來寄或云王仲舒非也仲舒召為中書舍人時公正在袁州未幾即觀於江西公尚在袁為作新修滕王閣記則非仲舒明矣

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 孫曰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也 **為有詩從鳳沼來** 鳳沼鳳凰池韓曰卞伯玉中書郎詩云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又荀勗自中書遷尚書令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王時為中書故云補注從宇一本作仙非是皆淡漁隱曰改從作仙則失詩題見寄之意沼一作侶亦非

送侯喜

韓曰公長慶元年有兩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豈同時作歟喜時為國子主簿公為祭酒故云長官也

已作龍鍾後時者韓曰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益取此謂年老如竹之枝葉低垂有不能自持也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孫曰衙謂詣謁上官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孫曰山海經炎帝之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化為鳥名曰精衛常衔西山木石以堙東海一名誓鳥一名志鳥一名帝女雀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孫曰寸誠微誠也口銜山石細心望

海波平渺渺功難見渺渺海大貌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孫曰造次必於是注云急遽補注造次猶言不量力也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休止也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孫曰史記有刺客傳記曹沫荆軻聶政等

不著報讎名著執罟切

疇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奚曰胡十二胡証也傅云河東人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証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為帥証以州民入謁因語録亦云宗儒鎮河中証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持刺稱百姓獻詩云詩書入郷閭州里榮之此公詩所以有

煩縣令敬鄉人之句一本題中無文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孫曰詩矯矯虎臣言如虎之猛毅

弩矢前驅煩縣令孫曰前漢司馬相如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一本作戎旅皆停辭社樹里門先下敬鄉人韓曰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閭里中長老皆步趨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迴謝罷慶反諸子弟入里門趨至衣橫飛玉盞家山曉飛舉也遠蹀金珂塞草春孫曰蹀蹀行貌謂行春也侃曰楚詞衆踥蹀而日進口珂苦何切踥音牒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

文字鬢毛新孫曰此公自謂也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廻

盧四名汀字雲夫公時為考功郎中作洪曰國史譜云兩省相呼為閤老尚書丞即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道補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御史相呼為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為曹長張功曹為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天伏謂天子儀衛宵嚴以烏羽為旌旗也周禮天伏宵嚴設也羽旄全羽為旌析羽為旌是也春雲送色曉雞號謂黎明也金鑪香動螭頭暗孫曰唐會要曰漢相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像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言香煙之盛至螭頭皆暗也韓曰唐制起居郎舍人分侍左右夾香案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即拗處時號螭頭

見百官志王佩聲來雉尾高孫曰雉尾扇名天子出則御者持之引於庭上殿高宗有雉雊之祥後章服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漢輿服志樊曰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障四方雉尾扇十二見儀衛志戎服上趨承北極孫曰北極帝庭儒冠列侍映東曹韓曰謂文武兩班也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歎二毛孫曰漢武故事曰武帝輦過郎署見顏駟尨眉皓髮曰吏何時為郎何其老荅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武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以為曾揩都尉左氏不揜二毛二毛黑白相半樊曰潘安仁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狼虎責中郎將寫直於散騎之省

寒食直歸遇雨

唐本注云元和十年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歸一作宿

寒食時看度孫曰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春遊事已遠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不見紅毬上孫曰劉向別錄曰蹋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幽與毬同紅毬者以紅帛為之那論綵索飛孫曰古今藝術曰蹋鞠之戲也惟將新賜火樊曰周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後此乃以介之推焚死人至時一月寒食不敢煙火即賜火也向曙著朝衣著直略切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孫曰李協律翔也公常量移為江陵法曹參軍故此詩首言羈遊處云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萬正飛飛盃取老杜清秋鴈于故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使非孫曰賓僚謂故時同僚使謂荊南節度宋亭池水綠韓曰杜子美詩曰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即江陵也公往在江陵寒食出逃有宋王遺庭不見人之句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

韓曰知制誥時作

百葉桃花晚更紅臨窓映竹見玲瓏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集注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入直臺廨中給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侍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執服執香爐燒薰以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天上謂內庭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寫五禁掖故云應知侍史歸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

樊曰以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清朝徧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奉使回至汾州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凌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蕊無機還拂掠游蜂多思正經營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攔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九　十五

洪曰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觀者老翁真簡似童兒此真語耳

老翁真簡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莫道盆池作不成耦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

韓曰漢書顏師古注蛙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

恰如方口釣魚時方口地名一作枋

來聽蕭蕭打葉聲有兩一作雨葉荷

毛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飛散無蹤影

一本作分

唯有魚兒作隊行

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紋浮枕簟毛影蔭龜魚

流水

汩汩幾時休 孫曰說文汩水流也祝曰淮南子泯泯汩汩○汩于筆切又音骨從春復到秋秖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鏁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閣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芙蓉荷花

竹溪 唐本作渚前亭

謯謯溪流漫 一作慢捐捐岸篠長 篠細竹也祝曰宋玉笛賦奇篠無節篠井悟蛚更頌之句○篠先鳥切穿沙碧斡淨 斡古早切落水紫苞香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 行胡郎切著處有蟬號 著直略切

西山

新月迎宵掛晴雲到晚留為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颯颯 颯祝曰颯颯風聲逕盧子諒云詩又有颯颯井悟蛚更頌之句○颯音索那似卷翻

稻畦

卦布畦堪數 孫曰卦布者如八卦分布畦畦整○數所矩切卦布一本作罫閒 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 秀稻花也 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原 一作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勿一時開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 泓烏宏切魚鰕不用避秖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 祝曰嶼水中洲也選亂流趍孤嶼之嶼音敘 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與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祝曰

廣韻作造也吳人以作為佐

梯橋

乍似上青冥 青冥青霄 初疑躡菌荷 菌箘荷花 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孫曰梅如梯狀故云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 洪曰遊城南十六首未必一日所作編者集之云爾

賽神

白布長衫紫領巾 巾巾悅 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葚 孫曰穟秀也與穗同葚桑實詩食葚 葚桑忍 代切 黐脹我好音黐即葚字○葚食荏切 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

榆莢車前蓋地皮 集注釋木云榆莢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芣苢一名馬

烏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蟇衣又陸璣云烏烏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車尺遮切

薔薇蘸水筍穿籬孫曰薔薇花名蘸水謂垂在水中 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春到也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本作草木也 百般紅紫鬬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分扶問切 那羞踐蹋損光輝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 二

幾歲生成為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幸自一作自幸 何煩蘿蔓作交加孫曰蘿女蘿蔓草名

詩萬與女蘿雨雅云一名无絲 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

風折花枝

浮艷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可遙聞撲弼角切可字一本作只 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故字一本作特又一本作特贈君

贈張十八助教

孫曰張十八籍也時為四門國子助教

喜君胜子重清朗韓曰籍嘗病眼故云與白籍亦有詩云三年病眼今年校 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淚落不能收孫曰公與孟郊元和九年八月辛酉遊此有城南聯句在集中至是郊死矣郊以元和九年病眼今年校

題韋氏莊

樊曰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是也特莊已衰矣故公所題詩語如此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惆一作知一作怊 飜覆本無窮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廉纖細雨也一本作帨雨廉纖不能晴 池岸草間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門一作聞

出城

暫出城門踏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

韋杜見上注

只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作謝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

對一作與人物也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

乞音氣

秖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三十二

秋榭

青幢紫蓋立童童

孫曰幢幡也蜀先主傳合東南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

○幢傳江切

細雨浮烟作綵籠不得畫師來邀取

邀一本作遮邀遮也○邀莫甸切

遠興

一作遣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

贈同遊

補注此篇本諸本云其辭而見於外集按舊本次風折花枝後或謂當在把酒下未詳姑載于此以備十六章之詩

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

洪曰曾直云吾兒時每戒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岐來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益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員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補注後齋謾錄云于嘗讀唐顧渚茶山記曰春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歇曰春帳茶人呼為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已說矣豫章不舉為證何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三十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九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　宋　魏仲舉　編

律詩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得長字

孫曰李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荊南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為襄州刺史充襄陽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右羽林將軍高霞寓為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遷户部侍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恃遜益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為之序韓曰按遜本傳遜户部侍郎為席謙非也當是席夔按謙行錄席夔行八十一貞元十年進士劉公嘉話云韓十八初貶席十八舍人為詞嘉話以席八為席十八唯元徵之和樂天詩有云尋傳掌故知席八為席夔也明矣公以元和十一年與之同掌誥故有倚市吹竽之

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　孫曰詩序召伯之教明于南國南國謂南方之國

改命付忠良　孫曰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以遜為節度故云改命忠良謂遜也

壤畫星分　孫曰壤畫謂分畫其土壤為兩節度也九州之地皆有分星因壤畫故分星搖動也

旗分獸勢　孫曰周禮熊虎為旗分賜之以旌旗獸即熊虎之屬○旗音祺

簸揚　孫曰後漢張奐率五營士圍寶武武自殺五營士謂遜所部五州

千里地還　韓曰孟子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

控帶荊門遠　韓曰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綸綍大索○綸音倫綍音弗

飄浮漢水長　孫曰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賜書寬　孫曰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淵者斧藻文飾也

光景

屬郡戰馬隔隣疆　縱獵雷霆迅觀碁玉石忙風流峴首

客峴山名在襄陽樊曰晉羊叔子登峴山從事部湛曰公名當與北山俱峴胡典切

艷大堤倡　大堤地名在襄陽韓曰宋隋王誕為襄陽郢閘諸女歌因為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艷為郎日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樊曰席八或以為席謙非也當是席夔按謙行錄席夔行八十一貞元十年進士劉公嘉話云韓十八初貶席十八舍人為詞嘉話以席八為席十八唯元徵之和樂天詩有云尋傳掌故知席八為席夔也明矣公以元和十一年與之同掌誥故有倚市吹竽之

絳闕銀河曙　絳闕丹闕

東風右掖春　韓曰應劭漢官儀中書為右曹掖西掖孫曰正門之兩旁

官隨名共美　花與思俱新　綺陌朝遊閒　孫曰綺謂汗陌

辰切近也　庭變寒前草　天銷霽後塵　滿聲通苑急　柳色壓城勻　綸綍謀猷盛　孫曰漢官典職儀曰尚書如綍綸也南北曰汗東西曰陌汗陌謂徑路也閒礙也郎入直供青綬白綬被直宿也韓曰又漢内臣卧青綬被

綸綍大索○綸音倫綍音弗

丹青　孫曰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淵者斧藻文飾也

步武親芳菲　含斧藻

暢形神傍砌看紅藥樊曰謝朓中書省詩云紅藥當階翻紅藥芍藥也席八為舍人故公有此句巡池詠白蘋孫曰柳惲為吳興太守有江南曲六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詩意以席北柳惲也多情懷酒伴懷一作怯餘事作詩人倚市難藏拙韓曰漢書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市字一本作玉吹竽久混真樊曰韓子齊宣王使人生不知竽者而濫於三百人中以吹竽食祿俟王即位日寡人之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先生乃逃坐憨空老江海未還身孫曰自倚市以下公自喻也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孫曰相公名元衡元和二年十月自門下平章事出為西川節度使樊曰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西川節度使拜相公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鎮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錦城成都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艷聲

大安池

韓曰唐長安有大安宮有大安亭而大安池未嘗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安樂公主中宗女景龍中請昆明為私沼中宗不予主恣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詩所謂當年欲占春者以此耳當年一作年常故將臺榭壓城闉音因欲知前

公主當年欲占春當年一作年常故將臺榭壓城闉音因欲知前面花多少補注少字一本作處筆墨閒錄云令狐澄本作多少字勝處字十倍矣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去一本作歸將去慢綠妖紅半不存妖一作夭榆莢只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宗之后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孫曰韋貽云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謚故稱大行皇太后姓王氏憲宗之母順

母薄太后曰高皇后配食地因山託故封
陵故云故封鳳飛終不反孫曰列仙傳蕭史教秦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聲鳳凰來止其屋一旦皆隨鳳飛去劒化會相從孫曰晉雷煥為鄱陽令掘獄得雙劒送一與張華自留其一華
日此干將也莫邪安在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劒平津忽于腰問躍出隨水所在與此干將也莫邪安在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劒平津忽于腰問躍出隨水化為兩龍各長數丈華曰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補注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于黷也樂曰莊惡後順宗崩公故云謂近乎黷非也無復臨長樂孫曰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宮長樂漢時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曉暮鐘曉暮鐘一本作報曉鐘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警猶警蹕也盡翌登秋殿韓曰世本云周制以王后夫人車服葦車有翣即集雉羽為扇以障風塵也孫曰禮喪服大記黼翣二畫翣二繡翣二畫翣二注云漢制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方兩角高衣以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定樹於壙中○翣所甲切容衣入夜臺孫曰容衣望服喪大記飾棺君龍惟三池振容注云青質五色畫之以為振容容衣益謂此也韓曰送陸士衡挽歌送子長夜臺謂閉墓無復見明也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奩鏡奩也孫曰漢明帝謁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腊澤裝具左右皆泣奩與奩同音廉

廣宣上人頻見過

集注廣宣蜀僧有詩名元和中住長安安國寺白樂天所云廣宣上人詔許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是也寧有詩號紅樓集唐藝文志又有宣與令狐楚唱和一卷劉夢得集中亦有因呈廣宣上人二詩其在中都與公數往來無足怪也

數音朔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窓前有幾堆

閒遊二首

樊曰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雨後來更好繞池偏青青柳花開度竹菱葉亂穿萍葉字一作交亂字一作故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醒音星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經到一作至一作來萍蓋污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鶯鳴訝客鶯一作烏岸竹長遮隣子雲秖自守樊曰揚子雲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麗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九衢塵韓曰三輔舊事長安城中八街九陌

酬馬侍郎寄酒

滁曰馮侍郎名摠宇會元扶風人樊曰以子厚書漢大鑒碑考之摠以元和八年廉問廣南十年冬尚留鎮其名入為刑部侍郎則十一年也明年為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笋

樊曰侯協律喜也或云公意專以識時相自許時方張王蛇虺拔拔大抵言其挾勢植黨包藏姦慝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謀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抗楚蕭倪等沮之公亦坐忤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偶坐偶對滯雨膏腴濕驕陽氣候温得時方張王祝曰張王與盛貌左氏隋張必弃小國太元經用事者王○張音帳王音旺挾勢欲騰騫騫一作翥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攢音攢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算誰能以理言以一作無者非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群強幾觸藩孫曰易大壯躺也羊觸藩躺也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已後侵危砌非徒出短

垣身寧虞瓦礫音歷計擬掩蘭孫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慢時方張王里蛇虺拔拔大抵言其挾勢植黨包藏姦慝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謀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抗楚蕭倪等沮之公亦坐忤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過鴻溝

韓曰漢高帝四年項羽與漢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乃止樊曰應劭注鴻溝在滎陽東二十里此詩公從裴晉公平蔡入汴過鴻溝作也此下皆隨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孫曰龍虎以喻劉項川原即謂鴻溝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迴馬首孫曰勸謂良平所勸見題注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

孫曰元和十二年張賈初自兵部侍郎出為兼州刺史侍郎又一本作侍御史韓弘為司徒九月以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來鎮謂宜武軍持節之時書姓謂弘也丞相西來走馬迎孫曰元和十二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二年七月以

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等使走馬迎謂已走馬迎度也

也兩府即謂弘度

贈刑部馬侍郎　一方通寇不難平兩府元臣今轉密

孫曰元和十二年四月吳元濟鄧城守將鄧懷金以城來降七月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度以十月至蔡州十一月入蔡州擒吳元濟送京師斬之十二年為安南都護八年徙桂管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裴晉公平蔡奏總為副詩故及之

紅旗照海壓南荒　孫曰憲為嶺南節度尋名為刑部侍郎故云歷南荒也　徵入中臺作侍郎

韓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中非也　暫從相公平小寇

樊曰晉公微時遊洛二老人語曰蔡州何時得平忽見公愕然曰吾輩見公後平天津老人亦須待此人為將僕聞其語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事見唐康駢劇談錄蔡州終待公平天津橋有異兵　便歸天闕致時康

和裴相公東征塗經女几山下作

樊曰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侍平賊壁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而公此詩和云收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其年果如所言

旗穿曉日雲霞集　一作雜山倚秋空劒戟明　洪曰一十八云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戟詩咏謂之迴鸞舞鳳格　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

更上崢嶸

鄜城晚飲贈副使馬侍郎馮宿李宗閔二員外

孫曰元和十二年四月吳元濟鄜城守將鄧懷金以城來降七月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度以十月至蔡州十一月入蔡州擒吳元濟送京師斬之十二年為安南都護八年徙桂管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裴晉公以鄜城為行營州公以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副使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為判官書記○鄜音俘又一本侍郎字下有及字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　韓曰蔡未平數月前吳武陵自峽石望來南氣如旗數千指皆頓倒橫斜北遊蛇相交武陵告公曰本西北王師氣黃白喜象也收氣為城日五木舉其盈數不問六十日城必亡矣見新傳　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關時　韓曰說文云鑣馬銜也○鑣補嘯切

為文無出相如右　樊曰相如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握左右時淮南王安善為文詞帝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嘗召相如等視草乃遣　謀帥難居卻穀先　孫曰僖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使其言矣說證樂而敘詩書○卻音隙穀音斛

溱洧動　補注溱清二水名溱在河南洧在鄭動流也　西來旌旆拂晴天　孫曰言懇行亦

召歸故六
其西來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孫曰李二十八名正封
次舍也襄城汝州縣名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

樊為留後

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樊曰公與李正封從晉公十一月二十八日自蔡入朝十二月十六日至自蔡則知殘年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一本題云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四面星辰著地明

著直略切

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見前詩注

鄔城辭罷過襄城

樊曰鄔城屬許州晉公行蔡州治所襄城則汝州也○鄔音偃

嵩山刮眼明

孫曰潁水嵩山皆在洛陽界

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樊曰汝州有神龜驛臺按九域志閏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一本馮十七作馮八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峽石

韓曰峽石峽州縣名閔為近故可隱約見之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二十八司勳連昌宮

樊曰李正封也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為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略亦詠明皇帝或云開元中魯莊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一本題云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甍巨棟壓山原

甍莫耕切

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孫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即謂華州刺史也公嘗有送張為華州詩補注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

荊山已去華山來

孫曰史記黃帝鑄鼎荊山下荊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

縣來樊曰荊山在襄之南漳北則河南之荊山也按志在壽安縣南三十五里日照潼

關四面開照一作出面一作扇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

迴親一作新李公彥云當作親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豚曰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守司徒九月以弘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也

暫辭堂印執兵權豚曰執兵權謂為都統也即盡管諸軍破賊年冠

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補注書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十 十三

樊曰桃林書武成所謂放牛於桃林之野蓋為陝州縣名天寶初改為靈寶縣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

一時重疊賞元功豚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以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可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百戶韓曰除命在十二月壬戌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則壬戌其月七日也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蔡則前所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此詩夜賀晉公於桃林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李員外正封樊曰從裴相出征凡三員外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及還宿遷北部郎中宗閔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獨正封至是猶曰李員外正封無傳不能詳也

去年秋露下蠻旅逐東征祝曰蠻旅旅寓也周禮以向聚待蠻旅豚曰謂十二年八月征吳元濟時○蠻許宜切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豚曰謂十三年春季分司東都上京師也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斤里豚曰兩地謂東京因風數寄聲

晉公自蔡州入覲塗中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因和之

一本題云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南伐旋師太華東樊曰桃林在太華之東謂桃林也○華胡化切天書夜到冊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十 十四

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豚曰將軍謂淮西宣慰使三司所謂三公也相國新兼五等崇韓曰書列爵惟五注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度封晉國公故云鴛鴦欲歸仙伏棗豚曰為幕中諸僚能罷還入禁中營韓曰書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羆三如羆豚曰度東征以神策軍百人衛從能羆謂此禁旅也長慙典午非材識豚曰典司午馬也公為行軍司馬故云典午謂司馬月酉八月也八月丈王果崩識字一本作職得就閑官即至公晉文王為魏相下書辟周周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

獨釣四首

樊曰二章云坐厭視刑柄為刑部侍郎時作釣字一本作酌

侯家林館勝（孫曰侯家謂公侯之家）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
池散芰盤（芰音倚）羽沉知食快（一作駃）緡細覺牽難（緡釣綸）聊
取夸兒女揄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
厭親刑柄（親刑見題注坐厭一作厭坐）偷來傍釣車太平公事少吏
隱詎相賒（韓曰選王康琚反招竜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竜首陽老聃伏柱史皆言吏隱也詎豈也賒放也）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約儉也）
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餅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折芰觜露亦染梨顋（一本風能作風梭露亦作露液曾直所改云）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
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剥蟻還尋寄
託惟朝菌（孫曰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蓋大芝也天陰則生糞土見日則死。菌巨隕切）依
投絕蓉禽猶堪持改火（樊曰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柔桔之火秋取柞櫰之火冬取檀桃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
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

（源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以蔡州留後馬摠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使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五月以摠為許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陳許澈蔡觀察等使十四年元日公以蔡州司馬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遥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
自是三冬不敢眠（冬一作寒）

同侯十一詠燈花

（祝曰侯喜字叔起行十一或曰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韓曰詩綢繆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
暖那肯待春紅裳裹排金粟（裳字一本作黃又一作屋或曰黃裳事出漢書黃屋酒食塗花得錢財韓曰杜詩燈花何太喜）來報主人翁喜事（孫曰西京雜記曰目瞤俗

祖席

得前字樊曰世傳此二詩公為王涯作涯字廣津元和初其甥皇甫湜對策忤宰相涯因是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詩云宜春即謂袁州也

祖席洛橋邊孫曰公時分司東都故云洛橋邊也親交共黯然孫曰江淹別賦黯然銷魂唯別而已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孟衍欲淮陽即吾今召君吳南字一作陽終願早迴船

又得秋字一

云傷秋

淮南悲木落孫曰楚詞悲哉秋之為氣也前既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淮南謂淮南王安也此本求王之前今云淮南恐誤今我亦傷秋今作而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樊曰此詩公自題其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送鄭尚書赴南海

得來宇祝曰鄭尚書名權序在集

番禺軍府盛祝曰番禺廣州屬縣前漢尉陀所都咸會番禺注即今之廣州樊曰舊廣州番山州東即漢番禺縣武德四年置廣州番音潘禺音愚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番音潘禺音愚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韓曰南部新書長安有龍戶見水色則知有龍或引出但飜魚而已上日馬人來韓曰後漢馬援討孟臺蠻以不能還者數十人留於象林南界所鑄銅柱下南壁呼為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風靜鷁鷁居去祝曰鷁鷁海鳥左氏祀爰居爰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海水共有災也夫廣川之鳥歐常避其災也是鷁鷁雄風而王粲曰國語海鳥曰鷁鷁止也貨通師子國韓曰師子國在南海中去京師十萬里國史補云師子國舡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云云樂奏越王臺韓曰越王南越王趙它也與曰越王趙它初行南海尉事漢十一年立為南越王孫曰臺在州城西北三四里越字一作武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鷄

祝曰樹鷄木耳之大者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韓曰華陽之天三所第八句曲山之洞曰金壇華陽洞中六十二所第八句曲山之洞曰金壇華陽之天直割乖龍左耳來樊曰乖龍左耳取譬也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集注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藍關即秦之峣關在今藍田縣湘字北渚按西陽雜俎云韓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青之謝曰某有一藝因指階前牡丹曰要此花青紫被赤唯命韓試之乃椹窠治根七日花發色白紅緑每朵有一聯詩字

色漿乃公出鎮時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辭歸江淮終不願仕青瑣高議云湘公姪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爾造化開花予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朵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公詢地名即藍關嗟嘆命筆續成全篇迺此詩也二說互不同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若指此東坡有冬日壯丹詩云使君要見藍關詠須信韓郎為染根則是亦引用酉陽雜俎事筆墨閒

錄云公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也

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將抵死持示宰相崔羣裴度羣度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稍解乃貶潮州刺史州字一本作陽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孫曰元和十四年公為刑部侍郎上

作豈於衰暮計殘年又一本作惜殘年

欲為聖明除弊事　欲作本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韓曰左傳秦使西乞術

注見題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韓曰左傳秦使西乞術

之子伐晉襄叔哭而送之曰晉人樂師必於殽殺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孫曰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樊曰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　戎一作胡

湖南地近保生全　地近一作近地

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　樊曰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以長沙卑濕而潮陽在嶺南距長安八千里故曰倍云

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　惟一作誰

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　商顏一作商州

至商顏下注商山之顏譽人之顏額也

鄧鄙春泥見驛除　鄧鄙一作鄧州鄙邑也

公九年楚子使道朔將已容賂於鄧南鄙鄙人攻而奪之幣

早晚王師收海嶽　孫曰特征

東平李師道至二月城平

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樊曰臨瀧潮州縣名唐武德四年置貞觀之八年省志云孫白東南人謂湍為瀧瀧音虞

嗟爾戎人莫慘然　戎一作胡

湖南地近保生全　地近一作近地

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　樊曰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以長沙卑濕而潮陽在嶺南距長安八千里故曰倍云

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　惟一作誰

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　商顏一作商州

至商顏下注商山之顏譽人之顏額也

鄧鄙春泥見驛除　鄧鄙一作鄧州鄙邑也

公九年楚子使道朔將已容賂於鄧南鄙鄙人攻而奪之幣

早晚王師收海嶽　孫曰特征

東平李師道至二月城平

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樊曰臨瀧潮州縣名唐武德四年置貞觀之八年省志云孫白東南人謂湍為瀧瀧音虞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人先說　人先說一作先聞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使君惠書敘別酬以二章

補注筆壘間錄云潮州以後詩最哀深次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韶州南去接宣溪　洪曰韶州今本作潮州非是

雲水蒼茫日向西客

淚數行先自落先一作元鷓鴣休傍耳邊啼孫曰鷓鴣鳥名似雉而南飛

兼金安足比清文孫曰孟子餽兼金百鎰兼金美金韓旋匝以代兼金注兼金最好金也安字一作那白首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迁度孫曰潮韶二州皆嶺南節度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祝曰莞草蒹生水中閩可以織席孫曰詩下莞上簟○莞九遠切牀一作林洪曰非是

漁竿下晚沙晚一作釣暫拳一手支頤卧頤一作頭還把

將至韶州先寄張使君借圖經

洪曰此詩及下至韶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孫曰曲江韶州縣名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亦逢佳處便開看

過始興江口感懷

孫曰韶州始興郡大歷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刺史公遣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孫曰伯氏謂會也詩曰伯氏吹壎雅云當歲行之未從分從伯氏以南遂即此也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使君

孫曰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

來往再逢梅柳新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韶皆梅柳新時也故云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摠文才妙韓曰陳後主欲以江摠為太子詹事孔奐曰摠文華之人太守何藉於摠孫曰摠字摠持以副張也自歎虞翻骨相屯樊曰虞翻仕吳為騎都尉數犯顏諫諍孫權不悅坐徙丹

陽涇縣後又徙交州嘗云自恨疏節骨躰不媚上徙罪當長沒海隅孫曰翻字仲翔以喻己也鳴笛急吹催落日催一作爭清歌緩送感行人清一作嬌已知奏課當徵拜孫曰課治狀也那復淹留詠白蘋白蘋事見和席入詩注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先以詩相賀因酬之

韓曰此量移命初下之時相贈答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孫曰公至潮州以表哀謝帝謂宰臣曰朕得愈表因思其所諫大是愛我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上事佛乃年促也七月葦臣上尊號大赦天下乃量移為袁州刺史北望詔令隨塞鴈孫曰左太冲蜀都賦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

冰泮北徂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公自言不如此鴈得北向也樊曰蘇武傳匈奴留漢使俾牧羝武等匈奴詭言武死漢使復至常惠教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如其言貰單于單于謝曰實在是於是得還南遷纔免葬江魚韓曰伍原被讒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曰宇赴常流而墜江魚腹中作懷沙之賦負石投汨羅而死乃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欲繫船韶石下孫曰韶石在韶州西江縣盤七嶺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畧等似雙闕上有虞舜廟樊曰郡國志云舜登此奏韶樂繫舡一本作寄舡上賓虞舜整冠裾惠高文謝起予孫曰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發也言子夏能發明己意暫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孫曰元和十四年六月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御史中丞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時公來赴袁州樊曰表隸江南西道公自袁還朝行次石頭而作是詩按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郡洪州也憑高迴馬首一本作試回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一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風江一作楓江又一作江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公有女為尼在江州

孫曰蕭郎中名有字伯誠類士之子與公兄會厚善公自少為保所知及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存諸子皆前死有一女為尼公為紀其家西林即江州廬山寺也江州一作女州

中郎有女能傳業韓曰蔡中郎芭女名琰字文姬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曹操痛芭無嗣以金贖之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否曰昔心父賜書四千卷流離塗炭岡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於是繕寫送之丈無遺誤伯道無兒可保家樊曰鄧攸字伯道為河南太守永嘉末以石勒之亂棄妻而逃擔其兄及其弟子經恐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

乃自棄其兒而逃曰幸而得存後當有于過江仕終尚書右僕射卒以無嗣特人義而立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偶到匡山曾住處孫曰廬山亦名匡山幾行衰淚落煙霞補注趙璘因話錄所載公詩與此畧異今錄于此遊廬山過潯金部山居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人可主家今日匡山過鵲隱空將衰淚到煙霞

自袁州除官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樊曰諸本以隨州為循州誤矣循與潮相鄰皆在廣南安陸則安州也安州去隨纔九十又與隨皆隸湖北次安陸而寄隨州則道里為便若自袁還京至安州而先寄詩循州則則道里何近也公詩曰行行指漢來左傳云漢來之國隋為大此非隋而何周員外謂君棠

也俗又一作俊亦非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孫曰宣四年左氏臧伯比從其母畜於邵注於邵子之女生子文焉邵夫人使弃諸夢中夢澤名在安陸東南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

樊曰館在今隋州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樊曰王莽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為貨布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光武南陽白水人也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偶逢遺跡問耕人孫曰光武之高

掘當官道孫曰當官道言無所畏忌也道字蔡本作路何處南陽有近親雜曰祖春陵節侯買本封在今永州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在今隨州遂字一作尋遺字一作蹤丘墳發

建武十五年詔下州縣檢覈田舍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能對顯宗為東海公在幄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又寄周隋州員外周隋州見上注

陸孟丘楊久作塵孫曰貞元中公佐戎汴州陸長源孟叔度丘穎楊凝及公與周皆在幕中至是陸孟丘楊四人皆死矣同時存者更誰人樊曰元和四年公自司录都有送李正字歸湖南序云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果論餌藥從容閒語而已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至作此詩時又一歲終矣李氏父子存否莫詳因此詩而知其存者獨公與周耳

刀圭救病身孫曰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及此而戚者遂謂公晚年惑金石藥且引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公亦誌李干墓方土雌跋以樂取敗者亦為世誡今乃不取此為正而徒云爾

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樊曰李謂逢吉也舊史元和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拜相尋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自表召還過襄陽作也留別一作上別

濁水汙泥清路塵孫曰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獨水汙公以自喻清路塵以喻逢吉也還曾同帝掌絲綸韓曰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為中書舍人而逢吉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故云唐曰据逢吉考工郎中知制誥轉愈

眼穿長訝雙魚斷韓曰選容從遠方來遺我貺書皆貺魚也耳熱何辭數爵頻樊曰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乃知賦梅花不獨求廣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銀燭長憂二年三月入為兵部尚書再為兵部尚書再罷應許閑官寄病身

未銷窓送曙銷一作殘金釵半醉坐添春補注許彥周云退之詩酣歌上如為誰人云金釵半醉坐添春乃知賦梅化不獨求廣平

去歲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乘驛之官其後

家亦譴逐小女道死瘞之層峯驛之山下今過
其墓留題驛梁
孫曰去歲謂十四年也是歲正月公自刑侍
貶潮州二月至商州層峯驛女拏卒年十二
墊南山下今自袁州召還過墓○一本題
上有題驛梁三字下無留題驛梁四字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
扶舁沿路衆知難舁音余繞墳不暇號三市樊曰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墊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市音作荅切設祭惟聞飯
一盤韓曰荊楚歲時記孫楚祭子推文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厨致汝無辜

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干闌干淚多貌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樊曰張籍有謝裴寄馬詩裴亦有詩荅籍李
絳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張賈皆有詩賀之公
亦有此作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得而稱焉籍得一馬而諸公爭為之詠
若此誠以其人耶張裴詩
附于後孫曰賀字當作和
司空遠寄養初成孫曰元和十四年四月以裴度為河
東節度使十五年九月以度守司空
遠寄謂自河東寄籍毛色桃花眼鏡明孫曰爾雅馬黃白雜毛曰
駓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
之赭白馬賦曰雙瞳夾鏡兩
權協月眼鏡言兩眼如鏡也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

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往情孫曰部
當以賢良之性行之旦夕公歸伸拜謝孫曰詩是以有衣兮無
以我公歸兮公歸者謂度
將白河東歸赴潮廷也免勞去騎逐雙旌

謝裴司空寄馬詩

張籍

緑耳新駒駿得名司空遠自寄書生作離華厩移蹄
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洪曰此照劉貢父云詩人之詞微而顯亦少其比每被
閑人來借問多尋古寺獨騎行長思歲旦沙堤上得
從鳴騶傍火城

荅張籍詩

滿城馳逐皆乘馬古寺閑行獨與君代步本慙非逸
足緣情何幸枉高文若逢佳麗從將換莫共駑駘角
出羣飛鞚着鞭能顧我當時王粲亦從軍

杏園送張徹侍御

某注徹娶禮部侍郎韓雲卿之孫汴州開封
尉俞之女杏園在長安城南曲江之西時徹
以殿中侍御史佐張洪靖於汴州長
慶元年也侍御一本作侍郎非是

來身已病孫曰歸來謂歸自潮州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孫曰更遣謂更令我將此詩酒於何處逐後生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潮州召為國子祭酒以籍為博士喜為主簿長慶元年公既有此詩而籍亦有和篇惟喜之詩不傳矣今附籍詩于後

放朝還不報夜半蹋泥歸祝曰樂天時亦和公此詩未云仍聞放朝夜設出到街頭正謂此也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孫曰苗生屬今之牆壁上生者憂來作蛾飛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韓曰左氏僖十三年晉荐飢乞糴于秦

酬韓祭酒雨中見寄　張籍

雨中愁不出陰黑盡連宵屋溼惟添漏泥深未放朝無勞憐馬瘦少食信兒嬌聞道韓夫子還同此寂寥

兵部張侍郎酬馬尚書祇召塗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已再領鄆州奉和

樊曰張侍郎貫也馬尚書摠也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韶總代刑部尚書馬摠為天平節度使而召摠還將大用之會總辛穀宗以鄆人附賴摠詔復還鎮還摠授刑部尚書一

本題作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並見題注再領須句國樊曰須句郓之東平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言摠再領郓州。句音劬仍遷少昊司韓曰月令秋之三月其帝少昊孟秋主刑而摠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孫曰歸謂歸天平也補注石林詩話云蔡天啟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曉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望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寄作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

兼呈白馮二閣老

韓曰時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馮宿以北部郎中知制誥楊嬠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公此詩樂天有和篇今附于後一本題中無博士二字又有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六字

牆下春渠入禁溝一作流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韓曰前輩自中書遷尚書令曰奉敕鳳池孫曰近日以吟近君也流蔡云作更見不流到池時更不

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池見寄　白居易

渠水暗流春解凍風吹日炙不成凝鳳池冷暖君諳
在二月因何更有冰

奉使常山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樊曰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洪正以反三年二月詔雪廷湊服復以為節度使以公為兵部侍郎宣慰其軍途次太原作此詩常山鎮州也即成德所治吳郎中名丹時以駕部郎中為宣慰副使唐于西曰公孫弘以董仲舒相膠西梁異以死網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把以顏魯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為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為相于西云兩何也仰宣

逆吉險邪逆以公此行為其所中傷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之謂也

朗朗聞街鼓朗朗鼓聲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韓曰言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太原即唐叔之國也風存蟋蟀辭孫曰唐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唐國後改為晉故公詩引之辭字一作詩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壽陽驛題絕句

韓曰壽陽太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有底忙時不肯來

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後遊曲江見寄 白居易

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行便當遊何必更隨鞍馬隊衝泥踏雨曲江頭

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張籍

仙果人間都未有今朝忽見下天門捧盤小吏初宣
敕當殿羣臣共拜恩日色遥分廊下坐露芽才出禁
中園每年種此偏先熟願得千春奉至尊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音義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微
音韓曰洛陽宮殿簿曰漢有明光殿微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　卷十　三十三

洪曰一本題作和張水部賜櫻桃詩

殿前乾元殿前並三株炎帝遥書本草經孫曰神農本草云櫻桃味甘主調中益脾胃令人好顏色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盤與桃同色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慙汗仰皇扃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二首

初重一作到色照銀盤瀉未停後漢明帝月夜晏群臣以赤瑛盤賜櫻桃月下視之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煙柳滿皇都煙一作花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今一作金

送桂州嚴大夫　孫曰長慶二年四月以嚴綬為御史大夫充桂州觀察使公與白居易張籍皆有詩送其行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樊曰山海經云桂林八樹在贲隅東注云今郁萬也桂林郡因取此以為名居易詩云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籍詩云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蘿皆謂此八字一作樹在字一作近一本又作森森八月桂茲樹在湘南

江作青羅帶補注宋祁云一本作帶之詩江作青雅帶之對帶手厚詩海上羣山似劍鉅手膽為之對山如碧玉簪曰綦洮言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鉅祝曰綦欽綦也梁劉孝威詩金綦臨贊斜○綦與簪同祖含切

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祝曰驂駕也暇字一本作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見寄　孫曰元和十四年三月以馬總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一本題作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服日言懷見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樊曰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鄆在春秋為須句之國涉漢為濟東盖禹貢兗州之域宣情在上奎為文宿盡野在下魯為儒邦而曰威令加徐亦魯也徐土魯邦盖出詩常武淮惟徐州而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淮之什云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窓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相公

孫曰長慶元年七月鎮州衙將王庭湊斥自擅留後八月以河東節度使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二年二月詔雪庭湊罪以公為宣慰使道招撫使十月以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度入公平至城營魔其承天行營節度也韓曰公之宣諭鎮州是行也裴晉公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仍可惜上悔馳詔令毋得入公平至城營魔其衆莫之庭湊罪以公為宣慰使公為宣慰使作潮州廟記所謂勞苹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孫曰元和十四年謫潮州十五年召還此云竄逐三年者久之也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疇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注見前篇題下謹疇一本作奉酬

衙命山東撫亂師孫曰張籍祭公詩云再使平山東不言誅所臧再使公蓋謂從伐蔡與此使鎮州也自太行而東皆曰山東猶浙江以南皆曰江南也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孫曰度守司徒淮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李逢吉所罔罷為左僕射樊曰裴時張籍亦有和篇題曰和裴僕射移官言志詩有功成歸聖主位重委羣司之句云

其字一本未為

和僕射裴相公廻朝見寄

韓曰二詩皆長慶二年作張籍集有酬裴僕射朝回寄韓吏部詩其末云惟應有史部詩酒每相同謂此韓為吏部在二年四月度罷相為左僕射在六月前詩引范鎜事後詩云公今始暫閑皆罷相時意

盡瘁年將久補注詩或盡庫事國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衙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樊曰李相公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瑀嵩華偓佺寅俶遘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

坊實第在城南永樂坊
見長安志餘無所見

山公自是林園主孫曰裴陽記山簡字季倫晉永嘉中為襄
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
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鑠不因丞相幾人知

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因

和

孫曰杜相公元頴也長慶元年二月拜相李
相公逢吉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元
皇帝廟也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
秀上言玄元降于丹鳳之通衢於是置玄元

廟于大寧坊三年改為太清宮每歲十月
有事以為常此詩謂長慶二年十月也

耒耜興姬國韓曰謂后稷教民稼穡而有天下孫曰后
稷以農事開國故云耒耜興姬國也姬周
姓

輔標建夏家孫曰尸子曰行塗以輔行險以標輔亦
曰尸子曰毳毛者謂以扳置泥上以通行路也
標亦曰梮梮木器也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輔標者蓋
禹治水所乘之四載也樊曰書益稷載禹曰予乘四載
孔子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輔山乘樏○輔丑倫切史
記漢書並作橇音蕝標力追切史記作橋漢書作梮音
九足切

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詎豈也樊曰言夏周之
氏之先出自玄元於道為華也象帝威容大孫曰老子吾不知其誰之
子象帝之先此言象帝者即指玄元也

仙宗寶歷賒遠也仙宗謂憲宗也憲宗寶歷十
列也樊曰衛防衛羅
列于衛門羅戟槊

圖壁雜龍蛇圖畫也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遲四真皆齒
為洞庭真人是為四真也二聖亦肩差樊曰初太清宮成命工於太
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陽月時之首孫曰爾雅十月為陽月
冕之服當庭南面元宗肅宗白山採白石為玄元真像衆

炬折金爺紫柄觀忘倦青詞奏不譁嚕吆宮夜闢祝曰嚕吆
鍾聲相如曰聲嚕吆而似鍾音二字音錚宏嘈獻鼓晨撾祝曰嘈獻鼓聲張
之嘈獻撾擊也後漢禰衡為漁陽參軍曹操飲酒擊鼓衡為漁陽摻撾
而過操才曷切撾陟瓜切爽味陳奚取韓曰禮不敢用
常爽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朱一作服名香薰孔嘉孔甚也
貴近之相謂杜也詩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工聲問遠孫曰書天工人其代之工官也攝事敬恭加孫曰攝事謂有
事于太清宮杜為宰相攝祀事也韓曰新舊志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
天上帝于南郊正月祈穀于南郊孟夏雩于南郊明皇定開元禮天寶初遂合祭天
地于南郊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玄元廟二月辛卯親享玄元廟甲午親享太
廟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後遂攝祭南郊鷹獻太清宮鷹享太廟皎潔當天月萋雞捧日
霞孫曰天日以喻君月霞以喻杜攝事在人主之側唱妍譸匪麗匪一作亦倪仰但

稱嗟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

謹案卷九第一頁後五行注非諳裏夜卧刊本諳訛安據漁隱叢話改

第五頁前七行注令越巫立越祝祠刊本祝祠訛祠祝又越巫亦祠天神刊本亦訛立並據史記改

第九頁後三行謝惠連雪賦刊本惠連訛靈運據文選改

第九頁後八行題注紅豆啄餘鸚鵡粒刊本豆訛稻據唐音統籤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注壁馬屋之璘瑜刊本璘瑜誤瞬目據文選改

第二十二頁後二行題注歸一作宿刊本脫一字據本注體例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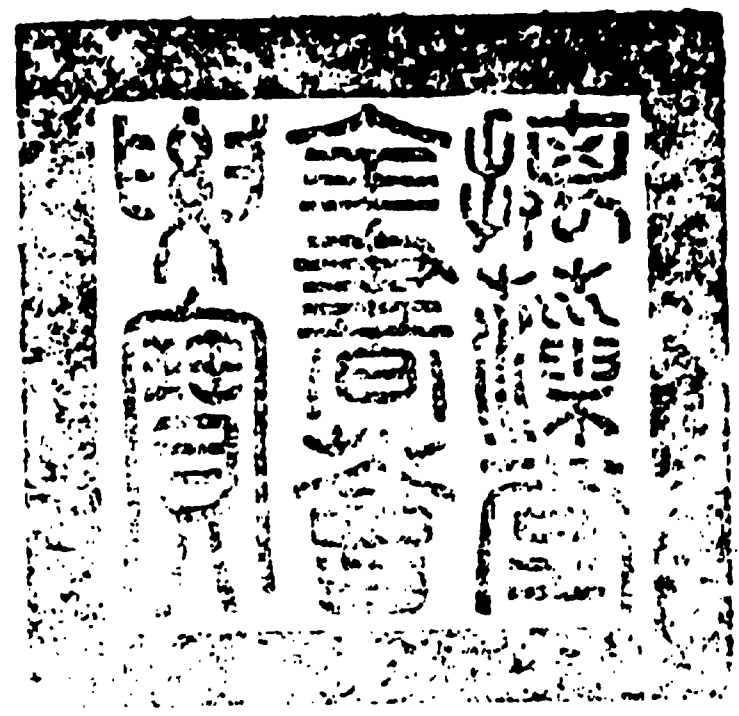
卷十第六頁後六行注揚子雲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麗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刊本揚訛楊哀訛安傳訛傳又附麗之者句下衍皆為

三公四字並據漢書改刪

第十八頁前五行注延袤二千餘里刊本延訛斜據唐書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注唐國風有蟋蟀詩刊本唐訛晉據詩經及文義改

第三十六頁前五行注稱上將軍刊本上訛大又六行請從會稽之誅刊本誅訛遊並據史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卷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雜文

原道

樊曰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奥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伊川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使斷得如此分明又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者先生之論豈輕發哉補注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驗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益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孫曰是謂仁義之焉適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孫曰足於已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誠齋楊萬里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

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無垢張子韶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魯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補注龜山楊氏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上達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孫曰文十八年左氏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老子之小仁義孫曰以仁義為小也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天下或有之字小一作罪彼以煦煦為仁孫曰煦煦小惠貌○煦況宇切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一無此四字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一本作言者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一本作言者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孫曰秦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髡為城旦黃老于漢孫曰竇太后者漢景帝之母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趙本去黃字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王本作魏晉梁隋呂本作晉魏梁隋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一有則字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者一作則附一作隆出者汙之者一作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孫曰老者謂學老子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孫曰吾師之弟子謂孔子但可在弟子之列佛者曰孫曰佛者亦謂學佛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孫曰為孔子者謂學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誕欺也之云爾一本無師之二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嚚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訊問也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孫曰四謂士農工商賈加佛老為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孫曰三謂聖人之教一加佛老為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

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顛隕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一作同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孫曰宣導也湮塞也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祝曰勸疲也懈也莊子學道不勸與倦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孫曰符者分而為二如後世銅虎竹使之類是也璽者天子之印以玉為之權稱錘衡稱衡也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捨斗折衡而民不爭孫曰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捨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介甲也無爪牙以爭其食也一無其字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一有則字一無能字一有不字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孫曰而皆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孫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王其號名殊一作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一作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其言一作之言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孫曰已上皆禮記大學之文者將以有為也尹彥明曰介甫謂以有為非是益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孫曰天常猶言天倫

也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孫曰僖二十三年左氏杞子卒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孫曰此魯頌閟宮之文膺當也懲艾也）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一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一無而字）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孫曰盡其常者謂終得其天年）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孫曰周禮祀天神祭人鬼祖宗也假音格）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一本云斯道何道也曰斯道也吾所謂道也又云斯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補注或問張子韶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克舜舜之道也伊尹得之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指之矣趙本作不絕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補注宛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其一作而）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孫曰不塞不流不行者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祝曰周禮以辨其上下長幼廢疾注謂瘡病○癈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

月溪姜氏廣原道曰揚墨之道各執其偏皆足以為道之賊也雖然周衰兼愛之道微而為我之道勝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為言而終之曰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則又取其兼愛之義以為與孔子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作王承福傳曰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仲兼愛之道破為我之賊後世未有能明之者猶執孟子無父之說而排之是不通於世變者也樊曰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

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斥佛老與揚墨同科豈為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藉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然益少作也今其畫墁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樊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楊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韓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人之性惡比二子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王荊公作原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於四悖亂也蒲昧切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主於仁也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也二字一本反作及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

氏之論盡矣○一本題作性原

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四家司馬公謂楊子兼之王荊公謂楊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楊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恕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趣而一致又為韓子三

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孫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豺聲可盈是不可厭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孫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俄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一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韓曰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甸嚳也則歧歧然嶷嶷然孫曰詩大雅載生載育時惟后稷不坼不副無災無害誕實甸嚳克歧克嶷以就口食歧歧謂意有所知嶷嶷謂有所識別也○嶷魚立切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樊曰國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一無人字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不公者公初求仕時當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則其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言誠有吉云

原毀

韓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言誠有吉云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周悉也也其待人也輕以約樊曰此益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補注孟子舜由仁義行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樊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孫曰書周公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求其所以

為周公者責於已趙云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樊曰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公之謂也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後世無及焉是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趙本無則不然三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未有一本並作有未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

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是謂一作是之謂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樊曰書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此公之謂也其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則公所謂怠與忌者也或者乃引中庸夫婦可與知之論孔子後生可畏之語謂公以一善一藝待人為非是然則孔子之所謂薄責於人者非耶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仕一作化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一作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樊曰或曰聖人之所以異於墨者以其有別焉爾今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以待禽獸也而可乎曰不然舜命九官蠻夷猾夏則命皐陶作士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及其終則總命之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其命官雖殊然其所以施仁政於天下則一也

原鬼

韓曰儒畿墨明鬼而孔子祭如在畿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公於是作原鬼

有啸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鬼無聲與形補注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霆雷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一本說下有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疾於物爽差也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一作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既盡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其一作乎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一本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一本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

為禍與曰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鷫鸘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謂歟亦有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

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補注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猶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蔵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行難　行下孟切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參也　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字公佐何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孫曰參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軍居六七年貞元十六年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常往閒客席閒一作問客一作賓坐定先生矜語其容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其任之其死某誄之孫曰某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胥也任保任也誄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其行跡為誄今之行狀是也　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誄也非罪與也字一作之罪字一作過皆曰然一本作皆然應曰然愈曰

其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誄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誄而任之耶一作而任與誄之耶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孫曰初謂為胥與商也惡烏故切不然任與誄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樊曰禮記管仲遇為公臣曰其所與由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樊曰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文子晉之大夫夫惡求其初惡烏音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者歟齊也晉人之賢於人之賢者歟齊也晉人也且有二與七十焉一無焉字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一作人也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世出賢人之不時出千百歲之間歲一作年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一無於字先生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于一作乎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又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孫曰舉其多而沒其少謂

取其長而畧其短也○沒一作缺少一作細又作一乎一作耶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一作於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耶一無耶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且微歐本無且微字其後用也必粗粗大也疎也物不精也○粗聰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趙本云先生曰然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樊曰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之答且曰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利一作慮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數色角切下同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一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孫曰謂孟子求堯舜禹傳授之說而不得也

雜說四首

龍之噓氣成雲噓呵也雲固弗靈於龍也弗一作不然龍乘是

氣茫洋窮乎玄閒（孫曰茫洋飛騰貌窮極也玄閒天地之表○一本作而茫茫云云）薄日月（薄迫也）伏光景（伏掩也）感震電神變化（孫曰神不可測也）水下土（水浸也）汩陵谷（汩漂沒也○一本作而越筆切）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一本靈作雲）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不得雲（不一作弗）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孫曰憑依猶勢位也）信不可與畢哉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一作善醫人者）不視人之瘠肥（祝曰瘠瘦也禮記曰瞻肥瘠○瘠音籍）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一作紀綱之理亂否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商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一作僭）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孫曰謂罷侯置守○分扶問切）聚兵而焚之（孫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傳二世而天下傾者（世一作帝）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一作四海）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扶與之（一作扶持與之又一作天持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一作善醫者為之）談生之為崔山君傳（孫曰談生姓不知其名）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孫曰長往不來謂隱遯不仕也）昔之聖者（一作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樊曰尸子禹長頸鳥鳴）其貌有若蒙倛者（祝曰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其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蒙倛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揚雄注荀子時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授於公耶○倛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韓曰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注謂紂也顏如渥丹（孫曰詩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渥厚漬之丹也）美而狠者（狠一作很）其貌則人（貌一作面）其心則

樊曰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宋公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將殺太子而立佐公患之使華元為右師以分其君也哉渥丹也言顏如渥丹之美而狠者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

孫曰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崔山君傳稱鶴言是為怪也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隸人之手（無人字）駢死於槽櫪之間（駢並也蒲眠切）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音似下食之同）食馬者（食本作今之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一作是馬也）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識馬耶（識一作知）

讀荀子

孫曰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樊曰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牴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荀無子字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孫曰徒謂諸弟子尊聖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一作則雄也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孫曰如韓非申不害田駢慎到之屬○趙本作各以其所能說于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孫曰老師大儒即孟子荀卿是也）火于秦黃老于漢（一無黃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一作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一作抑其猶在軻雄之間）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黜一作去）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籍書也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補注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益韓子待人以恕孫曰小疵謂有不合於孔子者○趙本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大醇而小疵

讀鶡冠子

樊曰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為道家者流公謂其雜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刑名謂此也其博選篇孫曰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孫曰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斯役五曰徒隸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一有其字功德豈少哉學問篇孫曰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稱一作所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舊注爾雅曰瓠壺也材於人共濟而已注云佩匏可以渡水孫曰詩八月斷壺壺瓠也佩瓠可以渡水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減一作減注者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孫曰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韓曰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且一作其訟龍袞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一云作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一作說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孫曰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明鬼神在上同篇中無別篇也樊曰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補注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上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畿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孫曰論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孫曰荀子子路問魯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

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
孫曰子曰賢賢易色以四科進裹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稱不上賢
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曰語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言祭如不祭者吾
所不與與許也曰我祭則受福孫曰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不明鬼哉
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榮紛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
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
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孔子墨子必用墨子孫曰孔子之學者必用墨子之學者必用孔子
取其與孔子合者而已墨子必用孔子孫曰為墨子之學者必用
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
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
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
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
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退而長又古語云墨
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嚴曰墨子之書誣稱孔晏之事
孔叢子載詰墨一篇蓋嘗辨明之矣以孔子之道較之
墨子不啻胡越孟子著書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
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乃謂孔子抑何乖剌如是耶若以
孔子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
之為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
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

功不在禹下意以已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
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於此分邪正末
學之辨也謂非孔子之正不足以知墨子之邪不足以明孔子之正故曰不相為用不足為孔墨
學者於此又何疑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獲麟解

樊曰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三傳之說各不同公既作此解李習之嘗書以贈陸員外修曰韓愈非薛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旨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孫曰爾雅曰麟麐身牛尾一角補注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麟之為靈昭昭也孫曰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詠於詩補注麟之趾是也書於春秋見題注書一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也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祝曰鬣說文髮鬣禮記夏后氏黃馬蕃鬣○鬣音獵犬豕豺狼麋鹿一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一有也字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孫曰左氏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之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一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師說

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一作豈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一作去下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讀音豆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一作類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一作大鳴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一作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一無其字聖人無常師蔡本有孔子師三字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韓曰孔子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其賢不及孔子補注方舟李石曰孔子問禮老聃學樂萇弘問官名郯子博約琢磨前言往行又有如遲任史佚城文仲述其語言文章以資要以師周公為始也故曰孔子習周公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故一作是故師不必賢

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韓曰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樊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楊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補注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王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捘韓云云韓曰據本傳云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一作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祝曰爬義與第五卷把字同抉挑抉也○爬蒲巴蒲麻二切抉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無患有司之不明不明一作不能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

于茲有年矣年一作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孫曰
玄幽深也補注陳齊之語録云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至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是亦學文術也其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祝曰選終日矻矻注勤作也孫曰兀兀用心貌○兀音窟又苦骨切一作矻矻
注異端異說也語攻乎異端舡音底擴斥佛老補苴罅漏補注苴所以藉履也孫曰苴包苴也
苴子魚切罅呼訝切張皇幽眇孫曰眇微也尋墜緒之茫茫一作芒芒
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蔡作走迴狂瀾於既倒先
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一作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醲一作釀含英咀
華孫曰英亦花也補注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胷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嚼也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以姚姚姒舜禹
姓祝曰梁劉孝綽安成康王碑虞夏華運姚以之姓已分○姚徐里切虞夏之書渾渾爾謂規學此虞夏之書也○渾渾並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補注元結
曰聱者謂其不相聽從韓曰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孫曰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洛誥之屬殷盤謂盤庚三篇佶屈聱牙皆艱澁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

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謂司馬遷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文一作德者非可謂
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
右具宜具一作其又作且先生之於人一作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
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祝曰爾雅跋躓也疐跲也
韓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註跋疐顛倒貌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言進退有難也○疐音致字
一作躓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孫曰謂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謫
山陽令也○三年博士樊曰公元和初遂一作遂三年博士避謗求分教東都三歲即真也
舊傳作三為博士益公貞元十八年為四門博士元和初自江陵掾入為國子博士至是元和七年自尚書外
郎為之作三為博士亦可冗不見治韓曰楚詞雖過弗治○治陳字之切命與仇謀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祝曰詩松桷有梴左氏傳子韓曰說文云杗屋大梁也○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盲細木為桷祝曰爾雅杗廇謂之梁
音角樗櫨侏儒韓曰樗柱也櫨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柱樗一名枏櫨一名槧侏儒一名梌字或作株檽○樗音薄櫨音盧椳闑居楔韓曰椳戶樞門限居閾壯楔門兩傍木○椳烏回切闑

五結切　居亭㬎切　楔先列切　各得其宜宜一作施　以成室屋者一無屋字匠氏作工　王札丹砂赤箭蔡本功之功也孫曰七者皆藥名也王泉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赤箭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牛溲牛溺馬勃馬屁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皮主虫毒出本草俱收並蓄待用無遺鼓之皮孫曰鼓皮主虫毒出本草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一作犖犖為傑○犖呂角切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孫曰轍車跡也環循環也○一作轐環天下　卒老于行荀卿宗王一作守正　大論以興大論一作大倫　以興一作是弘　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孫曰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　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祝曰易吾與爾靡之○靡音縻　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孫曰徒謂徒御也○從才用切　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一作促促　窺陳篇以盜竊篇一作編　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臣一作相　茲非幸歟一作茲非其幸歟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庫祝曰庫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庫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庫而禍高○庫音畢　忘己量之所稱己量一作量己　之不以材為楹祝曰詰責也周禮以詰邦國材即莊子求狙猴之材者斬材槩也楹柱也孫曰槩材小而楹大故愈以材自喻○材音弋　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猶芩也樊曰昌陽本草昌蒲注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乃是昌陽不可服東坡云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孫曰菖蒲味辛温無毒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祝曰楚人呼猪為狶猶芩乃猪芩也○訾音紫狶音喜又音希

本政

樊曰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弊也一作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孫曰承之以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不知其承之以忠也大敷古先敷布也遂一時之術以明

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孫曰謂百氏之言也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義此之政敬矣戾於忠我其周從乎我一作吾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詳見題注暴尊情尊魚列切飾淫志枝辭琢正補注枝辭謂枝蔓也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祝曰論語不悱不發注必待其人口悱悱乃後發○悱音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一有後字雖疐疐韓曰疐疐礙不行貌孫曰疐礙也至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樊曰繫辭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歟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其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皇極大中之道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冥爾神化窈音杳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藩在當時最為近地而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矣太和閒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詩曰大邦維翰孫曰詩大雅板之文翰幹也書曰以蕃王室孫曰尚書微子之命之文蕃籬也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孫曰柴援者樹柴為援也而外施窖穽以待之補注窖穽坎穴也○窖徒敢切穽慈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穿窬亦穴也上通為穿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其扃鐍祝曰扃鎖鑰也莊子固扃鐍孫曰扃關也鐍鈕也○鐍古穴切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孫曰介猶間也屈強謂當時方鎮也○屈渠勿切強居亮巨兩二切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意見題注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之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一無而不為三字材力不足者次之一作材力不足為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一作材力不足為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闕孫曰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間又自知其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孫曰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伏鵠卵孫曰刪通曰孟賁之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憂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之不足矣魯雞大雞也今夫鹿之與豹非狐疑不如童子之必不可為孫曰為者謂一一為之也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悍之資殊也孫曰鹿無爪牙而性又怯故卒為豹禽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朽者王承福傳

樊曰按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王承福所言蓋有合於孟子故公為之傳韓曰以文朽所以塗也素謂之朽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孫曰勳謂柱國護軍之類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祝曰鏝朽具爾雅鏝謂之朽○鏝毋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孫曰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朽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孫曰廢謂廢缺如四支不足之類○廢一作癈又曰粟稼而生者也稼種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孫曰偏為者謂一一為之也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孫曰左氏食其食敢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趙作舍鏝一日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媿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強其量切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一作亦有其宜也吾故擇其易為而無媿者取焉故一作特嘻吾操鏝以入於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墟丘於切）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隣（一作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則曰（一無則字一無曰字一無則曰二字）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一無而字）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材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已之不可強（一作知其不可能）而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一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力勞者也（一無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孫曰孟子窮則獨善其身）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為于偽切下為人同）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孫曰孟子謂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未之能行也其過少其學墨翟之道者邪墨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孫曰墨子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而未之能至也其過多其為人也同其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蓄一作蓄）其肯勞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孫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覺焉覺一作鑒又一作覽）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一無是字）余生四十有八年（韓曰公生大歷戊申四十有八年則元和十年也○一本作三十有八年當作三十有八年按貞元十八年）而白齒之搖者日益脫（洪曰四十有八年此云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又祭老成文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以此觀之公未四十時屢有此歎知作四十八為誤矣）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余一作于下並同）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一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一作焉）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樊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樊曰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讙聲尼交切）

行箴（行一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一作雖悔可追）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孫曰行與義乖言與法違雖無害猶當悔也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雖至於困躓幾死而不死汝其可悔乎言不當悔也）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孫曰悖亂也而汝也○悖蒲昧切一作善）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媿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音貝）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然有餘（然一作焉）欿聞四馳（聞聲聞也音問）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曄音華）昔者子路惟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樊曰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蘇東坡解云前所聞者未能行恐後有所聞行不給也或曰聞聲聞也未能行其實而得其聲故不欲其有聞也後一說正謂公此云）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媢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一作其及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一作辱則宜然）

後漢三賢贊

（樊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畧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孫曰充字仲元城人父謁從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孫曰充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韓曰充所為論衡初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祕以為談助其後王良為會稽守亦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為州治中自免歸與同郡友人謝姓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孫曰刺史董勤辟充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祝曰涇濁水也詩涇以渭濁注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後漢長陵臨涇岸頗壅其流○涇音經好學有志鄉人所輕孫曰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實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鄉人一作鄉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孫曰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孫曰述赦篇言今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養惡傷禾稼惠根莠者賊良民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厲門問厲呼卿樂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厲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起門食厲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呼嗟先生

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幹一無自字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樂曰統平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擇人所以為君深誡幹雅自多不納其言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其之士皆以是異統樂曰高幹表絡綽也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名補注本傳云州郡命名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高第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樂曰尚書令荀郁閻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孫曰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槩宇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辨

洪曰李賀父名晉肅遽上從事賀年七歲能歌詩時愈與皇甫湜未信過其父使賀賦詩

立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它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幽閒鼓吹録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客歸困解帶旋讀首篇頗賞金鰲開却揷帶急命邀之又云張甲光向日金鰲開却揷帶急命邀之又云張鷟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退之諱辯取此意樊曰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進士李賀書樊係出鄭王後　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一本無賀舉進士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韓曰唐康軿劇談録云元稹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不許元和初稹舉制策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舉進士公為著諱辯以明之序所謂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毀之意指此與樊曰公與李賀書今亡矣所謂諱辯者此也其曰與賀爭名者按劇談録其元稹邪然考之史稹未嘗為禮曹也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一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湜音植若不明白一本無此四字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孫曰鄭玄注曲禮云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律曰不諱嫌名孫曰曲禮之文也嫌名謂聲音相近釋之者曰謂若禹與爾丘

一有字漢之時有杜度補注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杜度孫曰杜度漢章帝時為齊相見衛恒四體書○一有者字此於其子一無於字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補注謂徹侯為通侯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一本無又諱二字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澦勢秉機也樊曰以澦勢秉機為近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祖名昺玄宗名隆基○澦呼古反惟官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孫曰以諭近代

宗諱機近玄宗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立言行事立言一作言語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一無舉字非為可耶趙本耶作與一本無耶字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一作矣一作耶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可以無譏也一作矣一作耶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趙本宦官宮字並作宦者

訟風伯

樊曰德宗正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等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山陽令補注晁氏曰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實為此病雲以蔽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為此厲者問之也○一本題云譴風伯

孫曰呂氏春秋風師

維玆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

曰飛廉山升雲兮澤上氣補注上亦升也雷鞭車兮電搖幟幟旗也尺志切雨霈霈兮將欲墜祝曰霈霈欲雨之貌霈與浸同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其光兮閟閉也不關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何將一作獨我於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此謂求其時也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酣樂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孫曰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念此下民閔閔兮樊曰暘烏名見廣雅

薄也音離氣將交兮吹使離之使氣不得化鑠消也舊本作使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舊本作使氣不得施嗟爾風伯一有分字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趙本作女傷

伯夷頌

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自春秋時已有此說義士謂伯夷也近世學者以太史公所記為不然因謂孔子稱餓于首陽之下非不食周粟益絕糧耳余謂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下之溺非之者以伯夷之佐之者以拯天之墜非之者以太公之佐之者以懲萬世之亂其用心一也

不然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何以皆得為仁邪與曰王荊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荊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於義一作於其義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益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一作而力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昭一作照不足為明崒乎泰山孫曰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崒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孫曰史記宋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補注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世有不知者多矣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孫曰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或無一字則自以為有餘凡一人沮之或無一字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孫曰標表也準謂準繩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補注伊川曰伯夷須伯夷須只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謹案卷十一第一頁前六行題注伊川嘗曰刊本伊川訛東坡係沿蜀本韓仲韶注之誤據二程全書改

第一頁前八行題注又曰刊本訛伊川亦曰係以前說為東坡曰而誤也據二程全書及本注體例改

第二頁後一行題注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按本集子厚為師何謂人不歸之耶其答韋嚴二書自是所見不同不必曲為之說存異

第五頁前一行于茲有年矣刊本年作時係沿舉正之誤考異已辨其非今據改又注年一作時刊本訛時一作曰亦誤今改

第十頁後一行而內固其扃鐍按天德堂本作而內固扃鐍以防之存異

第十一頁前七行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按爾雅大者曰蜀又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固能之矣注魯雞大雞今蜀雞也據文義蜀當作越存異

第十三頁前七行知已之不可強而為之者考異並取杭蜀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文義似暢存異

第十七頁前三行注受業太學刊本受訛授據後漢書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注多失其真刊本真訛言據後漢書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注辟充為從事刊本辟訛辭據後漢書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初舉高第尚書郎考異無高第二字與後漢書本傳合應係後人譌贅存異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為可耶句下考異有為不可耶四字存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燮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子產不毀鄉校頌

樊曰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祝曰伊惟也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僑音喬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安一作知遊於鄉校衆口囂囂孫曰囂囂多言貌○囂許堯切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祝曰否惡也易否臧卷○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孫曰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弭止也下塞上聾孫曰詩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及

其已衰謗者使監孫曰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祝曰詩何用不監注視也。古衫切成敗之迹昭哉可觀蔡本昭字作照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補注率循也相天下君一本作者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

洪曰國語晉驪姬之難公子夷吾出奔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義樊曰本篇上命李公相按元和二年李吉甫相則釋言其年所作也公卒避謚求分教東都李習之所謂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造公語以飛謗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也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名絪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盡寫子詩書來一云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録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於後數月一本作日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有說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樊曰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已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徵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已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相乎一無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於言乎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祝曰扳引也音班又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孫曰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貨蓄資一作宿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庶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孫曰抵擊巇險也謂擊其危險之處巇鬼谷子有抵巇篇謂此。巇許宜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傲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說者百人

宰相將不信之矣（宰相一作相國）愈何懼而慎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樊曰李公則吉甫裴公則晉公則垍也二公與鄭絪皆自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拜相故公於鄭則前云吾時在翰林於李與裴則又云翰林舍人）子其慎歟（一無歟字）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補注咄叫也晉史咄咄逼人）嗟便辦（一本無辦字）咄當没切市有虎（韓曰鄴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信矣慈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誣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曾參殺人（韓曰史記甘茂攻宜陽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曰曾參殺人頃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踰墻而走今臣賢不及曾子而王信臣又未若曾子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孫曰小雅巷伯之詩注云有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昊昊天也）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孫曰小雅巧言之詩注云僭數涵容也）始疑而終信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今本皆脫夫字）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一本無自字一本作徐又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一作厖下同）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能進而為讒哉（能一作敢）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一無而慎二字一云何懼焉）既累月上命李公相樊曰元和二年正月已酉以中書舍人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容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一作矣）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相國一本作宰相今）二公合處而曾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相國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

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集注南陽公謂徐帥張建封也李君房張塔也貞元六年進士公以十五年秋來佐徐州幕作此文其後君房自著作佐郎除太子舍人知宗子表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一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孫曰南陽郡公君房仕建封幕府有所不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動一作為義不陳于色南陽公之舉錯施為一本無之字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一無其字凡在此一無此字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孫曰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謂僚幕也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之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之不知者一無之字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孫曰從事於彼謂為他帥所辟吾為南陽公愛之吾為一作吾能為且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且一作又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懽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愛之

張中丞傳後叙

樂曰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畧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孫曰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為張巡傳樂曰巡鄧州南陽人巡既死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肉若全人於是張建封及翰等咸謂巡敝江淮阻遏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為之傳表上之詔編列史官翰等皆有名士也由是天下無異言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樂曰遠杭州鹽官人許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孫曰萬春

事巡為郎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令狐潮圍巡於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及南霽雲而强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均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孫曰至德二年正月甲兵十三萬趣睢陽遠為睢陽守告急于巡巡時保寧陵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引兵入睢陽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知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戰鬬盡出於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樊曰是歲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生致遠於洛陽至偃師後死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死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隳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使去疾與遠子岘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是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孫曰睢陽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妾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孫曰蚍蜉大蟻也○蚍音毗蜉音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孫曰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孫曰八月巡守東北遠守西南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一作語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

贏之餘祝曰創傷也禮記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殘者曰傷○創楚良切贏倫為切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樊曰賊將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弃城東走巡遠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温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統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益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誠如温公所云是亦遮蔽江淮也沮遏其勢沮或作阻一二數切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勝數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孫曰孟子距詖行放淫辭淫辭謂淫亂之辭○攻一作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孫曰董晉鎮汴州張建封鎮徐州公皆為從事屢道於兩州間州一作府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樊曰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一本無也字一本又無下賀蘭二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彊其亮切又其兩切具食與樂具一作且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睢音綏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樊曰舊傳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而此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云霽雲曰請嚙一指留於舊傳又按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一座大驚新舊傳與公書大畧同此最為有理至如嚙其指曰嗽此足矣則無謂也中丞謂巡也益是時巡拜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笴著直畧切笴一作箭曰五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孫曰河南節度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霽雲告急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啗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師謂大夫深存念亡言發響應何得安坐自處殊無救卹之心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霽雲還睢陽未幾城陷樊曰舊傳云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素不協及琯為相以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復用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叔冀以進明為制及霽雲至乞師進明擁兵臨淮懼叔冀襲兩相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邵邑為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或曰韓作張巡傳後序止言賀蘭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上

不肯出師救絶不言許叔興事豈舊史傳之誤耶於是孫之翰論曰愈叙張巡事益以李翰所遺落故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耳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迹又豈能窺進明之情也況愈之所書止謂遺事故不盡言其本末耳又高適傳載移書許叔興使釋憾同援梁宋事此亦足證明則房琯挾怨失人致睢陽失陷頗得其實愈

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一作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一作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尉(孫曰以巡功故得官)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一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偏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樊曰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衆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云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一本作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一有戶字)亦且數萬(一無且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一作見巡之起)或起或泣(或起一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為兄(補注遠呼巡為兄也)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一有字)嵩將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孫曰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樊曰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韓曰司空咸寧王謂渾瑊也瑊為河中尹河中節度使封咸寧郡王七年謂正元元年至六年)木連理生於河之東邑(一無

之字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一作始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一無五字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殘凶回孫曰謂平朱泚之難回邪也舉正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孫曰臧以功加侍中司空故云台階庶尹克司孫曰書曰百僚庶尹庶尹百工也來帥熊羆孫曰為河中節度使也四方作儀閔人鰥寡人一作仁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孫曰府謂節度府王謂咸寧郡王各有僚屬也異體同心體一作事異體又作上下歸民于理一作治天子是嘉褒錫勞王勞音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之枝柯一作柯非同榮異壟之禾孫曰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異畝壟也同穎也吾侯之庭茲土也久矣今欲明於大君孫曰大君人主易曰大有命是也○欲一作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余抑王也一作王亦抑余一作王余抑也一又皆作王抑余也奮肆詞長言之于康衢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史記有康莊之衢是也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詢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

姁嫗洪曰姁嫗和悅貌選云姁致美貌○二音劬俞孫曰姁嫗態也不知所如願託頌人一作民兮不忘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樊曰時董晉鎮汴州公為之佐補注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後

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韓曰隴西公董晉也○一無隴西二字越三月辛巳朔越於也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孫曰俱文珍為監軍軍司馬孫曰陸長源為行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孫曰禮記主人肅容而入肅進之也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士女觳會祝曰說文觳調也楚詞四方民大和會○觳古和字閭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弗合者誕誕大也

冥聯鑌於河宵浮晝沉舟不潛通舟一作用然其襟袍虧疏孫曰襟袍以衣喻之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詭言屢騰歷載以來孰

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八載樊曰即德宗正元十二年此邦之人遭

逢疾威罷童嚚嘷祝曰罷愚也童孝逓嚚嘷皆聲也莊子而我嚚然周禮夜呼旦以晐百官○嚚音吟嘷音呼劫衆阻兵孫曰正元十二年六月乙酉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卒子迺自

為兵馬使左氏阻兵無衆阻恃也凛凛栗栗若隆若覆時維隴西公有李勉二字非受命作藩孫曰七月乙未以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代萬榮車來臨孫曰晉自東都留守移鎮宣武故云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一作抍持遂去其疵弗肅弗厲厲嚴也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穰如兩切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閑候旰切一本作抍黃流渾渾黃流黃河也渾渾並胡本切飛閣渠渠渠大也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孫曰沄沄水流澤一作文一作淳一又作天下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孫曰沄沄水流貌源于崑崙孫曰山海經崑崙之山河水出焉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宴喜亭記

韓曰亭在連州公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出為陽山令時作陽山於連為屬邑大原王弘中樊曰王仲舒字弘中在連州樊曰按順宗實録貞元十九年左補闕張正買上疏諫宦事得名見正買與仲舒相善有告王叔文等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叔文因譖正買等九月甲寅弘中坐與正買善貶連州司戶弘中之貶與公同年而公日月後之也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焉發石而清泉激焉蘩壤焚檜翳孫曰詩作之屏之翳其檜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檜自斃曰翳○檜側師切翳於計切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呀張口貌呼加切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禦寒暑一作以禦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佚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佚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孫曰書滿招損謙受益衆水所赴故云謙受鷺之瀑孫曰詩振振鷺鷺于飛振振羣飛貌○瀑音僕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孫曰秩秩有常德也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之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孫曰左氏有汾澮以流其惡惡穢濁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也孫曰魯侯燕喜詩閟宮之文○頌者也一作者頌也一無者字於是州民之聞者一作州民之老一作州之老聞而云

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宜一作多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外郎貶秩而來一無外郎二字一作吏部侍郎樊曰時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諸本多作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誤矣當作吏部員外郎也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山樊曰即京兆府藍田縣之山入商洛樊曰在今商州涉漸湍樊曰房州舊有漸州有漸川縣武德五年省縣入房陵隸房州貞觀八年省州入內鄉隸鄧州孫曰漸地本楚之白羽至秦改為漸○漸持益切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集注漢水峴首並襄州禹貢導漾東流為漢顏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氏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水出書冢山名今在唐州方城縣界一名黃城山○峴胡典切出荊門樊曰荊門在今江陵府下岷江祝曰岷山名江水所出書岷山導江○岷眉巾切過洞庭上湘水樊曰洞庭在岳州湘水出零陵○上一作止行衡山之下樊曰衡山在衡州繇桂嶺樊曰桂謂桂州在唐隸江南西道嶺謂嶺南連州所隸也○桂音珪猿狖所家狖音柚魚龍所宮極幽遐壞詭之觀壞公回切宜乎於山水作其一乎飫聞而厭見也樊曰此段文意則太史公所謂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致一也○見也一作見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集注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公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為豪諸本作濠誤矣下同

書記之任亦難矣孫曰景龍元年置節度府掌書記一人元戎孫曰詩元戎十乘元帥也總齊三軍之事孫曰古者大國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總一作整字統理所部之阯阯謨耕切以鎮定邦國定一作守贊天子施教化而又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孫曰兼人猶過人也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一有之字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孫曰興元元年十二月以壽州刺史張建封兼御史大夫充豪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孫曰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為歷十一年貞元四年也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之

高陽許孟容集注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入仕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京兆杜兼集注杜兼字處弘今為尚書禮部部郎中其一人曰隴西李博樊曰許杜見唐書而李博貞元八年公同年進士也唐書無傳獨於此見其後為宣州客又見公送洪曰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辭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一作苟有未知云云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尉乎其相扶一作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一無之字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樊曰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僅似甲乙帳爾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十人一人騎而執大旗前立一無而字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孫曰田犬田獵之犬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祝曰羈靮絆也馬韁也禮記執羈靮而從孫曰羈絡也靮韁也○羈居宜切靮丁歷切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孫曰臂即臂也隼者鷹之類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而一作騎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集注冑兜鍪也手執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鈇斧也植立也○鈇風無切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祝曰偃息也寢臥也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一本又有方涉二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方涉者一人補注按筆墨閑錄云子嘗愛附火語工乃王弼云火有其炎寒者附之附近也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孫曰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注矢所以投也○奉音捧舍而具食者二人舍集注挹酌也注灌也詩不可以挹酒漿○挹音邑牛牽者三十有一人孫曰舍居屋下也具字一本作且二十有一人一云十有一人益以總數數之也魯子開云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三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一本婦人作婦女又下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孫曰謂上下車也孺

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馬一本作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一有馬字一作亦有馬之下者馬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孫曰翹舉足也一本有陸者一本有牽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孫曰詩或寢或訛訛動也立者一有人立者字齕者祝曰禮記庶人齕之齕齧草也下没切飲者溲者溲便也所交切陟者降者瘠磨樹者瘠以亦切噓者噓吹嘘也喙者跟蹋也徒計切齧者齧五結切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馬一作為非是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有一頭橐駝三頭孫曰橐駝者言能負橐而駝物○橐一作駱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旂車三兩孫曰說文旂旗曲柄者兩旂也力讓切雜兵器弓矢旌旗孫曰周禮游車載旌旌者謂析羽注於髦首所以精進士卒刀劒矛楯孫曰楯所以扞身蔽目者○楯樹尹切弓服矢房孫曰服弓衣亦作箙房以盛矢甲冑之屬并孟簦笠孫曰簦笠之長柄也史記虞卿蹻蹻擔簦是也笠益也○簦都滕切笠一作箬字筐筥錡釜祝曰錡三足釜也詩維錡及釜孫曰方曰筐圓曰筥皆以竹為之三足曰錡無足曰釜○錡其綺魚倚二切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壺矢一作投壺之矢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樊曰即貞元十年也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集注申叔字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孫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戲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彈碁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柳子厚序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余幸勝而獲馬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馬一作為人一無字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一無人字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樊曰當是貞元十一年孫曰河陽公家世所莅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也一作余之手之所摹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絶人事而摹得之摹一作模遊閩中而喪馬居閒處獨時往日來余懷也一本無日字是以其始為之勞而風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馬孫曰大都大畧也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

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孫曰貳謂副貳也）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一本不重出主簿尉三字）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鉗束也）右手摘紙尾（摘它歷切一作指）鷹鸇行以進（鷹一作鳥）平立睨丞（睨邪視音詣）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劾數慢劾胡得切必曰丞至以相訾警（祝曰警不省語也前漢聲警警孫曰說文云不省人也○訾將此切警牛刀切）丞之設一作役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補注斯立字之清河人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涵一作澄）曰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集注立之貞元四年進士第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此其所謂再進而再屈于人也或謂屈當作出乃與詩意合是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巨禁切）不得施用（一作行）又

喟然曰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一本作丞喜負余）則盡心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蔡本作之）丞之職所以貳令（孫曰貳謂副貳也）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一本不重出主簿尉三字）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鉗束也）右手摘紙尾（摘它歷切一作指）鷹鸇行以進（鷹一作鳥）平立睨丞（睨邪視音詣）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劾數慢劾胡得切必曰丞至以相訾警（祝曰警不省語也前漢聲警警孫曰說文云不省人也○訾將此切警牛刀切）丞之設一作役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補注斯立字之清河人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涵一作澄）曰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集注立之貞元四年進士第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此其所謂再進而再屈于人也或謂屈當作出乃與詩意合是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巨禁切）不得施用（一作行）又

新修滕王閣記

樂曰滕王閣在洪州公自來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盖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者此而矣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炤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畧同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孫曰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作臨觀）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孫曰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璩儒絶特之稱祝曰

璟偉壯麗也選璟艷奇偉○璟公回切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韓曰王勃字子安為滕王閣序王緒為賦貞元元年王仲舒為連州司戶為修閣記壯其文詞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潮陽孫曰元和十年正月公坐言佛骨事責為潮州刺史○潮陽一作揭陽便道取疾孫曰便道捷徑也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集注洪州本漢南昌縣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孫曰七月巳丑上尊號大赦天下區內宇之內也移刺袁州孫曰十月丙寅公量移袁州刺史袁於南昌為屬邑孫曰袁州隸江南西道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樊曰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詰大府謂帥府也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一作施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

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子協反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去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胡得無情哉胡一作烏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榱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孫曰楹柱也檻欄也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祝曰赤白繪畫之色前漢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胡館切又乎貫切鮮一作圭治之則已無復前人無為我記之一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一作者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作之歲月自見本篇

愈叔父樊曰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

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樊曰上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南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公所云益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一本作擇木益能八分一作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

樊曰陽冰為將作少監唐人篆書無出李陽冰舒元輿志陽冰篆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樊曰

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補注董丞相晉貞元中鎮汴州公為之佐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孫曰書序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文字謂蒼頡古文其狀類科斗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孫郎作漢儀四篇載西京雜事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補注貞元六年識歸公樊曰歸登字沖之有文字工草隸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依據益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亟去吏切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詞宜畧識字一作宜畧識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一無愈字益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補注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四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鄆州溪堂詩 并序

樊曰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倒降旗而作之者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纔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慕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溪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集注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溪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榮陽索河上鄭儋碑潤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今文注其下補注陳齊之語錄曰秦少游云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予以歲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溪堂詩則又曰如他人所作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郓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今本有摠字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濮音卜鎮其地樊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韓曰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觀號天平軍從馬摠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名公入且將用之孫曰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名摠還將大用以其人之安公也今本云以彼人之安於公也復歸之鎮孫曰會總卒帝以鄆人附摠詔復遣鎮焉上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薄密始分而殘其帥洪曰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也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今本作于政相扇繼變洪曰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師自置洪曰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群也○置一作署同於三方孫曰三方幽鎮魏也惟鄆作為截然中居今本有四隣字望之四隣若防之制水防隄也恃以

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孫曰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今本作曹鄆於濮州一本作於曹濮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以一（一作而）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一作恃）萬目睽睽（孫曰睽睽相顧貌韓曰說文目不相聽也。睽苦圭切）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也以武則忿以憾（今本作而憾）以恩則横而肆（横去聲）一以恩待之故若赤子一以為龍蛇（孫曰以恩待之故若赤子以武威之故若龍蛇）憊心罷精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今本無公字）封扶風縣開國伯（今本無縣字）以褒嘉之（孫曰是前就加憊尚書右僕射）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悦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孫曰曾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罷（罷與疲同）公之化也（罷敷悲切）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喑與瘖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今本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壚（孫曰九壚九州也。壚與廬同）有葉有年（葉世也）有荒不條（條治也）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歎孰寒不問不得分願（分扶問切）孰為邦蜂（音峯今本作蠭）節根之蜎（孫曰詩云蜎蜎者蠋蜎蜎小皃）及我憲考一收正之公來尸之（尸主也）人始未信收（今本作收）視邦選侯以公來尸之（尸主也）人始未信帥征（今本帥作師）不寧守邦（孫曰可以帥征者言可驅之征伐不自守邦而已言得其懽心）祝（祝說文薄脯也）曰膊（膊之屋上在氏成二年傳龍人因廬脯就殺而膊諸城上磔開也張也。膊音柏磔陟格切）凡公四封（四封四境）既富以强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摩手捫之箴之石之（孫曰石砭也謂以石為箴也。箴今本作針）膊而磔之以口覆城（孫曰以口覆城者謂以口覆城以利口傾覆之也）吹之咆之（孫曰咆亦吹也況羽切）賊毛民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蟲類也）羊狠狠貪（補注史記狠如羊貪如狠）

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播播水流貌溪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駪駪公燕溪堂賓校酔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孫曰駪駪考考皆鼓聲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孫曰詩琴瑟在御公暨賓贊孫曰賓贊謂幕僚稽經諏律祝曰稽考也諏訪也詩周爰咨諏左氏咨事為諏○諏尊胥切施用不差施詩志切人用不屈孫曰用謂由是也施由是而不差人由是以不屈言皆得其宜也豁有蘋芼孫曰說文蘋艸也根浮水而生芼雕胡也一名蔣周禮魚宜芼○蘋與頻同音蒲芼與莫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詩作琴無我斁遺孫曰斁厭也無我斁遺者言無厭棄我而去○斁徒故切又音亦此邦是庥孫曰言且庥此是邦也

貓相乳

韓曰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為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一母字無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咿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夫其一作此一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今夫以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因叙之為貓相乳說云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洪曰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孫曰範之文洪曰書洪範之文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孫曰易繫辭機易作幾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洪曰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

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樊曰老萊曰聖人之人之書者其何能辯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也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孫曰古之人謂漢太史公司馬遷也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敝而已矣夏殷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一有然字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烏一作烏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霸一本霸上有興與二字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樊曰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書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

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孫曰二霸齊威晉文宋魯之君不賢於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孫曰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孫曰楊子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既廓如也蔡本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

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一作尚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譲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韓曰孟子管仲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孫曰孔子曰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兩鄘兩也糧實首止甯毋葵丘之會是也一匡天下戎狄以徵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一無而字秦用商君之法商鞅相秦孝公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樊曰以管商所學不純於王道也故管仲功烈如彼其卑秦用商鞅二世而亡庸非求其名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焉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孫曰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一本而下有所字其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下及晉魏之亂一本作以至于吳蜀魏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鎖銖鎖銖錙為錙錙為鎰鎰為鈞鈞為石石為百斤銖言小也祝曰八銖為一錙二十四銖為兩胜九錙二十四銖為兩胜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一石為百斤一錙六銖為一鎰一鎰二十四銖為一鈞三十斤一鈞四鈞一百二十斤為一石一石為百斤累累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而已矣得者鎰鈞而已矣一鎰一鈞

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孫曰此禮記經解之文孔穎達疏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潔淨也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周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一苟得无咎一本作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一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在穀帛仰恃也魚向切穀帛既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多而帛愈賤一作益賤人益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

足而反不足其故又何也孫曰此錢重物輕之弊也公嘗有狀論列此弊極詳見集

三十七末 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孫曰易繫辭之文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民一作人夫舜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一作慎徽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隨山濬川隨一作封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何其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樊曰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觀二典所載始于憂勤如此此其所以垂衣裳而致治也無將亦有深詞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辯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

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解見師說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衣於既切下同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所守聖人未嘗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人之于人猶父母之于子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樊曰公誰氏子詩云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焉足以為聖

一無草字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樊曰公想望風采初城未至京人皆德宗令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夏縣李泌為陝虢之城赴京辭讓德宗召見以為諫議大夫孫曰城後徙居陝州夏縣所居名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一無色字居於位五年視其德如在草野

鄙遽也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樊曰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不詣官府詣城請決大夫孫曰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縣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孫曰城字定州北平人亢宗可以為有道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孫曰城與二兄同年舉進士愈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城為國子祭酒分教東都生徒相遇為著作郎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而為之歟○一本題作爭臣論抑公有以激之歟

諫臣論

韓曰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愬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繼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災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

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盡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高一作為事下一有上字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孫曰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則有冒進之患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有曠官之刺志不可則尤之一本則下有而字不終無也終字一作如一作絕今陽子實一匹夫一本無實一匹夫四字趙本作陽子實一介之夫在位一作在此位不為不久矣在位不為不久矣加一知字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無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音籍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一本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言下再有言字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孫曰孟子之言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孫曰擊柝行軍夜所擊之木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孫曰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委於偽切嘗為乘田矣孫曰乘田苑囿牧者乘音剩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一作祿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音翹舉也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有此字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茲一作滋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孫曰襄二十六年左氏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成八年左氏善從如流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

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是啟一作其啓字非）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矻音窟）勞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孫曰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孫曰文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突竈也黔黑也）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察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身一作賢）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一有者字）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惡音烏）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韓曰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費方味切一本於辭亦作于辭）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孫曰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恐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蔡本作而加於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孫曰此亦單襄公之言善言○一作言非）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補注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厓脽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孫曰經謂儀禮也儀禮喪服篇有此文緦十五升布一曰兩麻一絲作）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衰下緬也緬謂迹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經亦謂儀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

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緦也（言一作云）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樊曰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三年穀梁傳注云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洪曰舊唐禮儀志云由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注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孫曰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孫曰亦孔叢子之文服不變謂衰服不變）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韓曰隱元年左氏于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樊曰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樊曰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三年穀梁傳注云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洪曰舊唐禮儀志云由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注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孫曰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墜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之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之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

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傳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一作以）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所作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孫曰唐制太常寺太廟齋郎百一十人凡有事于廟社署一百一十人兩京郊社署一百三十人兩京郊社則太常少卿率齋郎入薦香燈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實尊罍執籩豆駿奔走（樊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謂大奔走于廟執事也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爾以役于其官之長（長即上謂）太常少卿不以德進不以言揚（孫曰禮文王世子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蓋取其人力足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籩豆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一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樊曰按唐志太常寺有齋郎百一十人太廟九室有長三人又有罍洗二人郎壇有掌坐二十四人凡室長十年掌坐十二年皆授官）其亦徵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徵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樊曰唐有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凡六館書學者教以石經說文字林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業（一本作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於國學矣然則一（無字）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詔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

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黍稷(張曰彝尊也宇宙之尊)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此非近於不敬者歟(此非一無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數加少(數一作教)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禘祫議

孫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於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集注禘祫之議攷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左庶子李榮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而

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行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孫曰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伏以陛下追孝祖宗(一無孝字)肅恭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孫曰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請為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上從之是歲十月祫享奉獻祖東向而饗之由是議者紛然唐之先涼武昭王暠之後暠字玄盛後追謚曰興聖皇帝暠生歆字士業歆生重耳字景順重耳生熙字子良追謚曰獻祖宣皇帝熙生天賜字法真追謚曰懿祖光皇帝天賜生虎字文彬追謚太祖景皇帝虎生暠追謚代祖元皇帝暠高祖之父也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之主(之一作廟)宜永藏之夾室(孫曰正元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詔下百僚議八年

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嶠等七人議獻懿二祖宜藏夾室　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孫曰嶠等又言漢議能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不及禘祫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宜瘞于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一本作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韓曰禮記注云封土為壇除地為墠○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廟（孫曰禮記遷廟之中雖百代不毀祫則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孫曰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孫曰開元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于德明興聖廟京與左司郎中陸淳先為此議後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及鴻臚卿王權等申訂之）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孫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

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韓曰已上皆禮記祭法之文）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韓曰煬炙燥也說文云音恙）春秋非之（孫曰定九年公羊傳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經不通（經一作禮）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衷以為殷祖之上皆自為帝玄王（孫曰玄王尚也詩周祖后稷太祖之玄王桓撥是也）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後代之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一作遲）不即饗于下國也

法也一本傳下有於字傳曰子雖聖不先父食孫曰文二年左氏之詞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神之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或云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所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孫曰書序云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家語史記皆言孔子弟子三千人四科之目補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也見論語注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韓曰語曰汝為君子儒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孫曰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孫曰禮曰自誠明謂之性根中庸之至德孫曰語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荀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由一作曰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作聖人者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祝曰此中庸之文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外一作而亦云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補注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

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之與聖人相去一息 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 隱約一作窮隱確乎不拔韓曰易確乎其不可拔 浩然自守祝曰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堅高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一無不然 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謹論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樊曰李祕書不識為誰或作李松然當時亦無有所謂李祕者孫曰稅當作祝稅其字從衣傅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輸苟切亦音吐外切補注公既作此書先儒劉原父當辨其說今附注末

檀弓之文鄭玄注云日月已過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孫曰禮記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是以情責情孫曰檀弓無此注 今之士人遂引此而不追服小功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 適音的與昆弟之下殤孫曰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尊則外祖父母恒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有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計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 補注唐子西云泥水

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悼息尤甚一作深愈再拜補注

劉敞原父之論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速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于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于其骨肉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于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蚤斷其殺至于大功凡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緦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期而已矣大功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于文而已矣

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

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蚤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蚤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于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太學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孫曰不敢比蕃也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祝曰選述也焯焯者也○撰雛免切以升之於禮部而以聞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為文說者不可選紀孫曰不可選紀言不可勝計也猶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歎一本無歎字有漢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以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撰曰此傳云淮南入下云歸養于和州和州淮南道也于厚作陽城遺愛碣則云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孫曰不能自已也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孫曰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為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樊曰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諫議大夫罷為國子司業自生城樊曰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諫議大夫罷為國子司業自道州刺史不果留孫曰既嗣祭酒又罷司業不可留歐陽詹生言曰孫曰詹時為四門助教博士以書告於太學諸生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蒙作論於是太學關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樊曰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為

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也養恵之大小必以力復復報也復也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任勝也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泚原平亂推朱泚為主○泚此禮切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兹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流行譬之水其為澤澤陂澤也不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

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哀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孫曰高山出雲為雨無擇於川澤溪澗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孫曰彼謂爵位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使其無傳焉一作無亦使其無傳焉

張籍遺公第一書

韓曰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毀誰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誡

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盖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哀末西域浮

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曉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

有言聖人之道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孟為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絶異學之所為乎昌可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絶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辯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肉循

于時置不朽之盛業與夫不知言者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答張籍書

韓曰公佐戎汴州籍來謁公善之籍責公排佛老不著書公答書二首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衆人之中衆人一作衆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關焉無言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一云嘗有意於吾子吾子闕然無言僕之所以云云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痾去體也痾病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孫曰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一有之說不若著書賢喧多之言賢喧也。賢許嬌切之作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者一本之下無之字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一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之者亦有矣聞

而疑之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書下一有可字固將無所得矣趙本無所矣二字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求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焉曰籍書謂參戎府公書謂到公府皆指汴也按公以貞元十二年佐汴時年二十九故云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之為無實駁雜之說樊曰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據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傳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于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汝公年譜考之則元和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據言未可憑也○一本人之無之字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趙本作裸體也若商論不能下氣商字一作高者非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張籍遺公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道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新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為今以為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為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于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于戎府當西海頖

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昌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自不觀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昌懼于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于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于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令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于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昌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于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賢有可以至於道者汲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於字上一本有至字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孫曰昌言猶公言也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詘詘交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入於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孫曰史記孔子自吾得由惡聲不入耳孫曰孔子將適陳過匡顏被吳伐大亂故絕糧論語在陳絕糧云畏於匡孫曰孔子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狗焉五日論語子畏於匡毀於叔孫亦見論語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趙本云其船也亦窮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作以謂後世者也一本作為一作著下同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一本作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慼慼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己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唐史有非好己之道勝也一句非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孫曰見詩淇奧之詞記曰一弛文武之道也豈害於為道哉一本作弛文武之道也韓曰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於為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孟東野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一頁後一行注安一作知刊本知訛之據考異改

第二頁後五行注一云一通以來按考異作為一通以來存異

第八頁後五行注則遠與臣不共戴天刊本臣訛巡按臣巡子自謂也據唐書改

第八頁後七行注事未詳知刊本誤綴知字於下句且字下據唐書改

第九頁後八行雖避之他處何益刊本雖訛獨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

第十三頁前三行城中居人注一有戶字刊本脫一有戶字四字據考異增

第十三頁前八行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為凡按新唐書作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凡存異

第十四頁後四行余抑王也考異從方本作王余抑也以抑余抑為互文叶韻意義為長存異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注司射奉中注矢所以投也刊本射訛士又脫注字據禮記鄭注及本注体例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挹且注者注詩不可以挹酒漿按挹注當引洞酌挹彼注茲句為妥此註似誤存異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注一作指刊本指訛摘按摘即今本可不復贅而天德堂本作扬今據改

第二十四頁後一行劾數慢文苑及考異劾並作諺於義為長此及注似誤存異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掃溉下至二十八頁後五行光武時為議郎句上刊本誤入卷十四之一頁後五頁前據天德堂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二行注平劉展於淮南訛西按展揚州唐淮南道不應作淮西據唐書肅宗紀及

地理志改

卷十四第八頁前一行注一本覇上有興與二字刋本興訛相據考異及東雅堂天德堂本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注正則獲吉刋本脫正則獲三字按篇首論曰此謹論自係當時應試體不應特刪據天德堂本增

第十二頁後二行偏覃神刋本神訛臣據書經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題注一本題作爭臣論按歐陽脩與范司諫書司馬光通鑑及朱子考異皆作爭定是舊本當從之存異

第十五頁後四行令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注一本言下再有言字據下文得其言而不言此句當再有言字考異亦謂無複出言字者非是存異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自啟至於反哭之文謂當從方本作自啟於義為長今據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注一本覇上有興與二字刋本興訛相據考異及東雅堂天德堂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盡在是矣謹論刋本脫謹論二字按篇首論曰此謹論自係當時應試體不應特刪據天德堂本增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注請諭留蕃刋本諭留訛留論據考異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改

第三十二頁後七行及三十三頁前三行歐陽詹生猶史稱輳固生刋本訛歐陽詹按歐陽詹生之類考異已辨之今據改

第三十三頁後二行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刋本脫必字據文章正宗增

第三十八頁前六行夫處一位在一鄉刋本夫訛一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四十頁前八行下乃公卿輔相刋本乃訛及係啟下有殯字按考異引禮自啟至於反哭之文

沿誤本之舊據考異改

第四十一頁後八行注唐史有非好已之道勝也一句非按唐書既有考異及文章正宗並從之未見其非存異

第四十二頁前一行則無以為道刊本以訛所係沿舉正之誤據考異及文章正宗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行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刊本武訛王據禮記改又能訛為及注文武不能也

文武不為也刊本能為互訛係沿方崧卿取論衡引此文闕董仲舒不窺園事能正作為誤本

但舍前漢禮記而信後漢論衡又安知論衡之不誤且文明言記曰又安得謂用論衡非用戴禮也考異辨其非最為得理今據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周　燮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五 宋 魏仲舉 編

書啟

與孟東野書 東野一本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余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一作他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一本而下又有又字足下知余心樂否也余言之而聽者誰歟余唱之而和者誰歟言之而無聽也一無之而二字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一與作以足下知余心樂否也足下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一本作令之人從足下之道其使余悲也一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乙酉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嚴曰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二月此言去年春則與東野書在十六年也無所與歸與一作以遂來于此主人與余有故孫曰主人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公往依焉哀其窮居

余于符離睢上集註符離縣名睢水名在梁郡○睢宣佳切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韓曰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故云被留也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補注十六年秋也○一無秋字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余亡兄之女樊曰習之翺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翁也○亡一作六集注雲卿之兄仲卿仲卿之子會行第六今作六者非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補注即十六年四月也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余之望也春且盡時氣日熱日一作向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一本余皆作吾

答竇存亮秀才書

愈白愈少鶩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于文學文學不得其術一作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以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愈困今又以罪黜于朝廷遠宰蠻縣孫曰貞元十九年故其語相反如此蠻縣也聚也稛收拾也足下亮之而已

上李實尚書書

月日孫曰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一作愈謹再拜奉書大尹閤下孫曰貞元十九年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以愈來京師年公以言事出為陽山令也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

於今十五年嚴曰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樊曰實恃寵強愎專於聚斂公于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于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夫憂民乃所以憂國聚斂毒民如此曰憂國可乎公慷慨正直行行如此乃云爾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以行道聖賢所不免也君子之所為蓋有不可識矣○一本無如家二字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絶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慤慤謹獻所為文兩卷謹一作請凡十五篇非敢自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兎書

樊曰公貞元十五年秋作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十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全白全一作皎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不逸人立而拱孫曰人立言如人之立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拱拱手也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啟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辯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我國名孫曰晉灼注漢書云符離匈奴王號也又附離也舊本作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離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之一作田之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一作有安之嘉焉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補注鑕鐵椹也職日切其屬畏威崩析其屬一作屬讀連上文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慤慤謹獻所為文兩卷謹一作請凡十五篇非敢自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兎書

上兵部侍郎李巽書或作李巽非是

十二月九日孫曰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閤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嚴曰吉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舊聞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一本作私亦通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孫曰琴操曰寡婦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肘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韓曰叔向適鄭聽其歌知其有憂思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一作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一無而字向向向

疑祝曰昭晰明也前漢暗昧優游者有餘者一作而體不備昭晰○晰士列切一作而偏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也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又一作豈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其何愛之異也其何一作何其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十五　九

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一無相字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一有也字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頔相公書

韓曰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名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于頔

孫曰城謂京城不多與人往還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補注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韓曰矻矻語難也○矻居乙切又口骨切一作吃吃崔大敦詩不多見補注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一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一無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一作既已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韓曰

孫曰唐德宗以後方鎮多制樂舞以獻頔順聖樂曲其曲將

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侏儒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天寶樂詩一本作詞讀

蔡琰胡笳詞詩孫曰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興平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後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而嫁于董祀感傷亂離作詩二章世所傳胡笳十八拍蓋用文姬詩中語而作以詠文姬也移族從并與京兆書孫曰京兆尹蓋李寶也頓家河南徙族居京兆執州人之禮遺寶書寶使劉禹錫作答曰閭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望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犁從率先行占占數為京兆人且使使者修敬於鄙薄卦焉不敢當事見禹錫

暴中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唐本無此自字一字凡五日手披目視一作觀一作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一本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一無能字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悸慄祝曰說文掉搖也悸心動也詩垂帶悸分○掉徒弔切悸其季切悼一作悼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才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甲辰加頓同平章事威動乎區極區一作樞天子之毗孫曰倚毗也詩天子是毗是也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一作言語文章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變化一作煇赫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而且有言也一無而字一無且字楊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韓曰灝灝大貌噩噩明直貌○灝胡老切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韓曰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問之一作之問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韓曰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問之一作之問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夫之能不聖於尼父聖一作勝然且云爾者一作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餘慶尚書相公啟

孫曰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元和三年六月甲戌以餘慶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啟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字歐本作俯感戴戰慄慄作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作默慄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為屬吏孫曰元和元年九月丙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庚戌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嚴曰集有送鄭涵校理序涵即餘慶之子也序云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餘慶永貞元年八月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為太子賓客九月改國子祭酒十一月為河南尹二年三月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三年六月為東都留守退之以元年為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四年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上此啟時已五年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曰與官者為敵樊曰皇甫湜正為公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歛手公按六典盡索之以歸除其無良時其出入云云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詞狼籍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吏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遂以慙歸倔俛日日遂踰

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鴈鳩平均歌於國風韓曰詩曹國風鴈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毛氏云鴈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壹從事獨賢雅以怨刺韓曰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二章云我從事獨賢賢勞也伏惟俯加憐察趙本無俯字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

樊曰按李習之狀公行云入省為分司部官目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五年為河南尹故軍士莫敢犯禁韓曰公上鄭公書其言剴切甚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嚴曰退之論事失餘慶意既令河南猶論列不已故啟云今雖蒙沙汰為縣猶在相公治下又曰守官去官惟今指揮愈啟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一作故每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韓曰元和五年令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故吏下一無為字改

前所為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駕一作毀）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矣（矣字無）雖捕繫杖之未至過也（一無至字）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之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者字無）安得不少致為之之意乎（少一作小為一作抑為之之意一作為言之意）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與小人一作與諸小人）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萬一（一作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黮闇（祝曰黮闇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黮闇元夜陰韓曰青黑色不明淨也孫曰黮闇昧也○黮烏敢切闇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私受恩良久安敢閉藏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可自罷乃罷去（一本事為字下有名字一本乃字作名字）不啻如棄涕唾無一介顧藉心故失大君子歡（無乃罷二字）芥意如丘山重（故一作顧）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六　宋　魏仲舉　編

書

上宰相書

一有三首字韓曰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貢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辭三試于吏部無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遂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嚴曰光範門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　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樊曰釋草云莪蘿高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一無也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孫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言得祿多也　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賜之賜一作錫厚祿以寵貴之云爾一本作又當爵命厚祿云耳　其卒章曰泛泛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舟也一本舟字亦作載　浮沉者物也孫曰浮沉猶輕重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心美之也君子之于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于其才無所遺焉補註郝氏聞見錄云退之于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駉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此一本無此句　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蘇曰退之以大歷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名不著于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

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韓曰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孫曰抑退抑也與助也○與一作興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一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祝曰懟音隊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祝曰譸張誑也書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音輈無所出于其中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一作卒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

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作古君子之相其君也一本無之字其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韓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一年一本漏一字而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于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一作若不得其志則云云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補註書洪範注云民戢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錄取之不協于極一作弗協于極不罹于咎一作弗罹于咎皇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一作君子而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補注書洪範注云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也自抑又聞至謂也三十字一本無盖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

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于利而榮于名也（没一作役）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于求人下之于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于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廉于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褊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一作其）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一作今也）

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雅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無其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孫曰閒即閑暇之閑）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于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補注三國志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孫曰狖猿類余救切）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一作徇）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今國家之仕進者（一無今字）必舉于州縣然後升于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錄是而稍進者萬不有一得焉彼唯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于人也（惟一作之）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仕者（上一作進）宰相不辱焉（宰相字上一有而字）一有以字）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于四方枯槁沉溺�objectionable閭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以謂勸賞不必褊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一作知所依歸）

天下從焉者也因人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

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未強人而為饑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冤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罟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來言于閤下者曰有觀溺于水而援之以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一無字子言則然矣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白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一有使及二字防禦營田及諸小使等一無及字尚得自舉判官無間于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于盜韓曰禮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于管庫韓曰禮記曰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黃唐曰韓上宰相書愚道飢寒有溺嫠于水火大聲疾呼之語柳上宰相書序其大厄比之號隆望救于千仞之下惟其不顧夫不用而窮乃士之常古人寧有乞憐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盡人柳嗜進改節咎其言可也韓無可訾安得信一時之言訾其終身乎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進士耳使其

三書薄薦謝恩樞門將委己以從人耶抑以身而徇道耶故論人于己然則韓子之賢誠所難能觀人于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羣旅一無二字前鄉貢進士韓愈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也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灾時變昆蟲草木之妖孫曰說文云昆虫之總名妖孽也昆虫草木之妖如五行志所載是矣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猶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執事如一作至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賢于時百執事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灾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如比于百執事如一作至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于周公之化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

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有閻下其察之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于自進者以其于周不可則去之于魯于魯不可則去之于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韓曰正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將出京作是書且云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此則公上崔虞部書之時然則公時勵志如此宜乎為百代文章之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歎而復之不能自休叀知足下斐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于崔大處補注崔大名羣字敦

能自强不息一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為不進而衆人進未始為不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趙本月字作旬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樊曰立之字斯立正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正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舍斯立乃遺公書比之然公所學者堯舜三代孔孟之道其文則六經古文也時吏部所試者時文爾公以古文為寶而吏部試以時文則公之玉盖未嘗獻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狽樊曰狼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蹶或言狼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手筆上一有于字扳援古昔扳皮班切援于元切詞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一無足下之三字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于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故作固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于其心司下一有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亦禮部之類也一無也字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乎俳優之辭乎作於顏忸女六切怩女夷切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所一無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乎古道大謬不然固非舉者所宜為余亦無甚媿焉夫所謂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
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
雄之徒進于是選作于僕必知其慷慨一無僕字作愧乃不
自進而已耳一作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于蒙昧
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五子者且使生于今之世一
作出其道雖不顯于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
孫曰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竹器容一斗二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而為之
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乘葛

養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
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
以為必俟良工之剖良工一作工人然後見知于天下雖刖兩
足而不為病韓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玉人曰石
也刖其右足至共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郊王使
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孫曰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王
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也王以為欺斬其一足懷王死
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
立為荊王和抱其玉而哭王使剖之果有玉乃封為
陵陽侯○一本無而字一本作兩刖足而不為痛且
無使勍者再剋勍強也渠巾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往進

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振者趙本振字
作進尤非相悉之辭也尤非一作非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
未嘗刖足下無為戚戚也一無足下二字方今天下風俗尚
有未及於古者未及一作未有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
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一無其字
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
障而乘之韓曰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
狄山曰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
固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曰居一障間山
自度辨竊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頗師古注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
為障澈以扞蔽乘謂登而守之也公之意取此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
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所終
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樊曰李習之答皇甫持正書云僕近寫得唐書史
官才薄言詞淺鄙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
德使後人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竊不自度欲筆
削國史成不刊之書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
著未必聲名于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無
窮退之所謂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朋心也
習之此論出公此書故耳○趙本作著盛德于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
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
狂言愈再拜

答李翊書

樊曰公答李翊二書或作李翺非也正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于禮部公以李翊薦于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脫補注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詞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一無此三字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一止無能字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一本作誰不欲告生以道之歸也有日矣一作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以況其外之文乎趙本外字作餘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其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于人矣一作而可取人矣

耶字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勢一作世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曄光也域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一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補注禮記曲禮儼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一無其字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汲汲然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汩水流貌音骨又胡骨越必二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一無心字譽之則心以為憂一無心字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樊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正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正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于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于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時入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俞然隨以定者其此之

謂歟王荊公乃云力去陳言參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謝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一作府無迷其途無絶其源一作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一作雖孔子不得行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與言猶是也嚴曰昔人論文章以氣為主退之論佛骨從鱷魚其使常山也視王廷湊若軒渠小兒以片言折三軍而牛元翼立出則氣之所養可知矣故其文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驅別驅汪洋大肆

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豈非氣之盛者言亦從之乎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得用於人者趙本得字作待其肖於器一有邪字無則時用焉四字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趙本施字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一作有志乎古人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一有愈字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一作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補注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得一作能宜乎余之

不為也余一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得待其禮踰而情過乎嚴曰孟子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互鄉人雖難與言童子雖無知然能潔己以進聖人斯與之進矣又奚待其禮踰而情過耶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耶求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耶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一無生字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耶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

韓曰中丞名遜字友道荆州石首人元和五年八月以避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代之為書上遜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一無者字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一無居字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内者一本得作能字惟足下心事犖犖犖呂角切一作卓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之一作於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孫曰翺字習之為浙東觀察判官元和六年以事至京師籍於李君朋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一本所上有其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一無而字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致字一作自致二字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一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棄於俗輩一無棄字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浙東補注所管七州謂越睦衢台處温明也○一本無水字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句一本無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則一作故別一作計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平生所知平生字上有心中二字閤下能信而置之於門耶置一作致籍又善為古詩樊曰白樂天贈籍詩云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一有也字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賤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聽一作聆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孫曰國語曰瞽瞍修聲瞽瞍瞍盲也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庶幾下一有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也一無也字閤下濟之以已絶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

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籍甦醜再拜醜音腆諸本無此五字

答李師錫秀才書

韓曰李觀卒於正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孫曰師錫蘇州吳人或曰李師錫圖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則一作即盛有所稱引孫曰稱引稱誦也○一本作稱況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包一作苞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庸衆人一本作非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即如元賓焉補注呂居仁云公此數句蓋出于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最見抑揚反復處其後曾子固答李沿書亦如此類宜皆詳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相接況說文云狂兒許往切讀其文辭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況若示書及文章一作今辱惠書及文章觀其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利一作故愈疑於其孫曰不污不苟也甚矣子之心有似乎吾元賓也一作於一無吾字

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詞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利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嚴曰病乎在己蓋若

所謂舜爲法于天下我猶未免爲鄉人是則可憂是也順乎在天蓋若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也待己以信者信道篤而自知明是也事親以誠者啜菽飲水盡其歡是也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爲衆人（一作然烏）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之勿信也（趙本去此十一字）軌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一作於其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一作於其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音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養一作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其質而厚于文斯其不類於欺欺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一作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一作猶無知字）愈白

答李翊書

韓曰公貞元十五年以董晉死於汴後依張建封於徐未知所去就意習之以書勉之俾之入京城故公此書言其窮空家累無託及前日客京城之狀以答之

使至辱書（一作使來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一作來并交）不容於心嗟乎子之書言意皆是也（一無書字）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孫曰趙本去此一字）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趙云養體之具）以（一無以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誠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一作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驅一作執間一作門）開口論議其安能有所合乎（所一作孫曰謂應作所）以僕在京城八九年進士時也（孫曰謂應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已加長矣（一無已字）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

明天子在上（得一作豈）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誼者多乎（誼一作義）以僕遑遑於其中（僕下一有道字）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忌一作忘）內無所資外無所從（一作縱）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涔（音汚）而處其所樂哉非不願為子所云者（為一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孫曰此謂張建封幕府嚴曰謂在南陽公幕中）

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飽而嬉一作渴而飲）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尤少（所一作其一無尤字）不知我者尤多（尤一作猶）吾豈樂於此乎哉（一無豈字）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以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趙本無在陋二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而為之依歸（一無而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驅此俟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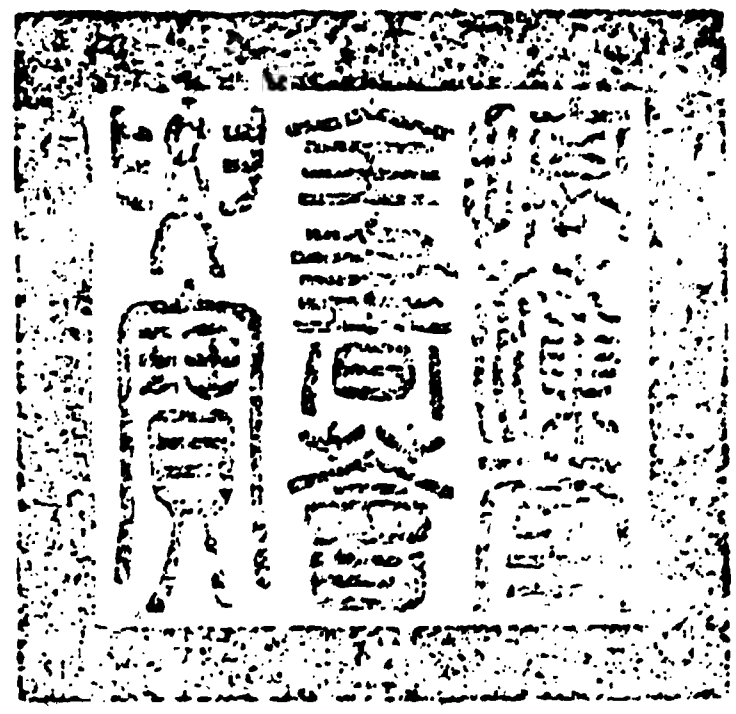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五第三頁前八行若愈之愚不肖刊本
脫之愚二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五頁前三行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
夫刊本脫下屯字據考異及東雅堂本增
第五頁後二行注舊本作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
也刊本我訛戎名上行也字據考異及東雅堂本
改刪
第六頁後七行注叔向適鄭刊本向訛孫據左傳
改
第七頁前二行內仁而外義刊本脫而字係沿舉
正之誤考異已辨其非今據增
第九頁後八行孫武順聖樂刊本訛順聖文武樂
按東雅堂本亦作文武順聖樂此又倒置也據
新唐書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注改河南令刊本南訛陽據唐
書傳改

卷十六第四頁前八行注民戢有道刊本脫戢字
據書傳增
第五頁後五行猿狖之與居刊本與訛所據東雅
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注一有閤下其亦察之六字刊
本有訛作按考異有此六字注謂此也今據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則去之於魯及則去之於齊考
異及文章軌範並無於字文義似優存異

第十七頁前八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刊本而訛
高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及四行注一有邪字無則時用
馬四字刊本邪下脫字字又脫則時用馬四字
句據考異及東雅堂本增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注一作於其外刊本作訛本
據文義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而處其所樂哉天德堂本作

而處其所可樂哉存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卷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集部

書

上張建封僕射書

集註建封字本立究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濮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農入夜歸為不可其不於富貴之人可知也

九月一日厳曰退之以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之喪自汴之洛聞汴之亂遂來彭城依張建封至秋欲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因留幕中受命之明日見院中事日有晨入夜歸一件以為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書言之愈再拜受牒之明日節度推官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孫曰定五年左氏王孫由于之言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其將所以報德者一作忘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

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趙本云亦下之事上不一其事猶在也）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按孟子云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即所謂無大相過也）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一作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教（一作受命一無以字）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一無其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趙云可以言此事一本作可以此言進愈之）蒙幸於執事（一無之字）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一作待）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一無也字）其所以待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又將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也如此（一無）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宜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孫曰任昉代范雲謝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則未也（一本重有知已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直均書

（樊曰直均求謁於公望其稱薦為科第計其後直均竟登正元十九年第此公書所謂時或道之之力也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斯須一作傾渴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一作篤行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當一作答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所益也趙本所字作乃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一有不得二字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有謂字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嘉一作此書尤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上于襄陽書

孫曰于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七月三日嚴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進之士進一作達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祝曰援推引進也禮記上弗援下弗推。援音爰推他回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閭下抱一作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之而未得邪（一無而字）其志存乎立功（一作將）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邪（一無而字）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孫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樊曰戰國策燕昭王謂郭隗曰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對曰誠欲致士先從隗始王築宮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焉○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孳孳僕僕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一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一無主字）而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一無之字）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一作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又

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韓曰羣字敦詩清河人正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羣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洪曰劉禹錫云韓十八太輕薄謂李念八程日某與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此書最後言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七年矣嚴曰此書蓋在貞元十八年守國子四門博士時也退之貞元二年與羣往還至是蓋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

識者一無所與二字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而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一作伏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畛音軫一無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一作從何而得之也何作從一作從何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一無以字不致白黑於胷中耳致一作置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一作法不可不明如清河者無怠樊曰自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因論顏夭跖壽且曰天道是邪非邪公至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曰天與人必異其好惡無疑然終之曰崔君無怠則亦勉其在己者而已此子厚夭說所以歸之於仁義之意也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見題注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頴之上韓曰伊山名頴水名嚴曰伊頴二水名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頴水僧云

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
陽城縣今省入河南登封　憊滿
拜切左車第二牙孫曰僖五年左氏輔車相依脣亡齒
着骨也退之是時年方三十六齒落眼昏鬢髮皆白
可謂早衰矣嘗有齒落詩去年落一牙蓋此年作也無
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
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
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
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
念一作小兒滿前不能顧滿下一有眼字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
南孫曰公嘗官潯陽便終老嵩下一有山字足下可相就僕不
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京給事書

樊曰京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七年京以考功員外郎公以四門博士皆議
褚給十九年京遷給事中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
尊侯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
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
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陽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專一作辱以
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
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
也一有矣字屬乎其言若憫其窮也一有矣字退而喜也以告於
人以一作知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嚴曰謂為四門博士
謁告還洛之時也又不

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
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一作於情
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醳然悔曰其邈也
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
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
為文一無文字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
序一首孫曰郊時為漂陽尉補注郊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寫
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
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生字
今本作乞不加裝飾皆有楷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

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作意一作言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孫曰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反復公書詞而考之必其避謗而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能聞此言朋友道缺絶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一無復字僕嘗憫時俗人有耳一有而字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祝曰懍懍敬也畏也久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囂虛驕切相訾百倍子爾切足下時與僕並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一無並字一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而思之一無之字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一獲作服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幾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赶已自下雖不肖人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孫曰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鳴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孫曰朔之詞恟恟恐也許勇切僕何能爾趙本作不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一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一作猶且惟不免云云命也如何命一作故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注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孫曰荀卿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友也詔訣我者吾賊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與衛中行書

集注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正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又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

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一本又有不敢當小敢當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事一作業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謀與力能任者也一作知其智能謀其力能任也如愈者又烏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一無足下二字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而小人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福為恒君子得福為恒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補注武昌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已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已歟名聲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徹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見題註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愈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樊曰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韓曰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補注擬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嚴曰古者蹴鞠以毛圍木為丸以杖擊之或於驢馬之上謂之擊毬與蹴鞠殊異集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云毬驚杖奮合且離寶皮蹴踏為戲後世靡靡應手神珠馳正言擊毬也末章言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亦諫止之辭也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一作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趙本作切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墜一作墜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必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

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也（一無也字）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一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一作其）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筋角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臟之繫絡甚微（絡歷各切）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必一作即臆一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鳴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補注昭二十八年左氏所載叔向母之辭雖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樊曰按李習之祭公文及公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則二子始皆從公於汴州今此書云近李翺從僕學文張籍亦學於僕則此書其汴州所作歟）

辱示初筮賦（筮一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有得於今人也（一無有字一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一（作即）即人亦小怪之（一無即字）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一無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者（一無文字二無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必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一本以為作謂之）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一真作直）然以侯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嚴曰子雲）晚悔雕蟲潛心奧境慕周易而草太元當世之人或譏其尚白或誚其可覆醬瓿或非其僭聖（作經猶吳楚稱王盖誅絶之罪也）子雲泊然自守不以屑意姑俟後世之子雲而已子雲之言曰（一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作類）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以一作以為孫曰譚字君山沛國相人）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哉（一作此不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芭音巴孫曰芭鉅鹿人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之一作侯芭）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孫曰此禮記中庸之文○耳一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翔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翔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翔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乎至也庶幾下一無至字一有全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一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久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傪員外薦士書

韓曰傪字公佐貞元十六年為祠部員外郎十八年權德輿典貢舉傪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於傪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昇乎堂而望乎室者乎一作於上同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一作士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下一有同字相知識深矣一無相字一作識彼之所以字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人其亦可言也一作文矣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一有於野二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補注正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後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補注正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

誠信無邪妄詐佞之心（一作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一作無邪佞詐妄之心）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補注正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有韋聿玉者京兆之從子（補注正元十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韋玉是也（補注韋玉不見於登科記公之所薦十人九第而韋玉獨遺豈有長譏矯而黜之邪凡此四子皆可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譏而不薦乎）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十七　十一

（論一作語）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補注元和二年杞中進士第）張弦者（補注元和二年弦中進士第）張後餘者（補注元和二年後餘中進士第明年補注元和三年後餘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韋之材也進士第一作弘）尉遲汾者（補注正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李紳者（補注紳字公垂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丞相）張後餘（一作無）庭發（一作無）髀死（補注正元十八年中進士第）

嚴曰侯喜字叔起撫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脩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弦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紳後餘不出五年之外皆權公三榜共放六人沈杞張弦尉遲汾李紳張後餘即韋紓也撫言所載與此書合

捷矣韋紓即韋玉也張後餘即後餘也撫言所載與此書合

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以解之問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孫曰正元八年陸贄知舉貫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一本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孫曰肅字敬之礎大歷七年中第十五年卒礎音楚）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樊曰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韋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

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一作無所可足信者）故蔑然無聞（蔑莫結切作蔑蔑無聞）一令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一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惶懼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宋 魏仲舉 編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孫曰尚書名君牙瀛州樂壽人貞元三年三月為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左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十五年三月辛韓曰公貞元十一年五月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過潼關由鳳翔以書抵君牙蓋是年六月云與鳳翔一本作與西京節度使

愈再拜一本作月日客有韓愈者再拜上書尚書閣下布衣之士厳曰阮籍奏記蔣濟曰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豈一作當赫赫乎

洸洸乎孫曰洸洸武勇皃詩武夫洸洸是也○洸音光一本無洸洸乎三字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祝曰傳驛遞也周禮傳達於四方○傳音轉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嚴曰隍音皇水名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然而未至於是者亦蓋有其說云一無其字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一作又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樊曰先是有布衣張汾者無給而干君君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益設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使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金為贈故公之辭云耳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以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一有固字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嚴曰大歷九年也歲好學言出成文十三而能文建中元年也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補注詩從公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一無至字徘徊而不能去者一作而不能速去者一作而不敢遽進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也孫曰漢鄒陽曰蟁木根柢而為萬乘罷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一作居十日而不敢將涉者以佐理為先容也一作无先為之容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敘其所以來之意一本重有之字閤下其無以為狂一無其字一作毋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孫曰莊子求馬於唐肆肆猶廐也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匹石過之而不睨孫曰莊子匹石之齊石當時匹名也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逸作遠一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孫曰爾雅壻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瑣瑣姻婭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爾爾一無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一無比字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一有也字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者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祝曰說文售賣物去手也承詔切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樊曰燕代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見戰國策○一本作馬價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一有以字是故始終言之爾其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嚴曰即貞元九年宏辭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地之濱大江之濆祝曰說文濆水涯也詩鋪敦淮濆○濆扶文切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孫曰介蟲之有甲者匹一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益尋常尺寸之間爾孫曰六尺曰尋倍尋曰常無高山大陵曠途絶險為之闊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涸下各切為猼貙之笑者祝曰猼亦獨屬猼貙水狗也禮記猼訾無逴猼貙咮瞬乎匽空○猼音賓貙他各切益八九年矣一作十八九年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益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帖記協切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一無致字一作波濤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鳴且號之者趙作且呼號之者一作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荅劉正夫書

樊曰正夫或作嚴夫書云某於足下忝先進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即其人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嚴夫嚴夫字子耕登元和十年進士第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舉進士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一作皆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之名一無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一無問字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嚴曰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訛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一作無難無易惟其是而已矣一作惟其是耳如是而已矣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一作文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嚴曰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文理義三者無一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一作之士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探他南切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一作常必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荅也足下以

為如何（一無以為二字）愈白

荅殷侍御書

韓曰殷侍御殷侑也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為侑无疑○一本題作殷衍侍御作侍郎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熱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月字或本作日）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嘆息跋踏（上子六切下資昔切）愧生於中頗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一作於前人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嚴曰齊人公羊高子夏門人作春秋傳新注殷侑注也退之薦侑狀云兼通三傳旁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聞口授指畧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

開釋章分句斷（一有也字）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樊曰侑欲求公序所注公羊春秋公亦許之而序及侑所注今皆無傳或世逸之邪）其又奚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荅陳商書

（集注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為侍郎典貢舉此書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而公為國子先生時作也）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所上一無之字）齊王好竽（嚴曰事見韓非子）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一作等）今舉進士於此世（一有也字）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誠一作華）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一有之字）惟吾子諒察愈頓首

與孟簡尚書書

（樊曰孟簡最嗜佛嘗與劉伯芻登蕭倪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孫曰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獲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一云手示數番）忻悚無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一作傳愈心近少奉釋氏者）此傳者之（此傳者之四字）潮州時（補注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諫潮州刺史）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日（十數一作數十）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孫曰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即）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一本無上六字一本無自一以為難得（一本云自一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孫曰是歲十月公移袁州刺史）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補注詩旱麓之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孫曰哀十六年左氏不為威惕昭二十年左氏不為利詬不為義回疚病也）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一作非

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有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孫曰九法九疇之法斁敗也書彝倫攸斁○斁都故切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孫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家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坑殺學士孫曰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生之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孫曰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

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一無尚字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孫曰漢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藏於壁中名得之亡數十篇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所一作以至于今泯泯也泯盡也弭盡切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一作苟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祝曰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語言侏離語不明之貌注蠻夷語聲也○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為此也補注張俞論曰韓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子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漢

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不仁甚矣甚一作耳釋老

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補注木鷹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已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徧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貶大人輕萬鍾名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頓干寧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

○藐莫角切

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以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植湜音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補注鄧璵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仕宦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荅呂醫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樊曰史記魏公子无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

揖辭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礲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一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邪一作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其是耳一作去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不足於我此真僕所以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阿曲一作效俗一作攻阿俗一作攸阿曲灼灼明矣方將坐

足下三浴而三熏之 樊曰齊使人請管仲於魯於是嚴公使束縛以與齊仗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蠥三浴之小白覩迎之郊而與之坐問焉注以香塗身曰蠥一作蠥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方古使君書

韓曰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房式嘗為河南尹及卒謚曰僖韋乾度以劉闢作難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唯李虞仲謂不然意使君之欲辨河南事迹者此耳

垂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一無狀字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迹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慁哉是比數愈於古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伸之一作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忘去其心期之無已一無上四字以報見待惟且遲之且一作宜勿遽止罷止一作弃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傳曰君子俟命孫曰莊子德充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孫曰禮記君子居易以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秖增媿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元稹與史館韓郎中書

補注元和八年正月乙亥以愈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郎中退之足下稹前與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即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孫曰濟定州無極人濟字孟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孫曰濟隱青巖人其操行約不畋漁服採訪使苗公等五人孫曰苗公名晉卿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孫曰天寶十年適值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孫曰授濟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遨意詣山致命轂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偽瘖其口復隱青巖孫曰濟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衛令

齊玘誠信可託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令弟潛密求羊血以為備至夜偽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　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絨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舍之祿山亦不能致孫曰祿山使希德領行戮者李挾等二人封刀來召寮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引頸以待希德嗟歎以實病告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床詣元帥府至則號摽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至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即死於其地孫曰慶緒強舁濟至東京至德二載十月僞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之以媿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寶應初拜禮部員外郎元帥廣平王俶平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慁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為公為卿世變則為虵為豕為鏡為梟者十

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盖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皆百一焉稹嘗讀注記補注國史為注記欽而未書謹備所聞盖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孫曰大歷中濟卒于襄州有子曰逢顏太師補注顏真卿補注崔太傅補注崔祐甫皆為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之舊田於襄之宜城孫曰宜城縣楚昭王廟塢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屏居歷年卒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耕節用以給足親戚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稹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其所寃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盖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疲言簡行孤得不為驕閹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

矣因曉生以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稹遊願
得所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輸行既而自思
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邪然而
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荅元侍御書

集注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荅以此稹書見上嚴曰稹字微之實録云元和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知制誥此書作九月五日蓋九年在史館時也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甄姓也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甄音真
棄去禄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禄
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
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
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歐本抗字作伉喜立事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孫曰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
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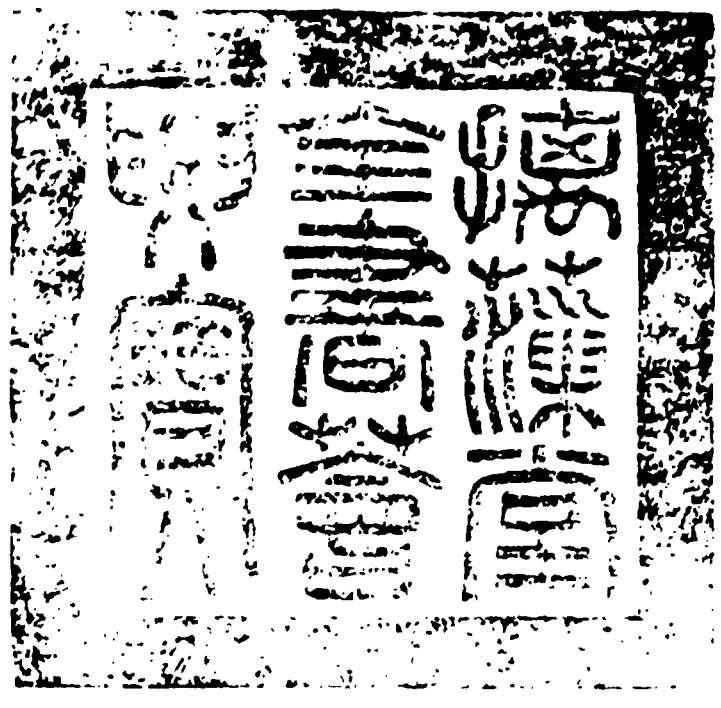
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
方州大臣方一作十以標白其先人事白一作目載之天下耳目
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孫曰元和八年正月以表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
節度使滋辟逢為文學掾且表其父節行與摧鼻同科
宜載國史詔曰存樹風節謂之立名沒加褒贈所以誘
善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
於時嘗因辟台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
機觀逆亂之潛萌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
賚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褒典追加命秩以奬忠蹇可
贈秘書少監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
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
尚殭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
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謹案卷十七第九頁前三行注不嗜上一無有字
刊本上訛士今改
第九頁後二行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刊本有訛
是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頁前二行車謂牙車也刊本牙車訛車牙據
左傳杜預注改
第十頁前五行頭髮五分亦白其一刊本脫一字
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十頁前七行及八行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刊
本女下衍子字又能不訛不能念字又誤屬下
句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刪改又注滿下一有眼
字刊本下訛字有訛作又脫字字據考異改增
第十四頁後二行而小人得福為幸刊本為幸訛
為不幸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刪
第十六頁後三行注所載叔向母之辭刊本脫母
字據左傳增

第十七頁前三行即人必大怪之也刊本必訛亦
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注尉遲汾刊本脫尉字據王定
保增改
卷十八第一頁後一行注阮籍奏記蔣濟刊本籍
訛嗣應由誤摘其字耳今改
第六頁前三行題注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刊本
又訛未據本書改
第六頁前七行舉進士考異作凡舉進士者文義
較優存異
第八頁後三行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注一作於
前人者刊本從諸誤本作不復自比於前人者
注一作於人前者按前者二字當屬下句而注
誤本於其下據考異改仍以考異於人下注句
字
第十一頁前七行要自曾中無滯礙刊本要下衍

且字係沿舉正作要自以為難得諸本自或訛
且此並誤增也據考異刪
第十五頁前四行各自名家刊本名訛為據考異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福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謄録監生臣勵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九　宋　魏仲舉　編

書序

與鄭餘慶相公書

韓曰時鄭相節制興元公誌孟東野墓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聘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郊字東野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令裘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樊曰是年十月葬郊及東野皆往還者以其餘財贍給其家郊無子孟氏兄弟孫曰郊二弟鄭郎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材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樊曰東野之妻兄弟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一作孟氏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孫曰宗師居母喪在東都今已

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嚴曰墓誌云十月庚子樊子合凡贈時而葬之以餘財付其家供祀樊名宗師字紹述）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望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滋相公書

（孫曰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節度使帶平章事故公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令又薦於袁後狀薦于朝皆見集中云）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孫曰山南東道節度使從荊南）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樊曰宗師字紹述時居母喪持服在東都除服公薦之於滋韓曰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安（孫曰宗師家饒財悉散施姻舊窮悉）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孫曰宗師妻子告不給宗師笑而不答）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徼曉事可與晤語（與一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簨櫝尚有闕少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韓曰說文云懾失氣也質涉切）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韓曰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孫曰元和八年十月以公綽為御史中丞充鄂岳沔斬安黃觀察使）

淮右殘孽（嚴曰資治通鑑云元和九年閏八月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驟動東畿命忠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還之與鄂州柳中丞二書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示及則此書蓋在十年也孽歐本作賊一作寇）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孫曰莊子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奚結切頏胡江切）尚守巢穴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屬連也之六切不聞有一人援桴鼓祝曰桴鼓槌也左氏右援桴而鼓陸德明釋文引字林云擊鼓柄也○桴與枹同一音浮擔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日一作月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孫曰詩鉦人代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以

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恩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公綽厚給之人皆感喜故每戰皆捷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祝曰踶蹋也莊子恕則分背相踶通俗文云小蹋謂之踶樊曰公綽所乘馬躡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圉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駕必殺之補注柳氏敘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為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溫公考異正引公此書證之云乃鄂岳時事敘訓藍傳誤新史承之亦誤○踶徒計徒兮二切一作蹄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孫曰孫子將者人之司命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歐本無之徒二字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孫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恵孫曰兇豎吳元濟也其父少陽死時元濟年二十二莊子云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呴音詡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頴淮江為之騷然孫曰元濟叛引兵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及瞿陽人多逃伏山谷間其為馳剽者千餘里闕東大恐丞相公卿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祝曰列子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韓曰貙獸名說文貙似狸者○貙春居切畏懦蹴

踳韓曰踳踳足迹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　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陣行戶郎切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頡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鬬其口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彩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益字一作實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嚴曰荀子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悅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嚴一作序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別離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合募驍兵或二三千人與賊不相諳委難便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迎接處村落百姓慈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識賊淺深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願自備衣糧以討寇賊若令合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與此書所言之意正同　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合募數千樊曰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　閣下以為如何儻可上聞行之可否一无可字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樊曰憲宗元和十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視淮西行營觀用兵形勢還奏攻取策多合上旨時鎮州節度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誤緩蔡兵遣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度傷首而免議者欲罷度安二鎮上怒曰若罷度為相以主東兵其後討蔡不利羣臣請罷兵獨公與度意合獻淮西事宜宰相不便公降為右庶子十二年八月公卒從度于蔡十月執元濟淮西平公綽則被讒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矣平蔡之功不與也惜夫　幸甚不宣愈再拜

荅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韓曰弘正初名興為魏博節度田李安兵馬使季安卒子懷諫立委政家奴衆脅弘正使主軍務於是弘正與之約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嗣立為

節度使元和七年也八年賜令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樊曰元和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本傳略之見李吉甫傳和九年公以考工郎中知制誥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嚴曰此荅田弘正書言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又言頃者又蒙不以鄙薄令撰廟碑攷之云元和八年則此書亦在八年冬矣尊體動止萬福動止一作起居即日愈蒙恩改職事樊曰按憲宗實錄元和八年冬十一月以碑攷之云元和八年已曾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韓曰猥并雜也鄙梅切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

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奉詔為弘正作先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一有求字因問一作閒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恨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補注李尚書名絳或作李實尚書者非是嚴曰李尚書即李絳耳絳退之同年退士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九年春罷為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澧關防禦鎮國軍使伏計培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書李絳為華州刺史澧關防禦鎮國軍使樊曰元和十年以禮部尚書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韓曰絳與公同年故相好如此嚴曰絳為相罷退之為太史故云於久故遊從之中蒙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一作倫作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荅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隕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舍樊曰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閫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踈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為崇深以抑止嫉妒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無任

荅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

韓曰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一本題作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一無使字）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洪曰按魏氏春秋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事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録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唐本事須臺參下云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令本頗倒不可讀當從唐本熟（一無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樊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帝復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馬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戚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荅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停推巡（孫曰謂巡推官也）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説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孫曰荀子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容多不及自修報伏惟照察

送陸歙州傪序（并詩）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孫曰陸傪字公佐吳郡人貞元十六年名為祠部員外郎十八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為劇曹會東方守臣表二千石之缺上乃以傪為歙州刺史）朝廷夙夜之賢（孫曰莫肯夙夜）都邑游從之良（從一作居）齎咨涕洟（孫曰易革卦之辭齎咨嗟歎之聲自目曰涕自鼻曰洟○齎將西切）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孫曰宣歙池三州觀察使治宣州）歙為富州宰臣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子之所薦聞天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謂先一州而後天下（或一作成）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泄攄也）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華一作美）我佩之光（一有兮字）陸君之去兮誰與翔（一有兮字）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一作兮）胡不為留（為去聲）我作此詩歌于達道（孫曰達大道也爾雅九達謂之達）無疾其驅天子有詔（黃曰是歲四月二十八日修未至州卒于道）

送孟東野序

（孫曰東野名郊貞元十二年登第閒四年調昇州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為一作有）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一作以鳥獸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祝曰推敓強取也廣韻引古周書敓擾矯虔敓古奪字一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一無於字）各陶焉（各或作皋）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嚴曰古者有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使之振文教於天下也楊子云所謂金口而木舌是也）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歐本無於楚二字嚴曰莊子疏云荒唐廣大也夫荒者大而不治唐者免絲別名免絲無根以況言之無根也莊子著書三十三篇其道以老聃為宗蓋有意乎救道德之本至若盜跖漁父雖若詆訾孔子然其終篇論古之道術乃自厠於子之列而孔子不與焉則其尊吾聖人也至矣）楚大國之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孫曰申不害韓昭侯相有書六篇）韓非（孫曰非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二篇）眷到（祝曰眷到古慎字）田駢（孫曰駢齊人著書二十五篇居稷下號大口駢口駢蒲眠切）鄒衍（孫曰衍居稷下著書四十九篇號）尸佼（祝曰佼魯人商君師之著書二十篇號尸子死因葬蜀○佼古爻切又音詨）孫武（嚴曰武吳人著書八十二篇吉兵法）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絶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洪曰舊本淳字作浮當從舊本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補注章法度也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樊曰子昂梓州射洪人蘇源明孫曰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人肅宗時官秘書少監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樊曰文章之盛三代以還無出漢唐而漢四百年司馬相如為之唱唐三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章少所推可而每論漢唐未嘗不以二人為稱首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東野始以其詩鳴一無東野二字其高出魏晉一作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將窮餓其身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嚴曰蓋為溧陽尉時也有若不懌者然一作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志雍序

韓曰志雍安陸人貞元九年登第十八年刺郢州時于頔節制山南郢為屬邑頔敛民方急故韓公因志雍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孫曰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累數百言其大要也一無也字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一作而喜不相過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出之材一無出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孫曰事不從者謂不能辛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孫曰府謂觀察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而不以情信乎州一有縣字縣一作縣字是刺史不安其

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愈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愈不可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既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一作從）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一有也字

送竇平從事序

韓曰竇平貞元五年登第

於天文其次星紀（孫曰歐今溫州閩今泉州皆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丑吳越之分野）其星牽牛（孫曰漢地理志牽牛婺女之分野）連山（嚴曰連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因此名州）隔其陰（補注陰陽言南北也○一作敧非）其陽（一作敧）逾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孫曰古百越之地○越一作粵）

是皆島夷卉服之民（孫曰島夷卉服草服萬越之類○皆一作維夷一作居）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一作疾）瀕海之饒（瀕水崖也宥切）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之於一作之）如東西州焉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洪曰德宗大歷十四年即位至貞元十六年凡二十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孫曰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牧一作收）署從事扶風竇平（孫曰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第）平以文辭進於是行也（足一

作其）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樊曰牟字貽周其族人貞元二年登第）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孫曰牟為東都留守判官時公自徐州休居于洛）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荅於知已不憚行於遠也（趙云不憚我於行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已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孫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韓曰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謂樂樂而不失其節舊本節字作正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閒暇肇置三令節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一本止云肇置令節非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韓曰少儀大歷二年登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酸棗序行酸阻限切棗古馬切舊本序行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巍冠愉愉如也趙本作與與如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樊曰按家語孔子云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徐曰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庶之以文王宣父之操樊曰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為人黮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其曰宣父操按琴操如將歸猗蘭龜山皆孔子所作也孫曰琴操者謂困阨而不失其操也庶續也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孫曰舞雩詠而歸今閿里宣聖廟西南一里有壇曰雩周回八十步高二丈臨沂水即浴沂風乎舞雩之地也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暌下第序

樊曰按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南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昧映睟照眴無有暌者豈暌後改名睟或眴耶○諸本或作齊睟或作齊暌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也一無之人二字一無之人也三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一無詳字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去口舉切一無明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雠舉子之事載

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其後范宣子殺羊舌虎叔向虎之兄也因之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祈奚聞之見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見一善焉若親與遹不敢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祝曰怫鬱也莊子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有內媿之心若是者（是一作然）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孫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難乎（難一作艱）為人向道者（向一作嚮）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焉一作之）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令舉天下人焉則非令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一作生於私其所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孫曰論語必世而後仁）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韓曰貞元二年正月齊映拜相明年正月貶夔州徙衡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十一年七月卒○一無鎮字）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豈一作其）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一云既至矣一云既屈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樊曰按登科記映大歷五年貞元十年昭貞元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曙亡焉）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覲一作拜）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科也今將易業而三禮是習（樊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

有史科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為小經○孫曰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顧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刑以為鄉榮余娓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送李愿歸盤谷序

樊曰貞元十七年作時公年三十四脱汴徐之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師欝於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韋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韋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補注此序孟州濟原有石本其間異同當以石本為正今文注其下

太行之陽有盤谷（孫曰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於一作于）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孫曰旄旗類以氂牛尾注於竿首故因以為名）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物謂各操持者）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畯今本作俊）道古今（今本作以）而譽盛德（而今本作以）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物謂各操持者）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畯今本作俊）道古今（今本作以）而譽盛德（而今本作以）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

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今本作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今本作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今作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孫曰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鮮小魚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今本作之安）與其譽於前（一作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一作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維繫也）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祝曰楚詞喜囁嚅而妄作注韓曰趑趄行不進兒孫曰趑趄踟躇也○囁嚅小語諛私貌廣韻作多）

言非孫曰囁嚅不敢出口也○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一作維子之稼一作可稼可穡一作可稼可穑盤之泉可濯可湘祝曰釋文湘烹也采蘋于以湘之○可湘一作而沿一作可沿一作可遊盤之阻阻屈折也誰爭子所窈而深廊其有容窈於兆切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且無央今本作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孫曰不祥謂魑魅之屬○禁一作禦飲且食兮且一作則壽而康一作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音忘膏吾車兮膏音告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韓曰徜徉徘徊也孫曰博雅云徜徉戲蕩也○上音羊切音常下余章切音羊

唐人跋盤谷序後

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達每韜光而自晦跡寄人世心游閟清樂人智於閟之間信古今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叙而送之于閟縣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九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　宋　魏仲舉　編

序

送牛堪登第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見本篇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樊曰唐制取士之科有明經而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無通之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荅時務策三道）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美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一有御字御一作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有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樊曰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孫曰謂荊軻高漸離之屬）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孫曰利用之材也）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作出乎其性）

情者哉）然吾嘗聞（一作吾嘗所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孫曰古所云即上所云也○云一作聞）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樊曰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鄚西數里）而觀於其市（樊曰史記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屠狗飲于燕市酒酣以往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樊曰此序與送許郢州序同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孫曰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孫曰仁惠）利也張晏注漢書云三族父母兄弟妻也如淳云父族母族妻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祝曰城邑郡邑也）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孫曰鄉里之吏謂里胥之屬）況能自辯於縣吏乎縣吏乎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孫曰不宣謂不得自宣達也）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恒常也胡登切）水旱癘疫之不期（孫曰不期不可期也）民之豐約懸於前（前一作州縣）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孫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連帥即節度使之任也）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樊曰郢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送許公名頴字允元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屬曰上于襄陽書在貞元十八年則送許郢州崔復州序皆在此時也）愈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

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韓曰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此序言之甚詳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

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一無之老二字一作斑白者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縣是拜衛兵曹之命（孫曰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師一作陽）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反鄭（反一作及）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郡縣（郡縣一作群吏一作鄙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此句一無童子）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嚴曰論語云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益者歟曰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樊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公登第時童子升於禮部）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樊曰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其回曰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謂此○行一作出）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頌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孫曰揚子或問人有何以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何門牆之則麾之）吾取以為法焉（一有浮屠師三字）

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一作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

貞元十九年春（嚴曰文暢是時將往東南退之作序送之其後元和初北遊又作詩以送之所謂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即序貞元十九年事也）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一作詩一作序韓曰柳集有送文暢師序無詩）解其裝（裝行索也）得所得叙詩累百

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告下一無之字）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懿美也）文物事為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一無當字）日月星辰之所以行（行運行）天地之所以幽（幽謂暗也）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為一作就而瀆告之也（孫曰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嚴曰此下一段與原道篇意同）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藏葬也）是故道莫大乎仁義（大乎一作過於）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正一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孫曰冊謂六經）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一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脫一作免）弱之肉彊之食（補注言弱者之肉強者所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補注溫公通鑑曰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貶潮州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云云至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以告之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弱一作溺）知而不以告之者（告之一作告人）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

一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孫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辟儀之為觀察支使韓曰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解見第一卷別知賦）

余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實（藩謂鎮）客（孫曰詩伯人維藩大宗維翰藩翰即）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虢州刺史崔衍為宣歙觀察使衍辟羣博為從事奏曰羣博公同年進士

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於下一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孫曰論語季氏富於周公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嚴曰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侍一作待一無言字）其來而鎮茲土也（一無而字鎮一作領）有問湖南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失矣及儀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趙本云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及文使之來也聞其言而信其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一無於是知已下二十四字）則向所謂羣與博者（向下一有之字）於吾何先後焉（一無於字）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

勤其歸者（勤一作勧）乃吾之心也（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繫一作繼）

送何堅序

何與韓同姓為近（集注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與一作於）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孫曰公時為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願而歸（一無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孫曰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一無賢字）道於湖南為屬州（孫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治潭州湖南觀察使○一無湖南又三字）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比一作此）服楊公之令（楊一作陽）吾聞鳥有鳳者常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守是鳥也（一無也字一作是鳳鳥也）

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一有己字

送廖道士序

韓曰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廖力救切

五岳於中州衡山嚴曰衡南岳也桂嶺在衡山為宗一作衡山為宗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韓曰駛馬疾行也疎利切其最高而橫絶南北者嶺孫曰嶺謂五嶺也桂之為

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盛一作感必蛇蟺扶輿祝曰選虬龍騰驤以蛇蟺韓曰蛇蟺蜒也蟺蚯蚓也嚴曰馬融笛賦經宛蛇蟺王褒九懷云登羊車兮扶輿相如子虛賦云扶輿猗靡○蛇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鬱積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釋文旁字又作滂沈佺期西岳詩磅礴壓洪源孫曰蛇蟺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皃○磅音旁礴音薄礴下一有而字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嚴曰白金銀也丹砂朱砂也石英本草有紫白二種又有四色者鍾乳生石洞通中光瑩如鳥翅管者佳橘柚之包孫曰書厥包橘柚包裹也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樊曰柳子厚送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犀其產貴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龍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德者耶子厚之序與公此作其意一也任子淵曰陳無已贈二蘇公詩云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拂欃槍楩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無已之詩蓋取此意也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學一作教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孫曰莊子云其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一作迷惑沒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含秀才序

樊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樊曰王績字元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孫曰籍有詠懷詩十餘首然後乃知彼雖

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無發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孫曰莊子云曾子蔓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謂醉鄉也何下一有事字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孫曰不遇謂不得聖人而師之建中初天子嗣位樊曰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嚴曰貞觀太宗時開元明皇時河南同官記云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摩厲臣愚遑在朝廷之臣一無朝字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渾胡本切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一作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琯秀才序

孫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鍾待擢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物志

孟琯元和五年進士嘗著嶺南異物志

今年秋嚴曰即永貞元年也時退之在陽山故已離貶所候命於郴與琯相見也見孟氏子琯於郴樊曰永貞元年公自陽山令移江陵法曹過郴州年甚少禮甚度一作修手其文一編甚鉅手其文注見下篇送陳秀才序退披其編以讀之讀之一作也其十月

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孫曰定公十三年左氏齊高強曰三折肱為良醫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階梯也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彤秀才序

韓曰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韓曰說文纘繼也紹也祖管切非誇多而鬬

靡也靡麗也蓋學所以為道為于偽切下為理同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於揚湖南門下孫曰詩頎而長兮頎觀察使楊憑吾一作余頎然其長孫曰墨閑錄曰公送孟氏子序云長兒○頎渠希切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補注筆墨閑錄曰公送孟氏子序云手其文一編甚鉅送陳秀才序云吾目其兒耳其言或疑其語子曰古文如此類者稍多手劒以進出穀梁相如曰脚麟子雲曰腦沙幕髓余吾蓋用此以增其壯耳○吾一作余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孫曰此二句司馬遷與任安書凡吾從事於斯也久孫曰斯謂湖南公時為陽山令屬湖南管內○吾一作余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塤秀才序　塤許元切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一無為字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孫曰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其餘亦咸仕於諸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補注原謂原流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樊曰子方名无擇魏文侯時人莊子所謂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者也魏世家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君皆師之則子方與子夏同時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嚴曰陳師道云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子夏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學於田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退之則曰子夏之流而為莊周二說不同未詳孰是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莊子有田子方一篇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孫曰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容是也而陳亦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其餘類多如此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樊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商瞿魯人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而公此序云馯臂子弓受易於商瞿從西漢儒林傳字也劉曰漢書云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疵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音寒臂即臂字洪胡肱切一本作有姓名耳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

矍嚴曰矍字子木魯人受易於孔子一有蓋字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祝曰宗宗本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祝曰道趨也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詞夫泝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祝曰欲之謂欲猶航斷港絕潢孫曰航行舟港水之別派潢積水池○港苦項切潢音黃以望至適也

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一無者字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又一作人知泝而不止嗚呼其可量哉

荊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樊曰均字思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荊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荊即荊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一本作裴均非

集孫曰卒集謂觀至終篇也一無集字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一作者之語而愁思之聲要妙孫曰漢書中山靖王勝曰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注云幼一笑切眇音妙猶微也思息利切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樊曰歐陽文忠序宛陵詩集云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虫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憤懣之鬱積其與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文忠此論蓋亦公之意云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一作公

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孫曰公謂裴均也詩蠻荊蠻荊即謂荊南統郡惟九荊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孫曰孟子今滕壤地褊小壤地土地也○二或作三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韓曰說文抉排也一決切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音蜀屬而和之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在一作有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孫曰從事謂府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

樂章謂樂府所歌之章 孫曰册書謂史册也 從事曰子之言是也 紀諸册書 孫曰 告於公 公謂裴均 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曰端公名益宰相揆之族子大歷四年登第貞元中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辟為府從事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勉其歸使奉職如開元時也

祝曰元和元年舊本無春字 元年春 李藩字叔翰元年為吏部員外郎四年自給事中拜相六年罷樊曰藩傳第云累擢吏部郎中豈元年為外郎其後遷郎中也 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 孫曰 節度使安禄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其後濟稗將譚忠亦說濟子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今兵騷騷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惟燕無一日勞後世子孫得無事乎考之史温造奮使濟矣李藩使濟獨見于此 入其地 孫曰藩為吉哀使故至幽州樊曰考之一作里 每進 孫曰藩行既進濟禮益恭 及郊 司徒公紅帕首韤袴握刀 祝曰 雜佩 孫曰雜佩謂左右皆有佩非一物也 弓韔服 祝曰韔弓衣詩言韔其弓孫曰服所以盛弓韔 矢插房 孫曰房所以盛矢 俯立迎道左 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其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 孫曰將服謂之服 及館又如是 一作之 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一無即字一無即客二字 階坐必東嚮 一作向 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 孫曰十日甲乙丙丁 一作戊己庚辛壬癸是也 十二子相配 孫曰十二子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 樊曰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幽州從事 東都之士大夫 孫曰公時亦官洛陽 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 孫曰佐謂為幽州從事 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乎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三頁後四行注命忠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刊本缺忠字據唐書及通鑑補

第七頁後八行題注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刊本相訛具貝澶訛澶相並據唐書改

第八頁前六行贊善十一郎注布肇犨早年章按由氏諸子見世系表者曰早年布章附本傳者曰布犇年而肇又見犇傳蓋犇凡也犨獨無考疑當為犇存異

第十頁前八行注尹下道避刊本下訛不據順宗實録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題注出藩于鎮南刊本脫南字按序文及考異鎮字或無南則必不可刪今增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出藩于鎮注一無鎮字按考異以齊映觀察江西在貞元七年是時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始有鎮南之號故從閣本無鎮字其義為長存異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公羊穀梁傳為小經刊本脫穀梁二字據唐書選舉志增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題注此序同異當以石本為正今文注其下按歐陽修集古跋盤谷序石本貞元中刻以集較之小不同疑刻石誤足見石本之不可信且洪樊兩石正自不同如方崧卿以為不足取也存異

於可濯可湘句謂洪氏石本或有磨滅者洪氏則云字句甚明尤見所稱石本與凡引石本者之好意尚奇耳至所注今文與考異及文章正宗頗合定係舊本當以為正而注石本其下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用力於當世之為也注今本作之所為也按考異並諸本有所字方以石本刪去則此本又誤信方氏者也存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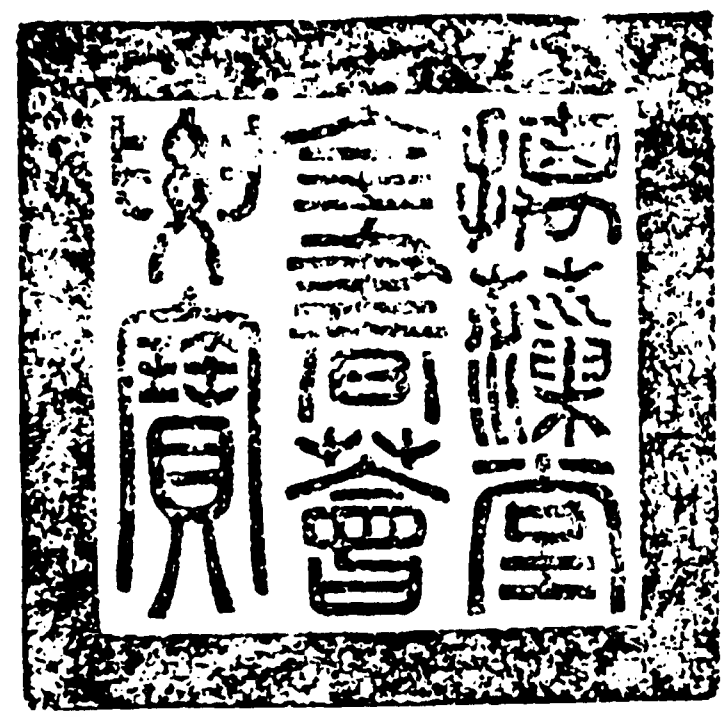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惟遣所安注今本作之安按方崧卿以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只作殃洪樊兩石不同如此未知孰是考異云作殃于義為得

存異

卷二十第六頁前一行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注行一作出按作出固非即行字於檀弓本文亦參考異及文章正宗並無之其義為長存異

第六頁後四行文暢喜文章刊本喜下衍為字按

下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又嘉浮屠
能喜文辭等句此即不當有為字據此及考異
文章正宗諸本刪
第六頁後八行得所得叙詩刊本脫下得字據考
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七頁前四行文物事為之盛刊本事為訛禮樂
據文章正宗改
第七頁後八行孰為而孰傳之邪刊本脫下孰字
欽定四庫全書 四
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十一頁後二行氣之所窮刊本脫所字據考異
增
第十二頁前五行其意一也刊本也訛同據東雅
堂本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雖不有請刊本訛雖有不請據
天德堂本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則何不信之有按考異謂見謝校
真本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刪去不字一篇
血脉始復貫通嘗以告方而不見信故考異特
刪去而復詳其訛存異
第十六頁後六行仲尼弟子列傳刊本訛孔子列
傳據史記增改
第十七頁後二行知沿而不止刊本不下衍知字
據東雅堂本刪
第十八頁後二行楊公領湖之南刊本之南訛南
欽定四庫全書 五
之而合下為一句蓋別本或無之字此因誤增
於南下也據考異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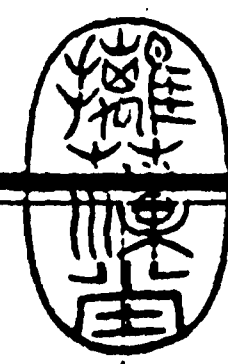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厲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諴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序

送區册序

補注集有送區弘南歸詩説者謂册即弘也其説見於送弘南歸詩區音歐區治子之後舊本皆作區今本作歐弘誤矣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祝曰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窟水有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廣利作舟下失勢破碎淪溺者舟下一有之字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韓曰篁竹甲也○一本云荒榛茅竹之間又一本篁字作簧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蠻音孫曰鳥言語如鳥歡也遠數推譬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聲似鳥也始至言説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為于偽切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契曰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有區生者譬言相好自南海孥舟而來祝曰孥牽也女加切又女書切升自賓階儀冠甚偉冠一作觀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

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孫曰莊子徐无鬼篇之文跫然行聲許恭切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一作邪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於一作乎與之翳嘉林翳隱也與上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一作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歸覲其親覲正月○吉一作告一作為一作作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一作音志拜曰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 并詩

樊曰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遶古墓上遶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蓋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一作陽又作南一本又作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嚴曰東方諸侯謂吳元濟也一无諸侯二字貢賦之不如法者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淮南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為留後詔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討之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

其行且論利害叙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棰祝曰棰杖也莊子一尺之棰一本作箠又一云手恨無尺箠為國笞羌夷誼侯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叙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譽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叙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棰祝曰棰杖也莊子一尺之棰一本作箠又一云手恨無尺箠為國笞羌夷誼

而屬愈為序詩曰

送高閑上人序

韓曰貫高事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書川白疔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勝於心勝乘也亂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孫曰養叔養由基楚人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 庖丁治牛補注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於此乎 師曠治音聲孫曰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 扁鵲治病孫曰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 僚之於丸孫曰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秋之於奕孫曰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秋其名也 伯倫之於酒孫曰劉伶字伯倫晉人 樂之終身不厭其戚者也補注嚌當也戚大鬱也禮左傳顛嗜酒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為神○一作喜草書 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書下一有焉字 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孫曰謂不可測也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補注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立意也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閑下一有師字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侑員外使回鶻序

韓曰元和十二年二月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因命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以太常博士殷侑副之侑陳郡人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及至回鶻責可汗無禮虜憚其言倡公孫舞劒器得其神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孫曰謂不可測也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補注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立意也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閑下一有師字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侑員外使回鶻序

韓曰元和十二年二月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因命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以太常博士殷侑副之侑陳郡人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及至回鶻責可汗無禮虜憚其言 ○侑音又 臣順於朝一本無於字 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之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集孫曰謂小國不能自致因大國行得朝貢故曰附集 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樊曰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 悉治方內祝曰方內四方之內 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嚴曰肅宗之復兩京籍回鶻之師助

馬故言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樊曰唐史所書事與此同惟史云八年而此云十二年史云還還虞部員外郎而此云遷虞部員外郎以行不同耳當以此序為正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樊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執盞言曰殷侯一作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嚴曰慞惶失志文紡切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洪曰持被入直當為句絕集注直謂直宿三省見論語吾日三省吾身○三蘇曾反省息井切持字宋景文公作襆字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宋景文公云襆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此等皆新語也祝曰剌剌語聲選風賦剌剌二字並音盧達切韓曰當音七逮切前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潘岳閤道謠云和嶠剌促不得休公語疑出此前一音非是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巨源少尹序

集注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為河中少尹按張籍有送楊少尹赴河中詩云官為本府當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蓋河中人也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孫曰疏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數息為之泣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洪曰白樂天贈楊秘書巨源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題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頭四海半為兄注云楊嘗贈盧洛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樊曰因話録云張洪靜三世掌書命在台坐前代未有巨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説家門又云巨源在元和中詩詠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公序所謂以能詩訓後進即此也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説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歐宋本作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

絕二疏蹤跡否一無否字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孫曰丞相謂河中節度都即河中也○一無署字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孫曰張籍亦有和裴司空酬蒲城楊少尹詩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歸上一有於字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誡一作戒鄉一作家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此句一無其在字

送權秀才序

樊曰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厩多良馬樊曰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楚人獻玉於武王刖左足又獻於文王刖右足至懷王時抱其璞哭於郢王使玉人攻之果得玉卓犖瓌怪之士怪一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

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集注正字即仁鈞之子礎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一本或作送湖南李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李迺之亂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孫曰礎父仁鈞知河陰院

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樊曰公年二十九）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樊曰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譖為民日南（孫曰仁鈞為人所告流愛州○日一作山一作嶺嚴曰驩州日南郡一本作山南非也）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孫曰貞元十九年）今愈以都官郎（一作部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一無亦此二字）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録周君獨存（孫曰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司録參軍○一本君下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孫曰時元和六年嚴曰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三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磎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德（盛一作成）若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嫫也（一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饑寒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禄不足以為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其勢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一作之）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孫曰洪字濛川洛陽人罷黃州録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補注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當為退之稱道耳○一本謀字作謨序作詩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韓曰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孫曰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一有食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一作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一作辭）勸之仕（仕一作詞）則曰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後一作復）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一無而字一無下流而東注五字）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熟一作夷）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卜下一有非字）大夫曰先生

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孫曰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樊曰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歸一作師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一作主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馬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一作事嚴曰左氏傳僖三十年曰君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又襄八年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孫曰上東門洛陽城門名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一無凡去就三字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一無敬字無味於諂言惟先生聽生下一有是字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幽一作固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公詩見第四卷遣愈為之序云樊曰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辛於是公誌其墓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樊曰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祝曰左氏傳云晉公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一無逐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懷材能深藏而不市者懷一作恃洛之北涯曰石生石生洪其南涯曰温生温生即造嚴曰石洪字濬川温造字簡與二處士皆居洛陽北北涯曰石生南涯曰温生即贈處士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韓曰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孫曰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公為河南令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唯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能下一有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其一作具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馬樊曰造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送鄭權尚書序

孫曰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嶺南節度為大府孫曰嶺南節度使統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號為五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戒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孫曰屬音也左氏右屬鞬櫜鞬即盛弓矢之罝屬之六切帕首袴韤帕莫白切韤許劣切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一有先字入據館帥守屏祝曰屏猶牆也必郢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庱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颶字一作颿颿字與帆同蹔數千里祝曰蹔疾行皃○勅角切又勑敎切漫瀾不見蹤跡一無跡字阻結仇黨一無仇字機毒矢以待將吏將一作仇撞搪呼號搪探也上徒江切下音唐字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爬蒲瓜切與杷同

好則人怒則獸故常簿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雜而禽獮之（孫曰周禮有雜氏掌殺草獮亦殺也祝曰秋田為獮周禮遂以獮田○雜音皆又音雉獮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毗浮羅毗（音毗祝曰自此以下皆東南海外國名）流求毛人夷亶之州（孫曰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臨海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中洲島上吳孫楷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孫曰林邑一曰環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一無潮字）蠻胡賈人舶交海中（祝曰舶大舟也李虔風俗通云晉曰舶音白○一作交舶其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嚴曰玳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蓮藤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冠則貴其鱗如來毛）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孫曰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孫曰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孫曰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孫曰初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孫曰權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為鎮守）可謂貴而能貧（樊曰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亡）為仁者不富之效也（樊曰為仁不富語見孟子傳言權用度豪侈而此序乃云云豈公因以戒之耶）及是命（孫曰權至是除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鄧南節度使樊曰傳云檢校僕射而序止云兼御史疑權兼御史以往而其後始進檢校僕射也）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樊曰檢校僕射于嶺南。一本祝下有使字）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樊曰權終于嶺南。一本祝下有使字）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公詩見第十卷）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孫曰約本名重華後改名約武陵人○一本題作韓重華）

六年冬嚴曰即元和六年也）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洪曰吾宗玉父云以文考之當是元和六年振武今所考按唐書瑨所撰國銘云振武所管麟勝二州五縣

勝今府州也又云河東水陸運使所管營田三千三百頃一年般胡落氾鹽一萬二千石博糴米二萬四千石充振武軍粮孫曰振武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內公卿庭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户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饑時薛謇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謇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有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或無一字祝曰堡陣小城也後漢注分築烽候堡壁稍興○堡音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嚴曰今化外雲中郡大同軍節度界極於中受降城孫曰東中北三受降城皆在豐州景雲三年胡方軍摠管張仁愿所築出入河山之際一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

一無見字虛二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設施也見一作死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子為序

送鄭涵校理序 并詩

補注涵宰相餘慶之子貞元十年第進士餘慶時為東都留守涵求告來寧及行公送之以序詩云○涵後更名滌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親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孫曰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而一作士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授校理孫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詞者如是而選在公卿大夫家選之元和五年涵以長安尉為校理○一本授作為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于弟一本選在作在選選之無選字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樊曰元和元年七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時為博士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樊曰是年十一月餘慶為東都留守公為河南尹公分教東都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樊曰三年六月餘慶為都官員外郎分司○一作於居守三年公罷去居守東都生也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左氏傳成王定鼎於郟鄏杜預注云今河南志城南三門正南曰定鼎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詩曰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孫曰書分正東郊成周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孫曰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書嚴曰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秘書楊雄校書天祿閣是也壽簡衫薄衫一作袍鳥哢正交加祝曰哢鳥聲選哢吭清渠○哢音弄楊花共紛泊交親誰不羨交一作親交去去翔廖廓

孫曰韋侍講庶厚字德載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工郎中以罪貶開州刺史開州有盛山州名盛山郡詩附序後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一作以）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詞章可謂儒者也（一無也字）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補注說文霤屋水流也）力救切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其融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腮也（洪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即義寧三年析巴東之盛山浙浦通川即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腮樊曰朐腮前漢志作朐忍巴東即縣名也顏師古注朐音劬後漢注音蠢閏其地下濕多朐腮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劉禹錫嘉話則云夔州地名音屈忍蛆蚓也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狀屈忍按集韻諸音皆通惟屈音不收集韻又云朐腮在漢中俗作朐非是公此云出於巴東以屬朐腮則前漢志及後漢注為得之）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曰序止見六人與處厚為七今作十人疑字誤也）及此年（一無及字一作明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孫曰元和十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為中書舍人）和者（一作為）和詩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為宰相（孫曰元和十年三月稹為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刺史嚴（洋州本漢成固縣秦為漢中郡魏置洋州今為洋川郡）許使君名康佐為京兆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為諫議大夫（孫曰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景儉字寬居易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為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樊曰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州白使君居易為中書舍人（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府嚴中丞武為秘書監（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綦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為秘書卒此言名武誤○一作秘書少監）温司馬造為起居舍人（樊曰温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本皆亡州名亦疑脫誤）

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馬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盛山十二詩　韋處厚

宿雲亭

雨合飛危砌天開卷曉牕遼齊平聯郭柳帶繞抱城江

隱月岫

初映鉤如線終銜鏡似鉤遠澄秋水色高倚曉河流

茶嶺

顧渚吳商絶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梅溪

夾岸凝輕素交枝漾淺淪味調方薦實臘近又先春

流杯渠

激曲縈飛箭浮觴泛滿巵將來山太守莫向習家池

盤石磴

線繞緣雲上璘玢甃玉聯高高曾幾折極目瞰秋鳶

桃塢

噴日舒紅景通流茂緑陰終期王母摘不羨武陵深

竹巖

不資冬日秀為作暑天寒先植誠非鳳來翔定是鸞

琵琶臺

褊地難層累因崖遂削成淺深嵐障色盡向此中呈

胡盧沼

疏鑿徒為巧圓窪自可澄倒花紛錯綉鑑月靜含冰

繡衣石榻

嵓巇雲中嶠磊落標方峭勿為枕蒼山還當礎清廟

上士飛泉

綆汲豈無井顛崖貴非淺願灑塵埃餘一兩根莖潤

石鼎聯句詩序

補注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侯喜師服皆其弟子故云苕溪漁隱曰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拘撚眞窾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熗樊宗師詩澁則曰辭慳義卓閣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云云此豈亦退之自謂邪按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或者又以為作時相詩意似不在是諸本所録互有不同張文潛所校本與諸本尤異今悉箋于下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嚴曰或謂之寓言蓋自謂也又謂彌明即賈島其說皆非述仙傳又載彌明雖用退之之語然意其必有是人也小說韓吏部序石鼎聯句其事頗怪而彌明之詞警絶遠甚以謂非神即仙非人所能到孫漢公云皆退之之語以其辭為刺譏應為人所訾其傳不久故假以神其事也自衡山來（蔡作自衡岳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文潛本作知劉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祝曰揚雄蜀記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前漢陸賈使尉佗魋結箕踞注魋音椎結讀曰鎚椎鎚者一撮之髮韓曰唐于西云結古譬字退之序是長頸高結為句斷介甫本蔡本並無高字蔡本又無下句張本亦無中字）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張有某字）年九十餘矣（張無矣字）解捕逐鬼物（解字張本作能）拘囚蛟蜧虎豹（拘囚張本作魍魎字）不知實能否也（張本實上有其字）見其老顛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張蔡無說字）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即一作既）次傳於喜（張本喜字亦作侯）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祝曰啞啞○啞笑聲易笑言○啞烏格反）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傍北牆坐（傍一作倚一無生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樊曰孔武仲雜說按真誥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楊君問以所書答云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鳥篆之迹為順於梵書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真諸仙之所用也雲篆明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所用也季世壞真從易弃本領之文迹盡淫亂之下字彌明之所謂世俗者豈此類歟）吾句二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嚴曰上奇隕下昌尹切不仲兒南郡賦芝房菌蠢生其隈豕腹漲彭亨（祝曰彭亨大腹也如字張本漲作脹）初不似經意（不似張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詩介甫本作思字）二子相顧慙駭（子張作人字）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思一作吟）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張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其詩云云蔡本與張同）其不用意益切奇出（張作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甚（張本作侯下又有夜益三更一句）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頡脫含譏諷（孫曰史記錐處囊中頴脫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張蔡本下又有夜益三更一句）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人也（一云非世人也張作非世人能出也）某等伏矣（補注東坡詩云莫作狂道

士氣壓劉師服謂此也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更張作再道○張本無等矣二字

士奮然然一作髯張蔡作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張無來字吾與汝就之一無此句即又唱出四十字張無即字出一作書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蔡無止即字張作訖使字又連下句讀字作之字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一無不字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子皆不足與語子諸本並作此字能作能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聞者聞一作而作耳一作矣張作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聞者亦字上張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一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注見上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張本自何書下但有寂然字無所餘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蔡作道士寂然倚牆而睡鼻息如雷鳴一無息字二子怛然失色祝曰怛悲慘兒當剉切不敢喘喘上張有少字斯須曙鼓鼙鼙祝曰鼙鼙鼓聲音彤字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張蔡作已出張復有驚字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張無即字童作僮字奴曰張作僮奴曰天且明道士

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之張無到門字一無之字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惋烏貫切若有失者問遂詰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一無能字無嘗聞有隱君子彌明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一作嘗卷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漲一作脹彭亨一作脹外苞乾鮮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泠足自安一作安自足遭焚意彌貞喜諺當鼎鼐閒孫曰鼐鼎鼐鼎之絕大者詩鼐鼎及鼐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圖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爪未落蒂凍竽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迹祝曰莊子睆睆然在經繳之中注窮視皃華綰切○一作睕睕蔡作宛宛皃疑黿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一作隻上為孤鼇撐師服洪曰一作彌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舊注鐺銀鐺也

音當孫曰錩與鎔同初耕切蔡本似作鶊可惜寒食毬擲此旁路坑喜旁王作過何當出灰灺祝曰說文灺燼也燼徐也切○按蔡本灺字當作時字無計離餅罄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媿提擎師服豈能責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爾一作示重一作貞不合升合成師服不合一作不過成又作盛傍似廢轂仰傍一作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蠭溢愆一作懘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洪曰一本注云喜迴旋但兀兀開閶惟鏗鏗師服鏗丘耕反全服瑚璉貴服一作勝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揜音蒸與拯同祝曰當作捊音揜廣韻撞也觸也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

明所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一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并序

樊曰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憚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補注晁太史無咎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繞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踏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集注一作十九年非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橫墓下邪十一日愈如東京樊曰其年春公三上書宰相求仕不報五月歸河陽埜其婞鄭夫人九月復如京○一作愈自東如京蓋謂公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為西都也無字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

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心一無心字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
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孫曰歔欷嘆也○歔音
虛欷音希禁居吟切余既博觀乎天下昌有廢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
嗟余去此而從誰而一作其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
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鋋鋋鋋刃也○鋋音
纖音士邳所寶之非賢補注書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邳之一作者亦天命之有常天一作大
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韓曰史記索隱孔子
葬魯之鄒邑昌平鄉
之闕里孫曰闕里地名在今兗州曲
阜縣楊子仲尼皇皇奔走之貌也苟余行之不迷余一

作命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孫曰
以觀文王之耿光耿亦光也跼陳辭而薦酒孫曰跼長跪巨几切魂髣髴而來
享嚴曰集韻靈良切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
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
久長聲氣遠條颺鳥翔神夕奄虞蓋孔
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益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并序

韓曰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
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文藝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
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
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
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一作往治其地袞以文
詞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
書作文辭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
莅其民云云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讌饗必召預之預一作與時未幾皆化翕然韓曰按袞傳建中初起為福建觀
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親講導與為客主均禮燕享與焉由是俗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觀游
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縣詹始孫曰
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嚴曰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
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
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此因廉使李
郎公錡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記中有辭云縵胡
之纓化為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
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
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
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　孫曰建
江南孫曰時公家于宣州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問巷間詹之稱
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韓曰當作二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
一無年十九三字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
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

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祝曰說文嶷嶷小兒有知也○嶷魚力切歐本不疊嶷字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一有遠字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孫曰公為徐州節度推官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一無詹字詹一作監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一本有得下有於是二字趙本再有將以有德四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在側一無之字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翔既為之傳今翺集無詹傳○傳一作說一作誌余故作哀詞一無故字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其一作居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詹一作其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不永一作永不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既時兮既一作孔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齊一作高人道之常在側之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之及兮之一作則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益一作救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樊曰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仇姓名俚見于此它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令書以遺彭城劉君仇仇喜吉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詰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不一作無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痛歐陽生之不顯榮於

前痛一作哀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文吾一作其必求其義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義下舊本無則進云云十一字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孫曰申叔字于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益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樊曰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益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為而怨邪一作怨居何故而憐邪故一作為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懸邪彼下一有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暫寓於其間邪死者無知者一作而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一作如處其旁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崔侍御公穆員外文

樊曰穆員字與直慤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恕無傳

於乎一本上先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恕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建中之初子居于嵩攜扶北奔一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俊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一作不可而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孫曰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外郎翌時亦為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寮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饗在手君揚其鑣悲驕切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一作我終日與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直生可樂可一作何曲死可悲一云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王人王一作主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孫曰徐州今狐

運京北富平人為東京牙門將亞忠其為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畋近郊亞意其為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因員等更以笈將武金操服之金吝運從者十餘人二人死九人自証服竟無贓狀亞以聞請流運嶺表德宗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警亞怒劾寧罔上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貿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案元素寀寃如運迹似行盜以智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員等由是獲免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輸絹賊七人及贓絹詔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服然終不原運竟死歸州人寃之負由此知名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孫曰永貞元年十一月負父寧卒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一作音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哭聲哭一作失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注筆墨閒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孫曰本云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守江陵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如舊孫曰漢鄒陽之語顧意氣之何如昌黎作何昌一作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祝曰貞元十九年公拜監察御史冬貶陽山令別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逐是也○一本作癸酉非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孫曰貴部左遷連州陽山令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孫曰貴部即郴州通清光於暫覿於一作以辱問作而言若交而情無由若一作莫既不賈而奚售哀窮荒之無徒窮一作遐挈百憂而自副孫曰挈牽引也詩悽此百憂○挈奴加切而一作以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疢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孫曰籀篆也周宣時太史籀造大篆因以為名○籀直右切苟獲紙筆之雙貿洪曰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义魚之短韻洪曰即公义魚十八韻招張功曹者媿韜瑕而舉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韓曰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掾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慙水木之幽茂遲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清酎於一作以航北湖之空明孫曰郴州北湖廣十餘里最為勝處觀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作啾一作湫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一作究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補注筆墨閒錄曰此即于厚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閱其圖於是始建天書之下降猶低迴

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孫曰裘二十九年左傳氏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云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始訝信於暫踈遂成凶於不救於一作而見銘旌之低昂孫曰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識之尚遲疑於別袖憶交疇而迭舞莫單盌而哭柩韓曰謂李使君於貞元二十一年死柩過江陵公以是祭之永貞元年冬也益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貞元年云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撓一作僥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雛孫曰鷄鳴之詩言亂世雛以雞為喻雛鳴也君子不改其度凌晨孤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嚴曰馮衍與婦弟書云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其何詬車一作年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一無不字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公達助教文

樊曰公達字大順貞元九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孫曰四年閏三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嚴曰唐薛丙以景代之朝散郎朝議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樊曰元和初公達為國子助教東都是歲二月十四日辛卯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衹闖數晨笑語為別慟哭東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一云若在人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季友員外文

韓曰公同王涯崔羣許孟容李同度承宣郗士美等六人祭益皆與季友貞元八年同舉進士也其事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愈等舊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工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孟容同考工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樊曰時陸贄典貢舉祭者六人皆同薦云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樊曰自貞元八年至

是凡二十三年存皆哀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一作於今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瘡避職祝曰瘡疽禮記瘡聲跛躄孫曰徐州節度使張愔請李友為判官詔下李友詐稱疾不言三年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德一作得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署員外文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二十二　十三

樊曰張署為河南令既數月棄官去遂卒時公從裴度討蔡元和十二年八月也誌其墓為文以祭之

維年月日孫曰元和十二年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集注是歲七月以公兼御史中丞彰義行軍司馬○一無守太子右庶子六字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十二或作十一或無十二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渾胡本切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戇陟降切孫曰公時年三年未三紀十六歲曰退之大歷戊申歲生至貞元十九年癸未三十六年矣秉氣加人無挾自恃一作無敢挾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古如刀嚴曰謂讒人以言傷人也退之與張署李方叔同為御史時方早飢上跣乞寬民徭為李實所譖俱貶南方縣令又與署同赴貶所我落陽山以尹龜蔡君飄臨武山林之牢補注是歲公與署同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貶郴州臨武令歲槧寒兇雪虐風饕一作號顛於馬下我泗君咷祝曰易君子先號咷而後笑○咷徒刀切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觚項交跖祝曰觚觸也謂以項相觚觸跖足也○觚丁禮切或作牴洞庭漫汗粘天無壁補注筆墨閒錄曰山谷用此語云江南水鈷天風濤相厓厓呼回切中作崖作涯一作厓巃嵸追程盲進帆船箭激南上湘水孫曰湘水出零陵北至巴丘入江○上一作之屈氏所沉孫曰今岳州湘陰縣有汨水屈原自沈處俗謂之汨羅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孫曰博物志洞庭之山堯帝二女常泣以其涕揮竹盡斑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酲遞一作遞一作徧桄臂歌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暑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無敢驚逐以我驟去驟音蒙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遷

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州郴 偕掾江陵非余望者 樊曰公貞元十九年與張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宿臨武界上虎入公廳即位皆改江陵府掾公法曹張工曹洪曰僕來告言虎取騾去騾驢于也虎寅屬也公載張語云云已而順宗入廳處而下予以問嵩曾卿嵩云騾不駛去之則亨矣虎取而去疑其亨也故來寅望徵猛獸果信者言虎取騾果亨遂有府掾之命不待禱而有所憑也 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 祝曰楚詞重華不可選注逢也○選吳故切一作遥 衡陽放湎 孫曰衡陽衡州湎沉湎也○湎一作酒 熊咆虎嘷 咆蒲交切嘷胡高切 不存令童 孫曰令一作仵不令童 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 嚴曰集有謁衡岳廟詩 雲壁潭潭 雲一作天 穹林攸擢避風大湖 嚴曰太湖即上文洞庭是也集有洞庭阻風贈張十一詩 七日鹿角 韓曰元微之鹿角詩箋云鹿角洞庭湖中地名 鈎登大鮎 祝曰鮎魚名楚詞鱣鮎兮延延集注說文云鮎鱷也鮎乃兼切 怒頰豕豹 洪駒父詩話云豹豕聲也○豹許角切或作豹非惟無此理兼不協韻 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 孫曰謂江陵府 首下尻高 祝曰尻髖也前漢尻益高○尻苦刀切 下馬伏塗從事是遭子徵博士君以使已 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邕管奏為判官不往 相見京師過願之始 補注始願不及此 分教東生君掾雍首 孫曰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録參軍祝曰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 兩都相望望音忘 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

宣刑官屬郎引童訐奪 訐一作許 權臣不愛南昌是斡 孫曰署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阿出為虔州刺史虔州南康郡今作南昌恐誤 明條謹獄氓獠戶歌 獠夷名○獠張絞切又力道切又一作僚 用遷澧浦 祝曰澧于澧○澧音禮嚴曰謂為澧州刺史也 為人受廛 孫曰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廛病也 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 孫曰元和十二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孫曰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詣弘稟事 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羣不撫其子塋不送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壞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監衷烏乎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韓曰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臨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

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曹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揩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樊曰中丞名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貞元中登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拜御史中丞暴卒憲宗贈刑部侍郎

維年月日韓曰公時為比部郎中元和九年也或作元和元年非某官某乙等韓曰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薛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践班行左掖南臺孫曰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高澄用崔暹為御史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樊曰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則御史中丞也共傳故事樊曰存誠當劾浮屠鑒虛臧罪抵死按信州刺史李位無謀反事詳見舊史本傳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駟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韓曰哀十六年左傳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憖且也○憖魚覲切具寮興云亡之歎祝曰詩聽卬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況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攷

維年月日愈等樊曰元和九年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與給事中李逢吉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張賈等同祭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昏于一作乎士庶喪祭疑皆饗荅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僶音勉祇顋石之儲孫曰北齊祖珽家無顋石之儲晏如也顋小蟹石斗石○顋或作揩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韓曰孟子曰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游從實欽道義致誠薄

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韓曰文凡五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其一到任謁太湖神其二祈止雨太湖神其三四五謝晴城隍界石太湖等神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孫曰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卯朔某日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孫曰三月壬寅嚴曰即也元和十四年三月己卯朔也凡大神降依庇昵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孫曰謂謝上表也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酒食器皿損奠孫曰酹祀神米酒也公羊犐者曰侵精者曰伐○酹先旅切又音所犐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鑒尚饗

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祝曰揖一作犐麀也公羊犐者曰侵精者曰伐○酹先旅切又音所犐倉胡切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孫曰禮記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響若荅響一作饗蠲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鬣穀以

酌腶修之奠祝曰腶鍛脯禮記大享尚腶修注云捶脯也○腶丁貫切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秀矣嚴曰秀禾成也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蔟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此人一無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瀆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祝曰劃劃解也去也○劃忽麥切又音畫劃力麦切又音麜分剖也孫曰剖分剖也孫曰剖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

殃殛也神其尚饗一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孫曰禮記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響若荅響一作饗蠲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鬣穀以

登人不洽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
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肴有一作羞以音聲以謝神貺神
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
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麻
于人麻下一有庇字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令淫
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麻庇于
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二十二 二十
茲一作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
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
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
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
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一第五頁後四行無小大刊本訛無
大小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六頁前八行持被入直三省注洪曰持被入直
當為句絕十字刊本誤注下文刺刺不能休句
下洪曰下又衍或云二字按洪興祖以唐無三
省考異已辨其非但既從三省絕句集注自不
當引吾日三省吾身既引吾日三省吾身洪說
自當在集注前論雖未正而文義尚貫串也據
考異移又按此即辨證文考異亦引之更不必
有或云字今刪
第七頁前四行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考異從漢書
帳作張按漢書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張
設也今云設供帳帳作張與設字意複或舊本
原作帳可不泥漢書也存異
第八頁前三行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
少尹孫注丞相河中節度按上文亦白丞相去

歸其鄉丞相必非節度可知下文又為歌詩以勸之與愛惜之者必非兩人若係河中節度又安得京師之長於詩者屬而和之孫特因其都二字誤意之耳不知其都其字即指楊少尹猶題注引張籍詩稱官為本府是也且署字考異及文章正宗文章軌範各本皆作白其義尤明孫未見佳本曲為之說於上下文義殊乖謬存異

第十三頁前二行而私使其身按正舉及文章正宗文章軌範諸本身下皆有圖字上圖利之圖作固或係舊存異

第十七頁後八行注振武唐志無考按唐書方鎮表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即朔方也洪玉父特未深考耳存異

第十八頁後二行而私其有贏餘按考異文章正宗及東雅堂本皆無有字刋本係沿舉正之誤

考異云果有有字當在其字上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名處厚及下元司馬諸人考異云杭閣本皆不書名蜀本只從側書按下許康佐嚴武之訛自是注家偶誤後人謬入序文若果當日序文必無此誤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許使君名康佐按唐書康佐本傳初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益知書名非本序原文存異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注喉中句刋本喉訛內據文義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能與我賦此乎刋本脫能字又賦上行共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刪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刋本脫者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注睆睆然在纒繳之中注窮視貌刋本在訛有又脫窮字據莊子及郭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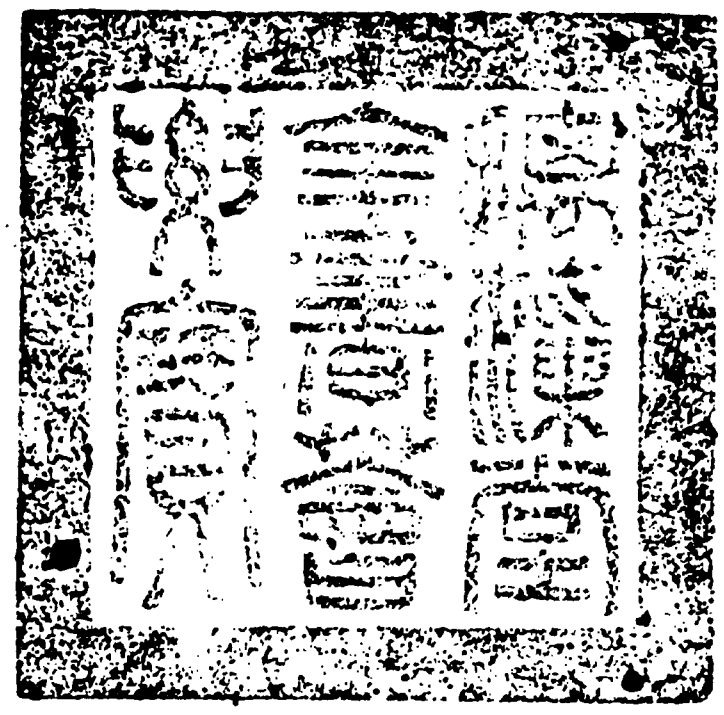
改增

卷二十二第七頁前三行題注穆員字與直刊本員下衍外字蓋因題句訛衍也據新唐書及東雅堂本刪

第十一頁前一行注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刊本丙午訛丁未又二下行月字並據本文月日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一又相語刊本又訛夕據考異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納石壤中刊本中訛下係沿舉正之訛據考異及東雅堂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樊曰文凡三首其一祈雨城隍其二祈雨仰山其三謝雨仰山神並元和十五年夏作然則公之精神豈特見於開衡山之雲哉凡水旱無禱而不應以是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以媚于神祇一作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身一作躬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潔牲酒以祭于城隍神尚饗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嚴曰九域志云仰山峭拔萬仞不可登陟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瞻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

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衆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集註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衆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一本作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初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補注按筆墨閑錄云嗟嗟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既嗟而又遣以理此聖賢所以遇人此興嗟嗟保介惟莫之春無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覺故效切下既覺同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棄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為失性均也子之犧尊乃木之災韓曰莊子

言周之尸氏大治產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其下趨役者侵晨皆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使之彌勤夜亦昏憊而寐昔昔為國君是所謂有樂有悲者耶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獲鎛青黃乃木之災韓曰莊子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一作維年月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韓愈樊曰按沈傳師所書公黃陵廟碑其後書曰其將修廟祭神文曰維元和

十五年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令前衡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湘君夫人二妃之神（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 沈本）前歲之春（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愈以罪犯黜守潮州（州作陽）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一無之字）以隕其命舟次祠下（孫曰祠謂黃陵廟）是用有禱於于神神享其來賜以吉卜曰如汝志（石本汝字無）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潮即衰（孫曰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衡）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孫曰十五年九月自衡召為國子司業）實君二兄之靈（孫曰實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孫曰元年七月公為兵部侍郎二年九月庚寅遷吏部侍郎）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實君二兄之靈（孫曰實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孫曰元年七月公為兵部侍郎二年九月庚寅遷吏部侍郎）維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樊曰此即公誌牟墓舉進士登第也孫曰登貞元二年第）屢佐大侯以調兵戎（樊曰誌所謂佐六府五公也孫曰佐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盧從史東都留守崔縱鄭餘慶等凡六府祝曰調如前漢十年不調之調。調徒吊切）詔曰予虞汝為郎中（樊曰誌所謂拜郎中也孫曰元和五年拜）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樊曰誌所謂轉洛陽令也）惟刑之慎掌正隸僮（樊曰誌所謂為都官郎中也益都官刑部之屬掌隸簿錄給衣糧醫藥理其訴冤）命守高平修二妃廟舊碑斷折（斷一作斷）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韓曰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孫曰元年七月公為兵部侍郎二年九月庚寅遷吏部侍郎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孫曰竇名牟字貽周扶風平陵人）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樊曰誌所

乃合（累字或作三或作四皆誤）夙夜悚惕（悚一作怵）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蠲（石本作圭圭潔也當作圭）不稱靈明（一作明靈）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嚴曰邦伯即廟碑所謂岳州刺史王堪是也石本無上四字）修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

踰七八年孰非望公 樊曰誌所謂年卒年十四○一作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 孫曰年兄弟五人常年羣牂羣三以辭雄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年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 孫曰謂年牂相繼為澤州刺史樊曰四繼三同則常年羣牂皆為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 補注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自視雛鷇 音冦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 樊曰誌所謂愈少年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也○一云四十餘年事半如夢分宰河洛媿立並躬 樊曰河陽洛陽河南府二縣年嘗令洛陽公令河南俱官於學以纖臨洪 樊曰公為國子祭酒年為司業惠詩不酬 集作詩一作詩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主簿侯喜文

韓曰舊本作侯主簿繼恐非是詳觀公此文當是為侯喜作公嘗與喜漁於溫洛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文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盧郎中陸員外其辭與此文所稱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亦相表裏以是知非侯繼也

祭竹林神文

樊曰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為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

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敕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孫曰書上帝監降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聞音問神於惠罰無差孫曰惠與罰無差忒也施罪瘠于尹愈身孫曰瘠猶病也。瘠秦昔切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祭曲江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象孫曰董仲舒求雨法甲乙日為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丙丁日為赤龍一長七丈小龍七長各三丈五尺戊己日為黃龍一長五丈小龍七各長二丈五尺庚辛日為白龍一壬癸日為黑龍一皆倣此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將降甘雨以惠茲人一有急急如律令五字

祭馬摠僕射文注詳本篇

嚴曰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有舉馬摠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摠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補注馬十二名摠字會元扶風人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摠為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摠坐貶為泉州司馬適彼甌閩孫曰甌閩泉州饑飢疫蹲孫曰饑飢疫蹲其尾跋蹲言進退有礙。饑魚列切飢魚厥切蹲音致一作臺一作墩足跌也孫曰跋與踬同折也。踬於臥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孫曰詩狼跋其胡載疐文云踬祝曰說元和初摠為虔州刺史遂殿交州韓曰殿鎮也詩殿天子之邦孫曰摠為安南都護安南交州也。殿都甸切抗節番禺樊曰抗節云摠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涖南海番禺即南海郡廣州也本傳作桂管誤孫曰八年十二月以摠為嶺南節度。番音潘禺愚音去其蝥賊蠻越大蘇孫曰摠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詩曰去其螟螣食苗蟊也擢亞秋官樊曰自嶺南入為刑部侍郎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孫曰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孫曰

十二年以摠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 臧彼大魁 臧將廉切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 孫曰吳元濟誅摠留蔡州為彰義為淮西十二月以留後奏改彰義節度使 莅莅黍稷 泰一作黎 昔實棘茨鳩鳴刑勸導咸令率化賊之僞迹一皆削盪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 孫曰摠以淮西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度陳許滑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滑舊屬淮西故云并侯 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 吏切莫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樊曰公太學彈琴詩序有武少儀者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此所謂御史武君者豈其人耶韓曰武侍御或以為少儀或以為儒衡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公不信釋氏故作此文

御史 一作侍御 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 側瑟切理繁帨于篋 祝曰櫛梳也禮記咸盥漱櫛縱笄總理耳瑞也繁小囊也禮記施繁帨佩巾也 櫛側瑟切理乃吏切繁音盤帨始銳切 一作擘 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其所積善惡受報 一無其字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環復不窮也 環一作旋 極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

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樊曰柳子厚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州之西有國曰月氏毒釋迎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七纓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能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武君憮然辭曰祝曰憮然失意之兒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殆而悔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珮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

皙皙兮目存祝曰詩明星皙皙注猶煌煌也孫曰皙皙形容潔白兒。皙音制一本下皙字作皙丁寧兮耳言孫曰兒尚存乎目言尚存乎耳言死未久也忽不見兮不聞一無兮字一作忽不見不有兮茶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妄塞悲兮慰新魂祝曰妄謂佛也。慰下一有斯字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樊曰李司馬名郛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郛墓。郛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永州龍興寺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績厥家孫曰郛生未睟而父辛母抱置之姑氏以去至五六歲問知本末因不與羣兒戲能誦書百餘萬言於是縱學無所不觀績一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孫曰以朝邑員外尉赴選顏真卿第其所試文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歷臨大邑惟政有聲孫曰歷試陸渾南鄭令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察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孫曰郛七男三女內外孫十五人公姑悅喜姑一作始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孫曰是歲五月葬華陰縣昏姻之好樊曰郛子漢公壻也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虢州司户十二兄文

樊曰司户名岌公誌其墓甚詳。一本無虢州司户四字

唐為桂州長史有子四人長伸卿當塗丞次雲卿禮部郎中次伸卿秘書即次少卿伸卿生岌有孫八

人樊曰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才五人又有弇為殿中侍御史死平涼之盟其二人逸矣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今日一作於今又棄而先韓曰岌以元和元年卒於虢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祝曰瘞幽隱也○瘞一計切趨奔束制弇一作生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樊曰是歲九月葬岌虢州北十里公意蓋欲異時反其柩而歸葬于先原故云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夫人公婢
注詳本傳

維年月日孫曰正元十一年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韓曰祭老成文云吾往河陽遇汝從婢喪來葬此云逆旅備時羞之奠云云孰云此云河陽時也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孫曰鄭氏公之兄起居舍人會之夫人也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罹殃及我生不辰孫曰詩桑柔之詞辰時也三歲而孤孫曰大歷五年公仲卿卒公時三歲仲卿大歷五年公歷十二年公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人嚴曰李翔退之行狀云生在死而生實惟嫂恩未亂一年祝曰亂毀齒也周禮與未亂者皆不為奴韓曰男八歲女七歲而亂○亂初靳切又初謹切凡宦王官提攜負任孫曰負亦任也詩曰是任是負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

飢而飧疾洽水火祝洽突也○洽千協切又音戾無災及身劬勞閔閔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孫曰正元十一年在江即復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南是也愛來京師孫曰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殞涕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慙懟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暮

今其敢忘天實臨之（洪曰貞觀中魏徵令孤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至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

（樊曰老成公之姪率府參軍介之子也介二子長百川季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建中初公從會喪歸葬河陽遭中原亂與老成避地江南至是老成死于江南貞元十七年也斯文葢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瓏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補注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四歲）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樊曰兄會嫂夫人鄭氏也）中年兄歿南方（孫曰會貴守韶州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孫曰河陽河南府）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

離也吾上有三兄（樊曰公二兄會介其一閼）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樊曰貞元二年）始來京城其後四年（嚴曰貞元六年也）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樊曰貞元十一年）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孫曰貞元十三年七月董晉帥汴州辟公為節度推官。一無幕字）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州（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丞相董晉卒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州辟公為徐州節度推官。一無又字）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孫曰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為汝遽去吾而沒乎（一作先）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

東野往孫曰東野為溧陽尉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亦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喪通四年喪七年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

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一有而字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一有則字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信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舊本此句上無信字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一作雖其無知悲不幾時一作悲不知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吾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亦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喪通四年喪七年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

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吾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亦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喪通四年喪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氏之後者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者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比一作此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一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乎一無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益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一作時月日一本皆作日月益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無終葬二字然後惟其所願焉一無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一作生不能相養共居歿不得

撫汝以盡哀斂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祝曰窆葬也周禮及窆執斧以涖注臨下棺也○窆陂驗切吾行負神明行一作何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一作下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而一作之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教一作養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一本無二也字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樊曰公凡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況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公時為中書舍人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之靈孫曰俞為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孫曰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孫曰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遠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閔尚饗

祭姪孫滂文

樊曰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為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潮州湘滂實從行冬公移袁滂至袁卒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孫曰公夫人高平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強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補注滂卒年十九吾與盧氏痛傷何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樊曰權葬滂於袁州郭南孤魂無依懔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樊曰公之姪孫女也其李干妻歟公嘗誌于墓曰李干余兄孫壻也長慶二年卒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其曰合葬者先干死也則二十九娘子者干之妻明矣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樊曰昶公之子長慶四年登第嚴曰昶恥兩切退之字有之或云一名佶小字荷郎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聲容舉止與其情性皆不可以世俗期待而又不幸不永孫曰卒時年二十九今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閔尚饗

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詣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韓曰嫠無夫也。嫠陵之切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樊曰張給事徹也元和四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卿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孫曰皇考名休嘗佐宣武軍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吏嗟咨祝曰爾雅注云八十為耋詩云逝者其耋○耋達結切御史閼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爺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繄君之賴乃奏乞留孫曰長慶元年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徹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徹為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寀奏幽州不遣曰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徹遷之乃遷殿中朱衣象笏孫曰徹遷殿中侍御史賜緋衣銀魚仍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徹為幽州不遣曰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

以徹遷之從子壻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葬歐本掩一作於與魂東歸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吏嗟咨祝曰爾雅注云八十為耋詩云逝者其耋○耋達結切御史閼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爺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繄君之賴乃奏乞留孫曰長慶元年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徹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徹為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寀奏幽州不遣曰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之從子壻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葬歐本掩一作於與魂東歸孫曰徹死或收瘞之其友侯雲長佐鄆帥請於其帥馬摠遣人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詔所在給舉傳其家賜錢物以葬○與一作與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拏女文

樊曰女拏公第四女。拏女加汝書二切嚴曰元和十四年退之貶潮州女拏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藁葬道傍長慶三年二月退之為京兆尹始歸其骨而葬之河陽集有題層峯驛詩并壙銘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十一月日阿爺祝曰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

人急如水火荊土方言謂父為爹。爹徒可切阿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拳之靈嗚呼昔汝疾革一作亟又作殛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悸為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遣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大雪冰寒大一作天傷女羸肌女一作汝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樊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拳子年十二在病輿致走道撼頓失飲食節二月二日死于商南層峯驛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曰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女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樊曰拳死瘞道南山下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衡州入為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冤冤可忘冤冤一作宛宛逢歲之吉致以先墓樊曰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以下一作汝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柔甘柔一作荼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四　宋　魏仲舉　編

銘

唐故太子校書李公墓誌銘

韓曰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石本與所刻本異者詳注于下今本止題云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石本有始也字來自江之東食太學之祿石本無上五字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樊曰貞元八年也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樊曰貞元十年也客死於京師於一作于既斂三日石本斂下有之字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賣馬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孫曰弘禮字從周博陵人。石本無賣馬二字鄉曰某鄉原曰某原一作某鄉某原石本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石本乎字作庚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為之壽石本為之作謂其下同死而不朽

孰為之天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樊曰本傳云觀屬文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不旁沿前人時謂與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愈尚質故理勝雖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石本過作出又有石本文作才行過乎古人已乎元賓四字竟何為哉竟何為哉補注閒見錄云石本作意何為哉竟何為哉石本之語妙

宣武軍觀察巡官試大理評事博陵崔公墓誌銘

今本止題云崔評事墓誌銘

君諱翰字淑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弟訣詣縱謔一有處世二字一有卓詭二字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孫曰時年四十八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祝曰鄜州漢之鄜縣隋改為州孫曰貞元四年正月以左龍武大將軍王栖曜為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尤多尤一作弘既去職遂家于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樊曰長源字泳之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馬隴西公即晉也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一作從事則賢也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芟茆一作茅為陸田千二百頃一無為字水田二千頃一作三百頃一作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

樊曰翰正月卒其後二月三日晉喪出汴四日而汴軍亂司馬陸長源以下凡從事之在汴者皆遇害則翰之死非不幸也按崔翰銘前言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後言以十五年正月五日終于家年五十有六若以八年為四十七則十五年才五十四耳其字必有誤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

之如賢收一作視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其終二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韓曰嘻嘻和樂聲。嘻欣基切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樊曰公與鞫同佐晉于汴州鞫為觀察巡官公為推官乘馬而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可悲

施先生墓銘

祝曰施先生名士丐吳人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樊曰同官曰僚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補注公時為四門博士亦士丐同僚也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丐樊曰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又說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

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芙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往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孫曰時謂伺也來太學怡怡然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太學博士一云由四門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輦拜疏乞留一有或乞遷三字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離一作出祖曰旭衣州宜春尉父曰婼丑略切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祝曰鄞縣名前漢云殺鄞鄞二縣長韓曰鄞縣會稽縣。鄞莫侯切一作鄞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孫曰施父魯大夫見桓九年左氏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孫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常字子恒。一無施字君子順帝陽嘉二譽字長卿宣帝時為博士延為太尉孫曰延儒林傳施譽為博士孫曰漢書帝時為博士延為太尉四年四月罷太

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孫曰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績字公
緒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名纂序前聞于光有
曜古聖人言其旨窓微箋注分羅顛倒是非聞先生
講論如客得歸甲讓眡眡視曰字當作胝胝誠也中庸胝胝其仁鄭氏注云胝
韓曰眡目也。眡朱倫切出言孔揚令其死矣誰嗣
其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樊曰擅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
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先生墓耶

考功員外廬君墓表

一本員外下有郎字表作銘字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樊曰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為郎貶官卒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俊韓曰永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俊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撫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衡為四俊非是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皐俊者侔故云爾或曰俊嘗為相世謂相俊謂一作為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栖筠為浙西觀察使栖筠奏東美為從事嘗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仕一作士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廬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録考功員外郎年五十四而終。孫曰貞元中卒。一作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作配君子一云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甚得母道一作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或作十二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又有季曰愈又一作文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之

事業（一無之字）汝其往請銘焉（其一作既）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其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之士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釋外内（釋一作擇）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一無人字）墓在河南某縣某原（一作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又有某年月日四字。）

施州房武使君妻鄭夫人殯表

韓曰房使君武也時公為江陵法曹而作今本無武字妻字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為氏因初侯（契曰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咸）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樊曰夫人嫁房武有男六人次卿次公次膚次回次衡次元女三人）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貴今何謬（綢繆平聲謬虔去聲今何謬謂謬虔也叶韻作平聲）永貞冬至前四日（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貞）寓殯墳此非其丘（樊曰夫人卒殯于江陵元和六年正月次公自江陵奉其喪與武合葬河南）

宣武軍節度押衙左廂兵馬使上柱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今本止題云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軍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孫曰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一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一作終）

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孫曰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據兵赴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鄧景山逆擊不勝展進陷揚潤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潤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卽師納戎卽師勉于滑州孫曰大歷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為永平軍節度滑亳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孫曰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樊曰神功本傳云大歷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年一作歲城汴州孫曰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孫曰建中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年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誤也樊曰司徒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武節度使李萬榮病卒以工部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充東都畿汝防禦使兼領河陽三城懷州鎮撫使孫曰貞元十二年六月宣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緡綵有加一有以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一無大將軍三字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左廂兵馬使左一作右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一有五字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一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陷難歛衽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補注神功冀州人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辛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補注通王名謚德宗次子以其年十月一作二月一作三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祝曰祔祭名亦合葬也左氏不祔于姑。祔音附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二人二或作一有女一人一或作二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烈烈大夫大一作丈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愼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之側蒸蒸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孫曰俗本多作稷非）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孫曰大歷初虬為澧州刺史楊子琳衡州刺史楊濟同討湖南之亂道州刺史五年與道州刺史楊子琳衡州刺史楊濟同討湖南之亂）以氣畧敢諫諍為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

樊曰歐陽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為道州刺史按公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舉賢良（孫曰貞元元年九月上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三科舉人復與常執誼等十四人中賢良）

拜同官尉（韓曰同官縣名屬京兆府）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孫曰貞元四年）

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圍絳使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一無侍字）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頲唐曰他鼎切）男三人璟質晉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彥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李曰時寶上時雨詩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詔一作語）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勵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學士其在徐州府能勤以有勞以一作而）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一無友字）館嫠妹（嫠音離）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為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孫曰晉陽復所居也。邑或作色非）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曰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撰刊本與石本異今詳注於下）

君諱公達字某（石本云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孫曰希莊父文思官中書舍人）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孫曰舊史云元暉官什邡令以播贈禮部郎中。自祖曰至常侍凡十六字係以石本添

入父曰播 孫曰元暉三子據摠播據開元十九年摠十八年播天寶十一年並登第 尚書禮部侍郎 孫曰貞元三年正月播卒贈本曹尚書 侍郎命君後兄授 石本作據授 水部郎中 石本作禮水 贈給事中 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 舊本作志石本作主 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 孫曰貞元九年公達登第是歲十一月上親郊圓丘馬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 石本有及擢第三字 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 孫曰正元三年二月以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隴州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 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君不為變 石本無君字 後九月九日大會命射 石本無命字 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者 一無者字 君執弓矍二矢挾一矢以興 挾字一本作拔石本作揕補注郤太史曰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起隨之 石本座下有皆字 三發 石本作射三發 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自一日作 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

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四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 石本有初娶琅琊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十二字它本韋或作韓或作常 凡四男五女 石本凡下有產字 男生輒死 石本輒下有即字 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為已後 石本作已已後我補注已已子小字也 其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弟某官公儀殿中侍御史公幹以君之喪葬京兆某縣 石本云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弟已蓋公儀之 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 銘曰

宦不遂 洪曰前漢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云久宦滅仲之產不遂也或作官不能達官不能遷皆非石本作官不遂 歸議於時 識一作議 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今本止題云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 集注雲溪友議云元相國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 孫曰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府長史韋通封龍門縣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為顯官 孫曰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崙德崇德子弼字濟商三州刺史 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為太

原少尹副留守一有北都二字卒贈秘書監孫曰伯陽字子春弼之子也其大王父迫一無大字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孫曰伯陽子迫檢校都官郎中為嶺南節度行軍司馬王考夏卿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以字以太子少保贈左僕射孫曰夏卿字雲客。一無夏卿為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保下一有卒字僕射娶裴氏皐女一無僕射二字皐為給事中孫曰皐耀卿字煥之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自京兆尹卿第五子皐父宰相耀卿孫曰耀卿字煥之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自京兆尹為黃門侍郎平章事二十四年十一月罷夫人於僕射為季女一作少女愛之選其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樊曰稹字微之河南人稹時始以選授校書秘書省中孫曰貞元十八年稹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選下一無校字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孫曰元和元年稹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居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樊曰稹為拾遺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教本書又上疏條十事又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執政惡之出為河南尉又起為御史樊曰元和三年稹拜監察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因前授教於賢父母因作固及得其良夫又授教於先姑氏孫曰稹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率所事所言一作所動皆從儀法年二十七孫曰韋氏興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元元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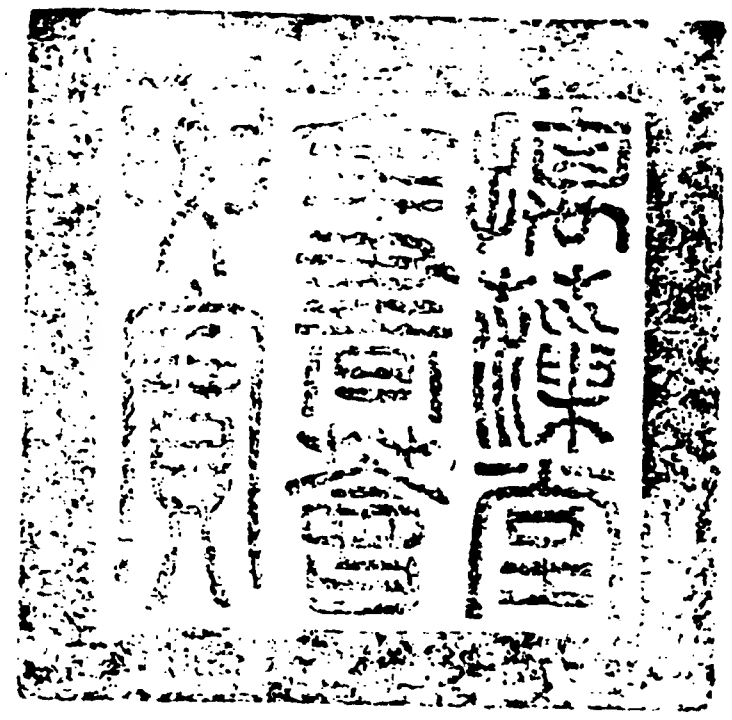
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美叙宗親孫曰詩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宗親謂此也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於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孫曰韋氏一女曰保子後適校書郎韋絢銘于理辭理一作好以永於聞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三第十三頁前七行子婦諸孫刊本
婦訛父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
刊本複出圖字無遠字係沿訛本之舊據東雅
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注檀弓曰刊本弓訛公今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注一本無二也字刊本二也訛
也二據考異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注以一作汝刊本汝訛沒據
考異改
卷二十四第三頁後一行注凡從事之在汴者刊
本在訛作今改
第六頁後八行四人者刊本脫者字據東雅堂及
天德堂本增
第八頁後六行題注今本無武字刊本缺武字按
東雅堂及天德堂本題即無武字今據補

第九頁前四行注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
貞刊本永貞訛正元據唐書順宗紀改
第十頁前八行注建中四年刊本建中訛正元據
唐書德宗紀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注詔一作語據考異及東雅堂
天德堂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文樞
謄録監生 臣 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五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五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五 宋 魏仲舉 編

詔銘

唐故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一本無唐故樊曰孟郊有弔盧殷詩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緣病肌擘卧歲時長連連但幽噫虎豹聞此外相訪稀至親唯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謂公此銘也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自資為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祝曰選或推或挽。推他回切卒以病不能為官在登封盡寫所為詩投故宰相東都留守鄭餘慶孫曰元和三年六月以故相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孫曰元和四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房式為河南尹乞葬已

又為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葬萬山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為比丘尼云

唐故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補注房君武也公嘗為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為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孫曰琯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為相相玄宗肅宗孫曰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琯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為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孫曰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琯祖諱朏為虢州司馬父諱瓘一作藥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名一作多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為良子弟老為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郡丹陽軍使其後為盩厔令祝曰盩厔縣名屬鳳翔。盩張流切音輈厔陟栗切音窒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無上六字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孫曰鄭絳之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樊曰次卿字年登第公詩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其後又有祭蜀客文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為河南尹韓曰元和四年十二月以戶部員外郎房式為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為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孫曰元和五年十二月以式為宣歙觀察使將行一作往名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為尹於是吾以為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耶子與吾兄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

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為銘云
有位有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唐故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公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惟李錡傳附見焉馬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隴西李公卒年五十八
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皐山下前事之月其
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
士韓愈孫曰元和七年二月公自職方員外郎左遷國子博士曰少尹將以某月
日葬一無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
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一無葬字敢不諾
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孫曰上元三年素父藥卒貧不
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畜于外氏于下一有其字以明經選主
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
署運使從事孫曰貞元元年七月以泌為陝虢觀察水陸運使表素為從事以課遷尉
京兆鄠祝曰鄠京兆縣名左氏乃合諸壘臺注在京兆鄠縣孫曰鄠邑名古有扈國。鄠音戶考
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

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賦九卿一人改
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一本度支上有一字選令
萬年一作遷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主下有田二字如簿錄之簿非是京兆尹符
縣割與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度支一作也田使侍郎孫曰元和元年四月
以兵部侍郎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介恃一作特非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
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孫曰九月闢誅十月
以崇文為西川節度使尚書省與崇文幕府與一作以爭鹽井因革便不
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以疏奏
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
如郎中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孫曰時以杜黃為蘇州刺史黃曰李
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因留為吏部郎中而以素為蘇州刺史李錡前反一有
擅字將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與敵孫曰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
錡反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
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
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
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
及境錡遣敢縛公脫械還走州樊曰錡反素為忠安所敗生致于錡具桎梏釘于鉛

舡未及京口十月潤州大將張賊急卒（一作竟平）不暇走死民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　賊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樊曰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郗士美為節度使以素為少尹行大尹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郎代素為尹　呂氏子炅（古迥字）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著之畧切）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為氏後魏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為元氏夏謂中夏也。拓音託拔蒲撥切拓或作跖居河南遂去北上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拓跋為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拓拔氏又有拓跋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烏蘭獨姓石氏（孫曰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盡改複姓改烏石蘭止為石氏以河南為望樊曰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

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孫曰子玄名史記還至名知幾）祖曰餘（孫曰餘字鼎卿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一有其次曰三字）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其（一作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皐山下銘曰

唐故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樊曰洪佐烏重胤於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今本無唐故集賢院校理七字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或作七代非）始從拓拔氏入夏（祝曰廣韻引周書王會王興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跋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上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拓跋為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為氏後魏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為元氏夏謂中夏也。拓音託拔蒲撥切拓或作跖）居河南遂去烏蘭獨姓石氏（孫曰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盡改複姓改烏石蘭止為石氏以河南為望樊曰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

君生七年喪其母（孫曰洪大歷六年生十二年喪母）九年而喪其父（孫曰大歷十四年喪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樊曰李翺薦洪書云明經出身曾任冀州糾曹今云黃州恐傳寫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一作方）故相國

鄭公餘慶留守東都孫曰元和三年六月以鄭餘慶為東都留守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孫曰建字豹直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為御史大夫奏建為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孫曰元和五年七月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與浙東使孫曰元和三年正月以薛苹為浙東觀察使交牒署君從事從上一有為字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肩間以幣先走重肩為河陽節度使表洪為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眙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孫曰晏兄弟三人昱大理司直遷杭州刺史幼則晏也生男二人八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孫曰謂止葬長安不歸洛陽也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韓曰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為之

公諱丹字某孫曰字文明京兆杜陵人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鄜祝曰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空封鄜國公左氏鄜人軍其郊。一本鄜音云。有號鄜公三字鄜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孫曰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琨子幼平岐州刺史唯孫曰元和子抱貞梓州刺史孫曰貞元十六年四月新羅王故則卒冊命其孫俊邕為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新羅王故事使外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孫曰政為漢州雒縣丞後贈右諫議大夫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一有真卿愛之四字舉明經第一作及第選授硤州遠安令硤侯夾切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一作明經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孫曰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孫曰貞元五年八月少誠圍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孫曰元和四年十一月少誠卒此時未死死字當作敗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孫曰貞元十六年四月新羅王故則卒冊命其孫俊邕為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新羅王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

賣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命有司上以字下或有為賢二字與其費至鄆州鄆音運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孫曰丹至鄆州聞俊邑卒國人立其子重熙詔丹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孫曰貞元十七年除容管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五月以丹為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孫曰以丹為義成節度使李素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孫曰丹自容至襄陽拜右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一作日言軍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樊曰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皐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九月徵闢為給事中不受詔議者欲釋不問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以外誰不為叛工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孫曰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三月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為東川節度使副使知節度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孫曰是月以丹為晉慈隰三州觀察使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一本有上以二字為忠四字一歲拜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是日以丹為江西觀察使。一本作以晉慈隰地屬之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孫曰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材於山名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一作賞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孫曰久燥則憂而焚之丹聚工教為陶聚材於場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貧不能者裨之財裨一作畀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樊曰杜牧作丹遺愛碑云為瓦屋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孫曰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溱汙祝曰易井溱不食注不停汚之謂溱溱息列切介甫本溱作溝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廢于高地因其廢倉

大屋焉以不連死（一作焉以連廡）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溧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孫曰丹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捍江高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一本有既退二字）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樊曰杜牧作丹遺愛碑云築堤五尺長十二里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欲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畧也（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者若干條（一無者字）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詬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孫曰洪州丹所自治故餘七州）與賓客處（一有如布衣時四字）自持畢不易（畢下或有一字）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恒之女（孫曰華嵩之子）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樊曰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寘宿岫宙咸通中撿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岫終福建觀察使寘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寘宿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一無縣字）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孫曰宗禮即呂恭字敬叔溫之弟）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一云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補注太師即顏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畢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慊音歉）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辨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灘）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孫曰畢氏本高之後其後世為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孫曰晉有畢諶為中書郎諶子卓字茂世大興末為吏部郎）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孫曰北史畢敬衆子元賓父子相繼為兗州刺史元賓六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

允子僧要祖暉子義總義雲　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孫曰憬河南偃師人武后時為司衛少卿）憬之子構（孫曰構字隆澤○一本構作稱）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孫曰構少舉進士開元二年卒樊曰按新史畢景公自吏部尚書徙廣州都督明皇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遷改太子詹事卒贈黃門監謚曰景而此云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豈其字誤耶）景公生抗（一作炕）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生峒家破時峒始生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孫曰是歲七月改為廣德）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峒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峒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一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樊曰元和六年）以杜兼為河南少尹半歲拜大尹兼嘗佐徐泗軍與峒同僚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一作歲出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令

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孫曰杜兼李程相繼尹河南峒任職如故）諸署於府者（諸一作請）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葬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葬一作墓）曰鎬鉦錄銳（鎬胡道切鉦匹眉切錄音求）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唐故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補注胡君名明允）

胡之氏別於陳（孫曰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河東人（孫曰河中河東人）世勤固載厥身籍文譜進連倫（集注明允之父瑱伯父玖皆登第）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桑不持吏夏陽有施為（樊曰

夏陽同州馮邑去平陽民思悲樊曰平陽州名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後昆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証秩大夫孫曰証字啟中貞元元年登第。証音政韓曰一本作秋大夫非是以証傳考之証未嘗為刑曹而嘗遷左諫議大夫於元和八年也石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韓曰公時為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司馬徒或謂公是時為太史司馬徒謂司馬遷父子耳以誌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作後銘系序初

唐故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君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孫曰元和六年公為職方員外郎曰吾先世一作世五世載族姓書孫曰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後漢北中郎將子毓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挺字子芻泰山太守挺子志字子道軍諮祭酒志子諶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諶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偃子邈范陽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字道將字祖業燕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太守吾胄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孫曰懷仁子彥卿東宮學士彥卿孫璬為沂州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職出入十五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縣吾母嫂煌張氏也王父璩為兗之金鄉令之一作川先君歿十三年而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孫曰佐江西觀察使崔芃幕府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孫曰佐江西觀察使崔芃幕府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啟葬於汝之臨汝縣臨汝原吾曰陰陽星歷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財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弘農諱懷仁沂州諱璬音皎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遇盜死途中集注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收其財賂而還然此誌但云遇盜死途中未嘗署及貶謫之意

國史補恐未必可信將以日月葬妄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兒見先生賜之銘一作稚子見幸賜之銘一作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覆蓋其遺胤若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妄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越楓字伯芬以罪誅其子貴黃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為氏其後有守工黨者惠於民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孫曰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鬬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子禽禽生子國國生子寅寅生子申申生子胥胥生子貫貫生子芬芬生子伯伯生子楓楓生子貴貴生子奔奔生子黨黨生子工工生子守守生子後後生子苗苗生子邑邑生子命命生子遂遂生子世世生子嘉嘉生子良良生子夫夫生子申申生子伯伯生子嘉嘉生子遂遂生子命命生子邑邑生子苗苗生子後後生子守守生子工工生子黨黨生子奔奔生子貫貫生子胥胥生子寅寅生子國國生子禽禽

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嚴曰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史傳中或言百金或言萬金皆以一斤為一金十金者十斤金也無田無家以為歸無族親朋友以為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樊曰按世系表苗裔襲爵延嗣延嗣生含液含液生潁潁生蕃蕃生著著生愔愔愔生台符愔生廷乂廷乂按登科記愔長慶二年愔太和五年恪八年台符大中八年廷乂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愔恪為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遽有孫登第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愔愔恪即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蕃先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愔愔恪也嗚呼盛則如此為善者可無怠矣

銘曰

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二十五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六　宋　魏仲舉　編

碑銘

唐故贈朝散大夫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韓曰孔君名戡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皆分司東都卒公為作此誌。今本止題云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樊曰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為昭義節度使德軍孫曰貞元二十年八月以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樊曰戡為掌書記從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頸一作頗抑首吐氣吐一作伏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立一作之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且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孫曰從史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言其不可從史怒悖語君爭無改悔色一作無改悔意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徃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

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唯皆曰一無唯字孔君云會左相李公鎮揚州孫曰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高卧不應猶一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詔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吕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吕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孫曰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戡除詔下元膺執之上令慰諭元膺方下詔書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樊曰白樂天為拾遺以詩哭之曰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注然戡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絃從事得如此人人以為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為閑官竟不得一言謇謇立君前形骸隨衆人斂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内直氣歸其間賢者為生民死生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謂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樊曰從史丁父憂戡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逗留陰與承宗連憲宗用裴垍謀敕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圖之初承璀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至是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捽持出帳後縛納車中從者驚亂大將烏重胤部勒其衆叱曰天子有詔衆乃定此誌不著重胤事而見於烏氏廟碑孫曰元和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驩州司馬補注歐文忠書從史禱聰明山記曰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為重胤所縛鳴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常欲以命君者信其志祝曰信讀作伸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仲尼相感而利生焉屈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府河陰縣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一作及第自金吾衛録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帥死孫曰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一本不疊帥字從史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君一作居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孫曰如圭二子岑父巢父今云岑誤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君始娶弘農楊

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戩字方舉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樊曰楚材元和二年登第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維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韓曰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為都官員外郎母弟尚書兵部員外郎母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孫曰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務伯弘農太守幽州刺史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孫曰寬字務叔舉孝廉為郎中曾孫曼仕石趙為從事中郎河東太守韓曰洹水出汲郡隆慮縣○洹胡端切其後世皆從葬洹水之陽及正倫孫曰曼字正倫不就景子裕字賜君賜子景宣明州府文辟慶延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藏正儀正倫為太宗宰相孫曰高宗顯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誤也猶封襄

陽公孫曰顯慶二年九月封襄陽郡公太宗始詔葬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戩音踐達尚書兵部員外郎母以兄正藏子志靜後孫曰正藏字為善子志靜出嗣襄陽公遂嗣襄陽公生僑為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司郎中卒贈大理少卿大理生庶音異又余力切。一作大理少卿生庶為鄭州録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補注兼字處弘郎中第三子孫曰庶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巽太學博士少即兼也舉進士第韓曰建中元年兼第進士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泗州軍濠節度使表佐其府。一本無州字泗孫曰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表佐其府。一本無州字泗孫曰兼積勞至濠州刺史兼性浮險尚豪侈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武備募召勁兵三千帝以為才遂橫恣集注本傳載兼刺濠州日誕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濠州能損鍾離令之讒今二事誌皆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柳誌與傳異故叙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徐泗州軍亂以兵防淮道不絕有功韓曰貞元十六年五月建封卒上以兼為濠州刺史留後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與同列入問疾封出見之位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令棄州來此欲何為宜速去不然當奏兼遂徑歸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兵甲三千人入為

刑部郎中一作刑部尚書孫曰元和中拜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錡其綺切又魚倚切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一有中字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既音計之女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挽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巽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章者誰乎遂来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宜守篆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廐虛空事在于人在于一作不在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致仕陽平路公神道碑文

公神道碑文

一作刑部尚書孫曰元和中拜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錡其綺切又魚倚切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一有中字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既音計之女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挽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巽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章者誰乎遂来請銘銘曰

太史治行靈州韓曰永泰元年閏十月嗣恭由戶部侍郎判度支使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呂崇貴十月以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征之十一月克廣州斬晃以晃軍令大行。石本治作始字終功南邦樊曰大歷七年正月以嗣恭為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李勉考績上上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今名字懿範。石本錫作賜書于丕社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巽國公補注以平嶺南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巽公之嫡子補注嗣恭二子恕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遷虔州孫曰貞元初以應為虔州刺史詔嗣父封。石本遷作選割祿雩都作

縣安遠孫曰貞元四年八月應分雩都以利民屬石本縣置安遠縣○石本縣作餘作人下同鑿敗灘石灘一作濰以平贛梗孫曰贛虔州水名應鑿其梗險以通舟道祝曰贛縣名屬豫章章貢二水合流因其處立縣遂以為名即今之贛州也○贛右暗切又音感陶甓而城祝曰甓瓦甓也詩中唐有甓蒲歷切罷民屢築詔嗣曹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樊曰李泌為相言於上曰臣叢為元載所嫉謫江西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曾與其子應並駈馬齧其脛臣皇恐不自安應闕不言勉起見父臣嘗愧其長者帝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加金紫遂臨于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一作苗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甓其城民不歲苦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王一作公或無王字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劉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補注元和二年十月錡據潤州反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石本作至錡以無助敗縛樊曰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石本無縛字作轡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鑱其說轡山石山名元和二年十月亭成三年五月穗輿為記其事鑱刻也。鑱鋤銜切權居宣五年以疾去位孫曰元和五年以右庶子廬坦代為觀察使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斛以其得牧常有贏利贏一作餘故在所民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一有其字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而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貢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廊坊丹延觀察使恕孫曰元和三年以左金吾大將軍路恕為廊坊丹延節度使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鄴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民事下完上實師于其鄉祝曰謂在宣州置鄉兵鄰寇逼屯營軍轡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石本功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敘疏及遘病不能迓食祿卒齒凡世大家維鄴其保既顯既碩石本作願戒于終

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畀後丞石本作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有經石本在經作以告無期博士是銘韓曰公時士。一作傳世是銘

烏氏廟碑銘

韓曰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亦為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樊曰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為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從史時為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為招討宣慰使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乃陰與寇連奏謾究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樊曰從史首建伐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逆料宗通謀又高匿粟之價以乏度支逗留不進陰與承宗相結朝廷求平章事上患之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宰相裴垍言於上曰從史必且為亂令聞其與承璀對壘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令失不取後難圖也上許之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者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孫曰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以遺之從史益喜相狎昵元和五年四月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博伏壯士

幕下突出擒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從史營中士卒皆甲以出操兵趨譁重胤當軍門叱之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韓曰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享其下一有師字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補注工部尚書也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宇一作牢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春秋譜於世本劉曰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洎卿大夫系氏名號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劉曰昭二十三年左氏莒子庚輿虐而好劒烏存幸國人逐之在齊者有餘有枝鳴皆為大夫劉曰襄二十四年左氏齊人城郕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冬十月齊烏枝鳴戍宋。一本云在齊有餘枝鳴者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劉曰史記秦武王時力士任鄙烏獲皆為大官其後世之北者家張掖樊曰烏氏後魏烏洛侯之裔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正觀初貢獻內屬代為功臣因官從地名為張掖人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

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洽字某（樊曰新傳云名承玭字德潤廟碑云諱承公考異以新傳為正。玭音此）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来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来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四黑水渤海（黑水渤海舊唐書作黑水靺鞨）從戰捺祿（捺奴曷切）走可突干（樊曰開元十八年契丹相可突干弒其主邵固因寇平盧軍承玭為平盧先鋒使破之於捺祿山。一本作走可汗于讀連下文渤海上為一句非是）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樊曰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曰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温公考異以新史為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戎節制有疆埸（制有一作）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累一作壘）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冠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餘萬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靺鞨以騎五千来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説史思明降（孫曰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説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来降十二月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復

叛一無上句降字及此句思明字）尚書與凡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洽疑刊寫者誤當作承玭據温公考異以新傳為正。玭音此）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来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来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樊曰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曰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温公考異以新史為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戎節制有疆埸（制有一作）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累一作壘）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冠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餘萬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靺鞨以騎五千来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説史思明降（孫曰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説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来降十二月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復

叛一無上句降字及此句思明字）尚書與凡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洽疑刊寫者誤當作承玭據温公考異以新傳為正。玭音此）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来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来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樊曰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曰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温公考異以新史為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戎節制有疆埸（制有一作）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累一作壘）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冠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餘萬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靺鞨以騎五千来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説史思明降（孫曰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説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来降十二月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復

叛一無上句降字及此句思明字）尚書與凡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洽疑刊寫者誤當作承玭據温公考異以新傳為正。玭音此）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来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来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樊曰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曰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温公考異以新史為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戎節制有疆埸（制有一作）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累一作壘）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冠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餘萬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靺鞨以騎五千来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説史思明降（孫曰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説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来降十二月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復

叛一無上句降字及此句思明字）尚書與凡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洽疑刊寫者誤當作承玭據温公考異以新傳為正。玭音此）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来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来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樊曰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曰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温公考異以新史為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戎節制有疆埸（制有一作）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累一作壘）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冠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餘萬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靺鞨以騎五千来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説史思明降（孫曰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説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来降十二月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復

一本上無唐字　一本下無文字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祝曰滎陽有索水即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六一作三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韓曰豁字君明魏將作大匠五世孫仕垂為太常少卿補注豁子溫燕太子詹事生三子曄號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簡子瞳號西祖其孫簡補注簡生季騙騙子晛晛四世孫嘉範補注簡生季騙騙子晛晛四世孫嘉範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州戶曹參軍州一作公諱儋丁談切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李卿曰必其能再立鄭氏李一作季曰必其一作謂其必稍長能自謀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為太原參軍事樊曰大歷四年登第對直言策孫曰建中三年中軍謀越衆科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妄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孫曰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奏儋為參軍貞元二年二月澤與淮西李希烈將杜文朝戰破之孫曰至德後河西州縣皆為吐蕃所陷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戎

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使幼長感心求不置求一作不來求二字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嫌一作間乎間卒用有就一作卒字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樊曰考之史說蓋李說也字嚴甫馬燧節度太原辟為少尹遷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復為少尹自良卒詔授說行軍司馬節度留後尋權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而嚴綬使病軍司馬鄭儋摠其政說卒代為節度時德宗姑息方鎮若帥死即用軍司馬代之至是擢綬為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即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孫曰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儋自本軍行軍司馬除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升大帥一作師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隣之交賄省誇嬉之大燕誇一作姱講校民事施罷不俟日用能以十月

成政氓征就寬（氓一作民又一作賦）軍給以餼十七年疾廢朝夕
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臨朝者三日贈
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豎問
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之軍士與太原之
吏民及旁九郡（補注河東節度府管汾遼沁嵐石忻代憲凡九州）百邑之鰥寡
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
賓客朋遊（與一作為）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
不厭者平居簫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
名人魁士（祝曰呂氏春秋云疾學而不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有也）鮮不與善好樂
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
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
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
三女（三或作二）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
名臣子（韓曰繁遼東襄平人德宗宰相泌之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
為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嘗患勢貧無以奉所欲

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
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并序

朝議郎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護軍韓
愈奉敕撰

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
患集本舛訛惟予家本更校時人共傳號
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如
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予家集本舛謬
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尤甚蓋由諸本不同
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
多為校讐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
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讐之際決於取
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韓曰石刻
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証書并篆額京
兆府廨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補注元和八年三月武元衡相）丞
相吉甫（補注元和六年正月李吉甫相）丞相絳（補注元和七年十二月李絳相）召太史
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補注元和八年正月公除此官）至政事堂傳詔曰
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
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惟弘正銜訓嗣事（銜或作方石本）

嗣事一作事嗣乃朝夕不怠耐石本無乃字一作干又一作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樊曰弘正父廷玠大歷中為滄州刺史橫海軍使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蕪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洺州改湘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山逆召廷玠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尒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為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子維罷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石本臣下有曰字作為駉駉牡馵馵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馵馵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馵馵思無邪思馬斯徂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用康靜我國家石本靜作靖蓋罷銘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博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

駉牡馵之詩駉古熒切駉皮熒切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能服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尚書兼魏博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孫曰元和七年十月以弘正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弘正安道北平盧龍人也一有字故為魏博諸將孫曰弘正始名興季安時為衙内兵馬使○石本博作州它本作沂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孫曰季安高祖璟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璟二子守義廷懌守義東都護府司馬守義二子承嗣廷琳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廷琳子悅廷懌子廷玠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樊曰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年十一以弘正為都知兵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樊曰弘正度不免即令於

軍曰能聽命否皆曰唯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旂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以待王官十月監軍以聞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使○石本州作軍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洽于太寧石本洽作狎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祝曰業業山高也選狀嵬戟以岌業業○業音葉嬰兒戲兵補注嬰兒謂懷諫吏戎愁毒莫保腰領石本作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咩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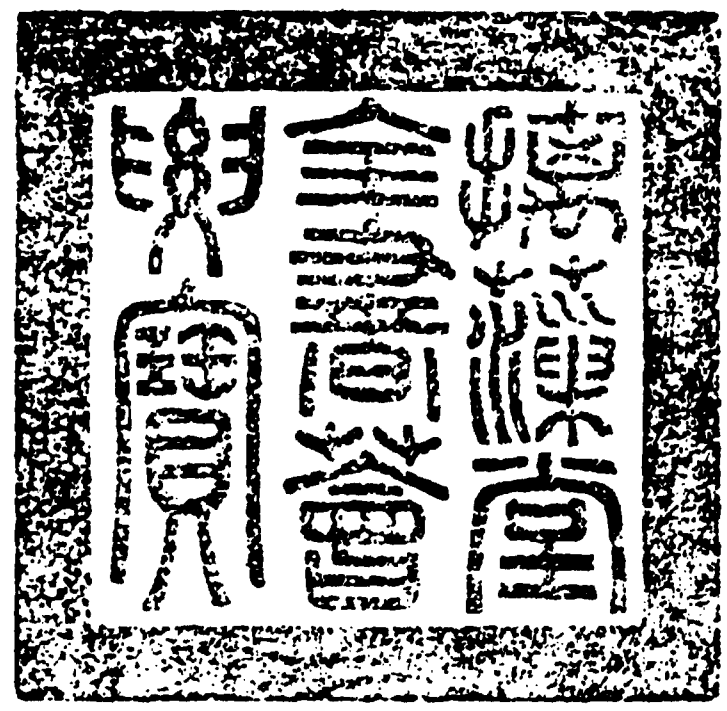
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王明石本作天明舊本作文明柬縛
弓戈考校度程堤壛籍戶祝曰壛界也與疆同史記出壛乃免○石本堤作提来
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
宗廟石本宗廟作于宗降以命書石本降以作以降旌節有韜豹尾神
旗橐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
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孫曰
詔贈其父兵部侍郎娩德娠賢梁國是榮祝曰娩配也言梁國配
后緡方娠娠賢謂生田弘正也兵部之德娠孕也左氏
○娩匹詣切娠之刃切又音身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

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祝曰暨暨果毅也禮戎容暨暨○暨音忌而有
文武訖其外庸可作丞輔孫曰訖其外庸謂外庸之訖則當入為輔相○石本丞一作承
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石本饗作饗爾祖之思石本爾祖作祖考它本之字作尔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六

第二十頁前四行注石本宗廟作于宗刊本脱本字又宗廟訛門内據考異及東雅堂改

第二十頁前六行追秩夏卿刊本追訛作據東雅堂本及文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七 宋 魏仲舉 編

碑銘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龍武統軍贈潞州大都督彭城劉公墓碑

韓曰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一本作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銘今本止作劉統軍墓碑

唐故陳許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無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薨既葬 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卒九年九月葬河南 將反机於京師 一作机樞非 舍于墓次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較德焯勤者 焯明也之藥切。一作悼一作卓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 韓曰昌裔卒有詔贈潞州大都督 日事時功以著不可以誣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有謚 補注昌裔公所謚威公 有誄有幽堂之銘 補注即公所撰昌裔墓誌又如即外碑

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孫曰昌裔四子縱其長也縱哭舍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樊曰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由公祖遷樊曰昌裔曾祖承慶為朔州刺史祖巨敖為太原晉陽令樂其土俗遂占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公生而異魁頰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敝蔑不克矣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裔時為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遷陳實許之半韓曰許州圍解昌裔以功拜陳州刺史聲駕元侯以勢自憚孫曰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敗于溵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復入居許為軍司馬孫曰貞元十八年以昌裔為陳許行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與國謀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奮筆為檄強寇氣死樊曰建中初曲環為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辟昌裔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劉晚大義環上其藁德宗異之決敗算成効於屈指環有許師公遂佐之孫曰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邠隴行營節度使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竟上暴許者稚耋嬉遨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讐既長事官孫曰事合作士士官工部謂為工部尚書浚之大夫孫曰浚猶

遷也謂拜金紫光禄大夫。浚一作峻其償未塞償一作賞僕射已都孫曰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孫曰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還京師公即疏言此皆臣慿慿與愆同防斷不補漬民於泉臣耄且疾宜即大罰上曰苗害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敢赦祝曰赦赤楚詞北有寒山卓龍赦只注赦赤色。赦許極切敢一作敢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大庶玄孫孟戲中惡不能造膜仆卧在宅祝曰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皐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眩閔有加錫加一作嘉命為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祝曰昌裔至天子以為恭拜即其家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右龍武統軍知軍事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孫曰元和八年昌裔官存歿賚之於數為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補注金谷在洛陽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

洪曰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亦云荆文窘而徐亡按周穆王時無楚文王春秋時無徐偃王予嘗辨於楚詞補注中韓曰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伯翳為嬴姓韓曰按唐世系表云徐氏出自嬴姓皐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於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伯益豈公所謂伯翳耶孫曰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之後為秦若木之後為徐是為俱出伯翳也。嬴余輕切國於夏啟周世咸有大功孫曰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啟帝太戊以為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功以佐啟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若木主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啟御以敗桀於鳴條是有大功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孫曰秦本紀又曰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几生大駱駱生非子周孝王以為附庸邑之於秦是為處西偏也西偏迫近戎狄故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補注謂吞滅六國也。國一作侯諸國既皆入秦國一作侯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祝曰債猶亡也爾雅云債僵也莊子一債一起沈其宗謂滅其族。債方運切又甫運切徐處得地中補注徐故國今彭城是也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韓曰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與曰張華博物志云徐

君宮人孕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獨孤毋以為異覆暖之遂成兒長而仁智讎君徐國仁義著聞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孫曰穆王名滿昭十二年左氏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祝曰八龍八駿也列子傳云穆天子傳云畜八駿驊騮綠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母石本無宴字歌謳忘歸孫曰穆天子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一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叅于徐贊王帛死生之物程曰贊執以為贄也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樊曰博物志云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赤矢以為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扉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孫曰造父穆王御蜚廉玄孫也。造父到切父音甫長驅而歸樊曰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温驪驊騮綠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救亂趙世家云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穆王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之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與楚連謀伐徐樊曰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與連謀伐徐者楚熊勝也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樊曰遺使乘駟一月至楚使楚伐之偃王不忍鬬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百姓隨之者萬數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雖走失國石本作失其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祝曰偃王既死周復封其子宗為徐子春秋時預諸侯盟駒王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先君駒王西討駒王之先也章禹樊曰昭三十二年左氏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祖孫相望自秦至今秦作奉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孫曰言其一望非偃王之後也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孫曰太末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焉唐號曰龍丘祝曰越絕書姑末今太末後漢吳有龍邱萇者隱居太末。太音闥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祝曰選緑苔髮爭研上南越志生研石土注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宗石本宗作公字族弟子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孫曰徐堅字元固徐嶠字巨山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

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令尸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桷樸下窄石本桷作桶。桶倉胡切不足以揭虔妥靈祝曰妥安也。揭音羯又渠竭二音而又梁桷赤白韓曰赤白畫繪之色。桷一作猶昉剥不治祝曰選期不地昉昉壞落也。昉池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黑昧就滅祝曰黑深黑也許既切藩拔級夷補注級層級夷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一作後孫世世多有石本世世一作世世乃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沒萬年如始祔時補注祔合葬也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誰宛誰亢猶拒也協韻苦郎切。石本宛作古死於仁彼以常喪常一作暴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石本示作石

袁氏先廟碑

韓曰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舉其概耳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歲一作年自荊南以旌節朝京師孫曰滋字德深蔡州郎山人陳侍中應之後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於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元和九年九月除荊南節度使十年立廟于京師一年二月自荊南來朝。旌一作旅留六日得壬子春分孫曰元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補注少牢羊豕三室自曾祖以下也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

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
烈象容祝曰為之歌詩所以載其功烈象其形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
敬繫羊豕幸有石孫曰即所謂麗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
如具著先人名跡著一作者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
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辭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
人不獲命則謹條表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
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已來高曾祖考所以劬
躬燾後孫曰燾謂覆燾其後人委社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
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表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
為表氏孫曰胡公生申公犀侯犀侯生靜伯庚伯庚生
季子揩揩生仲牛甫生聖伯順順生伯他父
他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尒金父金父生莊
伯莊伯生諸諸字伯表諸孫溥溶以王父字為氏賜邑
陽夏謚為宣仲春秋世陳嘗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加一作如表
氏猶班班可見於譜孫曰宣仲生選選生申子突突生惠
子雅雅生頗奔鄭頗奔鄭突嘗居
陽夏祝曰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發兵拒之陽夏注今亳州。夏音賈陽夏至晉屬陳

郡補注晉時陽夏屬梁國故號陳郡表氏博士固申儒遏黃樊曰漢儒
輅固齊人實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矣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韓曰輅固以治詩孝景
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弒固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何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樊曰安字邵公後漢
時人仕終司徒表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舊本終作紛分
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
刺史新縣孝侯諱頻新縣一作縣頻一作顗安作新孝侯生隋左衛大
將軍諱溫溫字君恪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耄薨始葬
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
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
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為皇考表氏舊族而當
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
司馬以終咸寧倫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
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
公公唯曾大父皇考比三世比一作妣存不大夫食殺祭在
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

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一作下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
蚤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
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
孫曰貞元十六年二月自尚書右丞出刺華州樊曰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徵拜以楊於陵代為華州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表公政人皆羅拜乃得行由畢而鉅
莫不官稱遂為宰相孫曰永貞元年七月同平章事以贊辯章孫曰辯章便章
也史記曰便章百姓即平章耳仍持節將蜀滑襄荊
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成軍節度八年正月自戶部尚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九年九月徙荊南節度蜀謂
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荊謂荊南畧苞河山秩登禄富以有廟祀具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二十七 十三
表自陳分初尚蹇連一作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博士固司
徒任德忍不鋤人樊曰漢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鋤人於聖世所不忍為牧功厥後五公重尊孫曰安章帝時為司徒二
如其志又垂顯刻垂一作誰刻一作烈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子京敬京子湯字仲河桓帝時太尉湯子逢字周陽靈帝時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時太傅京弟敏字叔平安帝時司空凡四世三公焉
侯頻用遣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韓曰南州刺史政最治行尤異也○補注鴻臚恭孝
最子外切當陽眺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
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
出把將符把一作持羣州承楷羣一作郡數以立廟數一作教禄以備
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栢板松楹其筵肆肆一作業或作章
維衰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補注勢謂面勢以諏以龜以平
其巘屋墻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薦
釧一作釿同音刑肩臑肫骼集注臑臂節也禮記其禮太牢則肫骼肫脅也儀禮兩肫脅肺設扃鼏骼禽獸骨也四者皆所薦之羞○臑奴報切又女朱切肫音純骼音格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二十七 十三
其樽玄清補注謂玄酒清酒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
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令非本曷思刻詩
繫牲維以告之

唐故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樊曰房啓之死及葬誌皆不載年月日啟以貞元末為容管帥在容九年遷桂管坐中使事貶虔州死元和十年也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為宰
相融相天后孫曰武后長安四年十月以懷州長史房融平章事中宗神龍元年流高州事

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甚贍太
尉流聲于茲父乘孫曰瑄三子宗偃御史中丞次乘幼孺復容州刺史仕至祕書
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韓曰胚孕婦一月胎孕三月前光謂前人之光。胚普回切胎他來切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耳濡目染不學
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一有觀字望見咸曰真
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
理治一作同官憚服衛晏使嶺南黜陟樊曰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洪經
綸柳冕衛晏等一十人分行天下晏使嶺南求佐得公擢摘良姦樊曰謂良者擢之姦
者發摘之。摘音逖南土大喜還遷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
為佐孫曰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為湖南觀察使胄字允叔河東聞喜人拜監察
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孫曰貞元七年正月遷江西一作正孫曰八年二月遷荊南公一隨遷佐胄一作為佐累功進至刑部員
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
員外一有郎字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慧絕祝曰慧行險也古尧切與僚同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容州經略使
樊曰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初啓素附王叔文叔文用事除容管約

至荊南投之脫不得荊南即與湖南啓至荊南又久之會加
進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會加叔文與韋執誼爭權不
果拜七月太子監國啓皇恐就鎮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
十三州之地補注容管所隸容辦白等州林蠻洞蜒祝曰蜒當作蜑南方夷也
○蜑音誕守條死要樊曰要約誓也音遏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
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為友為義在容
九年遷領桂州韓曰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為桂管觀察使封清河郡公食邑
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
樊曰啓除桂州邸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以授啓既而憲宗自遣中使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賂即
坐使者樊曰啓自陳厭使者南已未至京師貶虔州長史始詔五管福建黜中道
不得以口饋遺罷臘口等使孫曰元和十五年帝怒殺中使啓
章坐受啓賂杖一百處死癸未貶虔州長史而
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以疾卒官年五十九
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啓
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為吏亦
以門庇佐使于南補注謂佐衛晏乃始已致既辦萬年辦一作辦命
屏容服功緒卓殊詆獠循業獠張紱切惟不順遂補注不順中使也

失署亡資非君之怨君一作公銘以著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并序

公諱用字師桑太原人孫曰其先太原人後徙沂州莊憲皇太后之弟韓曰順宗后弟今天子之舅樊曰憲宗后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太尉之孫孫曰用父曰子顏生順宗元和元年贈太尉司徒之曾孫孫曰用曾祖曰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褒外氏自外高祖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之婿起自微賤由太后得進元和十年十月為京兆尹十一年十一月帥浙西見新傳謂太子右常一作章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為銘曰

庶子韓愈曰孫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以文常銘賢公卿有蟜氏國實出炎軒樊曰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嚭曰昌意元嚭生蟜極孫曰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有蟜古之諸侯也○蟜音喬又音矯蜀滔華墊樊曰史記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陽有聖德立為帝是為顓帝禹之玄孫顓帝之孫也娶滔山氏之女生啟禹卒啟立天下不歸益而歸啟故書曰娶于滔山季歷娶太任有賢德益墊國任氏之中女故詩曰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華國之長女曰太姒亦有賢德能繼太任之女事於華國故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

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孫曰列女傳云湯妃有莘氏之女生仲壬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為妃○摯音至莘一作華非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曺孫曰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官封相繼一作繼繼實生聖女以毋唐帝公惟后季孫曰用太后之季弟天子吾甥畀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祝曰久載謂永久也○存一作行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孫曰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與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三子俊嗣王南州別駕榮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榮子允為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肩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肩肩卒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皐嗣是為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孫曰天寶十一年皐嗣封年二十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大將軍韓曰皐事母太妃鄭氏以孝聞安禄山反奉母逃民間走蜀謁玄宗自都水

碑誌銘

曹成王碑

洪曰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南山詩平淮西碑氣象宏富法相如也進學解師說之類精闢道理法劉向也凡為文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班固已下不論嘗見一士人云洪又曰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曹成王碑用剋勠鏟掀撅掇英跋等字是也

監使者遷轉貳國子秘書韓曰自都水監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王生十年而夫先王孫曰開元二十一年父戰卒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自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將身將字一作持一作操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孫曰上元元年京師旱米斛直數千不允乃故抵徼法貶温州長史俄攝州事江東新劇於兵補注謂為兵所劇劇空胡切也。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舊注掊擊也把也彼垢切擴引張也古莫切。擴一作橫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一作活數萬人奏報升秩少府監孫曰時州大饑有官粟數十萬斛皇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皇曰人日再食且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孫曰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攻陷台州刺史敘脫身走因盡陷浙東諸州縣有衆數萬越及浙西僭號改元寶勝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卒祝曰與弼討之四月晁卒祝曰與音預仍徙秘書仍一作乃燕州別駕部告無事樊曰皇自温州長史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按傳作處州別駕而此云燕州是始除刺史故云遷真。法成令修治出張弛申指切一作施真一作鎮一本無真字聲生勢長聲上聲觀察使補注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嘻烏結切媢音冒寐三音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王后亦以妬媢不嘗侍病。嘻烏結切媢音冒寐三音勑之勑胡得切又胡縣切一作助之貶潮州刺史樊曰京杲譖勑潮州即位八月召炎為相炎還皇于衡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施坦施祝曰詩將其來施施注舒行也如字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良以武岡叛祝曰武岡邵州縣尤張韓曰邵州賊王國良本湖南衙將京杲使鎮武岡縣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皆被其害詔荆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歲不能下於是以王帥湖南察使代京杲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疑進退韓曰皇受命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誤死而已將軍過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辛京杲所搆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必其遷真于衡樊曰自處州召至京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拜衡州刺史初在處州行州事至

敢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及也國良奉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疑一作鼠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踔敖切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令安在良不得已錯迕迎拜迕一作愕盡降其軍韓曰建中二年七月皐單騎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何不速降一軍愕賠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為昆弟則盡恭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賜名維新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責一作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韓曰建中二年皐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乃授皐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一無上字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孫曰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反以皐為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洪州著職韓曰按新舊史皐為江西節度使洪州刺史至則集將吏令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簽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鈐王親教之為中軍以馬燧許孟容為賓佐。著直略切韓曰按舊史伊慎傳云皐始至鍾陵大集將吏鍾陵洪州也今本皆作江州非是別本又作江南搏力勾卒贏越之法集注搏力勾卒皆兵法也按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勾卒杜預注云勾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勾卒知其為越法也皐治戰艦哀委伊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教之。搏徒官切勾音鉤卒音猝贏音盈秦姓也今誤作贏曹誅伍卑樊曰卑凡數音俾使也音如字賤也音脾僕也音婢形丁大也音班水名或云音畀然集韻所無今公意述之不過教之以兵法行誅賞耳艦步二萬人祝曰艦檻敵船釋名上下重板曰艦艦以與賊遇遇也音悟謂舟師步謂步兵。艦音檻以與賊遇音悟也噉鋒蔡山踣之噉謂一舉盡鬻禮記無噉名兵柵廣濟之蔡山不可攻皐聲言西取蔚州引舟師沂流而上賊聞以贏師保柵舉去蔡山三百餘里皐遣步士悉登舟順流而攻蔡山拔之。踣音匐噉楚快切宛蔚之黃梅舊注宛削也樊曰皐既拔蔡山間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露黃梅蔚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又烏官切大鞣長平祝曰說文鞣柔也長平地名。鞣如又切一音柔鑿廣濟祝曰說文鑿兩刃木柄可以刈草廣濟蔚州縣名。鑿普活切掀蔚春蔚州縣名。掀出也蔚春亦祝曰撇擊也選撇波而濟水蔚州縣名。撇普滅切又匹曳切掇黃崗祝曰掇拾取也黃崗縣名屬黃州。掇丁活切筴漢陽祝曰廣韻筴着也鍼箭具漢陽縣名屬沔州。筴古業切又音夾行跋汉川祝曰跋踣也選踣不頓跋音紫又側氏切汉側駕切汉水岐流也。還大膊蔚水界中樊曰左傳成二年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音

博又顱洛切披安三縣祝曰廣韻披開也普靡切誅其州斬偽刺史韓曰興元元年七月皐遣伊慎王愕將兵圍安州城阻滻水為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皐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其刺史王嘉祥標光之北山孫曰標木杪也光州有光山縣無北山恐誤。標匹遙切酋隋光化祝曰酋大食也說文云歐也隋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酋他合切捁其州祝曰後漢捁羽羣注案字書從手覺字謂攪擾也古巧切。捁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古巧切。一作捁械也捁音姑活切十抽抽引也一推祝曰推擊也當從木史記一作抽四十斤鐵推。推直追切救兵州東北厲鄉韓曰希烈又遣兵援隋州皐令伊慎擊其將康叔夜於厲鄉大破之復平靜白鴈等關賊遂不敢南鄉或作厲鄉鄉下又有縣字皆非是。厲還開軍受降韓曰未幾李惠登以隋州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祭曰五州謂蘄黃安沔隋也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隋四縣凡十七縣傅止書其取蘄安黃隋故云四州十七縣公又書沔州漢陽漢川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縣下一有之字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孫曰貞元元年四月以皐為荊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以皐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孫曰興元元年二月車駕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孫曰建中四年十二月希烈陷汴州。汴字一作汳東畧宋圍陳西取汝亳東都亳一作薄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其呂賊死咋祝曰咋聲大也仄革切不能入寸尺土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張曰皐性勤儉知人疾苦所至恒平物估貴則出賣之給將吏一吏民或作一吏取民又或作一吏軌民或作一吏廩俸豪舉不得擅其利一吏民或作一民之平使令家聽戶視妄究無宿洪曰皐設監司能參聽下得將吏短長賞罰必信。一本作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奚伊慎王鍔將趙本作任馬奚將慎將鍔將一作任馬奚將慎將鍔潛王皆盡其力能趙本作王偕盡其力能一作王偕盡其力一本作王偕盡其力一云能盡其功薨贈右僕射補注貞元八年三月卒年六十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中進士第補注貞元五年道古登第遷司門郎孫曰憲宗即位以道古為司門員外郎刺利隋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孫曰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御史中丞充黔中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師以為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孫曰元和十一年自黔中朝京使適在吾封祝曰四邑謂沔斬安黃也廢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

年補注即元和十一年吾昆弟在補注皐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請辭一有曰字太支十三曹於弟季祝曰太宗十四子其一子高宗也其餘支子十三人曹王為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明之祖王孫曰謂始王於曹也畏塞絶遷孫曰明之祖王謂始王於曹也父易封孫曰傑子胄封曹王後傑弟備自南還詔胄封而封備後備卒復以胄為嗣曹王三王守名孫曰三王謂備胄戴也守名言但有空名耳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藴枯弱彊一云吹藴枯彊王王亦有子或云此下疑脱一句處王之所孫曰謂道古為鄂岳等州帥也唯舊之視蹶蹶陛陛祝曰蹶蹶行遽也詩良士蹶蹶居衛切○一本陛亦作陛實取實似一作有似一作其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韓曰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則李樂實河南人耳樂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御史大夫李公諱樂孫曰貞元十五年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樂為留後十一年五月以樂為節度使守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劉曰王荊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而名節可以戾契致（祝曰戾契與奧奧字同廣韻云多節目也。戾練結切契苦結切）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懌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補注謂憲宗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程曰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一作衆洪曰摭言云王適侍御史）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即退之所云對語驚衆也）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樊曰李惟簡憲宗時為金吾衛大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踏門告曰（祝曰踏小步也詩不敢不踏。一作踏門）天下奇男子屏氣蹋踏資息切）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鈎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廬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瘁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

奚撫為楚州刺史起高攝盱眙令國子祭酒李遜為衢州刺史請高治信安縣元和五年八月遜觀察浙東又以高宰于剡三縣皆有政後得心疾舉留其子狗兒於浙東從事李翺家自歸廬山至江西卒　初處士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樊曰高字玄覽上谷人隱於廬山自號華陽居士達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寧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

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公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韓曰說文嫗母也威遇切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眄幸而聽我行其謀行一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一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鍷他頂切一作挺其季始十歲補注永貞元年其季生元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祝曰柱掌也後漢枝柱邪傾○柱之庾切馬也不可以守閭洪曰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裾長一作曳不利走趨秖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孫曰言有所懷不得用也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韓曰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徹一作撤一作撤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韓曰馬燧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謚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樊曰燧二子彙暢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嘗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孫曰遂殁後以資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為豪俾侵牟又彙妻訟析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產至順宗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吝以至窮困當世以暢厚畜為戒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敖一作敦殿中丞繼祖補注繼祖後十餘年終殿中少監公亦誌其墓孝友以類葬有曰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

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惟德之恒胡登切出為辯强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父母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于尊卑韓曰一作協于尊章章夫之父母亦曰凡也畏我侍側畏我一作我之及嗣內事及一作乃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大小順之夫先其歸一作不失有歸有室有丘合葬有銘壺奚是收祝曰壺宮中道詩室家之壺古本切

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二十八　十四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集注冲字思順涼武昭王暠曾孫事後魏封清淵侯元和姓纂云冲生休纂六代孫侃文州刺史堂孫虛中是虛中乃冲八代孫父惲紆憤委隕二切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以長以一作少喜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樊曰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柳曰太玄經用事者王王所生者相注謂春則木旺而火相也。相王並去聲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起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義一作美闕

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卒千忽切失之星官歷翁莫能與之校得失進士及第韓曰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孫曰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為佐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式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劒南孫曰元和二年相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樊曰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為元衡書記所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也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滻池令祝曰滻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滻池。滻音泜府君倚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嘗為鄭之滎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

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此所謂大還者今三年矣（一無年字）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孫曰羣字載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為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德親戚無一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虔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羸一作贏）以尚後人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八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九

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韓曰公詩有送董溪塘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至是歸葬公誌其墓云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樊曰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瀚溪即全溪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沉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實接門下推舉人士（舉一作與）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已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益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樊曰貞元十二年七月晉帥汴州時年七十）挈持維綱鋤削荒穎（祝曰穎絲節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穎音末。一作頑）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

書左僕射陸公長源 樊曰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為宣武行軍司馬齒差太師標望絶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来佐幕府 樊曰凝自左司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佐或作往非是詣門請交屏棄所挾為太師甍 補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 始以祕書郎選參軍選一作遷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為司録參軍與一府政預與音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 補註恒州成德軍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粮料使 樊曰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鎮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溪及于皐謨為東道行營粮料使 兵罷 樊曰元和五年七月赦承宗 遷商州刺史粮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 因一作固又一作顯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死湘中 樊曰二年粮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溪皐謨皆生賊數千緡勅貸死流皐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皐謨以運粮使盜軍資流嶺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誌第云死湘中諱之也 年若干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 孫曰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為太子大赦天下 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

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次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嚴曰退之有送暢歸江南詩云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中舍人與其季弟澣 戶貫切 問銘於太史氏韓愈 韓曰元和八年正月公為比部即中史館修撰愈則為之銘辭曰物以久弊或以轢毀 補註轢車所踐也力的切補註言物之終於一致同歸也 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曰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人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泣哭 孫曰當作愈赴位哭謂為位以祭而哭也且召

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當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樊曰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補注是歲閏八月也）告葬期（祝曰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於愈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尹（一作以）幣如孟氏賻（孫曰賻餘慶）且來商家事（補注家事謂孟郊家事公）給錢數萬葬送賻給其家賻助也所以贈終○賻符遇切）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補注天寶十年赴選也）生先生及二季鄂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補注家事謂郊）郊端序則見（一作則有一作有法）長而愈騫涵而揉之（一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鉥心（祝曰劇利傷也老子廉而不劌鉥長針也說文綦鐵也。劇居衛切鉥時橘切又音述）物迎鏤解（物一作刃）鉤章棘句（補注選謂）摘擢胃腎（祝曰摘捶也刮也廣韻引周書神施師乃摘捶音滔或作滔非是）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辭而與世採掇（一作末掇）一作末拔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開一作聞）曰吾既

齊而與之矣（齊一作擠）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樊曰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郊登第十四）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孫曰溧音栗又下有一有以字）迎侍溧上（孫曰溧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翺分司洛中與郊善薦之餘慶以為判官）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孫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為興元尹）奏為其軍參謀（樊曰郊有詩謝餘慶）

云國老出為將紅旗入青山再招門下生結束餘病孱自笑騎馬醜強從驅間顧顧摩天路衰鏡下顏文魄既飛越宦情唯等閑羨他白面少多是清朝班惜試命非所報慎行誠獨難悠悠去住心兩說何能剛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閿音文注見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鄧郢皆在江南（補注鄧郢家湖州武康縣湖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補注樊宗師也）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一云而侯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一無古有光三字）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

有載不從講說而明從一作待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補註簡字幾道於世次為叔父一有執字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孫曰元和九月簡自給事中為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舉一作學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出不訾維持不猗集注訾凡數義集韻云思也毀也思不稱意也惟前漢書訾讀與貲同顏師古注多財也若曰不貲則貧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與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為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一本作維執不倚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其一作有。樊曰蘊子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却慊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嘗韓豪之句不為所取也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韓曰獨狐郁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補注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樊曰及字至之代宗時官常州刺史二子朗郁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樊曰及喜鑒拔後進

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孫曰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郁以嫌自列守本官起居郎改尚書考工員外郎復史館職樊曰郁以德輿故辭翰苑憲宗曰德輿琮尚歧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因拜為考工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孫曰元和八年德輿罷相十月復以郁為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孫曰元和九年以疾辭內職十月改秘書少監即閑居於郊補注謂屏居鄠縣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

絳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補注長男前一歲未成童次曰天官始十歲樊曰傳云子犀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孫曰天官卒元和元年生後名晦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皐之孫故相令太常德輿之女孫曰是歲十月權氏亦卒年三十一胤慶配良是似是宜似一作公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冢塋憲公墓側冢一作家將以五月壬申窆補注窆下棺也彼驗切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

於乎古風祿順而裏方陳曰祿領也衣表也詩緇衣朱祿謂衣領之在外者。祿布谷切又音博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戴一作載而年再不贏惟後之成

唐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韓曰張府君卒葬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京師季友歸葬長安公於是祭之且誌其墓元和十一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嚴曰季友乃退之同年進士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棨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一有曰字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吾一作君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補注為禮謂為位以哭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名月日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樊曰貞元八年中進士第第八與公同年其上世有暠者暠古老切當宇文時為車騎大將軍廊城太守卒葬河北諡曰忠公至孝權

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益尚小母曰太原縣君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栢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孫曰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為徐州團練使請為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古切明年孫曰元和四年故相趙宗儒鎮荊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媿何疾祝曰媿母老稱也漢書常從王媿負貰酒音襖衙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補注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魚立切與孝權遊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它本注云銘亡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統軍劉公墓誌

銘

韓曰公既為劉統軍作此誌又為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童時重遲不戲遲音稚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歐本無于字別本作于字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孫曰楊子琳蜀人初為瀘南賊帥有詔招撫使屯守瀘州時崔寧為西川兵馬使專殺節度使郭英乂子琳表請討寧帝遣宰臣杜鴻漸出鎮成都宣恩詔慰鴻漸乃表讓劒南節度使與寧以子琳為瀘州刺史和解之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子琳聞寧出乘間走入成都寬與子琳戰復成都子琳還走瀘州招聚亡命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子琳悉擒之遂殺夔州別駕張忠而據其城洪曰校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楊琳即子琳也詳見崔寧傳新史昌裔傳云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校惠琳居靈夏叛在憲宗初年新史誤也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琳降孫曰子琳入夔州以城守遣使請罪帝以子琳本謀近忠乃以為成州刺史又移授澧州刺史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

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樊曰案新傳州表為曲環方攻濮判官為環檄李納韓曰建中二年七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巳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孫曰恒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三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樊曰環卒上官說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說欲遁去昌裔指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宋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及斬其麾下千人賊聞解去以功擢說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

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樊曰公誌李郡亦曰尹慙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其庭中人漢表盎為吳相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呵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湧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樊曰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日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

督命郎中弔其家明年九月某日甲子葬河南某縣某
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
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禄主簿縱學於樊
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一作使
為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
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来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祝曰楚詞厲而不爽些注
楚人謂羙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洪曰爽慶皆當叶韵爽讀若霜慶讀
若羌反離騷云慶天悴而喪榮沈存中云古人諸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叶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
夫之慶是也集
韵並收入平聲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七第一頁後八行注即公所撰昌裔
墓誌刊本誌訛碑按既誌其墓又銘其碑見題
下韓注誌見卷二十九此當指前誌不得又稱
碑也今改
第九頁後六行留六日刊本日訛月據天德堂本
及本句上下兩注文義改
第九頁後八行注三室自曾祖以下也刊本祖訛
孫據文義改
第十頁後二行注虞閼父為周陶正刊本閼訛遏
據左傳改
卷二十八第二頁前七行江東刊本東訛都按温
州當言江東為是據天德堂本及文義改
第三頁前三行不能出氣刊本出訛正據文章正
宗及天德堂本改
第四頁前一行注我以陣術破將軍陣刊本脫軍
字據唐書本傳增

第七頁前七行注一作任馬奭將慎將鍔將潛刊本馬訛焉又脫潛字據考異及文章正宗改增

卷二十九第四頁前三行樊宗師使來弔刊本脫使字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增

第八頁前八行及後一行贈絳州刺史句刊本脫係沿舉正之訛按題既書此誌自應及此據考異增

第十二頁後五行注安國寧刊本訛安寧國據唐書本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 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詡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　宋　魏仲舉　編

誌銘碑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樊曰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馬諱璠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施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祝曰中行字大受及先人存趾美進士樊曰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令得不足自貴一作貴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燻為黃金注集燻煉也煨也○燻於刀切又音祿可餌以不死令於若丐我我即去遂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為容管經畧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踰嶺阨祝曰阨塞也於革切○一作扼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孫曰

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還于桂孫曰元和八年四月以敗為桂管觀察使七月啓以罪降為太僕少卿從之帥坐事免孫曰是歲以文祭其篤於朋舊如此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樊曰大抵為嶺南節度使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伊闕縣伊鄉高都村祔先塋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中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洪曰漢書武帝李夫人賦云既徃不來申以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實其孰信顏師古並注云信叶韻音新此亦音新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韓白以其所棄賈於三鎮說文云賈市也音古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縣令張君墓誌銘

韓曰公嘗與張俱為御史又俱掾江陵至是張死公誌其墓又以文祭其篤於朋舊如此

君諱署字某樊曰君行十一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厥曰本鄭所并陳之留邑秦并天下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樊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詢一作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補注明經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補注幸臣謂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皆以言事得罪署貶郴州陽武令公貶連州陽山令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樊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署與公俱量移江陵署為功曹公為法曹凡公集以詩相酬酢者十三章同之官江陵及到官作也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恕為容管經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韓曰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鄘為京兆尹表署為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旦旦就啃歡旦旦二字或作但俱或作娟揖起趨去無敢問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幹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韓曰元和二年六月以鄘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為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韓曰元和四年三月以鄘為河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棘不阿歐陽公云疑有脫字阿一作撓改虔

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一無不訴二字）牛以大耗又多
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
福祥事君一皆禁督立絶使通經史與諸生之旁大郡
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
符州（一作下）析民戶租賦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
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
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一作手）叫謹為賀改澧
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倘書有經（補注經常也。一本作有經數）
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史
（一作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
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
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
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
京師閭竟閉門死（卒一作年）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
昇奴胡師將以其年其月其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

者（一作音）請銘於右庶子韓愈（孫曰元和十一年五月以公為太子右庶子）愈
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
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頎頎以
世厥聲

唐故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傳所載多與誌合○今本止云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樊曰太傅李寶臣字為輔
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
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
曰成德由是姓李氏（集注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偽恒陽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五州降于
正月寶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樊曰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
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樊曰惟岳叛
票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樊曰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

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樊曰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殺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樊曰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諭德累遷禁軍將軍從渾瑊奉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兒德宗於盩厔西（祝曰盩厔雍縣名屬鳳翔）上曰卿有母可時（○盩音輖厔音窒）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樊曰帝幸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關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容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渾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幸還録功封武安郡王（孫曰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韓曰圖形凌煙閣賜鐵券）而以神威將軍（韓曰遷左神威衛將軍）居北軍衛（居一作爲）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户部尚書（樊曰元和初檢校户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樊曰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有將字）有長上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齋縣牒來見公癸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户部尚書兼鳳翔尹（樊曰五月以惟簡爲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箅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規一作覩）起事盜恩（恩一作思）梦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鈐鉏屬（集注詩庸乃鎛鎛鉏也屬大鋤也○鎛音博鈐山監切鉏牀呂切屬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愈厲一（一作與）歲增田數十萬畝（數字無補注自元和六年至十三年）連八歲俱熟（祝曰五種謂五穀也○種之勇切）公私有餘賦入衰斜（孫曰梁州記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選右界褒斜○斜音耶）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絶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樊曰光顏李光弼子）鄜寧節度使尚書劍劍郭劍俱來朝上

樂三日頒賜有差既事赦還公因進曰臣幸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許外任許一作所作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即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縣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祝曰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潭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一有記字僕射以孤童子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一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齔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斃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少府監胡公墓神道碑

集注胡珣謹曰良公陳鴻為作謚文張籍作行狀牛僧孺作墓誌公作神道碑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云良公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流俗所傳本非當以碑為正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虛亮切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補注元和十年卒明年七月石本作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一有縣字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巡遇述遷造石本逞下有迺字本有迺字無巡字又云遇或作巡皆非與公墳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處文行治歷官壽年石本無處文二字舊本無處字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祝曰潮東與閩接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清河於今為宗城石本無此句清河二字闕依舊清河縣貝州今改恩州屬貝州孫曰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才徵為麟臺正字孫曰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為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勸一作勤立節檢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補注大歷七年珣登第樂為儉勤石本別本樂作出樂作所自刻削

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孫曰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樊曰興元元年二月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覈考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孫曰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為鄭滑節度使辟琦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補注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石本無以字）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一作辯）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徒（石本無徒字）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公事數（音朔）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孫曰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領度支鹽鐵轉運使）富騎恃勢以語宰相（石本作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韓曰元和四年五月巽卒）遷少大理（一有自少字大理四字）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樊曰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補注元和十三年也○石本無病字）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為成德（石本作可謂盛德）銘曰

揭揭胡公（舊注揭揭武壯貌丘竭切）既果以方（一作而）挾藝射科每發如望（音忘）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詘終不降色辭因官權貴除獻陵令也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歎（一作嘆）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饋運（石本作軍）遭讒府介（孫曰謂佐鄭滑觀察事件）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彼後人（石本彼作公）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曰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孫曰元和五年九月

以德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劉曰或云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後因以為氏　權江漢間國也　程曰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　周衰入楚為權氏　羅曰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後因氏焉　馬　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　黃曰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　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　樊曰翼字子良畧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為符堅大將堅遂大敗　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　孫曰翼子宣襄事姚秦為黃門侍郎宣襄四世之孫　禁隋開府儀同三司廓城郡公禁子文誕　為唐上庸太守　庸一作虞　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　焯一作綽　平涼曾孫諱倕　孫曰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子無待成都尉無待子倕　○倕音垂　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籍源明相善　祝曰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秘書少監　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　孫曰皐字士繇天寶末安祿山為河北按察使表皐為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　去官累以官徵不起　孫曰代宗徵皐為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　追謚貞孝　韓曰大歷二年四月十四日皐卒於潤州年四十六元和十年孫曰元和五年九月相位三年　孫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十八年五月罷

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　孫曰以德與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　孫曰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　公生三歲知變四聲　知一作能　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　樊曰大歷二年貞孝公卒德與時九歲　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　孫曰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與為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德宗雅聞其名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　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　樊曰貞元八年八月司農少卿裴延齡以巧佞除户部侍郎判度支德與上疏論其姦不省　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　補注貞元十年四月遷　遂知制誥　補注歲中兼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　樊曰德與知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于朝多補自御札德與居西掖凡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當上言左右掖承天子誥命奉行詳復各攸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耳　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　樊曰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真拜禮部侍郎　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　張曰

德輿自貞元十八年掌貢士至二十八年放二十三人十九年放二十人二十一年凡三典貢舉不以員拘補注德輿知舉取明經初不限員轉戶部侍郎太子賓客孫曰德輿為吏部侍郎坐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孫曰元和四年五月遷太常卿天下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樊曰元和五年宰相裴垍寢疾九月以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一作為維臣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務主已一作務作矜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樊曰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以露布復拜太常補注元和九年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一作令為三十編舉可長用李曰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為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孫曰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東都留守勤于選付一作府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

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一又作某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頓音迪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者在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于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謝之頓以不憂死孫曰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頓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涸中事覺頓率其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納頓左遷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為上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一有病字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孫曰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世名人薨沒以銘紀為請者什八九時人稱為宗匠焉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一作親未嘗問其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一無女字其父造嘗

相代宗孫曰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月罷非相代宗也號為名臣既歿其子監察御史璩樊曰德輿二子璩字大圭瑤字大玉璩元和二年登第歷監察御史宰相李宗閔其父門生薦為中書舍人時李訓柰罷以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不宜出入禁中及宗閔貶璩屢表辯解貶閿州刺史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璩音渠纍然服喪一有來字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次不存次一作無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安一作商詆訶浮屠韓曰符堅嘗游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輿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職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已稅已一作而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祖一作師文世師之師一作祖流連六官孫曰六官謂吏戶禮兵刑工六官也德輿遍為出入屏毗祝曰屏毗謂出為藩鎮之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一作馬公勇為之人所競馳人一作其競一作共公絕不窺絕一作有孰克知之克一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奉勅撰并序

樊曰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公為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見舊史公傳及新史吳元濟傳羅隱乃為石烈士說言石孝忠者事李愬為前驅韓侍郎撰平蔡碑孝忠熟視悉怒因椎去其碑僅傾者再三吏執詣獄又以枷尾柱殺一吏事聞天子怒詔械送闕下考孝忠頓首明愬功請就刑上赦之劉公嘉話云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與狄梁公碑對立其韓文忽流汗成泥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嘉話涉怪而隱所書與史異其云改命文昌為之則一也嗚呼史臣以任度為難而帝能之至是功成反欲歸之愬之文見姚鉉文粹其與公作不待較而明蕪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盡之矣補注按夷堅志云政和中陳珣守蔡州始視事揭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文昌所作者忿然不平即日磨去別該能書者寫韓文刻之集注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又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天以唐克肖其德孫曰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補注謂悉以為主而臣之也高祖太宗既除既治補注除謂除亂

也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孳牙其間祝曰孳庶也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已薅孫曰大慝大惡也謂安祿山一名童梁祝曰薅器也以刺地除草詩以薅荼蓼○薅奴毛切又奴豆切一本已字作不思明之屬稂草也爾雅稂童梁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孫曰元和三年正月受此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祝曰謂考輿地之廣狹計貢賦之至與不至一數色阻切一無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補注次位序也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補注見于郊廟祭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以吳少誠為之是為三姓大歷十四年三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貞元二年四月以陳仙奇十年傳三姓四將孫曰廣德元年七月以李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祝曰本謂根本兵利卒頑利銳也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祝曰臆決謂以己意決之萬口和附去一無惟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一無何字況一二臣同韓曰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天寶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失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曰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孫曰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張建封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又明年平淮蔡光顏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樊曰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祝曰郃陽說文左馮翊郃陽縣○郃音合汝皆將之曰重脅汝故有河陽懷令益以汝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擅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剌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

舞陽犯葉襄等城一無等字以動東都放兵四劫韓曰元濟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皇帝歷問于朝祝曰歷謂徧也一二臣外一作外臣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孫曰廣德元年七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貞元二年四月以陳仙奇十四年三月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祝曰本謂根本兵利卒頑利銳也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祝曰臆決謂以己意決之萬口和附去一無惟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一無何字況一二臣同韓曰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天寶二年如河北四無黨援失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曰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孫曰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張建封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又明年平淮蔡光顏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樊曰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祝曰郃陽說文左馮翊郃陽縣○郃音合汝皆將之曰重脅汝故有河陽懷令益以汝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擅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剌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

月以河陽節度使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 維是朔方義成陝
使 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集
而子公武 一本集字在公武下一無集字行討之 韓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
爲淮西諸軍都統曰無自行以遏北冦弘請使子
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 曰文
通汝守壽 孫曰元和十年十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
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扼固始之險 維是
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在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
道古汝其觀察鄂岳 孫曰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
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 曰慰
汝帥唐鄧隨 孫曰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
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 各以其兵
進戰曰度汝長御史 孫曰謂度爲御
史中丞故云長 其往視師 孫曰元和十年
五月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 曰度惟汝與予同 補注同謂同謀
○一無與字
汝遂相予 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度
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賞罰用命不用
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討軍 討一作諸洪曰按韓弘爲
淮西諸軍行營都統故或
者疑討當作諸然爲討元濟之軍亦何不可
若作諸軍則語凡矣○一本節下有度字 曰守謙汝
出入左右汝惟近臣 補注謂守
謙爲內侍 其往撫師 樊曰諸軍討
淮西者近九

食予士 ○一作衣服飲食予士衣去聲食音嗣 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 孫曰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
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 凡茲廷臣汝擇自從一無從字 惟其賢能
無憚大吏 孫曰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
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副使右
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 庚申予其臨門送汝 補注
上御通化門送之 度行 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
廟祠祀其無用樂 一無其字 顏脩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
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 趙本無人字 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卒萬三千一無卒字 再入申破其外城 孫曰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
克其外郭 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 愬入其西得賊將
輒釋不殺 樊曰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
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
擒以歸待以客禮 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 韓
度赴淮西二十七日至郾城 帥都統弘責戰益急願脩武合戰益用
命 韓曰度至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
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行營並奏去之以是出
戰皆捷 元濟盡幷其衆涸曲以備 孫曰諸軍討
入城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涸曲
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謂重質以擒之 十月壬申

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樊曰李祐言於李愬曰蔡州城者皆蠃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愬命隋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自領李祐等諸軍行六十里夜至張柴留數百人斷洄曲救兵之路復引兵出門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夜半雪愈甚四鼓至蔡州城下坎垣而登擒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韓曰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辛巳丞相度入蔡孫曰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祝曰書周有大賚賚予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韓曰詔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度條疏聞奏淮西軍人一切不問宜准元赦給復二年斬元濟於京師孫曰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一獨柳樹　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樊曰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鄜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眉皆加司空樊曰李光顏為重眉並檢校司空光顏封武威郡公重眉邠國公　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鄜音孚　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一無國字進階金紫光祿大夫趙本無進字

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　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樊曰以後馬總檢校工部尚書為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趙本無以字　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補注近土諸鎮之叛命者襲盜以狂徃在玄宗崇極而圮祝曰書周有大賚賚予也師師燕趙魏相繼而起　河南附起孫曰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　四聖不宥補注肅代德順四聖也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孫曰夫耕不得食婦織不得裳皆以為卒之賜糧也　外多失朝孫曰謂為亂者所隔故不得朝覲也　曠不嶽狩祝曰謂巡狩四岳之禮多曠廢也時亂在東平恒在成德故不得巡狩○一作曠乏兵守　百隸怠官百一作司　事亡其舊七一作忘帝時繼位補注帝即憲宗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取一作出　魏將首義趙本首作守一本作有　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補注叫讙驚呼貌○讙呼元呼官二切　欲事故常始命討之趙本始作乃○一本作力　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

賊相臣 孫曰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 趙本作臣公 莫若惠來帝爲不聞 嚴曰謂不聽其言也初憲宗平蔡以師久無功命裴度往視形勢度還奏言必可取之狀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及在朝之臣皆莫欲進兵謂莫若因而撫之惟憲宗確然不聽其言故能用度以成伐功史臣謂非度破賊之難蓋謂此也 與神爲謀及相同德 作及一乃以訖天誅乃敕顏脩愍武古通感統於 奏作立 三方分攻 祝曰三方即上所言顏脩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 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 補注以弘弘爲都統 各奏汝功 趙本 常兵時曲 韓曰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 蔡卒大窘翦之邵陵 翦一作勝又一作遂 郾城來降 郾音偃見上注 自夏及秋 趙本及作入 複屯相望 音忘複一作復 兵頓不厲 孫曰頓謂頓止厲謂勉厲 告功不時 祝曰告功奏功也 帝哀征夫命相往釐 孫曰相謂裴度釐理也 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孫曰謂董重質兵守洄曲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補注謂李愬入蔡之師 頷頷蔡城 祝曰頷頷大貌也書周書夜頷頷注肆惡無休息頷與頷同 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 補注恩言謂詔令也 相度來宣 祝曰來宣宣達王命詩云來旬來宣元濟既誅上封二劒以授丞守灘使誅元濟舊將度欲使俱入蔡州量罪施行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大投甲呼舞 樊曰蔡平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 賜一作贈 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令相從戲里門夜開樊曰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逢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有生之樂 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補注旰日晚也 令旰而起 旰古案切 左餐右粥 補注子厚云退之平淮西碑猶有憾子僕若爲之便說用兵伐叛事又云退之左餐右粥不如吾仰父俯子或曰此非子厚語 爲之擇人以收餘備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姓命汝不吾信視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姓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 爲不一作不爲 往斧其吭 吭喉也古郎切 凡叛有數孫曰謂叛者數鎮如王承宗之類也 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 補注而皆謂汝也趙本作告汝父兄 奔走偕來 祝曰來至也遲也左氏于思棄甲復來○偕來一作來偕 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

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嚴曰集有論淮西事宜狀云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故此終篇以惟斷乃成為言也既定淮蔡一作淮既定四夷畢來遂開明堂作遂一作既坐以治之

讀韓碑詩

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曰度孫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勲武古通作牙爪李翺韓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顧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龜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譏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煊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昌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頒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碑

南海神廟碑

集注此碑有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頗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刻石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於下補注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笑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祝融樊曰按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朝五車騎山王門之外欲謁武王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名元冥東海名勾芒西海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各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商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子歲時亦無廢禮焉洪曰世人或謂退之因祝融為火正遂以為南海神不知有所據也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葬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為廣利王孫曰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孫曰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祝曰扶胥黃木地名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遠以一作而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一作祀祝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孫曰唐制嶺南為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以疾為辭石本作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一作牲瘠酒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藩裸興俯補注裸灌也以酒灌於地謂之灌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祝曰盲疾也月令盲風至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孫曰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巢父爲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樊曰拔巢父傳先是徵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巢父海神多令從事代祠幾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祝曰單亦盡也孫曰表裸裼衣領也○不爲表裸裼蒲報切又音博至州之明年將夏補注謂將立夏祝冊自京師至孫曰冊謂祝板書王命作冊逸祝冊祝冊者祝讀此冊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祝曰齋祓謂齋潔○祓甫勿切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一作乃上著署具其文曰具一作且嗣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補注事祀事也質明行禮故曰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更作平聲皆揖而退孫曰謂揖而退之不從其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補注櫂夫舟人奏功効力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孫曰謂祭之前一日省牲視滌濯也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稡既祝曰稡稠也翰益期戩云其節以付而稡孫曰稡略也謂略見也○稡音既五鼓既作牽牛正中祝曰牽牛星名一名河鼓

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祝曰詩神具醉止或作其者非海之百靈祕怪恍惚愈出蜿蜿蜒蜒祝曰龍貌也選狀蜿蜿以蜒蜒蜿蜿蜒蜒補注歐陽公集古錄曰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云蜿蜿蛇蛇小異當以碑爲正○蜿音宛蜒音延來享飲食享一作慕闔廟旋艫祝曰舳艫也前漢舳艫千里孫曰謂祝板書王命作冊逸祝冊祝冊者祝讀此祭畢而歸艫舟後持船處○艫音盧祥颸送颿韓曰謂暴風吹船進也○颸悉遙切颿扶嚴切與帆同旗纛旄麾纛音道飛揚晻藹祝曰晻日無光鵲木繁茂也選芳風晻藹○晻音掩藹於蓋切鐃鼓嘲轟轟孫曰有柄周禮以金鐃止鼓是也○鐃尼交切高管嗷謏舊注嗷吼也謏吉弔切謏桑到切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孫曰謂天地開霽皆見倪端軒豁呈露祀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孫曰初時蕃舶之至泊岸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宴犀珠錯落賄及僕隸幾皆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

節以一作有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韓曰境內負錢至二百萬緡悉放不收。○石本作二十有四萬米八萬二千斛石本八字作三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之石本作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石本四面作西南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一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一有其字可謂備至矣石本作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一作陰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孫曰謂南方邦伯也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石本祐作右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曰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祝曰禮記厲山氏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又其位所不屋而壇孫曰禮記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是不屋而壇也豈如孔子用王者事一作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洪曰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孫曰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德得其位者德一作績不得常祀句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孔子以德固自有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已來民一作人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補注邵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謬矣雖然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鄭侯李繁至官補注繁鄭侯泌之子。鄭音業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命一作令改為顏回至子夏十人像補注改謂新之其餘六十二子孫曰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今為顏子等十人像則其餘當有六十七人今云六十二子未詳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

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孫曰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唐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楊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一作置作又為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為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禮奠一作菜歐陽公曰釋奠釋菜祭之器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

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庫下庫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先師所處石本先作生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誡用勸揭揭元哲舊注曰揭高舉也。揭居謁切又音桀又音羯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補注孔肖甚似也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賛攸始

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虛官也可以置之補注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

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彊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闢四夷蓋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筍脯麵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其必不夷狄如

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穆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功德固有次第因引孟子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柳州羅池廟碑

韓曰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學士兼判太常寺禮院事上柱國陳曾協律郎上柱國陳諫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

其碑陰云柳子厚終于柳州以精多魄强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碑矣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爲星辰爲嶽瀆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神其所以推尊甚大藴内翰記潮州廟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岳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其斯之謂歟石敏若曰世以公此文爲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爲明神烈鬼巍峩廟食理也李衛公窺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邵氏曰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尚不得其髣髴惟退之羅池碑可方駕以出朱廷玉評云子讀韓文柳州廟碑釋然有得於用意至微之處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公於此文獨言柳人祭神而不及子厚之出處言柳民詠歌仁政敬如父母尊爲鬼神雍容紆徐而刺譏詆訶之文不形于辭而言外之意推之而不可窮非深得於春秋異法之亦率爾哉說詳列於正文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韓曰元和十年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三月以永州司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石本無曰字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令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

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經常也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集注步刊本改作涉非任昉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吳人賣瓜於江畔因名瓜步吳江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爲步語說耳吳處厚青湘雜記云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蓋嶺南謂水津爲步故署步即漁者旋署處船步即衆人渡船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子厚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池園潔修猪牛鷄鴨石本牛作羊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揩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

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石本作之經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孫曰柳州之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宗元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傭賃直也大修孔子廟孫曰宗元至之歲文宣王廟壞宗元取初終俸亟三官衣布完而新之自文其碑城郭道巷石本作道巷皆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嘗石本常作

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

我及期而死補注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補注長慶三年七月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以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孫曰宗元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有慢者輒死廟于羅池公因碑以實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孫曰蕉芭蕉也味如蒲萄子長數寸。一作蕉葉黃一作蕉子黃雜肴蔬兮進侯堂朱廷玉曰此一對言旨味不同名物異品羅列而進以觀一時之嗜好亦如爵祿名位險易多塗可以驗人決擇去取也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朱廷玉曰湖湘土人云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木馬偶人於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廟然后知公之託意創辭其旨深矣公意若曰兩旗飄飄初無一定而船在中流為回風所泊進止蕩漾靡所底戾我止于岸待之不來雖欲共載而俱不可得已此我心之悲而侯莫之知也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頗以笑朱廷玉曰乘駒木馬少為駒異於壯老言侯少年仕而登達入廟者進而在朝為天子廷臣也此與秦繆公始用孟明同意君子見用於世必老而更事以天下為憂而子厚未更事變樂仕進之榮而不知禍稷之心以生人饑溺為憂是以不知愧顙而不頻以笑也。一作顰笑一作咲　鵝之山兮柳之水孫曰鵝字疑當作峩按子厚柳州山水記云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馬東流入于潯水社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團團木茂也白石齒齒石險也木茂翳空則絕昭回之光石險韜足則蹈危途之畏春猿秋鶴則非同類之匹言侯朝出游於朝廷之上暮流落於幽險之鄉交非其類莫之與歸此與山鬼子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同意焉曰歐陽文忠云古人多用此格如飛疑碑之誤於是沈氏存中筆談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

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蔥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相錯成文則語健句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朱廷玉曰北方中國也楚越居南方則中國為北當叔文執謀用事侯坐黨與南遷中朝黜陟南人無與焉而侯之在柳以惠愛見稱故欲其廟食此土世世奉祠者柳人之志也公意曰北方之是非則公議去取不可奪也嗟侯之生不得與我偕行其道卒厄窮裔千秋萬歲此道彌著質之鬼神猶不能違侯惡得而違之此禮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孟子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福我兮壽我福上一有願字驅厲鬼兮山之左樊曰子厚龍城錄羅池北役者得白石上有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補注厲鬼惡鬼也　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祝曰說文秔稻屬也前漢又有秔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孫曰稌亦稻也沛國呼稻曰稌孫炎多貌。杭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孫曰稌之穗如蛇蛟也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舊本作始自今兮一本作始自今兮

黃陵廟碑

會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韓曰碑有石本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嘗以碑為正今刊于正文下

湘旁有廟曰黃陵祝曰湘旁謂湘水之旁補注筆墨間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寵策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立以祠焉一無古字石本作石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韓曰表字景升東漢末為荊州刺史。之字一本作所

題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一無其下一有字

題曰虞帝二妃之碑帝一作舜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二妃者也孫曰事見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劉向

撰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補注歐陽集古錄云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水為夫人而碑云降小君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樊曰郭璞注云帝之二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舜之后配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小水即謂湘川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孫曰列女傳云有虞氏二妃者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石本無為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石本有君母字明

其正自得稱君也祝曰春秋蔇我小君諸侯之夫人皆稱小君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遒南方以死樊曰孔安國注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石本升作昇一本傳作孔安國即零陵之九疑山也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一無死字余謂竹書紀年孫曰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二十年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補注尚書君奭之文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補注周書即上所謂君奭篇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得一作當以此謂舜死蔇蒼梧一有之野二字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石本無死字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程曰劉向列女傳云瞽瞍使舜塗廩二妃曰往哉時惟其藏汝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又使舜浚井二女曰往哉時亦惟其藏汝時其揜汝之往汝去汝衣裳龍工往鳥謂習飛鳥之巧龍謂知水泉脈理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作當江者石本湘作湖莫敢不進禮廟下莫一作其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祝曰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至唐為潮州。石本揭作楬一本傳作孔安國注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厲之有。又一本云南海之隅陽厲百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孫曰元和十五年十月以赦令量移袁州。石本移作為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以赦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圮一作毀桷一作榱於州刺史王堪石本無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愉故善石本無余字謂曰丐我一碑石丐一作與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一作已遂纂其事一云碑其述謹纂其事俾刻之此後舊有將修廟祭神文一首與二十三卷內祭湘夫人文同故不復出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曰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又誌其墓今又書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今本止云太原王公神

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孫曰王氏凡二十一望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孫曰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補注文十一年左氏鄭瞞傳齊王子成父獲其君曰禁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一無鄉字公孫曰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一無鄉字公方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孫曰烈字彥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補闕改下一有右字遷禮部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孫曰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有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仲舒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為參謀韓曰為荊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孫曰元和四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硤州刺史孫曰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帥江西時贓罪貶憑憑臨賀尉仲舒宣言於朝曰夷簡持摭憑坐罪貶硤州○硤徒夾切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

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無罪上意乃解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補闕改下一有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孫曰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有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仲舒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為參謀韓曰為荊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孫曰元和四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硤州刺史孫曰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帥江西時贓罪貶憑憑臨賀尉仲舒宣言於朝曰夷簡持摭憑坐罪貶硤州○硤徒夾切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頌公德頌作頸事具聞就加金紫轉饒州

變其屋居以絶其火延堤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化成（化一作政）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韓曰穆宗即位召拜）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樊曰弘中為蘇州召為中書舍人實元和十五年六月也公嘗誌其墓云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此一事耳誌與碑兩書之語不相襲足以見公立言之法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一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産猶不釋囚（一有之字）公至脫械不問（樊曰初江西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絶榷酒利多他酤錢九千萬吏坐失官息五十萬悉産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宴樂絶他用錢可乎（一作可足乎）遂以代罷軍之息錢（樊曰水旱民賦不入仲舒歎曰我當減此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十萬代之）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歌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一作待處之一作以處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六或作五）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河南（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韓曰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洞）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而華英（舊本作韡而華英今本作韡而華英孫曰韡字疑作韡韡花盛貌于鬼切）不矜不盈孰播其馨（一作聲）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數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辯遏堅慝巨邪不用（補注巨邪謂裴延齡）秀出班行乃動帝目（祝曰即公上所謂仲舒入閤帝顧問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孫曰謂自職方郎中知制誥）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摧竟遭斥奔（孫曰謂貶硤州刺史）久淹

于外歷守大藩孫曰自硤州徙婺藕二州所至極思必悉利病姜枯以膏燠暍以醒暍一作腸坦之敞之必絶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孫曰謂穆宗復召為中書舍人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彫郡庸以自效上籍其實俾統于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敝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絶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孫曰朝廷將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之會仲舒卒思以息勞虛位而俟補注即公上所云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上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曰遠彌高

謹案第六頁後四行注韓曰遷左神威衛將軍刋本將軍上行大字按誌文無大字注自不應有且與下文累遷神威大將軍句亦礙今刪

第十八頁後一行注楊惠琳刋本楊訛李據唐書改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文通加散騎常侍刋本脫文字據考異增

卷三十一第二頁前六行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刋本脫南字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增

第五頁後三行注謂南方邾伯也刋本南訛邾據文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文樞
謄録舉人 臣呂燕昭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碑誌銘

唐故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曰韓弘新史有傳多本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令本止云許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任曰世本曰曲沃桓叔成師之子曰韓萬萬子求伯求伯子子與子輿子厥遂以韓為氏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代為晉卿後分晉為國韓為秦滅復以國為氏出潁川後避王莽之亂居南陽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賈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祝曰秦滅韓以其地為太康之韓補注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一作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補注海二子弘充是為齊國夫人夫人之凡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

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孫曰建中二年正月以宋州刺史劉玄佐為汴宋亳潁節度使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祝曰侃侃和樂貌三輔黃圖侃侃閭閻口旱切。一作侃侃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屬之欲切諸老將自以為不及將下一有皆字司徒卒孫曰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去為宋南城將孫曰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為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萬榮病其子迺自稱兵馬使軍亂逐迺以董晉為節度使十五年二月晉卒以行軍司馬陸長源為使軍亂殺長源以宋州刺史劉逸淮為使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孫曰九月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而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

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節度曲環卒孫曰貞元十五年九月少誠圍許初少誠密與逸淮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逸淮卒其使數輩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敗之少誠失勢而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孫曰貞元十五年九月少誠圍許初少誠密與逸淮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逸淮卒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嗢之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殁五亂於汴者吾苗簉而髮櫛之幾盡樊曰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櫛髮簉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舊注簉除田草也。簉呼豪切然不揃刈揃滅也與翦不下或有一字不足令震駭一作駴音駭祝曰周禮鼓皆駴注疾雷擊鼓曰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自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又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郎將劉鍔者先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貞元十六年三月弘引短兵於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斬之血流道中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譁者祝曰譁也注悕呶也猶譁譁叫號于城郭者詐一作作屯兵以謹悕呶注悕呶尼交切譁也。譁音歡呶尼交切于曹以嚇滑帥嚇虛訝切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

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一無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東平帥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李元素以師古鄰道遣使密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及聞順宗即位乃罷兵少誠以牛皮鞔材遺師古鞔與鞋同戶佳切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孫曰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孫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一無濟字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孫曰元和十年二月山南東道節度嚴綬為賊所襲退守唐州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弘有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為重肩實當旗鼓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

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樊曰弘為都統實不率兵三千隸光顏軍弘雖居統帥之陰為退撓之計每聞捷至輒不怡已離理所令其子公武監軍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東平帥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李元素以師古鄰道遣使密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及聞順宗即位乃罷兵少誠以牛皮鞔材遺師古鞔與鞋同戶佳切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七千匹一作絹五千匹一作絹三千匹一作絹五千匹器千而汴之庫廢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他錦紈綺繢又三萬金銀器千樊曰元和十四年二月李師道誅收復河南十二州弘大懼因請入朝七月攜汴之牙校千人入覲宴賜加等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綵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廢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孫曰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老經體不治

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韓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韓曰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韓曰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補注新舊史皆云年五十八罷朝三日贈太尉賜賻之布粟韓曰弘卒賻絹二千疋布七百端米粟千石其塋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塟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孫曰是歲閏十月公武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冦患公居間為已不利畢身佞辭畢一作畢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鈞謗鈞一作鈎以間染我染一作染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汴蒲于時弟充自鄭滑渭北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節度使一有使字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樊曰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使李愿立牙將李寘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寘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軫域軫一作畛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

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祝曰猘狂犬也自劉玄佐死汴州五亂。猘居例切將得其人衆乃一愒祝曰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愒丘例切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磔陟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孫韓曰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一作處所河流兩壖祝曰壖江河邊地前漢坐侵廟壖為宮。壖而緣切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祝曰睨眴睒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馬無眴孫曰邪視也。睨音詣眴音荀左顧失視右

顧而踶巨几切蔡先鄂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補注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陪一作倚一作恃天施不留施一作地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補注言官兼將相也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補注上謂穆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絶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祝曰扳引也春秋傳扳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補注鴻大也

柳子厚墓誌銘

韓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始自袁州召還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祭子厚文曰退之承命改牧宜陽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其後序其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凡子厚之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夢得與子厚俱以文推及誌注石高貌。薪士咸切又士減切

其後以博學宏詞授校書郎孫曰貞元十四年中此科以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藍田尉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

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樊曰貞元九年登第年二十一德宗問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之子耶悉擯不用居藍田山谷中又六年復以博學宏詞選崔邠以書抵子厚使就試子厚報曰僕雖不肖嘗聞大丈夫處世不能建事業垂光耀於後時與群賢比肩事業文章炳然見頭角祝曰選薪絶峯衆謂柳氏有子矣

風發韓曰前漢非有踔絶之能注高遠也。踔敕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孫曰為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元與呂温引納禁近與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祝曰順宗即位叔文執詔用事尤奇待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戸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祝曰宗元既罹

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者為之悽惻而自肆於山林之間元和中補注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九年冬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樊曰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則下一有許字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

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補注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樊曰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進之悉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上與宰相武元衡亦惡之悉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詔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絶域往返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與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願以柳易播會御史中丞裴度亦奏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甚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重可責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宜有此言上良久曰朕所責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謂左右曰度愛我終切明日改禹錫連州

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韓曰詡詡人語也虚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

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
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
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
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不振於窮裔（邊也音曳）材不為世用
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時有人力能舉之（能一作解）且
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一作意）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力字下一有必致二字一作致必二字）
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五十年秋七月十日歸葬萬年
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
七子厚卒乃生（任曰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綰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
葬也費皆出觀察使（費一作資）河東裴君行立（孫曰元和十二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
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留弟盧遵遵涿人
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
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廢幾有始終者（終下一有焉字）銘
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道古嘗成王皐之子新史附皐傳後道古巧于官便佞傾下遊公卿間嘗與博奕為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盜美名詳見於傳而誌皆畧之祭統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墓誌銘也所以有褒無貶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孫曰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公嘗銘曹成王皐碑）其
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王諱
皐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
數當時（數所矩切）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
舉及第（補注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與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
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
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宗一作室非）元和九

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孫曰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樊曰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道古倍道入其營公綽惶懼為飛譖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為鄂岳沔蘄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綽道古誣逐之又以度支錢饋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而譟叛逐觀察使黃國珍出財賞皆被奪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樊曰貞元十二年二月道古攻申州破其郛進圍申城守卒夜駈女子登）轉一作遷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賁（前一作泌下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賁以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樊曰憲宗晚好神仙詔求方士道古在鄂岳以貪暴聞恐獲罪乃求自媚貞元十三年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十月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以泌權知台州刺史憲宗餌其藥不效十五年正月帝崩杜叔良柳泌貶鎪斥道古為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樊曰道古終以服丹歐血死）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塋（韓曰長慶元年正月穆宗祀圜丘赦天下）遂以其年九月一日塋于東都某縣（一本無其年九月一日塋七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為進士舉（一作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勭公（勭音叔裕五世孫祝曰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父士佺（且緣切）蓬山令次配崔氏諱約（祝曰其葉謂之蒚。蒚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孫曰大歷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為尹）令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塋用古令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塋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塋

銘曰

太支於今（補注太支一作本支非太謂太宗也見曹成王誌）其尚有封（尚一作上）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雖黜不復（雖一作誰）而以喪歸海豐瀰瀰萬里于畿（祝曰言自循州歸塋京都）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韓曰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簟即其人至是銘之

公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樊曰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別君其後也（一無上四字）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

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一有以進士樊曰貞元四年君字以進士第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補注試判謂試書判授正字自鄠縣尉祝曰鄠縣屬京兆府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祝曰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均之為江陵孫曰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荊南行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樊曰公時亦為江陵法曹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孫曰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為尚書左僕射○之一作戶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孫曰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即副其支度使事補注為支度副使均卒李夷簡代之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方遷祠部郎中會衡州無刺史選人願行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衡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數音朔不為翕翕熱補注詩翕翕訛訛謝安在東山兄弟已有富貴者集翕家門傾動人物此謂權門有炙手可熱之勢而羣不為也○熱一作然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詠音恢連日夜不厭費盡不顧問一無上五字一云盡費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一作對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曰韓肇京兆人大歷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孫曰詞詞一作嗣宗非次嫁蘭陵蕭儹子管切。一本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一人一或作四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

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孫曰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譁厥蹟補注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蹟音迹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

謫潭胡本切樸一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韓曰甲子一終即誌所謂春秋六十是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韓曰薛戎元積作神道碑而公誌其墓

公諱戎字元夫補注河中寶鼎人始居河東樊曰懿避魏汾陰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樊曰汾陰河中縣也開元十年獲寶鼎改名寶鼎縣諱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祝曰德儒父道實隋禮部尚書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孫曰德儒二子寶積寶肩寶肩邠州刺史樊曰德儒隋濟北司馬生二子寶積潤州刺史寶積楊州大都督府長史

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允有子九人皆有名位樊曰寶肩子九人績純絢綰紘縉絳緣純泰州刺史縉和州刺史緣金部員外郎見世系表其最季諱謙作謙誤當作緣為河南令樊曰河南令治洛州都督絢好時令綰濟源令繪祠部郎中紘華州刺史緣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補注五子丹文丹以卒孫曰贈給事中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戎放朗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樊曰文温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沉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貴孫曰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陽羨即常州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日一無字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韓曰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辭為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貞元十一年七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卒戎復歸陽羨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孫曰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戎為判官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遷下一有至字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係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祝曰戎攝泉州刺史事時貞元中寵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戎在郡遵朝廷令不從冕所自用者冕惡之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因公於浮屠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孫曰馬摠佐鄭滑府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摠以南仲道直盈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

恕誣奏恕怨疑泉州別駕晃欲除恕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事晃恕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晃度未可屈擇而去置戎於佛寺環兵脅之累月戎終不屈淮南節度杜佑聞之以書責晃會晃病戎遂得脫辭職自放江湖間晃死後使至奏公自副樊曰晃卒閩帥其事奏戎為園練副使　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樊曰濟美使浙東戎又副之　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樊曰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送畏不及治道前驅惟戎境內按故無所治送留守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進將略出之不與歷衢湖常三州刺史孫曰遷衢州刺史初到視前刺史所為皆便俗戎忻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其最患人者获塘河水潴淤遏塞不能負舟戎濬之百餘里　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樊曰正月以戎帥浙東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嘗者死戎弛其禁　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補注部刺史謂部中刺史　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蘄州以病卒春秋七十五

孫曰天寶六年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一作人字以其年一作明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樊曰公嘗令河南與薛為代　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樊曰放字達夫貞元七年登第戎死時為尚書刑部侍郎後終江西觀察○刑部一作兵部　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累以事俛免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貴不能百年昌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二

墓誌銘

楚國夫人墓誌銘

韓曰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壻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亦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先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一無今字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樊曰許國公韓弘也前鄜州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父太尉劉公之甥孫曰劉良佐之甥一本父作又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祝曰太夫人弘母劉氏也六親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孫曰元和十年九月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韓曰史記魏文侯後代居翟地後為晉所滅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韓曰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卒以成為相翟璜佐魏文侯所進者西河之守西門豹樂羊李克屈侯鮒等五人文侯皆臣之高陵相漢樊曰成帝永始二年十一月以翟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綏和二年二月罷義以家酬韓曰王莽居攝元年九月方進子東郡太守義舉兵誅莽凡二月兵敗死莽發方進及先祖家在汝南者焚棺夷三族誅及種嗣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孫曰河東言汴河也弘在宣武凡二十一年元和十四年秋自宣武入朝願留京師八月拜司徒策中書令其冬妻翟氏

卒於鄜州○鄜音孚延節度治鄜州史公一作父子在鄜時孫曰鄜坊升延節度治鄜州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祭白帝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為王屏翰有攘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予曰母兮莫我撫已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祝曰夷等也用昭厥齋冢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韓曰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云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然誌言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即謂司業明矣程曰字貽周京兆金城人六代祖敬遠嘗一作代仍襲封西河公一有至公之三字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世一作代仍襲爵名樊曰敬遠孫善衛左衛將軍善衛子悅竇洪州都督懷亶子允同昌郡司馬皆襲封西河公同昌郡扶州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樊曰叔向字遺直以詩自名與常袞善大歷十二年四月袞平章事用叔向為左拾遺內供奉十四年閏五月袞貶河南少尹叔向出為溧水令○溧音栗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樊曰叔向五子常牟犨庠鞏皆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犨新史有傳牟等附焉孝愛謹厚一作孝謹厚奉事繼母盡力承順母所愛視猶己子母所憎雖不使令不敢有怨色母所欲雖不及必為之求得乃已母所欲雖非義必為之辭而止

雕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樊曰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為東都留守奏牟為府巡官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樊曰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奏牟為府判官歷六府五公韓曰牟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掾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一有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遏一作蓋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犀牟犨音拱常進士補注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進士水部員外郎朗蘷江撫四州刺史犀以處士徵孫曰犀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薦犀徵拜左拾遺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孫曰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遷容舉犀代己為御史中丞

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犀三佐大府樊曰犀字胄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皐出鎮武昌奏犀為推官元和三年二月皐移鎮浙西以犀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犨亦進士韓曰犨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孫曰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表犨自副皆有材名公于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丈一作好學善丈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少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補注公大歷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武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千年始以師視公視一作事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丈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祝曰哀元年左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孕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留居有仍遂為竇氏聖愕旋河犢引比樊曰龍六十九世孫為鳴犢史記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游烏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丘哉至河而旋也引比引以為比口犢作犢非相嬰撥漢納孔軌樊曰鳴犢七世孫世世子嬰字王孫家觀津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為丞相軌法也言撥去亂政納之於法韓曰竇太后好黃老而嬰務隆推儒術與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軌蓋謂嬰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左氏所謂納於軌物前漢敘傳所謂伏周孔之軌蹈也○撥一作發

後去觀津（觀音貫）而家平陵（韓曰世弟庶子充從居清河充于廣國字少君孝文皇后之弟廣國子誼誼子賞宣帝時以吏二千石徙狀風平陵閎者求官自曰子駕後昌寓吳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一作石名）

唐故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補注孔戩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戩（孔曰孔子後三十五世于如珪海州司户如珪子岑父著作佐郎岑父給事中岑父五子戩戩戩）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孫曰戩為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孫曰長慶三年戩累表請老）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樊曰詔戩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吾君年至（一本无至字）一宜去（洪曰蓋取龔勝鄒漢俱乞則致事令大夫年至矣補注禮檀弓詔曰古者有司年至七十而致仕○或作宜去無一字）退郎官（一作中）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補注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於是乎賢遠於人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戩同在南省數（音朔數下一本有孔戩二字）戩為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戩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補注建中元年戩第進士）佐三府（孫曰以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盧犀為本軍節度使來戩為判官九月犀卒抱猶留務監軍楊志謀雅自肆衆皆恐戩遊志謀至府與對揖卧起示不疑志謀嚴憚不敢動）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樊曰戩為諫議時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憲宗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戩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讀（孫曰元和六年十月以戩為皇太子詣王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韓曰戩使李少和坐贓猷寢不下博

陵雀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言京兆尹左右之翫其情幾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一本無此句尹字

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左丞一無上三字改華州刺史猿曰九年六月以幾為判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遷關防禦鎮國軍使明年歲貢海蟲淡菜蛤蚶祝曰蛤也說文蜃屬有三皆生於海千歲化為蛤秦謂之牡屬一曰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蚶蚌屬爾雅曰魁陸本草云狀如海蛤負而厚外橫從其理五味自充庖作羞○蛤音閤蚶呼甘切可食之屬一無可食二字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答外按小兒邽音圭外按一作按或從張曰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猿曰元和十四年容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上從之無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一作願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禹汨此禽獸耳一作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一作自相怨恨而散禹比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猿曰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并家屬部曲皆過害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猿曰十五年七月行立旻相繼

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韓曰歲貢千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韓曰步水岸渡處碇鉦舟石與矴同○碇丁定切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賄一作財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

卒○數月一作數日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詞美之詞一作詩嚴曰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詔用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即十三年入云明年祀歸即十四年入云明年其時公又固往即十五年也按退之以十四年貶潮州冬至衆州則十五年已移袁州矣舊史云戞每受詔白犯風波而往愈在潮州作詩美之其說蓋誤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補注十五年九月遷拜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獨遵憲遵裕史作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祝曰隋後官至宰相唐史有傳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戴戰戰笑曰以世系表考之岑父生載戡戴戰戰威戡戡給事中生溫質溫獨溫憲溫裕戡戰貽芳節度判官戰庫部員外郎以傳考之溫裕仕為天平節度使戡京兆尹與表不同誌謂戡凡弟五人而表又有威誌云遵獨遵憲遵裕傳云遵獨溫裕表又悉以遵為溫當考○戡音衡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戡自

湖南入為少府監孫曰長慶元年正月戡自湖南觀察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韙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祝曰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三十八韓曰一本云孔世世作冉俗作卅又一本云孔子世三十八蘇曰一本云孔世世蘇合切說文前之說則省字後之說則加字皆非文意孔世三十八於理自暢拘字之偶非古也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一作自寡笑與言其尚類也一作耶莫與之倫祝曰倫比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補注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末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一本無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公諱仲舒字弘中孫曰仲舒少客江南與州祈人孫曰井名翳河南先拾遺與陽城合過裴延齡不附為相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按陸贄等坐陽城傳云裴延齡譖毀陸贄等坐貶黜城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上疏則墓誌云十年是矣以賢

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户參軍改蓬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硤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缺改婺州蘇州刺史改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作宜徵拜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間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仲舒歷事跡並見三十一卷碑注至則奏罷搉酒錢九十萬十或作千以其利丐貧民丐一作與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丈書一無丈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禁一作學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出野出一作山去浮屠老子象去一作立以其誑丐漁利奪經人之產經一作編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孫曰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其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及知制誥知一作在盡力直友人之屈與曰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贓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宽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七十七八一無口字公居五年一無公字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閭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悉一旦張下民無不扑吋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一有諱字玄暕音簡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某一作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一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

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孫曰仁師字行與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世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劉禹錫嘗為仁師撰高陵適受代）次女壻李行修（孫曰元和四年行修登第○一作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一作大）又剛以嚴（又一作人）哲人之常（哲一作若）愛人盡已不倦以止（止一作正）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最一作撮）萬世之藏

唐故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此篇後闕）

君諱繼祖（樊曰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補注王名）趙字洵美）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樊曰趙二子棗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放次繼祖集注按傳趙贈太傅此云贈太師暢贈工部尚書公元和九年為其夫人作墓誌亦云贈工部尚書此云贈太子少傅宣其後累贈至此耶）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孫曰貞元二年）應進士舉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樊曰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趙預誅韓弁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罷兵趙奉朝請京師弁公之凡也）拜

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補注軫悼閔也）賜食與衣（祝曰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食音嗣衣去聲）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樊曰姆女師也儀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皆今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莫亘切）漆黑肌肉玉雪可憐（洪曰可憐舊作可念按妬記云王丞相夫人於青疏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黃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一有鉅谷二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補注謂非武王之上）能守其業者也（補注少傅暢）幼子始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祝曰茁草初生貌詩彼茁者葭○茁鄒滑切又側劣切）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樊曰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樊曰貞元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有分府二字）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孫曰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一作耶

宋 魏仲舉 編

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曰紹述卒且葬誌皆無年月或法不必載也按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乃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而公卒以四年十二月則疑在長慶三四年間○補注後山詩話歐陽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孫曰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從一作促得書號慰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一無者字又三十卷

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一無紀字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又十九樊曰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七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一本又○一作字

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洪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學溢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規繩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太奇溢矣本朝王晁劉忱皆為之

注解如瑤瓚碧漱鬼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補注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豹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載也放恣縱橫縱子容切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孫曰言蓋如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樊曰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

一無出字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建諫議大夫命且下一作命且日下遂病以卒一作遂以病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孫曰澤字安時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孫曰興元元年正月樊澤贈司空祖某官諱泳樊曰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孫曰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單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

於聲補注聲樂也下言觀樂是已天得也一作天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一有某字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一作賊作脫後皆指前公相襲孫曰公然相襲後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絶塞祝曰祖往也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故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邴薄經反字某雍王會之後孫曰曾當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為隋妥州總管。雍於隴反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宇音旺曰雍王長平王孫曰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

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孫曰實八年生）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孫曰鄆天）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一無年字）能閭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一作敵）姑氏子弟莫敢為嬌（一作浸）浸傳之聞諸父（一作浸傳聞之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邪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蹤音）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語一作謂）為汝得師（一作吾為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負外尉選（孫曰選謂選於吏部）魯公真卿（拱曰魯郡顏真卿為吏部侍郎）第其所試文為上等（孫曰選判拔萃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録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孫曰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為河南尹）拜南鄭令（補注南鄭與元屬縣疑此處有脱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慙其庭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一無上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

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某月丙辰（俗本無某月字）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樊曰長慶四年六月玄暐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正月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為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苟城尉漢監察御史（樊曰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為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于及○滙音洗音光）皆進士（樊曰舊史漢弟滙洗淄皆登進士第淄大中初為禮部侍郎）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塚也（補注漢即公塚）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作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樊曰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但書曰帥諱之爲耳）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祝曰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庭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祝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牛僧孺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節度使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孫曰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為太平軍節度）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乃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戲我事（轢音歷）無罪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樊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因斬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後以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墳都虞候劉操抑牙張抱元等取朱滔于洞為留後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與一作以）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元濟師道為其兵馬使劉悟所殺）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內餧狗鼠鴟鴞（樊曰新史書徹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事然而改餧為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補注韓曹滑節度使馬總也）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音預）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一作三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孫曰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問即自視衣褲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箸進養之（一無養字）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嚴曰空青山出銅處銅精黨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坑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踐其官父休其官妻韓氏

禮部郎中某之孫（祝曰雲卿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祝曰俞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徹也世暮顧以行子揭揭也（揭音鶡）嚱喑以為生（嚱一喑以相呵也）結切喑於金切）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折缺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厲嚴也口厲協韻音烈）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相呵也口咀音怚）

故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補注公室盧氏之母夫人苗氏也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孫曰上黨長子縣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樊曰以宰相世系考之襲夔生殆庶）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別駕（樊曰此云別駕而表云永王府諮議參軍當以此為正）夫人年若干嫁法曹盧府君（一作嫁范陽盧府君二字）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言盧氏之族）世所謂甲乙者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殁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

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

韓曰夫人長女壻河南緱氏主簿唐元次亡公其季女壻也

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七月一作八月）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其誌銘（其一作之）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是一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享乃于行（一作乃于行）克娩德門（娩匹詣切克一作光）肅其禮容（一作裕一作禮狹）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于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傚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累力追切一本作纍纍）有攜有孕（一作既克其家閨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嬰扶牀坐膝嬉戲誰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訊與為儔刻銘實墓（實一作誌）以贊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韓曰參軍李翺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為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翺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但文章不足以揚須道德光耀來世

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為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孫曰夫人父球兗鄆懷三州刺史）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涼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孫曰涼武昭王名暠字玄盛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在位十七年子翻字士舉位車騎將軍祁連酒泉晉昌太守翻子寶字懷素鎮北將軍寶子沖字思順後魏後文時封清渊縣侯卒贈司空沖暠曾孫也今云六世誤矣○涼一作梁者非是）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渊侯（孫曰沖子延實字禧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字子儒襲祖爵清渊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能枝襲封）由侯至于貝州凡六世（孫曰桃枝玄孫詔諡諮議參軍詔子楚金○一作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孫曰楚金伯兄惟慎楚金事之如父在每事必請惟慎曰汝年亦長矣每事必擾我何為楚金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見實錄）其夫人事其姑如事其舅其於家不敢自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悅一作慙孫曰姑惟慎于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為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于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樊曰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翺實錄亦作慙嚴曰李習之皇祖實錄云刺史嚴正晦）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足石一有而字）胥其出擊之（一本胥作需無其字）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

處士盧君墓誌銘

韓曰公前銘盧君夫人此又銘其子於陵

處士一本有盧君字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韋捽之祝曰捽擊也○捽昨莫切法曹爭尤彊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孫曰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之女有二人於陵渾女三人長嫁唐充幼適公讀書

孫曰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苗氏卒年六十九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一或作十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墳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太學博士頴丘李干一本作于下同余兄孫壻也年四十八孫曰于大歷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其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樊曰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年四十為鄂岳從事樊曰十一年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辟于為從事遇方士柳貴一作沙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孫曰說文鉛青金也一曰錫之類按中為空按字上一有以物二字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耳聞一作耳相聞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孫曰登字沖之元和十四年六月為工部尚書殿中御史李虛中補注虛中字常容刑部尚書李遜孫曰遜字友道長慶三年正月拜刑部尚書遜弟刑部侍郎建補注建字杓直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孫曰坦元和十三年五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工部尚書

坦字保衡元和八年五月除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裀席得水銀一作其茵席當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癸卒殿中疽發其背死孫曰元和八年六月虛中卒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孫曰長慶六年正月遊卒其季建一旦無病死孫曰長慶元年二月建卒襄陽黜為吉州司馬孫曰元和十五年三月簡北吉州司馬是歲九月公自袁召還為國子祭酒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有家人至一作有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之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孫曰長慶三年十二月簡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及金吾以柳責得罪食責藥五十死海上樊曰道古是也竟不痊是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補注下文云豚魚雖是也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延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補注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李干誌敘當世爭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砒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識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婁作李將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餅砒黃耶又后山嗤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傻吁正謂此耳

謹案卷三十二第五頁前二行注陰為逗桡之計
刋本桡訛遶據唐書改
第六頁後五行注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刋本至既
訛既至係沿舉正之訛據考異改
第七頁前四行注立牙將李芬為留後刋本芬訛
界據唐書改
第七頁後五行命正我字刋本正訛王據東雅堂
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以先朝時刋本脫時字據天德
堂本及文義增
第二十頁前四行注奏我為團練副使刋本我訛
晃據文義改
卷三十三第五頁前三行注河南尹鄭餘慶刋本
缺鄭字據唐書補
第十一頁後六行注岑父生載戩戩戰威刋本
岑訛巢據唐書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此云贈太子少傅刋本少訛太
據唐書及誌文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注王丞相夫人於青陳臺中刋
本脫夫人二字據世說注增
卷三十四第六頁前二行長慶元年刋本元訛二
據唐書及考異改
第七頁後四行節時其飲食刋本脫時字據文章
正宗增
第九頁後一行厥聲彌劭注厥聞愈劭刋本劭並
訛邵據天德堂本及字書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其葬曰刋本曰訛日由上文既
以世為詞故此必以曰作日以曲証其文之不
分應也據考異及舉正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侯之後刋本脫後字據天德堂
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舉人臣呂燕昭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五

宋 魏仲舉 編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五至八

墓誌銘

盧渾墓誌銘

韓曰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弟凡一作後有弟凡汝從之居視汝如生汝遷於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注詳本篇

安定桓王五世孫慤素為桂州刺史嚴曰新史云弓高侯頹當裔孫尋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校其後徙安定武安至侯覬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者徙居九門生茂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生胶胶生仁泰仁泰生慤素樊曰唐史世系表及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並云慤素桂州長史皇甫持正誌公墓又神道碑明同而此云刺史其字誤矣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丈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集注桂州四子仲卿少卿雲卿紳卿也李太白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獨世系表云桂州君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升卿表以晉卿為長而碑以仲卿為元子表作升卿最季而誌作紳卿誌

又云嘗為揚州録事參軍而表云京兆府司録參軍公仲卿之子而紳卿姪也寧有叙其家世而故誤耶當以誌為正

事故宰相崔圓（孫曰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録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録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奴箭切）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録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男曰家女曰都皆幼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其日葬於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蓋歸有時（洪曰疑有闕文）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誄好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俞妻趙氏生二女

（韓曰此誌及張徹誌皆以韓俞為開封尉唐宰相表以為令史誤也）

張徹三男（樊曰三男無兢啓餘州來並世系表）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孫曰公父仲卿即雲卿之兄也○一本無弟字）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於周氏況（樊曰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遣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孫曰貞元六年好好生至是元和十一年卒年二十七）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一作其從父弟愈）於時為中書舍人（孫曰是歲正月公為中書舍人五月降為右庶子）為銘曰

夫喪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樊曰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竇鞏丞滂皆此誌云滂年十九死蓋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孫曰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孫曰老成公凡介之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祝曰湘滂）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

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後（祝曰舍人）名會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軌一作範）滂既凡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作文（作一作倍）功力兼人為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人耶退大喜謂其兄湘曰其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董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於為人亦然既數月（一作日）得疾以卒年十九矣（孫曰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孫曰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里（孫曰宜春隸州滂從公量移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卒○一本作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耶（一作天固生耶一作天生之耶）偶自生耶天殺之耶其偶自死耶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拏壙銘

（韓曰公貶潮州拏道死商南層峯驛痤之山下至是尹京兆乃發其喪歸葬于河陽世墓之次）女拏（音如又女加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

秋官（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言佛肉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潮州其地在漢南海之揭陽）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拏年十二在病（一作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與致（又一作父）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拏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而葬之女拏死當元和之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史景柔于元幹）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掾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孫曰晉卿凡如蘭之女詳見苗夫人誌）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法曹卒相休憬曾姪孫（孫曰長慶

三年七月以休惕同平章事四年八月罷神龍元年四月復相二年三月罷景龍三年七月復罷出郙氏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爰一作其）（歸一作嫁）九子一母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

乳母墓銘

樊曰唐志義服有為乳母報者其服緦麻韓曰葬乳母且為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為韓氏家乳其兒愈（為于偽切）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孤曰大歷三年公生五年而公怙恃未詳嚴曰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韓曰公第在貞元八年）歷佐汴徐軍入朝為御史時節受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病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祝曰窆下棺也）（窆彼驗切）且刻其語于石（語一作誌）納諸墓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六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瘞破硯文

樊曰李元賓硯公為之文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間（孫曰褒斜地名）役者劉允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識音志○一作贊而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補注全謂其未破時）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洪曰退之毛穎傳摹擬子厚以為怪予以為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于莊周寓言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天下有識者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樊曰李肇國史補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孫曰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眎（韓曰禮記兎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孫曰卯於十二神為兎）死為十二神（孫曰十二神謂子丑寅卯之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嚴曰博物志云兎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謂之兎兎吐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補注論衡曰兎從口而出名曰嫵○嫵芳万切郭云俗呼曰嫵嫵乃侯切又庾雅云嫵兎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嚴曰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姮娥羿妻也）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一作戍云）居東郭者（一作有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
潁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補注征伐所獲者為俘章臺秦宮名）聚其族而加
東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孫曰管城地名在今鄭州）號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潁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
絕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孫曰九流謂儒道陰陽法墨縱橫雜農九家者流）百
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
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
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孫曰趙高為中車府令）
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
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
事以衡石自程（孫曰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潁與執燭者常
侍上休乃罷潁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
友善（補注洪駒父云韓文公傳毛潁以文清穆然與潁遊者褚先生陳玄陶泓功不在潁下文公不為立
傳乃為補亡云）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潁三人者不待詔輒
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
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一作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嘻一作喜）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而今
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
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
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
謂魯衛毛聃者也（孫曰僖二十四年左氏冨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
遂（樊曰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
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孫曰杜預左傳序云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
名而姬姓之毛無聞潁始以俘見（與字有俘見幸任使）卒見任使（一作始以）
秦之滅諸侯潁與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疎秦
真少恩哉（于厚有讀毛潁傳後題見挪集二十一卷此不復載）

下邳侯革華傳

祝曰下邳縣名史記鄧艾耕于下邳在漢屬東海郡舊本無華字傳歐陽公始錄之樊曰按今諸本毛頴華二傳雖載然毛頴傳見於李漢序于厚集李肇因史補及舊文公傳稱華傳無聞大抵步騭毛頴傳而為之其不及遠甚趙璘因話錄曰才命論稱張燕公華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設其辭多鄙淺則華華傳非公之作矣補注陳長方云下邳侯華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頴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諢語滿場皆笑此語豈再出耶又宋景文筆錄云退之送窮文退學解毛頴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不載下邳華華傳足判其謬矣○邳貧悲切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孫曰田隴之義三十六代祖守建為祝曰建為郡名史記以壯建為○建居庾切黃帝時以力見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孫曰書放牛於桃林之野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一無而加二字華父聲祝曰說文云聲牛名○聲赤牛息聲一曰牛名○聲赤牛切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嚴曰臺在蘇州越絕書云吳王夫差起姑蘇之臺三年乃成高見三百里此所言長樂姑蘇但取酬酢之義皆牛乳所成者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聲因

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予一有於市朝三字不復召予矣遂棄而終棄字下一有之字華無子于一作息其繼者族人焉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華故從華焉初華自胡而來為趙武靈王見重後子孫盛於中國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華朱者孫曰漢書作華朱今本多作華末非即其後也一本云從始於皮而聲於華故從華焉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華末即其後也初本自胡服而來趙武靈王重之由是于孫方盛於中國耳○一本云華氏之先出於皮姓軒轅胡服而來方熾於中國漢書有煮棗華末即其後也

送窮文

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顙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楊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蓋古人作文皆有所祖述如司馬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杜云遙相祖述復先誰長卿子美豈剽竊前人者耶補注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彩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揶子厚晉問擬牧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最无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遷時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舡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舡延之上坐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孫曰星者公之奴名○一本作星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粮祝曰糗熬米酮雅云麥也周禮糗餌粉餈粮糒也○糗去久丘救二切粮之良切牛繫軏下引帆上檣孫曰軏車轅之前上掛檣帆柱遝萬里連檣牛繫軏下言車引帆上檣言舡也○軏乙革切檣音牆三揖窮具船與車備載糗粮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窒躬以告之曰聞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擔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韓曰曠張弩也○曠音霍又廓郭二音與電爭先一作光子無底滯之尤底止也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孫曰論語屏氣似不息者屏藏也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耆呼號切歍呼骨切嚶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一作年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苞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孫曰謂滴陽山

令時熱爛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孫曰謂為太學博士時朝籠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孫曰言我初無欲行之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船車鼻嗅臭香糗糧可捎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甫鳩切予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一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一作儔朋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掇手覆羹張曰掇拘掇也○掇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予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一作其名曰云云矯矯亢亢祝曰矯亢剛直貌○亢口浪切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恐害傷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予疎謂予不信于一作言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祝曰舉手之上座樊曰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鯉魚文

補注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鯉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

戒鈞仍有勝粘多於水濱潛伏人言近以尾擊取蓋猶炙之仕鼻也樊曰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舉瀝以一羊一豚投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言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幷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也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二公幸矣古之為政有虎渡河者蝗不入境者蓋其精神所感若此類也耶

雒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孫曰惡谿名在潮州城西蓋龍湫也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孫曰監于蜱俾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烈乾也今作列又一本作迺迺遒也迺音旅祝曰嗣刺泥中搏取之也莊子冬則捆蔂於江是也○嗣初朔切一本作嗣木名特嗣切非是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嶺海之間嗣海一作海嗣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孫一作文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孫曰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一作令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祝曰睥目出貌左氏睥其目是也○睥户扳切○一無不字潭下有而字據食民畜據字下一本有處字熊豕鹿麏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駕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中洪曰舊本作下心又有哉字然本本作下中也記曰文子其中退切睨下顯切刺史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祝曰醜亦類也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冥暗也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

以避之與冥頑不靈一本與下有其字靈下又有而字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六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七　宋　魏仲舉　編

狀

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左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皇贈尚書左僕射

韓曰公嘗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傳皆取公行狀為之其增修者不一二兩樊曰司馬溫公考異以為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衛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補注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孫曰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宣一作先）公在原州宰相以
善為文任翰林之選既以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孫曰晉上書行在拜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樊曰翰林待制）三年出入左右天
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
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
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殿中侍御史（孫曰正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
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迴紇
（孫曰尋歸臺授本官）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
祝曰回紇古匈奴○紇下沒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
為涵判官（孫曰大歷四年五月以僕固懷恩女為崇徽公主下嫁回紇可汗今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奏晉為判官）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迴紇力焉（假一作取）
約我為市馬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卒取之
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
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
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兩
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
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補注謂為太府太常少卿也）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孫曰大歷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以
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
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
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
軍使未泚之亂加兼御史大夫（孫曰建中四年以晉代
御史中丞潼關防禦鎮國軍又之加兼御史大夫○一本無兼字）詔至於上所又拜國
子祭酒（孫曰是歲十月朱泚反使凶黨仇敬何望之逼華州晉棄州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兼御
史大夫宣慰恒州（孫曰十二月以晉為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
范陽以田紇之師助亂人心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
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一無而字）為爾賜不既多乎
卒一作乎）涵懼不敢對視公公為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

日奉詔出兵與滑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孫曰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以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其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一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一作於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揵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明年上復京師（孫曰五月戊戌收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孫曰正元二年七月以晉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孫曰時尚書右丞元琇判度支使為韓滉所擠貶黜晉罪滉之橐見宰言非罪舉朝稱之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孫曰五年正月以晉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樊曰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書唯諾而已八年參以其弟給事中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正色曰無乃為參迫卿為之耶晉不敢隱因問參以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皇恐上疏固辭位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一作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樊曰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庭侍中贊百察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辭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

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兼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移時晏復有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樊曰七月以晉鎮汴州）以汴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孫曰正元八年三月）宣武帥劉玄佐卒其壻及親兵擁玄佐子士寧為留後（孫曰九年十二月士寧率衆二萬）劫監軍使孟介以請於朝庚午以士寧為宣武軍節度使（一本無畋遊二字度作幾）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孫曰近郊都知兵馬使李萬榮晨入使府分兵閉城不納士寧以五百騎逃歸京師壬戌以萬榮為留後）萬榮為節度使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孫曰十年四月宣武軍亂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慢萬榮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林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十一年五月詔以萬榮為節度使）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孫曰十二年六月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自為兵馬使殺諸將伊婁說張玉等都虞侯鄭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而萬榮死（孫曰七月以晉鎮汴州以萬榮為太子少保賻迺虔州司馬而申萬榮卒）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樊曰惟恭既執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圃田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率諸將出迎）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樊曰初玄佐死以陝虢觀察使吳湊代之行至汜水而還）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

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孫曰惟恭之逆晉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兵政初一無初字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一有不字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孫曰初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邪閼道讙呼公來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孫曰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委叔度叔度為人佻倪軍中惡之職事修一作既修人民化一作俗人變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烏一作鳥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

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孫曰乙酉以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穎等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邪閼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處恭無妄勝不飲酒不詣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歿矣其誰與安其一作人始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湲全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全湲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一無為大理評事五全澥為太常寺太祝洪曰按董府君墓誌云公諱湲字惟深隴西公第二子則湲當作湲字

又云其季弟湘問名於太史氏韓愈並無全字此云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則全溪全湘誤矣補注按溪誌全溪全湘豈全溪後名上作溪湘後去全名湘耶樊曰按宰相世系表全道殿中少監溪商州刺史全素太子中舍人湘太常寺太祝其名當從溪墓誌及世系表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一無字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一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曰盧郎中名虔時為汝州刺史名氏見于侯喜所作汝州復黄玻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傪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己矣

進士侯喜一本有者字無下句右其人為文甚古孫曰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也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有司有一作主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樊曰此謂正元十六年去徐來洛求官京師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洛於太史氏韓愈並無全字此云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則全溪全湘誤矣補注按溪誌全溪全湘豈全溪後名上作溪湘後去全名湘耶樊曰按宰相世系表全道殿中少監溪商州刺史全素太子中舍人湘太常寺太祝其名當從溪墓誌及世系表皆善士有學行謹具

怪其久絶無消息五月初至此樊曰此謂十七年自京還洛五月初與喜相會於洛也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大一作貴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為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孫曰司馬遷荅任安書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一本止有一句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

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樊曰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樊曰舊史德宗紀正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敕以關輔饑罷二十年吏部選禮部貢舉孫曰宰臣杜佑所請也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謂十口之家謂一作為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輒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樊曰春秋成五年公羊傳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云云公語蓋出此其以民為人則避太宗諱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陛下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主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樊曰公時為四門博士未為御史故云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樊曰正元十七年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年冬公為御史上此疏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思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思陛下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至聞一作其間以求口食拆屋伐樹屋一作室以納

稅錢寒餒道塗餒一作餓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百一作有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一本腹作復非是洪曰唐史德宗十四年詔諸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雜錢在百姓腹內並除放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豐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韓曰公既上此疏專政者惡之十二月奏貶連州陽山縣令神道碑具載此事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韓曰貞元十九年公為四門館博士時奏請

國子監應三館學生等祝曰三館者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一本生作士字准六典孫曰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敘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樊曰按選舉志所言三館學生皆與狀合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惟四門館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豈公所謂量許取無資廕而有才業人充者歟疑朝廷從公之請而誌逸之也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注詳本篇

君諱彙一作某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孫曰其先本嬴姓伯益之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孫仲滿仲滿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為趙氏季勝十世孫赤帶去周事晉赤帶五世孫昆吾昆吾自立為諸侯是為趙獻侯孫曰風九世孫沆自為趙獻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孫曰沆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崩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孫曰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舉兵自稱幽州總管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孫曰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王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孫曰季龍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孫曰燧字洵美正元十一年八月卒莊武之勳勞在策書本篇

君其長子也樊曰燧二子長即彙次曰暢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樊曰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為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孫曰建中四年十一月燧至太原遣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於中渭橋獻御服用物弓甲羨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喜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童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薨也君又拜太僕少卿疾病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栢終喪又拜太僕少卿出無言佛經千餘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於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夫人無子一無夫人二字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己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榮陽鄭氏王屋縣令況

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敖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韓曰公嘗誌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言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召二子使為之主馬二子稟畅也今故云世通家繼祖畅之子也）詳聞其世系事業今冀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樊曰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復讎狀

韓曰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一本題有并序二字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孫曰富平屬京兆）為父報仇殺人（樊曰悅殺秦果）自投於縣請罪敕云復仇殺人固有奬典（一作固一）以其伸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孫曰是月戊戌赦悅杖一百流循州）由是有此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一作奉）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祝曰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孫曰定四年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見於禮記（樊曰禮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又見周官

韓曰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弗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

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興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下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嚴曰舊史云梁悅為父復讎殺秦果特赦免死愈獻議執奏之拙此議云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不可謂之執奏矣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一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

孫曰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公於是作此議樊曰時戶部侍郎楊於陵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推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孫曰物土貢者謂隨其所有之物以為貢賦不專責之以錢也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錢愈貴也一本錢上有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縑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縑絲百貨去京百里悉令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祝曰皿者飲食之器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賣

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死五嶺舊錢改其錢文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助其病祝曰扶助也一作助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謹奏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七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八　宋　魏仲舉　編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孫曰相公韋貫之也本名純以憲宗廟諱以字行韓曰公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思遽屬於庸品祝曰屬付也○屬之欲切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酏祝曰酏亦慙貌○酏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嚴曰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韓曰賁之父肇子溥皆不阿貴近以求進故三世皆謚曰正史臣美之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孫曰易鼎玉鉉鉉者所以舉之鼎鉉謂為宰相○鉉玄典切竊自惟度

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
陛下覆燾之恩祝曰熙廣也書熙帝之載嚴曰燾大到切溥覆照也下遂羣生性
命之理以正百度祝曰百度百事也書百度惟貞以和四時登其源而
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嚴曰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或
致弊於寰海畧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
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
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
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

廻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一本止有一句

為宰相賀雪表

韓曰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為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閒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
滋樊曰憲宗紀元和十年二月自冬不雨至於是月丙午雪嚴曰顏師古云宿麥謂其苗經冬後漢注宿舊也麥必經年而熟故云宿陛下深念黎旺屢形詞旨神鑒昭達皇情
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實一作感嘉一作善銷
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於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

補注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視人如傷補注孟子王視民如傷每發聖言則獲

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
監修李吉甫孫曰六年正月以吉甫監修國史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
撰次去八年十一月一無去字臣在史職孫曰元和八年正月公為史館修撰
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本推功實資
海及嗣守大位樊曰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行其所聞順天從
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
姿早處儲副孫曰大歷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月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晨昏
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

拾遺沈傳師韓曰傳師字子直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韓曰籍字夏卿共加採訪并尋檢詔敕修成順宗皇帝實録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録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前脩於時無所不録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更一作皆比及身歿孫曰九年十月吉甫卒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孫曰十年夏刊正方畢文字鄙積懇懼隨實懼塵玷一作實積懇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録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錯誤聖明所監毫髮無遺怨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孫曰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録永傳無窮謹録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補注裴度字中立河東人正元元五年進士及第至是有拜相之命公為作讓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裴度為朝議大夫守刑部侍郎同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祝曰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出官府廷乃佐戎幕孫曰元和初度為監察御史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為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綸綍之重孫曰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已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闕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徵而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奬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寶

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奏曰元和九年度為御史中丞又畋邦憲奏曰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墜溝中冒瞻得不死 思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秖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變和之任 孫曰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反側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因遂相度 亡忘其汚陋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 孫曰莊子云湯以庖人罷伊尹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是舉於庖廚也高宗登傅說於版築 祝曰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周文用呂望於屠釣 孫曰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朝歌說於苑望年七十釣於渭濱 齊桓起甯戚於飯牛 孫曰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為客卿 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徹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兮干戈未盡戢

東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罹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 韓曰天工天官也書天工人其代之 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望博選周行 嚴曰詩寘彼周行注行列謂周之列位行胡岡切 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補注宰相裴度
張弘靖韋貫之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孫曰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 孫曰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 樊曰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為蔡出此 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 韓曰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此表所言合云 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

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
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殷侑　右伏准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停使郎官御
史在城者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
傳韓曰公嘗有荅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殷即侍御侑也傍習諸經注疏之外
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
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
奏聞伏聽敕旨

薦王用神道碑文狀

樊曰公此狀薦侑元和十一年冬也十二年公送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進王用碑文狀

李曰用字師梁太原人公時為右庶子撰其碑文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
王用神道碑文樊曰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
兆尹李修是王用親表孫曰修者用之妹壻元和十一年七月為京兆尹傳用
男治等意孫曰用六子長子名治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請一作謂伏以王用國之元舅祝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用之妹也位望頗崇
豈臣短才短一作知字去聲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
碑文謹録本狀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
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樊曰劉又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訣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又所謂訣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
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治所與臣馬一
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
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迹聖恩弘奬特令中使宣諭并
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慄再欣再躍再皆台作戴字無任
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韓曰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己薦之於鄭餘慶後又薦之於

故相袁滋今又以狀薦於朝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孫曰元和九年三月以南西道節度使餘慶辟宗師為節度副使）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嚴曰墓誌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才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受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樊曰公舉賢自代見於集者六為刑侍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柴酒舉張惟素為兵侍舉韋顗尹京兆舉馬揔再為兵侍舉張正甫皆引建中元年制云）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樊曰徽元和初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蔡羣臣多言用兵不便憲宗不悅徽亦忤旨罷為太子右庶子）右臣伏准建中元年五月五日敕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孫曰建中元年正月初令常參官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等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丞及大理司直評事等授訖三日內并七品以上清要官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史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數多者授之）　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徹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眾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嚴曰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撰表付上訴其事詔令磨勘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孫曰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赦刑部侍郎韓愈撰文）　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句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

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補注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為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大小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暧昧（暧烏蓋切）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剋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祝曰十萬曰億）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成列（成一作森）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中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一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狀

奘曰按公平淮西碑其所以錄韓弘之功者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云云又曰弘汝以節都統討軍云云曰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云云其詩曰乃敕裨謀（敕一作惠）公武古通咸統於弘云云弘是以有此謝（滕曰元和）

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

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思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忭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錫（賜一作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賕思由上致利則臣歸

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思慙懇之至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後三行其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刋本徙上衍居字又脫至字據新書世系表刪增

第五頁前三行漢南海刋本脫漢字據考異增

卷三十六第二頁後三行注兎極於前犬廢於後刋本極訛亟廢訛吠並據國策改

第五頁後八行注但取酥酪之義刋本訣義字據文義補

第八頁前五行注糗餌粉餈刋本餈訛餐據周禮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注一本有處字刋本處訛虙據天德堂本改

卷三十七第三頁後一行三司使選擢才俊刋本脫使字選字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增

第五頁後三行退以表辭者八刋本表訛美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改

第七頁後二行及郪州本脱及字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增

第七頁後三行遂入以居刊本居記告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益之以一二人刊本脱一字據文章正宗及東雅堂本增

第十二頁後二行百萬分之一刊本脱萬字據文章正宗及東雅堂本增

第十五頁後六行注皆與狀合刊本與記烏據文義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注物土貢者刊本土記已據文義改

卷三十八第四頁後二行宣進止刊本止記旨據考異及東雅堂本改

第五頁前三行注以裴度為朝議大夫刊本脱為字又議記請據唐書及表文增改

第七頁前四行注行胡岡切刊本行記下令改

第八頁前五行傳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刊本脱使字據考異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九　宋　魏仲舉　編

集部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嚴曰鎮州節度王承宗以元和十年遣刺客
殺宰相武元衡又刺裴度傷首不死時積錢
於東西市詔能
捕賊者賞之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敕祝曰元和十年以狂賊傷害宰臣孫曰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賊從者皆散走元衡遇害

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奭曰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屍路隅而不能擒賊因泣上為之憤嘆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積錢三萬貫於東西市京城大家公卿節將複壁重轅者皆搜之　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計孫曰神策大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上封稱賊出王承宗乃詔悉取承宗將卒得張晏等三十人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京兆尹裴武鞫之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奭曰李師道將營嘉珍反留守呂元膺敗之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汭陸渾皆以舍止棚遣將營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淨為之謀至是竇士其徒白

呂元膺以兵捕郎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殺之圓淨既執於是窮治嘉珍察乃害元衡者見新史王承宗李師道傳公此狀未發嘉珍察前所上故云其餘兩人根尋蹤跡知自承宗（一作明知檢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樊曰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吾衛大將子張晏等誅以士平為左金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嘆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絶也士平士則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一無之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揮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以來繼

有不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其綺切又魚綺切）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祝曰六州謂泗濠三州張惟所管○惟於牛切）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韓曰出論語○去上聲）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韓曰出史記商君傳）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

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韓曰出史記晉世家）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韓曰漢高帝三年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一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一有也字）亦未有不費小財而能收大利者（一有也字）臣於捕賊之人（捕一作告）本無思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憃之罪而收其愿欵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韓曰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宦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鎛也亦可謂無識鑒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補注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一作臣某言臣伏聞）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詩云佛法入中國兩來六百年按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當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但以神明事之耳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平帝世劉向稱今覽典籍往見有佛經將知周時久流釋典秦雖熒除漢興復出也又漢武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真誥云裴真人有三道餘者學仙道陶隱居云長安中似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以此考之中國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孫曰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

以問羣臣傅毅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自是始傳中國補注唐史作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孫曰已上年歲皆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補注唐史無此時字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孫曰皇甫謐云湯立七十年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孫曰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中宗即太戊高宗即武丁也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孫曰禮記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乃終穆王在位百年孫曰書穆王享國百年嚴曰據汲冢書自周有天下至穆王凡百年非穆王年百也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孫曰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十八年補注唐史作四十八年大同一年太清三年凡四年今本作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孫曰大通元年三月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太清元年二月庚子凡三幸同泰寺捨身宗廟之祭不用牲牢孫曰郊廟牲牲皆代以麪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孫曰武帝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孫曰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補注唐史作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補注唐史作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樊曰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無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事竟不行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

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昇音與）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狥人之心為京都士庶（一有設字）說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以故（一本故作至一本無以故二字）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臠力兗切）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者（一無者字）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一作奉國命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孫曰宣政殿名）禮賓一設（孫曰元和九年六月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以待四夷之使設謂宴設也）賜衣一襲（孫曰單複具謂之一襲亦曰一稱）衛而出境（出境一作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可直一作宜令）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祝曰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茢苕可掃不祥裏二十九年左氏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　今注桃鬼所惡之也）今陛下不信正道而好邪神不遵先王而事夷狄一旦以身投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補注邵太史曰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洎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敗於虐此浮屠者得為口實以為闢佛者之戒至於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為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為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樊曰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詰及觀宰相意皇甫鎛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疎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狀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諫帝皆非也漢楊惲見廢於報孫會宗書語涉譏訕遂坐腰斬雷霆之怒臣子所當知畏公之此表不為過矣

臣某言臣以狂妄黷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戮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孫曰三月己卯愈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祝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書紂有億兆夷人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甸畿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而問百姓疾苦而一作親訪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孫曰南人名湍為瀧音雙難計程期颶風鱷魚颶其遇切鱷五各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一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輟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一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樊曰謂元和聖德頌及平淮西碑之類紀泰山之封鏤白

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厥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雖一作縱）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嬖臣姦隷（嬖一作孽）竊居基處採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繼孫（一本繼亦作以）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闓機闢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治功皇天（巍下一有之字治功一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也（補注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孫曰秦始皇二十六年登琅邪臺立石頌秦德明得意）使永永萬年（一作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不一作方）而臣負罪嬰疊（祝曰疊陳謝人現也後漢欲乘疊并闕中○疊許慎切）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一作迭）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拱曰古者皇曰帝帝曰王王曰三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高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

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諡於君父豈不悖哉者也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拱曰時宰相甫鎛欲以為有唐聖則孝德并見憲宗聞不樂乃以他事罷鎛為湖南觀察使）及關輔百姓耆耋等（孫曰年八十曰耋）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情懇到（一作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祝曰乾符天文）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天

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閒含生之類歡抃踴躍一作欣
以舞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
之謂元孫曰易元者善之長又體仁足以長人一無人字發而中節之謂和孫曰禮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孫曰昭二十八年左氏之詞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孫曰易先天而天弗違道濟天下之謂應道孫曰易道濟天下故不過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樊曰宣十七年左氏喜怒以類者鮮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一作字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講議明堂辟雍之事一無講字一無議字撰集泰山梁父之儀一無集字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一作漏

樊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上尊號大赦天下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孫曰十五年正月至袁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徵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孫曰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言穆宗即位也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孫曰元和九年十二月公知制誥司

刑南宮 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顯榮頻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赦一作放授以方州德重思弘身徼命賤無階荅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劉曰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庚奉遺詔昭升大位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於上○一本作昭承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文慶日月貞明韓曰易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器春宮樊曰元和七年七月乙亥帝為皇太子○宮一作宸似非蓋胄國學孫曰禮行一物而三善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涕一作泣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孫曰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相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參軍雖

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虎仲熊叔豹季貍十六相也見左傳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像之以永多福永一作求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僻守遠方僻守一作郡拘限條制制一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廷無任欣歡踴躍感思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孫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二月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

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隆典咸舉生思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韓曰謂謫潮州旋沐朝奬待罪山郡韓曰謂徙袁州未離聚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恨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十八

樊曰太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駙馬都尉曖之女憲宗之后穆宗之母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尊所生母郭貴妃為皇太后大中二年崩謚為懿安皇后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慶雲出故黃帝因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孫曰正元十一年正月憲宗第三子恒生於大明宮別殿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孫曰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有光於周道孫曰詩亦有文母太姒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韓曰易帝出乎震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敎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一作慶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樊曰公時守袁州今月十六日樊曰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孫曰瑞應圖曰非氣非煙五色氛氳謂之慶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孫曰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容狀詭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樊曰昭十七年左氏黃帝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之而作歌韓曰尚書大傳曰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孫曰俊乂百工相和作王一作正其日景戍亦主於王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

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
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躋
徵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
之慶抃躍歡幸歡一作欣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
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并圖奉進無任欣抃踴躍
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韓曰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舉惟素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
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
考已深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
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樊曰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泰字安平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孫曰泰永正元年十一月坐王
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
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孫曰正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
省孫曰正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
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
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
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錄奏聞樊曰泰後終潮州刺史

慰國哀表

樊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
承詔哀惶號踴無地伏惟聖情一作心何可堪處大行皇
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
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
不獲闻奔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韓曰籍字文昌蘇州吳人正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國子祭酒薦之用是自校書郎除國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韓曰籍後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登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官

即謂此也

請上尊號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三十九　三十一

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一度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　星宿清潤北嶽醫閭孫曰恒山為北嶽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神鬼受職補注後山詩話退之云云子曾子賀赦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昆侖渤澥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　地殫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　童亥所步孫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極豎亥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孫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山海經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萬八千里二億五萬八千里南北六千里　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修貢職賦一作　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雙孫曰謂殷皇甫鎛○一作姦佞　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孫曰淮南子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滔水　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孫曰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一本作定天下　血

兵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
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
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
補注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
而傳命置郵即今之驛傳也襲寵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
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
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敢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
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一作愚取正於經以定大
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誠惶
誠恐孫曰長慶元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文武
孝德皇帝○一本無臣某誠惶誠恐六字

舉韋顗自代狀

韓曰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
侍郎舉顗自代顗字周仁見素之孫長慶初
為大理
少卿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准建中元
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
官學識該達與曰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顗布
衣之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洽達嘗
曰吾儕五人智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
不及一韋公
序十五年餘庚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
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孫曰傳二十八年左氏
昏臣佐下軍上德也顗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
謹奏與曰顗後終吏部侍郎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四十　宋　魏仲舉　編

狀表牒

論孔戡尚書致仕狀

樊曰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上書去官愈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于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疏也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戡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戡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孫曰孔戡字君嚴長慶三年四月自尚書左丞以老自乞時年七十三　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憂一作愛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戡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戡戡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主一作上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戡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戡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慇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孫曰已上皆曲禮之文注云謝猶聽也安車坐乘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孫曰詩蕩之詞典刑法則也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戡幸無疾疹祝曰說文疹腎瘍也○疹音軫又丑刃切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戡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戡尚未得退戡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戡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豢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思特垂察納謹錄奏聞謹奏孫曰公上疏不報戡竟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二年正月卒贈兵部尚書

舉馬摠自代狀

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舉摠自代摠字會元扶風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户部尚書馬摠　孫曰

長慶六年十二月摠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市井一作畿甸或作京輦）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樊曰摠嘗為安南桂管嶺南鄭義忠武華州鄭滑等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祝曰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韓曰長慶三年公為京兆尹○一本邑作尹字）祈禱實頻（樊曰公年有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龍文皆以京尹禱雨也）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孫曰有事祭也左氏鄭大旱有事於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雲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徵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表（注本篇）

臧曰退之為京兆尹時作也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臣等伏以陰陽之數日月為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而日月之會每月相及（至一作及）當虧不虧雖隔陰雲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賀一作食）右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樊曰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伏以天命克已修身誠通神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故畏天命克已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至巳（至一作及）當虧不虧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補注公以長慶二年六月為京尹十月罷）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舉張正甫自代狀

韓曰公兩為兵侍前長慶元年七月自祭酒初除則舉韋顗自代今三年十月自京尹再除則舉正甫自代正甫守践方南陽人正元二年進士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孫曰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雖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孫曰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氣志逾勵（逾一作愈）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謹錄奏聞謹奏

袁州申使狀

（樊曰王黃州嘗谷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常如萬制元之所云即謂此兩）

（孫曰使司謂江西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使司牒州牒（孫曰使司謂江西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

十五年正月公至袁州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韓曰李習之狀公行云其為國子祭酒也奏曰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皇甫持正神道碑亦云此疏乃為祭酒時所論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新一作所）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孫曰穆宗即位公自袁州召還有此狀不見用樊曰狀所陳凡三事其一務經略使於邕州容州但置刺史其二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其三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嚴曰黃家賊即柳子厚所稱邕管黃少卿等是也）

右臣伏以臣去年貶嶺外刺史（韓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公責守潮州其州雖與黃家賊（樊曰黃家賊謂黃少卿也其地西接南詔）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語知嶺南事人（一作外）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服一作食）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

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
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
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
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一作此時兩人
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
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
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一有己字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
不下一二萬人樊曰少卿自正元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徵幸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二萬囘天子為解○一本作不下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盡至今賊猶依舊是明
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內一作囚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
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樊曰十五年九月陽旻卒二月以行立為安南都護行至海門而卒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
神共嫉一作怨以至殄戮公素者樊曰旻卒以嚴公素為本管留後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
模依前還請攻討樊曰時公素復上表請討黃氏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孫曰元和十五年二月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
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
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作陵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令置在
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
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
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
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
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
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
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
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
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

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孫曰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服謹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語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狀

（舉曰公之為袁州也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至悉計傭得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行狀神道碑新舊傳皆書之新傳所謂沒歸父母七百餘人則出公此狀神道碑又云及還請著之赦令則公此狀所云今因大慶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

舊章一皆放免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准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嚴曰雜律諸妄以良人為奴婢用賣債者各減自賣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減一等仍計傭以當債直）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到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准律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如上一有狀字）謹具奏聞伏聽敕旨謹奏

論淮西事宜狀

（韓曰時憲宗欲討吳元濟遣裴度視師還奏師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憲宗遂相度以主柬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議與裴丞相合故兵遂用它宰相有不便之者以它事改公為右庶子及度為淮西節度使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馬卒從度平蔡而還）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孫曰至德元載置淮西節度管申光蔡三州）自少陽疾病（韓曰元和九年閏三月彰義軍節度吳少陽卒）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其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匱於賞給（匱一作耗）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皆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餉一作飽）雖時侵掠小有所

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也上一有之字）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則不足以取勝取勝之師（一作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必一作不）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矣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祝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孫曰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孫曰九年十一月公知制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雜處指使（雖一作難）先不撫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歸本道據牒所追人額（牒一作行或又無行字）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

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統逆賊州縣堡柵等（統一作統）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兵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諸道一時俱發（諸道一作四道）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收下一有泊字）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敕諸軍（一作卒）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怒固當以盡敵為心（固當一作固宜）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芻粮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感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往（一作近）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孫曰淄青謂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恒冀謂成德軍節度使王詠宗）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罰元濟（罰一作伐）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閻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亦一作則）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徵有功効少陽之歿（陽諸本作誠誤）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侵掠

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罰一作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孫曰范陽謂幽使劉總淄青恒州見上祖父各有功業相承節制承下一有命字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孫曰李德裕勸討劉稹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洪敬詔云澤潞一鎮與河朔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繼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即公此意也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　卷四十　十五

禁曰食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法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穆宗命河北罷推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推鹽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

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一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糶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

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令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舊無充使以下十四字又宰相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羸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一無上四字所亡所得一無羸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關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三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糴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儻或州縣和雇車牛一無儻或二字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輪納之時人事又別

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糴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逃院請量開劇留官吏於倉場句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准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糴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請一年已來請一作謂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推鹽糶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

依舊令商人糴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六十（恐羨六十兩字）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疋絹三千今秖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疋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糴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糴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糴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一本誤作於字又無下文苟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無鹽字）依時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祝曰磴磨也世本公輸般作之○磴五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訪作防）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推為官糴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則一作有）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其罪（其一作何）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

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准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令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録奏聞伏聽勅旨

謹案卷三十九第二頁後八行號令指揮刊本指訛旨據天德堂本改
第三頁前三行注六州魏博貝相澶衛刊本澶訛盧據唐書改
第五頁前二行題注馮宿刊本脫馮訛鴈據唐書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到任上訖刊本脫任字據東雅堂本增
第十六頁後五行齒胄國學刊本學訛家據禮記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九頁後七行注糺縵縵兮刊本糺訛禮係沿坊本尚書大傳之訛據馮惟訥詩紀改
卷四十第一頁後五行然如殘輦刊本如訛而據天德堂本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則深壁高壘刊本脫則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十四頁前四行因其有請刊本脱有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十九頁前四行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刊本脱尚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二十頁前四行從來鞿鹽而食刊本脱從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二十頁前八行而不見其遠也刊本脱而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 臣竺昌基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集

80

吉林人民出版社